



葡語作家叢書

1

文學系列



埃薩·德·蓋羅斯

巴濟里奧表兄

翻譯·范維信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elez, 7 bũ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as Alfontes, 7 huim
fico, 7 bũa Clerigo.
ay 7 amãz donos
oiz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her



gill vime mo
9 fin vime
H par gappora do
ob vime nill
mundas
up na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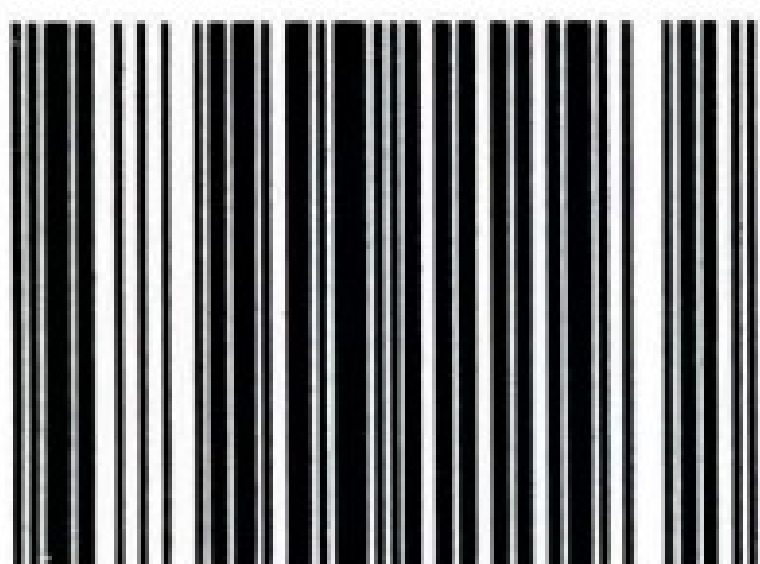


埃薩·德·蓋羅斯（1845—1900）是所謂現實主義流派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中，這一運動在歐洲佔了主導地位。這種新藝術試圖分析社會，把人物的本性與其行為舉止聯繫起來，揭示社會弊端的根源所在。

《巴濟里奧表兄》（1878）就是以通姦和浪漫主義教育的負面影響為題材，以達到批評社會這一目的。中心人物露依莎是這種教育的犧牲品，同時又是那個時代資產階級婦女懶散生活的典型。與若熱結婚之後，純樸而又沉靜的丈夫熱愛她，但兢兢業業地工作，她本人則對生活和其危險茫然無知，整日裏沉緬於閱讀浪漫主義小說，因異想天開，成為巴濟里奧唾手可得的獵物。巴濟里奧是她的表兄，來自巴黎虛榮而又肆無忌憚，對易如反掌的享樂和毫無結果的冒險已經習以為常。

除了露依莎悲劇的引人入勝和情節緊湊之外，埃薩·德·蓋羅斯的這部小說還展示一條人物和衝突的畫廊，使人們得以看出社會弊端的根源所在，向讀者提供思考的材料，有助於他們產生批判意識。

ISBN 7-80611-193-X



9 787806 111932 >

ISBN 7-80611-193-5

I·165 定價：9.00元

ISBN: 972-35-0156-2

755214

埃薩·德·蓋羅斯

巴濟里奧表兄

評介：安娜貝拉·龐達

翻譯：范維信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知聲
PDG

(冀)新登字 003 號

Título: O Primo Basílio (1878)

書名：巴濟里奧表兄

Autor: Eça de Queirós (1845 – 1900)

作者：埃薩·德·蓋羅斯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Fan Wei Xin

中文翻譯：范維信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nabela Rita

評介：安娜貝拉·麗達

Direcção Gráfica: Victor Marreiros

美術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4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1994

ISBN: 972-35-0156-2

葡語作家叢書

巴濟里奧表兄

埃薩·德·蓋羅斯 著

范維信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14.625 印張 328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9.00 元

ISBN 7-80611-193-x/I · 165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Publicadas em vida

生前发表之作品

O Misterio da Estrada de Sintra,

(em colaboração), 1871

As Farpas, 1871-1872

O Crime do Padre Amaro (*)

(Revista Ocidental, 1875) 1^a ed. 1876

O Primo Basilio, 1^a e 2^a ed. 1878

O Mandarin, 1^a e 2^a ed. 1880

A Reliquia, 1887

Os Maias, 1888 (*)

Uma Campanha Alegre (Farpas), 1890

Publicadas posteriormente

身后发表之作品

A Ilustre Casa de Ramallos, 1900

(*) Existe edição em chinês

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 1900

A Cidade e as Serras, 1901 (*)

Contos, 1902

Alves & C^a., 1925

O Conde de Abranhos, 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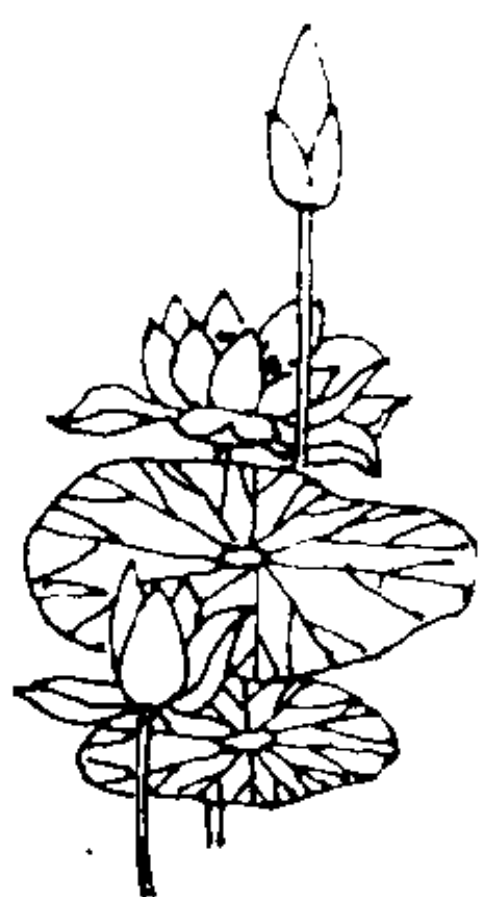
A Capital, 1925

O Egípto, 1926

A Tragédia da Rua das Flores, 1980

(*) Existe edição em chinês

评介： 作家及作品



若泽·马利亚·德·埃萨·德·盖罗斯，1845 年生于葡萄牙的波武阿—德瓦尔津，1900 年在巴黎市郊的讷伊逝世。他于 1861 年就读于科英布拉法学院，在那里结识了后来被称为“七十年代派”的成员，这些人发起了“科英布拉问题”，即主张现实主义的“新思想”、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对垒的论战。完成学业之后他在里斯本定居，开始为“葡萄牙新闻报”撰稿。他曾一度到埃武拉领导反对派报纸“埃武拉区报”工作，但在 1867 年又返回了里斯本。

1867 年末，埃萨在里斯本又与当年在科英布拉在被称为“晚餐室”的聚会上发起“科英布拉问题”的“七十年代派”中的部分人再次会面，参加的有后来颇有声望的其他知识界人士：安特罗·德·肯塔耳、热依梅·巴塔里亚、雷依斯、奥里维拉·马尔丁斯、萨洛芒·萨拉加、洛勃·德·莫拉、格拉·若盖罗、奥古斯托·马

沙多和若泽·丰塔纳。

在他们的经常探讨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产生了“娱乐场会议”计划。“七十年代派”想通过一系列的会议把葡萄牙社会从文化冷漠中唤醒，使之了解欧洲各大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想使之思考他们酝酿的新思想，进而影响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

这样，“娱乐场会议”就有了一个社会改革的宏大计划，“七十年代派”试图通过文化界推动它，宣传它，把它称之为“革命计划”。第三次会议在6月12日举行，由埃萨·德·盖罗斯主讲，题目是：“艺术中的新表现形式：现实主义”，主张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新道路。

政府突然作出决定，禁止这些会议进行，但它们所引起的论战确实有助于人们的思维和美学模式的改变。

在其社会和文化改造计划中，“七十年代派”规定了一个基本任务：系统地观察葡萄牙社会。所谓系统地观察，系指对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特点进行有系统的调查工作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如果仅限于研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它、找到它的弊端并鞭挞这些弊端。所以还必须唤起所有人的觉悟，使他们投身于集体变革的进程之中。

1872年，埃萨被任命为领事，前往哈瓦那，中断了他与拉马略·奥尔蒂岗共同撰写的社会批评专栏“投枪”。从此，他便把外交生涯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例如《巴济里奥表兄》（1878）、《阿马鲁神父的罪恶》（有三种说法：1875、1876和1880）、《马亚一家》（1888）、《拉米雷斯显赫之家》（逝世后出版）等等。

所以，埃萨·德·盖罗斯是在“七十年代派”纲领的框架中构思他的“葡萄牙生活场景”或者“葡萄牙场景”的文学创

作计划的。1878年，他宣布这一计划由一系列的对当时葡萄牙社会生活的“研究”组成，各著作独立存在，但在总体上形成一个对这一现实进行全面分析的画面。在这一时期写给安特罗·德·肯塔尔的信中他提到了《巴济里奥表兄》，说这本书是根据真实的模特即典型写出的“家庭画卷”和人物画廊。《巴济里奥表兄》描写的正是一个其组成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群体的生活。

所以，这部小说是服务于“七十年代派”的纲领的，即系统调查那个时代的社会、行为和思维结构。它的作用在于淋漓尽致地把现实中的不同阶层表现出来并对其进行探讨。

确实，在《巴济里奥》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七十年代的葡萄牙社会、尤其是里斯本资产阶级及其周围的一系列性格鲜明、特点突出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整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表现这些人物的举止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场面。在这些构成作品情节的举止和关系中，埃萨不仅勾画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某种现实，而且对其进行解释，展示出其最深刻的动机，以揭露坚实而和谐的平衡所掩盖的虚伪根基。这虚伪根基就是社会机构的痼疾和弊端。

那么，我们来看看《巴济里奥表兄》吧。

我们可以简略地说，这部作品中展开的是个通奸造成女主人公死亡的故事。但这样综述未免太简单化了：它忽略了其他平行或交叉的故事和各个事实逻辑关联的合理性，并且所强调的主题也会模糊不清。

书名并非点明通奸的人物，而是将来造成这场悲剧的主人公：巴济里奥·德·布里托，他是露依莎的表兄。在整个故事中，巴济里奥出场和与露依莎接触之前已经有表妹从报纸上读到他从波尔多来到的消息和对他的回忆，这一事实引起了她的

期望和读者的好奇心，使两者对“现状”的改变有所准备，而这种改变是会产生后果的。

露依莎是这样一种女人：她起到了社会赋予她的部分作用：结了婚，3年来一直过着婚后轮回反复的生活。在小说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她正是在这种生活之中：午饭过后，正在读报，旁边有丈夫陪伴。

如果说在毫无变化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露依莎倒也有事可做，那么她的心理却是空虚的：她深受着迷地读的小说造成的幻想的影响，这正是产生几乎意识不到的不满足感和有助于通奸的对新鲜感和激情潜在的渴望的温床。确实如此。后来，头一次去与巴济里奥偷情的时候，她想象中的通奸地点像保罗·费瓦尔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幸福希望。当听她的女友莱奥波尔迪娜谈论其婚外关系的时候，她似乎觉得，只要有激情，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露依莎眼里，巴济里奥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出现的：他不落习惯势力的俗套，具有在巴西发了财的葡萄牙人的威望，而这种威望因为三个因素显得更加突出：是她的头一个恋人（再加上对18岁年华的温馨回忆）；他正在旅行（带来并且将要遇到她认为新鲜、异样和冒险的东西）；他善于调情（重新燃起了婚后单调的生活使她在她心中沉睡的激情）。

通奸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过程，每条线上有其人物：男人和女人。这使人看到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巴济里奥被“夏天的浪漫生活”那具有刺激性的迷人之处所吸引，露依莎则想他们曾“同样坠入情海”。期望和生活态度相悖，这一区别产生的心理——生活道路不能相交。当巴济里奥离开里斯本一段时间时，仍把他们间的关系视为“一次冒险”，而露依莎则最后承认是个“错误”。

本作品的开头描写的人物个性的差异也是通奸发展的出发点：丈夫和妻子对待婚姻的态度和过婚后生活的方式的区别。若热满意得心花怒放，因婚后甜蜜的生活而身体大有好转，得知必须到阿连特茹省去几个星期干那个“烦人的差事”之后，他已经预先感到留恋之情；露依莎呢，丈夫还没有走，她就觉得生活枯燥无味，懒得穿戴和开始一天天单调的日子，想“泡在玫瑰色大理石浴盆里，在温暖清香的水里打个盹，或者关上窗户，躺在绸缎吊床上，在音乐声中摇晃”，看看小说。

从读小说这一细节，不仅可以分析露依莎的生活，也可以发现丈夫和妻子世界观差异的迹象：在学生时代，若热从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那些读缪塞作品的同学们称他“资产阶级”和“假正经”。并且，若热对情人、女裁缝埃乌弗拉西娅看小说也不满意。

夫妻之间生活的差异在导致结婚的恋爱过程中就产生了。母亲死后，若热感到孤独，决心结婚，遇到了露依莎，喜欢上了她，就结了婚。而露依莎呢，巴济里奥让她绝望之后认识了若热，一开始并不喜欢他，后来，虽说不爱他，但站在他身边就觉得软弱无力，要依靠他，于是同意订婚，对此她像个“白痴似的”，自己也觉得突然，或许是为了让母亲高兴、放心。婚后，她开始“热爱丈夫”，经常把别的女人的丈夫，与自己的丈夫比较。

在《巴济里奥表兄》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大仲马的《茶花女》，这隐喻着露依莎的悲剧道路。露依莎回忆的她与巴济里奥少年时代的恋爱更加强了读者的这种预感：“那事”是在辛特拉开始的，在一张沙发上度过了多少个惬意的午后休息时间，其结局是巴济里奥写来的一封“表示非常痛心的信”。在一定意义上说，通奸是这个故事的再现，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露依莎虽

然病了一场但毕竟熬过了第一次恋爱风波，而第二次就置她于死地了。巴济里奥却毫无变化地通过了这两次和其他的风波。

由此可见，通奸和婚姻形成了两个平行的过程，发展成为一个三角关系，其中若热受了欺骗，对这种关系并不知晓（他是后来才知道的）；露依莎欺骗了若热又被巴济里奥欺骗；而巴济里奥欺骗了两者。不过巴济里奥欺骗不了读者，因为有作者通过两种方法使读者了解真相：揭露他在得知若热有四个星期不在家、表妹“近乎寡居”之后的唐突的机会主义举动；让读者了解巴济里奥的想法和他与其朋友雷纳尔多的对话。

所以，巴济里奥和若热在两个相反的极点上活动：知与不知。前者知道想从表妹那里得到什么、如何得到和这样做对她产生什么效果；后者对通奸一无所知，直到后来才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着另一个不对称：巴济里奥改变现实，而若热则受改变之害。两者对待通奸假设的态度上，在那个时代男性思维允许的范围之内也真真假假，似像又不像：这种想法对两者都有诱惑力，只不过巴济里奥去实现它，而若热则以女人对他的垂青和可能成为“阿连特茹的唐·胡安”揶揄地自慰。

欺骗而又受骗的露依莎是个渐渐改变认识的人物：她逐步知道了现实和通奸的后果、巴济里奥的“卑鄙”、丈夫在阿连特茹省的生活和讹诈带来的痛苦。对这些的认识改变了她的感情和生活。

后来露依莎成了双重欺骗的牺牲品：表兄和品质恶劣的女人、女佣儒莉安娜。第二个欺骗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将置它于死地。这两个女人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互相厌恶，但儒莉安娜出于野心和战略上的考虑加以掩饰，但一直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时刻寻找可以获利的机会；获悉有奸情并且拿到作为证据的信件之后，儒莉安娜控制了露依莎，并且敲诈她。这一知悉扭转

了权力关系。她越来越粗暴地对待露依莎，最终导致后者病倒和死亡，而若热发现了通奸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所以，儒莉安娜是使通奸三角关系失去平衡的第四个因素，让这种关系难以存在，并把它推向结局。她加速通奸的过程，决定露依莎和巴济里奥的行动。但是，她对露依莎的残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导致塞巴斯蒂昂的介入，造成她本人的死亡。在这个结局中出现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新的平行线：女佣和女主人犯有不同的罪过，却都死于头脑中日益积累的感情原因。

就女人而言，露依莎和孩童时的女友莱奥波尔迪娜形成的两极性也贯穿全书。开始，前者“美满”的婚姻与后者“不幸”的婚姻适为对照；露依莎是作为一个以其无可挑剔的举止受社会尊重的女人出现的，莱奥波尔迪娜则相反，被戏称为“一清二白”，是众所周知的轻浮女人。后来，随着露依莎奸情的出现和产生不幸的后果，莱奥波尔迪娜没有造成什么后果的与多人通奸便相形见绌了。总之，她们面临的是那个时代女人生活的两种可能性，两种模式，而一开始她们对这两种模式都是暗暗向往的，这从书中陆续出现的露依莎的知心话和思想中可以看到。

在《巴济里奥表兄》这部书中，埃萨主要讲了露依莎与若热的婚姻，她与巴济里奥的通奸和她与儒莉安娜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讲述的方式是以一个接一个的面画为主，这些画面勾勒出了七十年代里斯本社会的背景下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刻。有些场面是当时发生的，也有一些是人物回忆的，而回忆又使人物逐渐意识到其道路的现实，准备承受这样走下去的后果。不论是当时发生的还是回忆的（包括评论中讲述的），各种场面都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使之对创作的故事加以思考（甚至预想故事的发展），考虑以它们为典型的现实人群，并且让读者注意

每个人行为举止的逻辑性。

埃萨在《巴济里奥表兄》的整个构思中使用的相似和不相似之间的悬念、对照和平行的手法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把读者的注意集中到所强调的方面，并在语义学和结构上扩大这种效果。

在这部巨著呈现的画卷中，还出现了亚卡西奥顾问、若热的好朋友塞巴斯蒂昂、巴济里奥的朋友雷纳尔多子爵、小埃尔内斯托、祖扎特、女佣若安娜、费里西达德太太和朱里昂。这些人物以其数目、种类和混杂性构成一个真实可信的群体，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其中一些特点鲜明，令读者难以忘怀。

本书在空间上逐步勾画出了七十年代的里斯本，其地貌以帕塞约、罗西约、希亚多、圣·彼得·德·阿尔坎塔拉为主，还有格雷米奥、中央酒店、直布罗陀酒店和圣·卡洛斯剧院等地。市外，还可以望见辛特拉和阿拉马达。

这样，盖罗斯的小说就逐渐画出了一幅载有现实、社会和空间座标的地图，越来越为十九世纪的里斯本读者所熟悉，与他们周围的一切越来越相似。

对场景的描写过程产生了在语义与结构上加强对比和平行手法的作用，而书中对于文学和音乐的插叙又加强了这一过程。

正如前边已经看到的，对文学的引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人物及其未来，例如露依莎第一次看到“天堂”时发现她原来想象的和看到的大不相同，这是她幻想破灭和绝望过程的开始。还有，在得知露依莎和若热开始恋爱时，朱里昂评论说那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欧叶妮和葛兰台的故事。

关于音乐，我们发现提到的最多的是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用

于突出场面的层次或者揭露人物^①。就揭露人物而言，还有“心上的信”。儒莉安娜唱这首小曲（那些信是通奸的证据，将给她控制女主人的权力），她唱的方式是她如何判断所处状况的重要标志，例如，在观察身边情况时她“哼”那首曲子，而把若安娜赶走时她兴高采烈地用尖利刺耳的声音“唱”。奇怪的是还有一封信（即巴济里奥从巴黎写给露依莎的那封），使若热发现了奸情，审问妻子，致使她因脑病死亡。

其他提及音乐之处使从人物角度看到的状况具有特点，例如，在塞巴斯蒂昂看来，关于露依莎和巴济里奥关系的谣传就如同“塞维利亚理发师”里的“诽谤”唱段一样。

从其整体和所起作用来看，小说中的插入引用有助于《巴济里奥表兄》情节发展的脉络，亦即有助于以类似对现实世界作漫画式勾勒的方式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堪称典范的构思。埃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读者消遣，而更重要的是让读者思考并正视改变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在本书中就是为了产生一种不同的教育，造就一种看待婚姻和过婚后生活的新形式，以期避免通奸及其消极后果……

教育问题，尤其是妇女教育问题，正好属于埃萨在系列专栏“投枪”中的一篇关于通奸的长篇文章所探讨的范围。他认为，通奸是不正确的教育造成的符合逻辑的后果，因为这种教育不能培养女人在建筑于感情、互助、理解和对话基础上的婚姻中充分成为男人的女伴。《巴济里奥表兄》雄辩地发挥了这一

①：关于埃萨的小说和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的关系，见马里奥·维埃拉·德·卡尔瓦略的作品。“思想即死亡，或从十八世纪末至今的社会传播制度改变中的圣·卡洛斯剧院”，里斯本，官印局/制币厂（1993）；“向公众讲话：十九世纪的圣·卡洛斯剧院”（第65—129页）。

论点，令读者心悦诚服^①。

安娜贝拉·丽达

1994 年 5 月于里斯本文学院

①：关于在《马亚一家》中出现的类似情况，参见若奥·梅迪纳：“《投枪》和《马亚一家》：从《投枪》的社会学批评到 1888 年的小说杰作和《埃萨与马亚一家》（第一届埃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文集），波尔图，ASA 出版社，1990。

ÍNDICE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o autor e a obra (1)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1)

O Primo Basíli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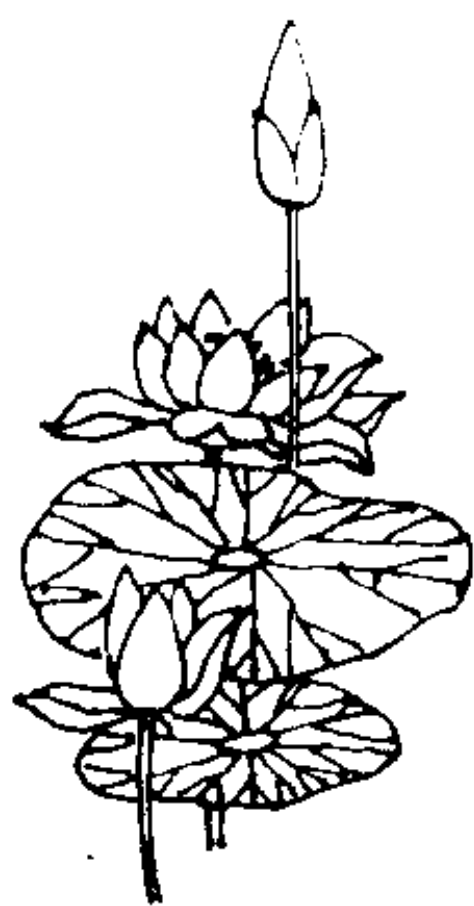
目 录

评介：作家及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巴济里奥表兄 (1)

巴济里奥表兄



1

餐厅的杜鹃钟敲响 11 点。若热正坐在那张古旧的深色皮革安乐椅上慢腾腾地翻阅一本路易斯·费吉埃尔的作品。他把书合上，伸伸懒腰，打个哈欠：

“露依莎，你还不快去换衣服？”

“马上就去。”

她正坐在桌边读《新闻日报》。宽松的黑色室内袍上饰着流苏。珍珠色的钮扣硕大；金黄色的头发有点凌乱，绾在小巧的头上，似乎还带着枕头上的余温，样子煞是漂亮；皮肤细嫩，略带金发女郎特有的乳白。她把胳膊肘支在桌面上，漫不经心地抚摸着耳朵。随着手指缓慢而轻盈地移动，两只嵌着小红宝石的戒指熠熠闪光。

他们刚刚吃过午饭。

餐厅的木顶刷的雪白，淡色的壁纸上有绿色枝条的花纹，显得明快、欢乐。这

是个7月的星期天，天气很热。两个窗户都关着，但从玻璃上可以感到，外面骄阳似火，把阳台的石头灼得滚烫；弥撒日的上午一片寂静，谁都不想动弹一下；无以名状的庸懒让人浑身瘫软，想睡个午觉，或者躲到水边田野的树荫下面；两只鸟笼里，金丝雀在浅蓝色的帘幕中睡着了；苍蝇在桌子上方飞舞，发出单调的嗡嗡声，不时落在杯底没有完全溶化的沙糖上。餐厅的整个气氛催人入睡。

若热卷了一支烟。他穿印花布衬衫，蓝色法兰绒上衣敞开，没有背心，显得精神抖擞。现在，他悠闲自在地望着天花板，考虑去阿连特茹省的行程。他是个矿山工程师，第二天将启程前往贝雅，经埃武拉再往南，直至圣多明戈斯；在7月里干这种差使，太突如其来，让人心烦，简直是不公正的折磨。这种炎热的夏天长途跋涉，太扫兴了！日复一日，骑一匹租来的马，在阿连特茹荒凉的土地上慢腾腾地朝前走，道路无尽无休，太阳昏暗无光，眼前满是黑乎乎的断树残株，耳边只有牛虻的嗡嗡声！在那个养猪的地区，睡在散发着砖头气味的屋里，炎热漆黑的夜间，听着四周猪群哼哼！每时每刻都感到焦糊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从窗户钻进屋子！够了！

他一直在部长办公厅的一个委员会工作，这是头一次离开露依莎；现在他已经沉浸在对这小餐厅的怀念之中了。这是他结婚前夕亲手帮助裱糊的，从那个幸福的夜晚之后，每次吃过午饭都这样懒洋洋地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

他捋着又短又细的髭曲胡子，长时间地望着一件件稔熟的家具，目光中充满温情，那都是母亲留下來的；玻璃门旧碗橱里的银制餐具精心用石膏粉擦过，闪闪发光，活像都是装饰品；那幅古老的油画多么亲切，他从孩提时代就见过，虽然有些残缺，红颜色变成了古铜色，紫色倒更像青萝卜汁！对面墙上挂

着父亲的画像：身穿 1830 年样式的服装，圆圆的脸上目光炯炯，嘴唇上露出激情；每个钮扣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大衣上挂着圣母勋章。他生前在财政部供职，性情活跃，是个吹笛子的好手。若热没有见过父亲，听母亲说，“那画像就差会说话了。”他一直跟母亲一起住在这里。母亲叫伊佐拉，高高的个子，高鼻梁，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气，吃晚饭的时候喝热水。有一天，她从格拉萨教堂回来，突然死了，连哼也没有哼一声！

若热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她，一直身强力壮，男子气十足，漂亮的牙齿和宽阔的肩膀跟父亲一模一样。

他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苍白的面孔和温顺的秉性。在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晚上 8 点钟他准时回到屋里，点上洋铁皮油灯，打开课本。他既不去酒馆也不参加晚会。只是每星期两次去看一个叫埃乌弗拉西娅的裁缝。这个年轻女人的丈夫是个巴西人，每星期两次到夜总会玩波士顿纸牌，这时候她就小心翼翼地接待若热，但话语里透着热烈的激情。埃乌弗拉西娅说丈夫不喜欢她，在她娇小、清瘦的身体上总是有一种微微发烧似的气味。若热觉得她生性浪漫，只是不喜欢她那种气味。他从来不是个多情的小伙子；他的同学们读缪塞的作品，长吁短叹，希望能跟马卡丽达·科蒂尔交欢，把若热称为“假正经”、“资产阶级”，若热对此报之一笑；他汗衫上一个钮扣都不少，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崇拜的作家是路易斯·费吉埃尔、巴师夏和卡斯蒂略，痛恨借债，并为此感到幸福。

然而，母亲死后，他开始觉得太孤单：那是个冬天，他的卧室位于院落后面，本来就有点无依无靠，南风呼呼吹来，更显得凄凉。尤其是夜间，他伏在桌上，踏在暖脚炉上读书，一阵阵无名的忧伤涌上心头。他伸伸胳膊，胸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搂住个女人细细的腰肢，听见衣裙的窸窣声！他决定

结婚。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在帕塞约认识了露依莎，爱上了她的一头金发，爱上了她走路的样子，爱上了她褐色的大眼睛。第二天冬天，他作出决定，结了婚。他的挚友塞巴斯蒂昂——善良的塞巴斯蒂昂、了不起的塞巴斯蒂昂——表情庄重地摇着头，慢腾腾地搓着手说：

“糊里糊涂地结了婚！这婚结得有点糊涂！”

可是，露依莎，可爱的露依莎，却成了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对他关心备至，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本人干净利落，欢快得像一只小鸟，这只小鸟热爱赖以生存的小巢，对配偶温情脉脉。温柔的金发小生灵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魅力。

“她是个充满尊严的小天使！”这时候，塞巴斯蒂昂——善良的塞巴斯蒂昂——以他深沉的男低音说。

结婚已经3年了。多么好的天作之合！他本人越来越精神，觉得更聪明、更快活……回想起这段欢快、甜蜜的日子，他抽着香烟，轻轻吐出一口烟雾，双腿交叉，感到心胸开阔，生活就像他的法兰绒外衣一样可身得体。

“啊！”露依莎正在看报，突然又惊又喜地笑着说。

“什么事？”

“巴济里奥表兄来了！”

接着，她高声读起来：

“我们上流社会赫赫有名的巴济里奥先生日内将由波尔多抵达里斯本。众所周知，巴济里奥阁下离开此地前往巴西，据说在那里以体面的工作重建起了他往日的财富，从去年初开始一直在欧洲游历。他返回本首都必将会让阁下为数众多的朋友欣喜若狂。”

“他的朋友多极了！”露依莎满有把握地说。

“我很尊敬他。真可怜！”若热用手掌捋着胡子，一边吸烟

一边说，“带回来大笔财富吧，嗯？”

“大概是吧。”

露依莎浏览了一下广告，喝了一口茶，站起身来，打开了一扇窗户。

“喂，若热，外边热得很，我的天！”炽热的阳光射进屋里，照得她眨了眨眼。

坐落在宅院后面的客厅对着一片由矮矮的板围起来的空地，空地上长满深深的野草，夏日烘烤的一片绿色当中间或有几块大石头在灼热的太阳下闪闪发光，空地当中一棵孤零零的白色老无花果树伸展出的枝杈纹丝不动，在阳光下似乎带上了古铜色。远处是其他宅院的背面，看得见在木竿上晒着衣服的阳台、后院雪白的围墙和几棵又高又细的树木。飘浮的尘埃使明亮的天空也显得沉重了。

“鸟儿也热得掉到地上了！”她关上窗户，“你想想，现在阿连特茹省该是个什么样子！”

她来到若热身边，靠在他的安乐椅上，慢慢抚摸着 he 黑黑的头发。若热望着她，已经为即将分离而感到悲伤；她室内便袍的头两个钮扣没有扣；可以看到又白又细嫩的胸脯上半部分和内衣的花边；若热怜爱地替她扣上钮扣。

“你的坎肩呢？”

“大概浆好了吧。”

为了知道个究竟，她喊了一声儒莉安娜。

随着一阵浆洗过的裙子发出的喜气洋洋的窸窣声，儒莉安娜进来了，一面走一面神色慌乱地整理着项练和饰针。她看上去 40 岁左右，非常消瘦，显得很小的五官仿佛挤压在一起，脸上泛着心脏病患者那种混浊的土黄色调，只有一双深陷的眼睛很大很大，总是涂着红色眼影的眼皮下面闪动着一对带血丝的

不肯安分守己的眼珠，似乎总是充满好奇。她戴一副模仿两条辫子的丝线假发，脑袋显得更加硕大，鼻翼习惯性地抽搐个不停。胸脯撑不起上衣，只得靠浆得平平整整的裙子托起下摆，露出那双紧紧挤压在带黑色金属饰片的靴子里的漂亮的小脚。

她带着非常重的里斯本口音说，坎肩还没有浆好，实在没有时间。

“我嘱咐了你多少遍呀，儒莉安娜！”露依莎说，“好，你去吧，你看着办吧，反正今天晚上必须把浆好的坎肩装进手提箱。”

她刚刚出门，露依莎就说：

“若热，我恨这个女人！”

儒莉安娜来到她家已经两个月了，露依莎无法习惯女佣的丑陋的长相和古怪的动作，不习惯于她说“帽子”、“剪子”和发颤音时那种里斯本腔调，不习惯于听她钉着金属片的鞋跟发出的声响。星期天，女佣的假发、着意显示脚和黑色羔羊皮手套都刺激她的神经。

“太讨厌！”

若热笑了：

“可怜，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况且，她浆衣服是把好手嘛！”在部里，同事们总是惊奇地端详他的衣服，“朱里昂说得好，我的衣服不是浆的，而是上了一层瓷釉！她不够和蔼，当然不够和善，但还算得上勤快，说得过去……”

他双手插在天鹅绒裤子口袋里一边站起身来：

“亲爱的，还有，维尔仁尼娅姑妈患病的时候她照顾得不错……简直是个天使！”他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无论白天黑夜，她像个天使一样照看姑妈！亲爱的，我们欠着她的情分！”说着，他又开始卷一支烟，表情庄重。

露依莎一言不发，拖鞋尖挑着室内裙袍的镶边不停地颤动，

眉头微皱，眼睛盯着指甲说：

“无论如何，要是我对她翻了脸，就能把她打发走。”

若热停下来，在鞋底上划着火柴：

“我亲爱的，除非我同意。对我来说，这是个知恩报恩的问题。”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杜鹃挂钟敲响了中午 12 点。

“好吧，我去上班了。”若热走到她身边，双手抱住她的头。

“好一条小蝮蛇！”他温柔地低声说。

她笑了，抬起明亮、温柔而又迷人的褐色眼睛望着丈夫。若热怜爱地在她眼皮上留下两个响吻，又温柔地捏了捏她娇嫩的嘴唇：

“亲爱的，想让我带点什么回来吗？”

“别回来得太晚了。”

“去送几份文件，乘车去，很快……”

他心满意足地走了，用出色的男中音唱着：

金色的上帝，
无以伦比的世界，
啦啦！啦，啦，啦！

露依莎伸了伸懒腰。还要换衣服，真没意思。她想泡在玫瑰色大理石浴盆里，在温暖清香的水里打个盹，或者关上窗户，躺到绸缎吊床上，在音乐声中摇晃！她抖了抖拖鞋，非常温情地望着自己娇小的脚，脚白得像牛奶，隐约可以看到蓝色的筋脉。一系列的小事涌上脑际：买一双绸料袜子，准备若热路上的干粮，洗衣店弄丢了三块餐巾……

她又伸了伸懒腰，随后光着脚、踮着脚尖跳到柜子边，从

旁边的书架上取出一本已经折皱的小说，转身回来，半躺在安乐椅上，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耳朵，专心致志地读起来。

她读的是《茶花女》。她很爱看小说，在下区填了订单，每月都收到书。结婚以前，刚刚 18 岁的时候，最喜欢司各特，迷上了苏格兰，希望住在那种苏格兰式的城堡里，城堡上挂着家族的徽记，里面有哥特式的木箱，摆放着战利品，微风吹来，绣着圣徒传记的大壁毯轻轻晃动。她也曾喜爱过埃旺达洛、莫尔顿和伊旺诺依，他们笔下的人物有的情意缠绵，有的威武英俊，船形长帽上插着雄鹰羽毛，旁边用苏格兰蓟草系着祖母绿和钻石。不过，眼下使她倾倒的是“现代”：巴黎、巴黎的陈设和激情。她嘲笑行吟诗人，对卡莫尔斯之流不屑一顾，心目中的男子汉系着白色领带、在舞厅翩翩起舞，目光中有磁铁般的吸引力，激情炽热，谈吐高雅。一个星期以前，她对马卡丽达·科蒂尔着了迷：这女人不幸的爱情带给她朦朦胧胧的伤感：似乎看到她修长清瘦，披一条长长的开司米披肩，黑黑的眼睛里充满对爱情的渴望和热情；即便在书中人物的名字里——朱丽娅·杜布拉、阿尔曼多、普鲁登齐娅——也能找到充满炽热爱情的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他们的命运像伤感的乐曲一样一波三折，晚宴、令人神志恍惚的夜晚、为金钱焦虑；在惆怅的日子里，钻进四轮马车在波依斯大街徐徐而行，天空灰暗，初雪悄然无声地飘下来。

“莎莎，再见！”若热要走了，在走廊对露依莎喊了一声。

“喂！”

他转身回来，手杖夹在腋下，把手套戴好。

“不要回来得太晚，嗯？喂，从巴尔特列奇给费里西达德太太带回几个点心。还有，是不是路过弗朗索亚夫人那儿，让她把帽子送来。还有……”

“我的上帝！还有什么？”

“啊，没有了。对，你到书店去，让他们再送几本小说来……对，已经关门了！”

她读完了《茶花女》，两滴热泪在眼中颤抖。现在，她半躺在安乐椅上，书放在胸前，一边剪着指甲，一边深情地低声唱起《茶花女》的最后一段：

再见，如烟的往事……

她突然想起报纸上的消息，巴济里奥表兄到了……

似有若无的微笑舒展开她丰满的红嘴唇。——巴济里奥表兄，她的第一个恋人！当时她只有18岁！这事谁也不知道，就连若热和塞巴斯蒂昂也不知道……

况且，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偶尔想起当时那提心吊胆的温存和无谓的眼泪，她本人也不禁笑出声。巴济里奥表兄大概变了。她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模样：身材颇长，短短的唇髭傲然上翘，目光大胆，还有，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把钱币和钥匙弄得叮叮作响的姿态！“那事”是在辛特拉开始的，当时他们正在若奥·德·布里托舅舅的科拉雷斯庄园打台球，玩得非常快活。巴济里奥刚从英国回来，神气活现，白色西服，鲜红的领带上别着金领带卡，让整个辛特拉目瞪口呆。底层大厅的墙壁涂成鹅白色，俨然有一种古色古香、世袭豪门的气派；宽大的玻璃门外有三层石头台阶通向花园。喷水池边是一棵棵石榴树，他常常摘几朵火红的花儿。茶花整齐的、深绿色枝叶形成一条条绿荫小路，绿荫下阳光忽隐忽现，池塘波光粼粼；藤条鸟笼里两只雉鸠啼鸣婉转。在庄园乡村般的静谧中，台球清脆的响声

透着门阀世家的气息。

后来，就发生了辛特拉常见的那种里斯本古典式爱情：月光下在田野漫步，脚下是平平的草地；站在“怀念石”上久久不语，望着河谷，望着远处白白的沙滩，月光如水，令人沉思遐想；在“绿崖”下的阴凉处度过中午，耳边响着泉水从一块块巨石流下来的叮咚声；下午，在科拉雷斯旁边的小河上划船，河水在秦皮树荫下显得更绿——她的草帽挂在柳树垂下的枝上，或者木船撞在较高的岸边，总能听到一阵笑声！

她一直非常喜欢辛特拉，每当走进拉马良那阴暗而窸窣有声的树林，总是感到甜蜜的惆怅。

她和巴济里奥表兄很是自由。可怜的妈妈患了风湿病，自顾不暇，总是若有所思，面带微笑，似睡非睡，任凭他们出去玩耍；巴济里奥很富有，称呼她母亲“若若姑妈”，给她带来甜食……

冬天到了，马达莱纳街那个贴着绛红壁纸的客厅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多么美好的夜晚！母亲脚上盖件外衣，一册“夫人圣经”掉在胸前，发出低低的鼾声。他们俩人坐在沙发上，靠得很近很近，多么幸福！啊，沙发！引起多少甜蜜的回忆。沙发很矮，很窄，罩着浅色开司米套子，中间的一条深色布上有她亲手绣的黄色和紫色如意花。有一天，大祸临头。作为巴斯托·布里托公司股东之一的若奥·德·布里托破产了。阿尔马达的房子和科拉雷斯的庄园都变卖了。

巴济里奥穷了，启程到巴西谋生。多么让人怀念。最初的日子里，她坐在可爱的沙发上，手捧他的像片低声抽泣。随后就是接到久久盼望的信件的惊喜和邮船误期时往公司办公室捎去急不可耐的口信……

一年过去了。一段长时间得不到巴济里奥的音讯之后，收

到了他从巴伊亚州寄出的一封长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考虑了很久，认为应当把我们的接近视作孩童间的事……”

她当下昏了过去。在写得满满的一张纸的两面，巴济里奥解释说，他非常痛苦：他还很穷；需要奋斗很长时间才能养活两个人；那里气候恶劣；不想让她——可怜的小天使——遭受牺牲；他称呼她“我的小鸽子”，信末尾的签字用的却是长长的全名。

一连几个月，她垂头丧气，痛苦不堪。当时正值冬季，她穿上那件绣上花的毛衣，坐在窗前，隔着玻璃茫然地望着外边，认为已经绝望，忧伤地看着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来来往往的雨伞，甚至想到进修道院；或者在傍晚时分坐在钢琴前，唱起苏亚雷斯·德·帕索斯的歌曲：

“啊！永别了，时日永不复返，在你身边，生活多么甜蜜……”

或者唱起《茶花女》的终曲，要么唱起“绢柳谣”，这首“法都”曲非常悲凉，是巴济里奥教给她的。

但是，每天上午的咳嗽加重了，晚上难以入睡，并且时时惊醒。在康复期，她到比拉斯去休养：在那里，她与卡尔多佐家的两姊妹接触最多，她们轻浮，贪玩，形影不离，经常迈着碎步蹒跚，像一对长腿细毛狗。她们笑起来时那副模样，我的天！谈起男人来更不得了，一个炮兵中尉看中了她。中尉是个对眼，为她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比拉斯的百合花”：

“小山坡上，
长出一株贞洁的百合……”

那是一段欢乐的时光，充满慰藉的时光。

冬天，回来以后，她胖了，脸色也好多了。有一天，她在抽屉里发现一张照片，是巴济里奥刚到巴伊亚州的时候寄来的。他穿着白色裤子，头戴巴拿马草帽。她端详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

“我真傻，竟然为这么个家伙伤透了心！”

过了3年，认识了若热。一开始，并不喜欢他。她一直不喜欢留胡子的男人。后来发现若热的胡子很短，很细，是那种刚长出来的，贴在皮肤上的胡须。她开始喜欢若热那双眼睛，那种青春的活力。在爱上他之前，站在他身边就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要依靠他，甚至偎在他肩膀上睡觉，并且年复一年地睡下去，毫无顾虑、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当听到他说：“我们结婚吧，嗯？”这句话时，她的感觉无法形容。她站在他跟前，突然看到他那留着胡须的脸，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的脸涨的飞红！若热抓住了她的手，她感到那宽宽的手掌的热流钻进了躯体，弥散到她的全身；她像个白痴似地站着，答应了一声，觉得羊毛衫下的乳房膨胀起来，膨胀得那么甜蜜。她终于有了恋人。听到这个消息，母亲该多么放心，多么高兴！

他们是在一个浓雾弥漫的上午结婚的，不得不点上灯为她戴花环和绢网面纱。整整一天，她都觉得雾气蒙蒙，一切都模糊不清，仿佛是旧日的一场梦——梦中最显眼的是神父那张充满自负的蜡黄的脸，还有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老太太，只见她伸出尖尖的手，神经质地推着新娘往前走，口中还吟吟有词；还有，到了教堂门口，若热激动万分地散发着硬币。她的缎子鞋太小，夹得脚难受。那天一清早就觉得恶心，人们不得不给她泡了杯浓浓的绿茶。晚上，在新房里打开盛嫁妆的木箱以后，她

累极了！若热颤抖着吹灭蜡烛的时候，一道道“S”形的光线在她眼前晃动。

若热毕竟是她的丈夫，并且年轻力壮，生性快活。她开始喜欢丈夫了，并且一直对他本人和他的东西充满好奇，不时摸摸他的头发、衣服，动动他的手枪和文件。她还经常看其他女人的丈夫们，进行比较，为若热而自豪。若热呢，对妻子百般温柔，活像个情夫，跪在她脚下，并且总是情绪高昂，风趣幽默——只是在职业和名声上过分严肃认真，在话语和表情上都表现得一丝不苟。她的一个女友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做戏，对她说：“这种男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刀把你杀死。”女友还不了解若热性格中温和的一面，这使她对丈夫的爱更加强烈。若热是她的一切——她的力量，她的归宿，她的命运，她的宗教，一句话，她的男人。这时候她开始想，假如当初和巴济里奥表兄结了婚该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太不幸了。说到巴济里奥，他现在在哪里呢？她陷入沉思，对另一种命运的猜想像舞台上的背景一样一幕幕出现在脑海：到了巴西，四周都是椰子树，黑人孩子在旁边走来走去，她躺在吊床上望着天空的鸟儿飞翔！

“莱奥波尔迪娜太太来了。”儒莉安娜走过来说。

露依莎诧异地站起来：

“嗯？莱奥波尔迪娜太太？为什么让她进来？”

说完，赶紧把扣子扣上。我的天！要是让若热知道了，那还了得！他多次说过，“不愿意让她到家里来。”可是，她既然已经到了客厅，现在能怎么办？可怜的莱奥波尔迪娜！

莱奥波尔迪娜是她的挚友。小时候两个人同住在马达莱纳街，是邻居，后来又在教长区丽达·佩索亚街的同一所中学上学。莱奥波尔迪娜是曾任米格尔国王近侍的盖布拉依斯子爵的独生女，子爵骄奢淫荡，后来患上了血毒症。她曾与海关职员

若奥·诺罗尼亚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史。人们称她为“子爵家的小姐”，还戏谑地叫她“一清二白”。

人们知道她有情夫，还说她染上了陋习。若热对她恨之入骨，不只一次地对露依莎说：“一切都随你的便，只是不能跟莱奥波尔迪娜来往！”

那时候，莱奥波尔迪娜 27 岁。她个子不算高，但堪称里斯本身段最好的女人。衣服总是那么合体，紧紧贴在身上，从后面看去活像羔羊身上的羔羊皮。人们盯着她说：“简直是一尊雕像，活脱脱的维纳斯！”臀部丰满，腰部的曲线常常让男人们回转身来投去炽热的目光。脸长得稍嫌粗笨；鼻翼过分肥厚了一点；皮肤细腻，略带红褐色，上面可以隐约看到早年生天花留下的痕迹。她的美在于眼睛，长长的睫毛下那双黑黑的大眼睛里似乎有欲火流动。

露依莎张开双臂走过去，两个人久久拥抱。莱奥波尔迪娜坐到沙发上，慢慢卷着浅色绸子阳伞，开始抱怨。她病了，嘴里非常干渴，头昏脑胀，忍受不了这炎热的天气。露依莎最近怎么样，看样子长胖了。

她有点近视，为了看清楚，轻轻眯了眼睛，绷紧染得鲜红而又丰润的嘴唇。

“幸福万能，能让人气色变好！”她笑着说。

她来这里是为了打听为她做帽子的那个法国女人的住处。再说，好长时间不见露依莎了，很是想念！

“你想不到这天气有多热！我一路上都快热死了。”

她懒洋洋地靠在沙发垫上，喘着粗气，满脸堆笑，露出又白又大的牙齿。

露依莎把法国女人的住址告诉女友，夸那女人手艺好，价

钱又便宜。客厅里光线暗，她走过去把窗户打开一半。椅子上的坐垫和窗帷都是深绿色的，带有枝形图案的地毯也是同样色调。在这种阴暗的装饰中，那两幅画（德拉克洛依斯的《梅德尹娅》和德拉罗切的《牺牲者》）的沉重的金色镜框和吉·多列写的两部论但丁的红色书皮的厚书显得格外突出，还有两个窗户之间的椭圆形镜子，里面映照出博物架上摆放的一个跳意大利塔浪特拉舞的那不勒斯陶瓷人。

沙发上方挂着若热母亲的油画像。她坐着，身材娇小干瘪，穿一套合身的黑色衣裙，一只死人般惨白的手放在膝盖上，戴满戒指，另一只被缎子短外套那做工精细的镶边遮住。这个修长、憔悴、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的女人在鲜红的褶皱衬帷上显得特别突出，画像上还可以看到蓝蓝的天空和四周的树木。

“你丈夫呢？”露依莎坐下来，紧紧挨着莱奥波尔迪娜问道。

“跟往常一样，不大开心。”她笑着回答说。随后脸色一沉，皱起眉头：“你知道我跟门东萨一刀两断了吗？”

露依莎脸微微一红：

“真的？”

莱奥波尔迪娜马上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

她不拘小节，说起自己、说起自己的情感隐私和钱财收支来没完没了，对露依莎绝对没有任何秘密；在需要说说知心话、享受一番对方的惊叹的时候，她就向女友描绘她那些情夫，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穿着和作爱时的怪动作，并且说起来总是言过其实。而这些事总是非常具有刺激性，她坐在沙发的一角笑着悄悄地讲述；露依莎习惯聚精会神地听，脸颊微红，若有所思，样子似乎略带虔诚，觉得这些事太有趣了。

“亲爱的露依莎，这次我完全可以说，我看错人了！”莱奥波尔迪娜抬起沮丧的眼睛，叹息道。

露依莎笑了：

“你几乎每次都看错人。”

真的，她太不幸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每次我都想象着是真正的热恋，可每次都以扫兴告终。”

她用阳伞的尖敲着地毯说：

“不过，总会有一天我会找到。”

“走着瞧，看你能不能找到。”露依莎说，“已经到的时候了！”

有时候，从良心上也觉得莱奥波尔迪娜是个“不体面的女人”，但对她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一直非常喜欢她漂亮的身段，那身段对她有一种近乎有形的吸引力。再说，也有情可原：和丈夫的婚姻太不幸了！可怜的女人，总是让激情牵着走。激情，奥妙无穷而又熠熠闪光的伟大词汇，真正的幸福由此而生，就像杯子里的水太满必然溢出一样。它让露依莎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心安理得；甚至觉得女友像个女中豪杰，惊奇地望着她，仿佛在打量经过千难万险、完成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旅行、带回许多趣闻轶事的人一样。只是不喜欢她衣服上那种带有干草味的烟味儿：莱奥波尔迪娜吸烟。

“门东萨怎么样？”

莱奥波尔迪娜耸耸肩膀，显出非常厌烦的神气：

“给我写了一封荒唐透顶的信，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最好让一切告吹，因为他不配，太愚蠢。大概我把信带来了。”

她在衣服口袋里寻找，掏出了一块手绢，一个钥匙夹，一小盒扑粉，最后找到了一个普利塞的节目单。

于是，她转而说起这个杂技团来——平平淡淡。最好的节目是一个小伙子荡秋千，那小伙子身材好，长得漂亮，真是一表人材！

她突然转变了话题：

“你表兄巴济里奥来了？”

“我是从《新闻报》上知道的。我都惊呆了！”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免得忘掉。你那片蓝色小格衣裙用的什么镶边？我也去做一件。”

“用的也是蓝色，不过略深一些。”

“你来看看嘛，进来看看。”

两个人走进卧室，露依莎打开窗户，接着又拉开衣柜。房间不大，但整齐干净，浅蓝色的墙纸，地上铺着白底蓝色图案的廉价地毯。高高的梳妆台放在两个窗户中间，上面铺着带粗粗流苏的台布，台布上绣着几个长颈瓶。窗帷中间放着几个独脚圆面花架，上了釉子的陶制花盆里海棠等花卉枝叶繁茂，有的还垂向地面，煞是好看。

整齐舒适的布置肯定让莱奥波尔迪娜想起了安宁和幸福，她环顾四周，慢慢地说：

“你对丈夫一直充满激情，嗯？亲爱的，你做得对，非常对！”

她走到梳妆台前，在脖子上和脸上施了一点扑粉。

“你做得非常对！”她重复了一遍，“可是，不会有任何女人对我丈夫那种男人会拉不断扯不开！”

她坐到双人沙发上，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接着又开始抱怨丈夫，他太粗鲁，太自私！

“你该相信，好长时间以来，要是我4点钟没回到家，他just是不肯等一会儿：摆上桌子，自己吃晚饭，留下残羹剩饭让我吃！还有，他邋遢，肮脏，随地吐痰……他的房间——你知道，我们分住两个房间——像猪圈一样！”

露依莎表情严肃：

“太不像话了！你也有过错。”

“我有过错！”她直起身子，把眼一瞪，那双眼睛显得更黑、更大了，“我什么都干，还要给男人收拾屋子。”

啊，她太不幸了，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女人！

“他连嫉妒都不懂，是个不折不扣的野蛮人。”

这时候，儒莉安娜进来了。她咳嗽了一声，还在整理着项练和针饰。

“太太非要我把所有的背心熨好吗？”

“对，所有的，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装进行李箱。”

“什么行李箱？谁要走？”莱奥波尔迪娜问道。

“若热。他要去阿连特茹省，到矿区去。”

“这么说你要独自一个人在家了，我可以来看你了，还好。”

说完，马上坐到她旁边，目光一下子柔和了：

“我有许多事要对你讲，亲爱的，要是你知道了……”

“什么事？又爱上什么人了？”露依莎笑了。

莱奥波尔迪娜把脸一沉！

这不可笑，绝对不可笑！她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件事。在家里太孤单，太心神不宁！“我去找露依莎，跟她说说。”

她压低声音，表情近乎庄重：

“露依莎，这一回可是正正经经的事！”她详细讲了一通。那小伙子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英俊极了！非常有才华，是个诗人。她以崇敬的口吻，把每个音阶都拖长了：“诗——人——！”

她慢慢解开紧身上衣的两个扣子，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原来是一首诗。

她紧靠着露依莎，由于妙不可言的感觉鼻孔也涨大了；她声音很低，充满自豪，显得有点矫揉造作：

赠 给 你

吉亚灯塔，6月5日

我面对夕阳，沉思默想，
站在巨石上，脚下大海激荡……

她念的是一首挽歌。在诗中，小伙子讲述如何久久望着她——这里指的是莱奥波尔迪娜，“那闪闪发光的身影在轻轻滑动，在沉睡的水上，在火红的晚霞中，在白色的浪花里，轻轻滑动。诗写得装腔作势，感情庸俗，无病呻吟，充满里斯本的市井气，并且错误百出。在诗的末尾，还说不愿意在华丽的客厅或者“狂热的舞场”看到她，而是在那里，在海边的巨石上：

每天日落时分，
我在那里看着大海入睡。

“太美了，嗯？”

两个人都有点动心，沉默了一会儿。

莱奥波尔迪娜瞪着茫然的眼睛，满怀深情地把时间和地点重复了一遍：

“吉亚灯塔，6月5日！”

钟敲了4点，莱奥波尔迪娜马上站起身，惴惴不安地把诗塞进怀里。

必须马上就走。已经晚了，否则男人就会摆上桌子吃饭。晚饭有一条煎鲂鱼，吃凉鱼是最愚蠢不过的事。

“再见。很快就会见面，对吧？”现在若热要走了，她一定要常来，“再见。法国女人住在黄金大街，烟草店上面，对吧？”

露依莎把她送到平台上，莱奥波尔迪娜走到楼梯里又停住

脚步，大声说：

“你一直觉得那件衣服镶蓝边好，对吧？”

露依莎伏在扶手上：

“我镶的是蓝边，这样最好……”

“再见！黄金大街，烟草店上面。”

“对，黄金大街。再见。”接着又稍稍提高了声音，“进门往右拐，弗朗索亚夫人。”

5点钟，若热回来了。刚到卧室门口，把手杖放在墙角，就说：

“我已经知道有客人来过。”

露依莎转过身，脸上微微泛出红晕。她正站在梳妆台前，头已经梳好，穿一件镶边的白色麻纱连衣裙。

对，是莱奥波尔迪娜来过，儒莉安娜让她进来了……当时满心不高兴！她是来问做帽子的法国女人的地址的，呆了10分钟，“谁告诉你的？”

“儒莉安娜说的：莱奥波尔迪娜太太在这里呆了整整一个下午。”

“整个下午！胡说，呆了10分钟，也许不到10分钟！”

若热默不作声地摘下手套，走到窗前，摇了摇秋海棠上两片叶子，它们因坏死而变红变硬并且滴着白色液汁。他吹着口哨，似乎专心致志地设法触摸躲在绿油油的宫人草叶子中的花蕾，那花蕾多么像一颗小小的受惊的心脏！

露依莎摸摸挂在一条黑色天鹅绒带子上的徽章，手上感到一阵温柔，脸涨得通红。

“天太热，热得你难受。”她说。

若热没有回答，口哨吹得更响，走到另一扇窗前，用手指

敲了敲一颗绿里间有血红色的马荷花富于弹性的叶子，像个受绞刑的人那样烦躁地扯开领子：

“你听着，必须再也不接待这个东西。必须一刀两断！”

露依莎的脸更红了。

“这是为了你，为了邻居们，为了脸面！”

“可是，是儒莉安娜……”露依莎结结巴巴地说。

“本该打发她出去，你疯了？脑袋到遥远的中国去了？病了？”

他停住嘴，张开双臂，换了一种悲伤的口气：

“亲爱的，因为人人都了解她，她是‘见男人就软’，是一‘一清二白’！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接着，他气急败坏地举出她的一个个情夫：卡洛斯·维埃加斯，蓄着下垂的唇髭、为游技场写喜剧的瘦子。满脸麻子、留着长发的桑托斯·马德拉。流浪汉麦尔索，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一摇一晃，总是带着死羊一样的眼神，叼着个长长的烟嘴。还有人称美男子的彼得罗·卡马拉、情场老手门东萨，数不胜数。

他耸耸肩膀，没好气地说：

“好像我发现不了她到这里来过似的！单凭气味就能知道，臭不可闻的干草味。你们一块儿长大，等等，等等，这些都说得过去。你一定会为她辩解，可是，要是我在台阶上碰到她，就会赶她走，赶她走。”

他停顿片刻，但仍然激动：

“你说说，露依莎，我说得对不对？”

露依莎对着镜子戴上耳环，惊魂未定：

“对。”

“啊！嗯！”

说完，他气乎乎地走开了。

露依莎一动不动，一颗圆圆的晶莹的泪珠从鼻子上滚下来。

她使劲擤了擤鼻涕。那个儒莉安娜！那个拨弄是非的婆娘，专门捣乱！

怒从心上起，她走进熨衣服的房间，把门一摔：

“你为什么说什么人来了，什么人没有来？”

儒莉安娜大吃一惊，放下熨斗：

“太太，我还以为这不是什么秘密呢。”

“当然不是，混账！谁告诉你是秘密？为什么让她进来？我不是一再告诉你我不接待莱奥波尔迪娜太太吗？”

“太太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觉得受了委屈，理直气壮地反驳了一句。

“撒谎！给我住嘴！”

她转身回到卧室，气急败坏地靠在玻璃门上。

太阳下山了，下午没有风，窄窄的街道只剩下一道阴影；古老而阴暗的房舍有几个阳台敞开着，隐约可以看见红色花盆里几棵罗勒花或石竹花老态龙钟，已经干枯；听得见忧郁的琴键上弹出的《圣母颂》，那是个小姑娘在抒发星期日百无聊赖的情感；对面的窗口，特谢拉·阿泽维多家的四个姑娘正在熬过星期日的下午。她们都瘦瘦的，头发非常髻曲，黑眼圈，一会儿看看街上，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又看看其他窗户，每当看到下面有男人走过便嘀嘀咕咕说一通或者呆头呆脑地伏在扶手上，口水掉到人行道的石头上。

“可怜的若热，他说得对！”露依莎心里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已经不去莱奥波尔迪娜家了，把她的像片从客厅的像集里取了出来，并且不得不告诉她若热的反感。她们两个人甚至都哭了！可怜的莱奥波尔迪娜！现在，很长时间才接待她一次，难得见一次面，每次都是一小会儿！再说，她已经到了客厅，总不能把她推下楼梯吧！

一个罗圈腿的粗笨男人拿着一架手风琴从街那边走过来，黑黑的胡子，一副凶恶的样子；他停下来，摇摇曲柄，向朝街的窗户惨淡地笑笑，露出白白的牙齿，接着就弹起“纯真的夏娃”，声音清脆，但颤抖得厉害。琴声传遍整条街道。

数学博士的女佣兼小老婆热尔特鲁德斯这个40岁的女人马上把因为养尊处优而肥胖的黄脸贴到窄小的窗户上；前面，三层楼敞开的阳台上，有库尼亚·罗沙多的尊容，他伏在栏杆上，清瘦干枯，头戴一顶装饰有羽毛的便帽，用近乎透明的手捂着室内便袍下面的肚子，一副肠胃病患者凄凉的神态。其他一张张脸也陆续在窗帷中间出现了，个个都带着厌烦的表情。

街上，烟草店老板娘来到门口。她身穿丧服，拉长了那张寡妇脸，两只胳膊在染成黑色的披肩上交叉，往下垂着的长长的裙子使她显得更加又细又高。从阿泽维多家下面的店铺里走出了卖炭的女人，她怀着孕，腆着大得出奇的肚子，干枯的短发蓬松着，黑乎乎的脸上油光闪亮，三个小孩半赤裸着身子，几乎像黑人一样颜色，扯着她的麻布裙子又哭又闹。旧货店的保拉走到街中间，他那黑布帽子的油漆布帽檐从来没有提到过眼睛以上，两只手总是藏在背后，伸到白色外衣后摆下面，仿佛为了显得更加深沉；肮脏的袜子后跟露到用玻璃丝绣着图案的鞋子外面。他不停地吐痰，似乎对什么都反感。此人讨厌所有的国王和神父，对公共事物的状况怒火满腔，经常哼着“马利亚·达·丰特”。从言行举止上可以看出，他是个桀骜不驯的爱国者。

手风琴手摘下大无檐帽，一边弹着一边朝各个窗口摇晃，同时投去乞求的目光。阿泽维多家的姑娘们立刻猛地关上了玻璃窗；卖炭女人给了他一个铜币，但想下去问他是哪国人，怎么来的，会弹多少曲子。

到外边过星期天的人们开始回家，个个因为走了很远的路而疲惫不堪，靴子上满是尘土；女人们披着披肩回来了，怀里抱着热得昏昏欲睡的孩子；老人们表情平静，穿着白色裤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还要在街区转一圈，凉快凉快；窗台上，人们在打哈欠；天空蓝中透着光亮，像一件硕大的瓷器；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一个什么宗教节日正在结束。星期天接近尾声，庄严肃穆，疲倦悲凉。

“露依莎。”这是若热的声音。

她转过身，含糊地说：“嗯？”

“亲爱的，吃晚饭吧，已经7点钟了。”

在卧室中间，若热搂住她的腰，把嘴挨近她的脸，低声说：

“刚才你生气了？”

“没有！你说得对。我知道你说得对。”

“啊！”若热非常满意，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那当然。”

哪里有比我心灵选择的
丈夫更好的良师益友？

他既严肃又温柔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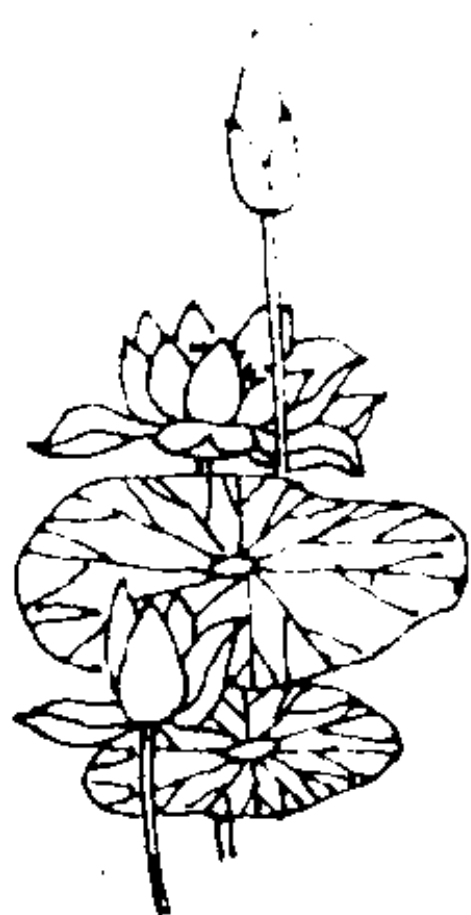
“我们可爱的小家庭太正派了，看到哪种女人带着烟味、干草味和别的气味进来都让人心疼！……好了，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我的家庭主妇，开始喝汤吧！”

巴济里奥表兄

2

星期天晚上，若热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这个“闲谈会”在客厅里围着那个古老的玫瑰色瓷制油灯进行。“工程师”——街上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平时深居简出，没有客人造访。这时候人们一边饮茶一边闲谈，颇有大学生时代的气息。若热叼着烟斗，露依莎在一旁打毛衣。

头一个来的是朱里昂·祖扎特，他是若热的远亲，还是理工学院低年级时的同学。此人干瘪并且有点神经质，戴蓝色夹鼻眼镜，长长的头发垂到领子上。他在学校学的是外科，非常聪明，疯狂地学习，但正如他本人所说，他是座“坟墓”。30岁了，仍然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没有病人上门。开始对下区四层楼上的住宅、12个硬币的晚餐和破旧的纽耳绊外衣感到厌烦，于是躲进自己渺小的世界不与他人交往，看着



别人——那些平庸、浮躁的家伙们——平步青云，升官发财，生活日益阔绰！“缺少机遇”，他说。他本可以接受省里一个市议会的职位，在那里自由自在，有自己的房子，还可以在后院养花种菜。可是，他有一种固执的自傲，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科学，不想把自己埋葬在仅有三条街道而且猪满地乱拱的不毛之地。想到所有的省份都心惊胆战，在那里默默无闻，在议会打牌消磨时光，最后得败血症而死。所以，他决不“背井离乡”，以贪婪的平民百姓的固执期待着富有的患者前来就诊，期待着学校聘请，期待着乘自己的马车探访亲友，期待着有一个有嫁妆的金发女郎做他的妻子。他相信有权获得这些幸福，可幸福又迟迟不来，他慢慢变得苦闷、凄凉，对生活充满怨恨。日复一日，他咬着指甲、带着仇恨的沉默的时间越来越多；在稍好一些的日子里，他满口尖酸刻薄的俏皮话——那难听的声音像冰凉的刀刃。

露依莎不喜欢他，觉得他有“东北人”的神气，讨厌他那教训人的口吻，讨厌他闪着黑光的夹鼻眼镜，讨厌他那因为太短而露出皮靴上开绽的松紧口的裤子。但是，她隐藏住这种感情，对他笑脸相迎，因为若热钦佩他，总是说他“精明强干，聪明绝顶，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来得早了一点，就到餐厅去喝杯咖啡；他总是斜着眼看餐具架上的银器和露依莎的时髦的化妆品。这个亲戚，一个平庸之辈，却生活舒适，婚姻美满，有娇妻侍奉，在政府还倍受尊重，并且有几个康托的存款。他觉得这一切不公正，像个屈辱压在心上。然而，他装出一副尊敬若热的样子，每星期天晚上必定到场，隐藏起忿忿不平，跟他们闲谈、说俏皮话——不时把手指伸进干枯的、满是头屑的长发。

像往常一样，费里西达德太太在9点钟走了进来。刚一进

门就满脸堆笑，张开双臂。她 50 岁了，调养得非常好，由于患有消化不良和胃气病，这时候不能穿束胸衣，于是线条显得臃肿。在轻轻卡起的头发上已经能看见几根银丝，但脸却圆润、丰满；像修女一样白皙柔软的皮肤稍稍有点混浊；虽然眼睛有些肿胀，并且周围有了少许皱纹，但黑黑的眼珠依然水灵、精神、炯炯有神。嘴角有一些细细的绒毛，像是用纤小的羽毛笔轻轻勾出的一般。她是露依莎母亲的挚友，所以养成了星期天来看看“小姑娘”的习惯。作为诺罗尼亚斯·达·雷顿德拉家族的女儿，她在里斯本有许多高贵的亲戚。她算得上是个教徒，虔诚地相信附体女神。

刚一进门，就在露依莎脸上响亮地吻了一下，然后惴惴不安地低声问道：

“来吗？”

“顾问？来。”

露依莎知道她问的是谁，因为顾问——亚卡西奥顾问——在来喝他们说的“露依莎太太的茶”之前，绝不会不到公共工程部去找到若热，躬下高高的身躯，郑重其事地宣布：

“若热，我的朋友，明天我将请你善良的妻子赐一杯茶！”

并且还往往补充说：

“你重要的工作可有进展？还好！如果部长驾到，请代我向阁下表示崇敬的问候，问候这位名闻遐迩的天才！”

说完，才踏着肮脏的楼道一板正经地走出去。

费里西达德太太爱着他已经有 5 年之久。在若热家，人们对那份“火热”稍有讥笑之词。露依莎说：“哎，她太钟情了！”人们看到她调养得很好，红光满面，谁也不会想象出这专一的感情在沉默中燃烧，每星期都酿成熊熊烈火，像疾病一样在吞噬她，像毒瘾一样败坏她的品性。她多次热恋，但至今一无所

成。原先爱过一个枪骑兵军官，后来那人死了，现在只保存着他的一张银版像片。后来暗暗对附近的一个年轻面包师倾注了激情，不久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结了婚。于是，她以全部身心爱上了那条名叫“比尔罗”的狗；一个被辞退的女佣为了报复喂了它煮过的软木；“比尔罗”死了，她把爱犬制成标本，放在餐厅。有一天，顾问突然来到眼前，在她多年累积的燃料堆上点起了欲望之火，亚卡西奥成了她的“癖好”：赞叹他的长相和沉稳，瞪大眼睛听他口若悬河的谈话，觉得他处于“优越的地位”。顾问是她的勃勃雄心，是她的成瘾陋习！顾问透出一种特殊的美，她久久欣赏，像喝了醇酒一样陶然而醉：原来是他的秃顶。她一直像某些女人那样对秃顶有一种奇特的喜好，而这种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每当她开始看顾问那又宽又圆并且很亮、在灯下闪闪发光的秃顶时，渴望的汗水就濡湿她的后背，两只眼睛像投枪一样射过去，心里怀着一个贪婪而荒唐的愿望：把手放到他的秃顶上，抚摸它，感受到它的形状，揉搓它，甚至把手伸到它里面！但是，她尽量掩饰，大声说话，傻乎乎地笑，使劲摇扇子，不过大颗的汗珠还是在肥胖的脖子上那一道道褶皱中滚动。回到家里就开始祷告，许愿向圣母献上许许多多花环；然而，祈祷刚刚结束，太阳穴就开始间歇地疼痛。现在，善良而可怜的费里西达德太太总是作淫荡的恶梦，时时感到由来已久的歇斯底里的忧伤。顾问的冷漠态度更让她恼火：任何目光、任何叹息、任何表露情意的举止都不能让他动心。对待她，顾问彬彬有礼，但冷若冰霜。有时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离开别人很远，比如在一扇窗户凹进去的地方，沙发一角灯光暗淡的地方，非常合适。但是，她刚刚开始表达情感，顾问就猛地站起身，神态庄重地走开了。有一天，她认为发现顾问从深色夹鼻眼镜后面向她丰满的乳房投来欣赏的目光；这

太明显了，并且事情紧急，机不可失，她马上谈起“炽热的爱情”，低声对他说：“亚卡西奥……”可是，顾问的一个动作使她冷彻骨髓——他站起身，把脸一沉：

“尊敬的夫人，

源头的千年积雪，
总要流入心田……

白费心机，尊敬的夫人！”

费里西达德太太的痛苦心境遮掩得严严实实，非常隐秘，没有谁了解。人们只知道她在感情上屡遭不幸，却不知道她在欲望上正忍受折磨。有一天，露依莎大为惊愕：费里西达德太太用湿漉漉的手攥住她的手腕，眼睛死死盯着顾问，低声对她说：

“多么惹人动心的男人！”

那天晚上，人们正在谈论阿连特茹省、埃武拉市和它丰富的物产，还有“人骨教堂”。这时候，顾问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把搭在胳膊上的外衣折好，放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随后迈着正规的步伐走过去握住露依莎的两只手，用洪亮的声音说：

“亲爱的露依莎太太，你身体康健，对吧？我们的若热已经对我说过了。还好，还好！”

他又高又瘦，穿一身黑衣服，领子把脖颈裹得紧紧的。那张脸从尖尖的下颏起向上延伸，与宽阔光亮的秃顶连成一片，秃顶上方微微凹陷；染过的头发分别从两耳上方形成两绺，末端在后脑勺上粘在一起——乌黑的头发与秃顶形成强烈的反差，秃顶显得更明亮。但是，唇髭却没有染，仍然呈花白色，而且非常浓密，沿着两个嘴角垂下来。他脸色非常苍白，从来不肯摘下深色夹鼻眼镜，下巴上有一撮胡子，两只大耳朵似乎与头

颇分开了。

当年他曾经任王国内阁署长，至今每逢提到“国王”还稍稍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他的动作和手势很有分寸，即便在闻鼻烟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从不肯用日常用语，不说“吐”而说“呕”，张口闭口“我们的加雷特”，“我们的埃尔库拉诺”，经常引经据典，并且还写书。他没有成家，住在费列吉亚尔街一座楼的第三层，与女佣同居，研究政治经济学：编出过一本“据最佳作者著作：资源科学概述及资源分布”，副标题是《夜间读物》。几个月前他出版了“附有经详细核对之生卒年月的从伟大的蓬帕尔侯爵到现今之国务部长人名全表”。

“顾问，你到过阿连特茹省吗？”露依莎问道。

“从来没有，亲爱的太太。”他把上身一躬，“从来没有！非常可惜！我一直想去，因为人们都对我说，那里的奇特景观堪称一流！”

他用手指从金色小盒子里文雅地夹出一撮鼻烟，郑重其事地补充说：

“并且，是盛产猪肉的所在！”

“喂，若热，你了解一下，埃武拉市议会的薪俸是多少。”朱里昂从沙发的一角说。

顾问把夹鼻烟的手停在空中，胸有成竹地说：

“大概是6百米尔瑞斯，祖扎特先生，并且可以自开诊所。这在我的记事本上能找到。怎么，祖扎特先生，你想离开里斯本？”

“也许！……”

所有人都表示反对。

“里斯本毕竟是里斯本！”费里西达德太太叹了口气。

“照我们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精辟说法，是一座大理石和花岗

岩的城市。”顾问严肃地说。

随后，他把纤细并且护理得极好的手指张成扇形，吸了一下鼻烟。

这时候，费里西达德太太说：

“最离不开里斯本，即使上帝和神父让离开也不肯走的，要数顾问了！”

顾问慢慢转向她，稍微躬躬身子，说：

“费里西达德太太，我生在里斯本，彻头彻尾的里斯本人。”

“顾问，”若热记起来了，“你是在圣约瑟大街出生的。”

“门牌 75 号，亲爱的若热。在与那所房子紧挨着的房子里，我尊敬的热拉尔多、我可怜的热拉尔多一直住到结婚。”

热拉尔多，他可怜的热拉尔多，就是若热的父亲。亚卡西奥是他的挚友，两个人是邻居。当时，亚卡西奥拉提琴，热拉尔多吹笛子，两个人二重奏，同属于圣约瑟街的一个乐队。后来亚卡西奥进入了国家机构，出于谨慎也出于尊严，放下了提琴，失去了温柔的情感，也不再参加乐队热闹的晚会，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统计学，但一直保持着对热拉尔多的忠诚，后来又继续和若热保持这真诚的友谊。他是若热的证婚人，每星期都来看他，遇到若热生日，一定送来贺卡和一条带鱼籽的鳗鱼。

“我在这里出生，”他重复一句，折上漂亮的印度绸手绢，“也希望死在这里。”

说完，小心翼翼地擤了擤鼻涕。

“那还早着呢，顾问！”

他以非常凄凉的口气说：

“我并不害怕死神，亲爱的若热，甚至毫不犹豫地让人在圣若奥山上建了最后的居所。坟墓简朴，但还算体面，就在一排的右边，地方不错，维利西莫家族朋友们住处旁边。”

“顾问先生，你已经写好墓志铭了吗？”坐在角落里的朱里昂带着揶揄的口气问道。

“祖扎特先生，我不想写。我不想让坟墓上有赞誉之词。如果我的朋友们，我的尊贵的朋友们认为我作了一些事情，那么他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纪念；有报纸，有公告；讣告，还有诗嘛！就本人的愿望而言，只想在平滑的墓碑上用黑字刻上我的名字——连同我的顾问称号——以及生卒年月。”

接着，又缓慢地、若有所思地说：

“但是，我并不反对在下面用小字写上：‘为他祈祷吧’。”

一阵动情的沉默。这时候，门口一个尖嗓子说：

“可以进去吗？”

“啊，小埃尔内斯托！”若热喊道。

小埃尔内斯托迈着飞快的碎步过去抱住若热的腰：

“我听说你要走，若热表兄……露依莎表嫂呢，她好吗？”

他是若热的表弟，身材短小，弱不禁风，四肢纤细，几乎还是嫩枝，这使他显得像个瘦弱的小学生；唇上细细的绒毛靠着发蜡才勉强像两个尖尖的针一样翘向嘴角，两只眼睛眯缝着，无精打采，仿佛余睡未醒。他脚穿宽带皮靴，白色坎肩外的表练上挂着个很大的金黄色徽章，上面有釉子浮绘的花卉和水果。现在他和杂戏团一个无名的女演员一起生活，并且写话剧剧本。他进行翻译，为一场戏写过两稿，还写过以文字游戏打诨的喜剧。最近正在杂剧场排演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五幕话剧《荣誉与激情》。这是他头一次正经排戏。从此，人们见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口袋里鼓鼓地装满手稿，跟报纸地方新闻记者交谈，与演员会面，在咖啡和香槟酒上挥金如土，歪戴着帽子，脸色苍白，逢人便说：“这种生活非把人累死不可！”然而，他写作完全是为出于对艺术根深蒂固的激情——因为他是海关职员，薪

俸很高，名下还有5百米尔瑞斯的存款。他说，艺术本身迫使他解囊：为了《荣誉与激情》中跳舞的那一幕，他自己出钱为男主角订做了皮靴，还给扮演父亲的演员订做了皮靴。他的姓是莱德兹马。

人们给他腾出个地方。露依莎放下手中的活计，马上注意到他情绪沮丧。果然，他开始抱怨太累：排演拖得他精疲力尽，跟老板发生争执；头一天，他被迫重新改写一幕的整个结尾，整个结尾呀！

“这一切，”他心情激愤，“都因为那家伙胸无点墨而又装腔作势，真是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一幕改在客厅里发生不可，而原来是在深渊上！”

“在什么上？”费里西达德太太惊讶地问道。

顾问彬彬有礼地解释说：

“费里西达德太太，在深渊上，就是在陡壁上，也可以用更恰当一些的词，说在‘悬崖’上。纵身跳进雾霭蒙蒙的悬崖……”

“在深渊上？”大家齐声问，“为什么？”

顾问想知道剧情。

小埃尔内斯托精神焕发，大致勾画出该剧的内容：一个已婚女人在辛特拉遇到了致命的男人圆山伯爵。她的丈夫已经破产，欠下一百康托的赌债，脸面丢尽，行将被捕。女人急疯了，跑到伯爵居住的古堡遗址，扯下面纱，向他倾诉所遭受的飞来横祸。伯爵脱下长袍往肩上一搭，立刻前去营救，到了那里，正好收钱的官吏们来抓她的丈夫——“这一幕非常动人。”他说。那是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伯爵挺身而出，把一包黄金扔到来收钱的官吏们的脚下，大声喝道：“该满足了吧，你们这群秃鹫！……”

“好漂亮的结尾！”顾问嘟囔了一句。

“嗯，”埃尔内斯托补充说，“这里剧情出现波折：圆山伯爵和那女人相爱，被丈夫发现了。丈夫把那袋黄金扔到伯爵脚下，杀死了妻子。”

“怎么？”大家齐声问道。

“把她扔下了深渊。这是第五幕。伯爵看到了，也跑过去纵身跳进了深渊。丈夫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发出一阵阴森的狂笑。我是这样想象的。”

他停住口，喘着粗气，一面用手绢扇着，一面用死鱼般无神的眼睛环顾四周。

“堪称千古不朽之作！伟大的激情冲突！”顾问用双手摸着秃顶，“我祝贺你，莱德兹马先生！”

“那么，老板要你怎么办？”正在一旁站着听的朱里昂迷惑不解，“他要你怎么办？难道要把深渊搬到摆着法国式家具的一层楼上？”

埃尔内斯托转过身，非常亲切地说：

“不，祖扎特先生。”他的语调近乎温柔，“他要结尾在一间客厅里发生。既然如此，”他打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只好屈从，只好另写结尾。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喝了三杯咖啡……”

顾问摊开手：

“要小心，莱德兹马先生，小心！对那些容易激动的人要谨慎，谨慎为好！”

“对我来说倒算不了什么，顾问先生。”他笑着说，“我3个小时就写出来了。我给你看看，带来了，在这儿……”

“念吧，埃尔内斯托先生，念念吧！”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大声说。

念念！念念吧！为什么不念呢？

一大摞纸！……还是草稿！……嗯，既然你们要我念……

他兴奋异常，默默打开一张很大的蓝横格纸。

“请诸位原谅，这仅仅是初稿，一些地方还有待修改。”这时，他改为舞台道白的口气，“亚加萨……就是那个女人，这是跟丈夫对话的情景，丈夫已经知道了一切……”

亚加萨 （跪倒在儒利奥脚下）但是，你杀死我吧！出于怜悯，杀死我吧，与其受到这等蔑视而肝肠寸断，不如一死了之！

儒利奥 你不是也让我肝肠寸断了吗？难道你有怜悯之心吗？没有，你毁了我的心。我的上帝，我原以为她纯贞无比，不料想他们干出这种淫荡……

门帘打开了，听到轻轻的杯子叮当声，是儒莉安娜穿着白围裙送茶来了。

“太可惜了！”露依莎喊道，“喝完茶再念，喝完茶再念。”

“用不着再念了，露依莎表嫂。”

“那怎么行，太美了！”费里西达德太太说。

儒莉安娜把盛面包片的盘子、奥埃拉斯饼干和科科蛋糕摆在桌子上。

“这是你的淡茶，顾问。”露依莎说，“朱里昂，吃吧。把烤面包片递给朱里昂。再加一点糖吗？谁要加糖？吃块烤面包片吗，顾问？”

“照顾得很周到了，我尊敬的太太。”他把身子一躬，回答说。

接着，转过脸对小埃尔内斯托说，他认为对白极为精采。

“可是，”大家问道，“老板还要怎么改？已经在客厅了……”

埃尔内斯托站起身，手指尖夹着一块蛋糕，激动地解释说：“老板要我写成丈夫原谅了她……”

人人都大吃一惊：

“岂有此理！太奇怪了！为什么？”

“就是这样。”埃尔内斯托耸耸肩膀，大声说，“他说公众不喜欢，说我们国家的事情不是这样。”

“从实而论，”顾问说，“从实而论，莱德兹马先生，我们的公众一般不喜欢血淋淋的场面。”

“可是，没有血淋淋的呀，顾问先生。”埃尔内斯托踮起脚，表示不满，“可是，没有血淋淋的呀，只是朝脊背开了一枪，顾问先生。”

露依莎轻轻朝费里西达德太太嘘了一声，笑着插嘴说：

“这里还有蛋糕呢，新鲜得很！”

她以悲叹的口气回答说：

“哎，亲爱的，不吃了！”

说完，怨恨地指了指胃部。

然而，顾问还在劝小埃尔内斯托要宽恕：慈父般地把手搭在他肩上，充满规劝的口吻：

“让戏更欢乐一点嘛，莱德兹马先生。让观众更轻松一些，让观众离开剧院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嘛。”

“再吃一块蛋糕吗，顾问？”

“我已经饱了，我尊敬的太太。”

这时候，他请若热发表意见。你不认为善良的埃尔内斯托应当宽恕吗？

“我？顾问。绝对不会。我主张死。完全主张死！我要求杀死她，埃尔内斯托。”

费里西达德太太慈眉善目地说：

“让他随便说吧，莱德兹马先生，他在开玩笑呢。他可是个天使心肠的人！”

“费里西达德太太，你错了。”若热站在她面前说，“我是正正经经说的，我是一头猛兽。既然欺骗了丈夫，我就主张杀死她。在深渊，在客厅，在街上，随便哪里都行，总之要杀死她。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能同意，我的表弟、我的家庭成员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像个软骨头一样原谅她！不能原谅！要杀死她！这是家庭的原则。尽早杀死！”

“这儿有支铅笔，莱德兹马先生。”朱里昂大声说着，把铅笔递过去。

顾问发言了，语气庄重：

“不会，我不相信我们的若热是正正经经说的。他学问高深，想法不会如此……”

他犹豫了一下，是在寻找合适的形容词。儒莉安娜把蛋糕盘子放在他面前，盘子里有个牙签撑着的阳伞，阳伞下蹲着个煞是滑稽的银制小猴。顾问拿起一块，点点头，终于找到了：

“不会如此有违文明。”

“顾问，你想错了，我的思想确实如此。”若热口气坚定，“我就是这样想。如果我们不是在讨论一幕戏的结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如果埃尔内斯托来对我说：‘我发现我妻子……’”

“喂，若热！”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

“好，假设他来告诉我，我会给他同样的回答。我发誓，一定回答说：‘杀死她！’。”

一片反对声。大家说他是“猛虎”、“奥赛罗”、“蓝胡子国王”。他笑了，若无其事地往烟斗里装上烟丝。

露依莎不声不响地绣着花：灯罩透出的灯光照得她的金发微微泛红，照得她雪白的前额宛若精心打磨的象牙。

“你说呢？”费里西达德太太问她。

她抬起头，笑眯眯地耸了耸肩膀。

顾问马上说：

“露依莎太太会像真正的女主人那样自豪地说：

世上的污浊与我无缘，
绝对沾不到我的衣边。”

“喂，诸位晚安！”门口响起苍劲的声音。

大家转过脸去。

“噢，塞巴斯蒂昂，塞巴斯蒂昂先生，噢，塞巴斯蒂昂。”

他就是塞巴斯蒂昂，伟大的塞巴斯蒂昂，了不起的塞巴斯蒂昂，巨树树干般的塞巴斯蒂昂——从在修士课堂上不学拉丁文开始到成为耶稣会会员，他一直是若热志同道合、牢不可分的知心朋友。

他身材短粗，穿一身黑衣服，手上拿着无檐软帽。细细的褐色头发前边已经脱落了一些。在非常白的皮肤衬托下，短短的胡须显得黄里泛红。

他坐到露依莎旁边。

“从哪儿来的？从哪儿？”

从普利塞剧场来，小丑们的演出让他笑得前仰后合，还有杂技“耍酒桶”。

在灯光下，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诚挚、质朴和开朗的表情；眼睛很小，呈浅蓝色，既严肃又可亲，微微一笑的时候显得更加和蔼；嘴唇呈红色，没有任何干裂之处，牙齿雪亮，一眼就能看出他生活顺心，保持着良好的习惯。他说起话来声音很低，慢条斯理，仿佛唯恐显示出自己或者打扰他人。儒莉安娜送上茶，

他用小勺轻轻搅着杯子里的糖，眼睛还在笑，笑得那么善良：

“耍酒桶非常有趣，有趣极了！”

他吮了一口茶，停了一会儿才开口：

“喂，你这个坏家伙，明天就走？你呢，露依莎，我亲爱的朋友，一点儿也不想跟他出去走走？”

露依莎笑了。她当然愿意，但愿如此。可是，这趟差使太艰苦，再说，这个家也不能空着，不好交给佣人……

“当然，当然。”他说。

这时候，若热已经打开了书房的门，叫了他一声：

“喂，塞巴斯蒂昂，进来一下好吗？”

他马上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去，宽阔的背有些驼了：外衣的下摆做得不大合适，长了一些，反而显得有点经院气。

两个人走进书房。

书房不大，摆着一个高高的镶玻璃的书架，书架上的疯狂女祭司石膏塑像满是尘土。桌子放在窗户旁边，桌上古老的银制墨水瓶是祖父的遗物；屋子的一角，一摞《政府日报》开始退色；棕黑色椅子上方挂着的镜框里是若热的大幅照片，照片上面，交叉的两把宝剑闪闪发光。屋子里面有一扇门与平台相通，挂着红色粗呢门帘。

“你知道下午谁来这里了？”若热点着烟斗，不等对方回答，立刻说，“那个不知羞耻的莱奥波尔迪娜。你看怎么办，嗯？”

“进来了？”塞巴斯蒂昂从里面拉上沉重的条纹门帘，低声问。

“不光进来，而且坐下了，呆了很长时间。莱奥波尔迪娜，那个‘一清二白’！”

他猛地把火柴头扔掉：

“什么时候我想到过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来我家？她的情夫比汗衫还多，她在德丰多街区打情骂俏，从一个舞厅到另一个舞厅，今年她的多米诺骨牌是一个男高音歌手。她是伪造文书的淫荡汉子扎加朗的妻子。”

他把嘴几乎凑到了塞巴斯蒂昂的耳根：

“那女人跟情场老手门东萨睡过觉！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情场老手门东萨。”

他气急败坏地把手一摆，叫道：

“她来了，坐在我的椅子上，拥抱了我的妻子，呼吸了我的空气……塞巴斯蒂昂，我说到做到，要是让我逮住她……”他目光中燃着怒火，心里寻找着最厉害的惩罚，“非用鞭子抽她一顿不可！”

塞巴斯蒂昂慢慢腾腾地说：

“更糟糕的是邻居们。”

“那当然。”若热大声喊，“从这条街往下去，人人都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人人知道她的那些情夫。人人知道她干那种事的地点，她就是那个‘一清二白’嘛，全世界都知道‘一清二白’是什么玩艺儿。”

“邻居们太坏。”塞巴斯蒂昂说。

“坏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没有办法，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家，是他自己的，是他亲手布置的，也省钱……

“不然的话，我一天也不在这里呆。”

这条街确实不像样子，又小又窄，简直到了人挤人的地步！邻居们各守其位，贪婪地等待着风言风语。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马车走过，每个玻璃窗后面都会出现一双瞪大的眼睛，随后下面就开始摇唇鼓舌，交头接耳，意见马上形成。某某人干

了不体面的事，某某人喝醉了。

“真是活见鬼！”塞巴斯蒂昂说。

“可怜的露依莎是个天使。”若热在小书房里踱着步子说，“但是在一些事情上还是个孩子，发现了不‘恶’。她太善良了，往往被别人左右。就比如这次莱奥波尔迪娜的事吧，她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是朋友，她就没有勇气赶她走。她不好意思，心地太善良。这都可以理解。然而，生活的定则有其要求……”

停顿一会儿，又接着说：

“所以，塞巴斯蒂昂，在我外出期间，如果你发现莱奥波尔迪娜来这里，就提醒一下露依莎，因为她就是这样：爱忘事，不思考，必须有人警告她，对她说：‘停住，不能这样！’这时候她就能清醒过来，一定能做到……到这里来，陪陪她，给她弹弹钢琴。如果莱奥波尔迪娜在前面广场上出现，你马上就说：‘亲爱的太太，要小心，这样可不行！’她觉得有了靠山，就会有决心。否则就会难为情，就会被人左右。她自己也不愿意，可又没有勇气说：‘我不想见你，你走！’她干什么都没有勇气：遇上什么事手就开始颤抖，嘴里发干……毕竟是个女人，太女人了！……塞巴斯蒂昂，千万不要忘记，嗯？”

“伙计，怎么能忘记呢？”

此时，他们才感到客厅里在弹钢琴，露依莎正以她清脆、响亮的嗓音唱“请你到窗前来”：

“朋友，夜色多美丽，
月亮刚升起……”

“太孤单了，可怜的露依莎！……”若热说。

他低头抽着烟斗，在书房里踱了几步：

“塞巴斯蒂昂，一对夫妇最好有两个子女，至少也该有一个！……”

塞巴斯蒂昂沉默不语，挠了挠胡须——露依莎使劲提高了声调：到了曲子的高潮：

“从这里，从那里，在整座城市，
我左寻右觅，看不到你的踪迹……”

若热藏在心中的悲伤是没有孩子，他多么希望有个孩子。还是在单身的时候，结婚前夕，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这种幸福：孩子！他想象着孩子的各种模样：两条红红的小腿乱蹬，腿胖得有很多肉褶，细得像绸子丝似的头发；或者是个壮小伙子，拿着书高高兴兴去上学，两只眼睛水灵灵的，回来时把老师给的好分数让他看；或者——那就更好了——是个大姑娘，长得白里透红，穿件白色连衣裙，两条辫子向下垂着，来到他身边，把手伸进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里……

有时候他感到害怕，害怕死去之前享受不到那份完美的幸福。

现在，在客厅里，埃尔内斯托正用他尖尖的声音高谈阔论，后来，钢琴伴着露依莎又开始唱“请你到窗前来”，歌声里充满青春的活力。

书房的门打开了，朱里昂走进来：

“你们俩在这里密谋什么呀！天晚了，我要走了，老伙计，你回来再见，嗯？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农村，可是……”

他苦笑了一下：“再见，再见！”

若热为他照亮了平台，又拥抱了他一次。要是需要阿连特

茹省什么东西……

朱里昂把帽子戴上：

“给我支雪茄算作告别，给两支吧。”

“把那盒全拿走吧，路上我只抽烟斗。拿走吧，伙计。”

他用一张《新闻日报》把雪茄包上；朱里昂夹在腋下，一边下台阶一边说：

“小心别得疟疾，找到个金矿！”

若热和塞巴斯蒂昂回到客厅，埃尔内斯托正靠在钢琴上捻着小胡子，露依莎开始一首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

若热笑着伸出胳膊：

“费里西达德太太，跳一圈华尔兹？”

她转过身，笑了。为什么不跳呢？年轻的时候她是跳华尔兹的好手。她马上说出摄政时代在王宫和费尔南多先生跳过的曲子，一首当时很美的华尔兹：《奥菲尔的珍珠》。

她坐在顾问旁边的沙发上。由于谈话内容正中下怀，她用软绵绵的口吻低声对他说：

“请相信，我觉得你脸色很好。”

顾问不慌不忙地折上印度丝绸手绢：

“在炎热的季节我身体好些。费里西达德太太呢？”

“啊，顾问，我简直成了另一个人。消化也好了，也不暖气了……简直成了另一个人。”

“愿上帝保佑你，尊敬的夫人，愿上帝保佑你。”顾问慢慢地搓着手说。

顾问咳嗽了一声，正要站起身，她又说：

“但愿这祝愿出自真心……”

她红了脸，黑色衣裙下的背心随着胸脯的起伏而时松时紧。

顾问又慢慢靠在沙发上——把手放在膝盖上：

“费里西达德太太，你知道，可以把我看作真诚的朋友……”

她抬起带黑眼圈的眼睛望着顾问，眼睛流露出激情和对幸福的乞求：

“可我，顾问……”

她深深叹了口气，用扇子遮住脸。

顾问漠然地站起身，扬着头，背着手，走到钢琴旁边，向露依莎躬一下身子，问道：

“露依莎，是第洛尔的歌曲吧？”

“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埃尔内斯托踮起脚尖，在他耳边低声说。

“啊，非常有名，伟大的作曲家！”

他掏出怀表。“已经9点了。”他说，“该去整理资料了。”他走到若热旁边，一板正经地说：

“若热，我的好朋友，再见！当心那个阿连特茹省。气候恶劣，这个季节伤人。”

他激动地用力握了握若热的胳膊。

费里西达德太太披上了带黑镶边的外衣。

“你现在就走吗，费里西达德太太？”

她凑到女友耳边：

“现在就走，亲爱的，我一直胀肚，吃了饭就这样，一直这样……那个人，简直是块冰。喂，埃尔内斯托先生，到我那儿去，嗯？”

“亲爱的太太，我会像梭一样常去！”

他已经把浅色羊毛外衣穿好，正使劲嘬着那巨大的烟嘴，嘬得两个脸颊上都出现了两个小坑，烟嘴上雕着一个维纳斯蜷缩

在一头驯顺的狮子背上。

“再见，若热表兄，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嗯？再见，《荣誉与激情》上演的时候，我给露依莎表嫂送包厢票来。再见，祝你身体健康！”

他们正要出门，顾问突然转过身来，把外衣前摆甩到后面，神气地扶着银制手杖头——手杖头上是个摩尔人头像——，一本正经地说：

“若热，我都把这事忘了！无论在贝雅还是在埃武拉，你都要去拜访省长。我告诉为什么：他们是当地首任公职人员，你应当去造访，再说，他们对你的科学远足会非常有用。”

接着，深深躬身告别：

“像意大利人所说的那样，‘再会！’”

塞巴斯蒂昂留下来。为了散散烟气，露依莎走过去把窗户打开；月夜晚炎热、宁静。

塞巴斯蒂昂坐在钢琴前，低着头，手指缓慢地在琴键上弹着。

他弹得令人敬佩，对音乐的理解非常细腻。当年，他作过一首“默想曲”、两首华尔兹和一首歌谣：只不过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练习曲，充满了怀念的情调，没有明显的风格。“头脑什么也想不出来。”他常常笑着、轻轻拍着前额谦虚地说，“只能靠手指！……”

他开始弹一首肖邦的小夜曲。若热坐在沙发上，紧挨着露依莎。

“干粮已经准备好了吗？”她说。

“亲爱的，带点饼干就够了。我倒是想带一壶香槟酒。”

“别忘了，一到那里就发电报来！”

“那当然。”

“15 天就回来，嗯？”

“也许……”

她把嘴一噘：

“好吧，要是你不回来，我就去找你。”

她朝四周看看：

“我一个人在家，多孤单！”

她咬着嘴唇，望着地毯。突然，她对塞巴斯蒂昂说，声音还有点悲伤：

“喂，塞巴斯蒂昂，请弹一首西班牙马拉加乐曲好吗？”

塞巴斯蒂昂弹起马拉加。乐曲热烈、奔放，露依莎沉醉了，仿佛置身于马拉加，也许是在格拉纳达，她也不清楚：天上群星灿烂，在这炎热的夜晚，桔子树下香气宜人；在吊在树枝上的一盏油灯照耀下，一位歌手坐在摩尔人式的三脚凳上弹吉他，乐曲如泣如诉；四周，身穿红色法兰绒紧身背心的女人们随着音乐节拍鼓掌；小旷场上睡着一个女人，是小说里或者西班牙话剧中的圣塔露西娅，热情而富于性感；到处是迎接爱情的雪白的手臂和浪漫的身穿斗篷的剑客，还有，阴暗的小路上神龛里的小小的烛光和悠扬的琴声，这静谧的气氛像是圣母在歌唱时光……

“太好了，塞巴斯蒂昂，谢谢你！”

他笑了，站起身，小心翼翼地盖上钢琴，走过去拿他的无檐软帽：

“这么说，是明天 7 点钟了？我来为你送行，陪你到巴雷罗。”

多好的塞巴斯蒂昂！

他们伏在阳台上目送他出门。夜晚非常寂静，使人感到淡淡的忧愁；汽灯光线微弱，似有若无；街上，边缘清晰的阴影

也透出热情和甜蜜；月亮在白色的门墙上涂了一层如水的萤光，石子路上闪闪烁烁，远处的航标像一把古代银剑；一切都停滞不动；他们下意识地抬起头仰望天空，仰望神态庄重的月亮。

“多美的夜色呀！”

传来关门声。塞巴斯蒂昂从下面的阴影中说：

“真让人想出去走走，嗯？”

“太美了！”

他们留恋这夜晚的安宁，留恋这明亮的月光，没有离开阳台，懒洋洋地望着，低声谈起明天的旅程。这个时候他该在哪里？已经到了埃武拉，住在客栈的一间屋子里，在砖地上单调乏味地踱步。不过，很快就会回来，希望能和波特尔矿的西班牙人帕科做成一笔好生意，也许能带回几个康托，那时两个人就可以美美地度过9月份了。9月份，两个人可以到北方旅行，到布萨科，爬山，在浓密湿润的树荫下喝石缝中流出的清凉的泉水；到埃斯皮尼奥去，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清新的空气中带着海水的咸味，湛蓝闪光的大海与青天连成一片，那是夏天的大海，邮船拖着冒出的青烟驶向非常遥远的南方。两个人肩并着肩，设想着一个又一个计划，甜蜜的幸福感在两个人心中漾动。若热说：

“要是有个小家伙你就不会这样孤单了！”

她叹了口气。她也很想有个小孩呀。她会为儿子起个名字，叫卡洛斯·埃杜阿尔多。现在，儿子仿佛在她怀里睡着了，光着身子，用小手扒着脚指头，叼着她玫瑰色的乳头……一阵无以名状的快感流遍全身，她颤抖了一下，伸出胳膊搂住若热的腰。这一天总会到来，并且肯定是个儿子！她不能理解儿子会长大，也不能想象若热会变老：在她眼里，两个人永远是一个样子：一个永远恩爱、年轻、强壮；另一个永远在她怀里吃奶，

永远伸着两条小腿，咿咿呀呀地学语，永远是金黄色的头发，玫瑰色的皮肤。在她眼里，生活永远无尽无休，永远同样甜蜜，间或有像四周的夜色这样爱怜、热烈、安宁和熠熠生辉的时刻，这样的两个人心中同时颤抖的时刻。

“太太想让我几点钟叫醒？”这是儒莉安娜干巴巴的声音。

露依莎转过身：

“7点。这个女人，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他们关上窗户。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蜡烛周围飞舞。好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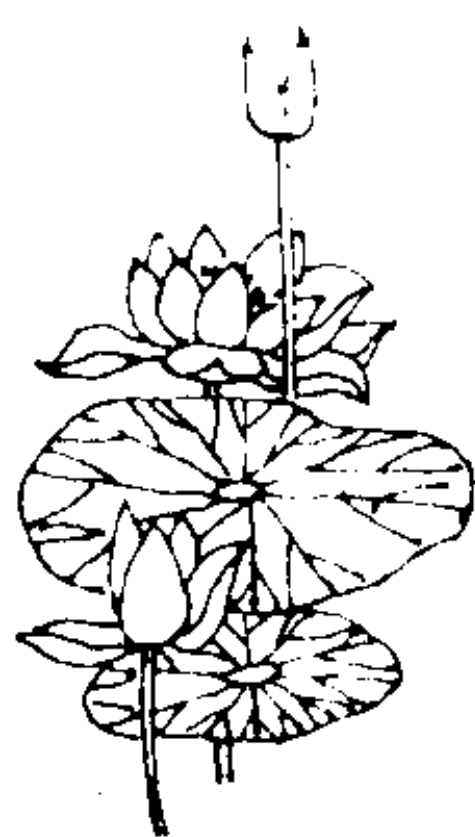
若热拉住她的胳膊：

“要守空房了，嗯？”他声音悲凉。

她倚在丈夫交叉的手臂间，长时间的望着他，仿佛眼前一片烟雾，一片阴暗；接着慢慢搂住他的脖子，动作和谐、庄重，又在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一阵抽咽涌出胸脯：

“若热，亲爱的！”

巴济里奥表兄



3

从若热离开算起已经12天了，尽管天气炎热，尘土飞扬，露依莎还是打扮停当，到莱奥波尔迪娜家去。要是让若热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肯定。可是，实在太寂寞了，太烦恼了！上午，还可以整理整理，做做针线，梳妆打扮，看看小说……可下午呢？

到了若热往常从部里回来的时刻，孤寂的感觉在她四周蔓延。她多么怀念他特有的按门铃的声音，他特有的走在楼道里的脚步声！……

夕阳西下，一天将过，她莫名其妙地伤心，莫名其妙地感到怅惘：坐到钢琴前，随着软绵绵的胳膊信马由缰地挪动，随着庸懒的手指按在琴键上，钢琴呻吟出悲伤的法都曲和充满激情的短曲。这时候，她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晚上，独自一人躺

在宽宽的法国式床上，热得不能入睡，会突然感到恐怖，不时闪过当寡妇的念头。

她不习惯，不能单身一人。甚至想过把帕特洛西尼奥叫来，那老太太是她的一個穷亲戚，住在贝伦区：至少有个人；但是，高个子老寡妇寡言少语，总是在鹰钩鼻子上架着很大的玳瑁眼镜织袜子，她担心有老太太在身边也会心烦。

那天上午，她想起了莱奥波尔迪娜。去谈谈天，笑一笑，说说心里话，度过这炎热的时刻，那该有多么高兴！她穿上了背心和白裙子，正在梳头：袒胸的衣服遮不住柔软圆润的白肩膀，遮不住雪白细嫩、隐约能看见细细的蓝色筋脉的胸脯。当她抬起手，把金黄色的头发梳成辫子，绾在头顶的时候，那丰满的、肘子上略显红色的胳膊就一览无余了。

她皮肤上还留着洗过冷水的潮湿的玫瑰色；卧室里有酸性香皂的气味；垂下了透明的白色麻纱窗帘，屋里的光线呈乳白色。

啊，确实该给若热写信了，让他快点回来，说她觉得有趣的是出其不意地到埃武拉去，下午3点，吓他一跳！若热满身尘土、气喘吁吁，戴着蓝色夹鼻眼镜走进屋里，她冲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下午，她还带着一路上的劳累，就穿上新衣裙，挽着若热的胳膊去看市容。在狭窄、破旧的街道上，人们对她赞叹不已。男人们来到商店门口。那是谁呀？从里斯本来的，工程师的妻子。——她站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脸，想到刚才的心猿意马，几乎笑出了声。

卧室的门吱扭一声慢慢打开了。

“什么事？”

儒莉安娜的口气里带着哭腔：

“太太允许我马上去看医生吗？”

“去吧，不要耽搁。给我往下拉拉这裙子，再拉拉。你怎么了？”

“恶心，太太。心里难受。昨天晚上没有睡着。”

儒莉安娜脸色更黄了，眼圈更黑了，脸也显苍老了。她穿件黑色棉布连衣裙，戴上了平日用的旧假发套。

“好，去吧。”露依莎说，“不过，先把一切都收拾好。不要耽搁，嗯？”

儒莉安娜立刻上楼，到了厨房。厨房在三楼，铺着砖的阳台有两扇窗户，窗户朝房后开，屋里挨着阳台垒起了炉灶。

“若安娜太太，她答应了。”她对厨娘说，“说我可以去。我去换衣服。她也准备停当了。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厨娘的脸红了，开始唱歌，拿起一块开了线的旧地毯，抖了抖，在阳台上晃起来，眼睛盯着对面一座涂成黄色、有扇宽宽的大门的低矮的房子——木匠若奥·加里奥大叔的店铺，她的情夫彼得罗就在那里干活。可怜的若安娜把她视如珍宝。小伙子脸色苍白，会唱法都曲；若安娜是米尼奥省亚温特斯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干枯、瘦小、贫血病患者似的里斯本人在她身上燃起了熊熊的欲火。平常日子不能出去，只要剩下她一个人，她就让小伙子从后门进来，信号是在阳台上摇动那块退了色的旧地毯，地毯上还能看出一头鹿的犄角。

这姑娘非常健壮，胸脯高耸，头发施着头油，像墨玉一样油光锃亮。她前额窄小，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倔强的平民女子。两条眼眉挨得很近，使眼珠显得更黑。

“哎！”儒莉安娜叹了口气，“你太听她使唤了！”

姑娘涨红了脸。

但是，儒莉安娜马上又说：

“小心才好！要是我，哼！你做得很对。”

儒莉安娜一向讨好厨娘：要依靠她。在身体虚弱的时候，若安娜给她作汤喝；在病得厉害的时候，若安娜背着女主人给她做牛排吃。儒莉安娜特别害怕身体一下子“弱下去”，随时需要“营养”。当然，作为一个丑陋的老处女，她讨厌那“木匠丑事”，但又想方设法保护，因为木匠对她保养身体和解馋太重要了。

“要是我，哼！”她又说，“把锅里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要是因为主人我们就缩手缩脚，哼！要看看是谁！看见一个人要死了，她还当是条狗呢！”

接着，她苦笑一下：

“说让我在医生那里别耽搁。这好像是说，要么快点治好，要么赶快死！”

她到屋角去拿扫帚，发出一声尖尖的叹息：

“所有女主人都一样，一群畜生！”

她下了楼梯，开始扫楼道——整整一夜她都病着：房顶下的阁楼闷得厉害，充满热砖头的气味，她喘不过气来，恶心，从进入夏天以来一直这样。昨天还呕吐了！早晨6点钟起来以后从没有休息过，擦洗、熨衣服、倒垃圾，太阳穴一阵阵疼痛，胃里翻腾成一团。她大声哼哼着打开大门，往栏杆猛地扫了几扫帚。

“露依莎太太在家吗？”

她转过身。台阶下面站着一个人，看样子有点“洋气”，身材高大，脸呈古铜色，小小的唇髭微微上翘，外衣口袋里有枝花，皮鞋锃亮闪光。

“太太要出去了。”她盯着来客，“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那人笑了：

“告诉她，是来谈件生意的。一件矿业生意。”

露依莎站在梳妆台前，帽子已经戴好，正在往一个扣眼里塞两个玫瑰色扣子。

“生意？”她非常惊讶地说，“大概是给若热先生带的什么口信吧，一定是。让他进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漂亮小伙子。”

露依莎拉下面纱，慢慢戴上麂皮手套，对着镜子弹了两下领结，打开了客厅的门。可是，她险些退回去，“啊！”地叫了一声，脸涨得通红。她马上认出来了。原来是巴济里奥表兄。

一阵长时间的握手。两双手都有些颤抖，谁都没有开口——她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脸上，茫然地笑着；她死死盯着对方，目光惊喜。不过，话匣子很快打开了，问话一句接一句，而且问得急切：——什么时候到的？已经知道他来到了里斯本吗？怎么知道她的住处？

头一天乘邮船从波尔多来的。到部里去打听，说若热到阿连特茹省去了，告诉了他地址……

“我的天，你变化太大了！”

“老了？”

“变得漂亮了！”

“哎呀！”

他呢？一直在干什么？停留很长时间吗？

她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阳光照进来，屋里更亮了。两个人坐下来：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坐在沙发上；她呢，神情紧张，轻轻坐在他身旁一把椅子边上。

离开了流放地——他说。回来呼吸呼吸欧洲大陆的空气。去过君士坦丁堡、圣城和罗马。最后一年是在巴黎度过的。这次

就是从那里返回的——从巴黎那个小村庄回来的。——他说得慢条斯理。露依莎说起母亲的死，死在靠背椅上，非常安详，甚至没有呻吟一声……

“葬在什么地方？”巴济里奥问道，声音庄重，随后扯了扯麻纱衬衣的袖口，加上一句：“在我们家的墓地吗？”

“对。”

“我一定去吊唁。可怜的若若姑妈！”

一阵沉默。

“可是，刚才你要出门呀！”巴济里奥突然说，想站起身来。

“不！”露依莎提高了声音。“不，刚才我心里烦躁，无事可做，要出去喘口气。不去了。”

他还补上了一句：

“不要耽误你……”

“尽说傻话！要到一个女友家呆一会儿。”

她马上摘下帽子，这时，抬起胳膊拉紧了紧身上衣，两个乳房的线条轻轻显露出来。

巴济里奥捻着唇髭，看着她摘手套：

“从前是我给你戴手套和摘手套……还记得吗？……我还有这个专有的特权。我想……”

她笑了：

“当然不行……”

于是，巴济里奥望着地板，慢腾腾地说：

“啊！过去的事了！”

接着，他谈起了科拉雷斯庄园：回到这里，头一个念头就是雇辆马车到那儿去一趟，想看看它的花园。栗子树下的秋千还在吗？那个满是白玫瑰的凉亭还有吗？它旁边有个石膏塑的爱神，断了一个翅膀……

露依莎听说花园现在归一个巴西人所有：路上有一个观景台，中国式的顶盖，饰有许多玻璃球；正房按法国样式重建了，摆上了新家具。

“还有我们那可怜的台球室，空心草色的，放着好几个玫瑰花环！”巴济里奥死死盯着她，“还记得我们在那儿玩台球吗？”

露依莎脸色微红，双手拧着手套，抬起眼睛望着他笑了笑说：

“那时候我们还是两个孩子！”

巴济里奥悲哀地耸了耸肩膀，望着地毯上的枝状图案，似乎沉醉在对遥远的往事的回忆之中。随后，语气里满怀深情：

“多好的时光！那是我最好的时光！”

露依莎看到，他沉醉在往日幸福的忧伤之中，头微微低下，头发分开处是一条细细的白线，长时间的离别使他有了几根银丝。斜靠在沙发背上，两只锃亮的皮鞋舒适地伸到地毯上，一副亲密无间的神态。

露依莎看着他，发现他更增添了几分男性美，脸色晒得黑红，乌黑的头发有了几根银丝，但小小的唇髭依然那么年轻、高傲，内中透着原有的刚毅；眼睛呢，启齿一笑的时候，仍旧流露出温柔和甜蜜。她还看到他缎子领带的领带夹上镶着珍珠，绸料袜子绣着小小的白色星星。巴西巴伊亚州没有把巴济里奥变得俗里俗气。恰恰相反，他显得更可爱了！

“可是，你呢，应该说说你啦。”他微微一笑，把身子朝她那边倾了倾，“生活很幸福，有了个孩子……”

“没有！”露依莎笑着，提高了声音，“没有。谁告诉你的？”

“有人对我这么说。那么，你丈夫呢，要在外边停留很长时间吗？”

“我想大概三、四个星期吧。”

四个星期！这简直是守活寡！他马上提出多来看她几次，谈一谈，上午来……

“太好了！你是我唯一的亲戚，现在……”

当然！……话越说越亲密，还带着些许伤感：他们说起了露依莎的母亲，巴济里奥称呼她若若姑妈。这时候，她也感到一阵惆怅涌上心头：站起身，把另一扇窗打开，仿佛要让强烈的阳光驱散两个人心中的慌乱。于是，她问起他旅途上的情况，巴黎、君士坦丁堡……

她说她一直想旅行，到东方去看看。骑着骆驼，不停地颠簸；她既不怕沙漠，也不怕猛兽……

“你变得很勇敢了！”巴济里奥说，“原来你胆子小得很，什么都怕……在阿尔马达你父亲家里的时候，连进酒窖都不敢。”

她涨红了脸。还清楚地记得，地下酒窖里冻的人打冷战。挂在墙上的油灯冒着烟，用红色的光亮照着满是蜘蛛网的房梁，一排排鼓着肚子的大酒桶让人心惊。有几次两个人在角落里偷偷亲吻……

她问起他在耶路撒冷过得怎么样，那城市是不是很漂亮。

那地方不同寻常。上午到圣子墓去看看，午饭后骑上马……酒店还不错，漂亮的英国女人……还有几位显赫的至交……

他双腿交叉，一个个谈起来：耶路撒冷的教长是他的朋友，奥尔格城堡的公主是他的故交！“可是，”他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刻莫过于在橄榄树花园度过的下午了。对面可以看到所罗门庙的围墙，就在马大曾跪在耶稣脚下的贝当村旁边。往远处望，是太阳照耀下一动不动的死海。我坐在一个凳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斗。”

“是不是遇到过危险？”

当然。佩特拉沙漠的沙暴！可怕极了！可是，旅途太美了：

骆驼队，帐篷！还把他的装束描绘了一番：身披红黑条相间的骆驼皮斗篷，马格达皮带上别着一把大马士革匕首，还有阿拉伯牧民长长的标枪。

“大概你过得很高兴！”

“非常高兴。我有许多照片。”

他答应送给她一张，又补充了一句：

“知道吗？我给你带来几件礼品。”

“带来了？”她眼里发出兴奋的光芒。

最好的是一串念珠……

“念珠？”

“还是件宝贵文物呢？耶路撒冷教长在耶稣墓上为它祝过福，后来教皇为它……”

啊！因为教皇曾去过那里，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头儿，穿一身白衣服，白白的面皮，非常和善。

“你从前并不十分虔诚。”他说。

“不，现在我也不笃信那些事。”她笑着回答。

“你还记得我们在阿尔马达家里那座小教堂吗？”

他们在小教堂里度过多少美好的下午，教堂前头是个小旷场，长满了高高的野草，鲜花常开——微风吹过，阿芙蓉轻轻晃动，像无数蜻蜓落在上面，扇动红色翅膀……

“还有那棵菩提树，记得吗？我在树下做体操。”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那么，能让他说些什么呢？那是他的青年时代，是他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呀……

她微微一笑，问道：

“你在巴西过得怎么样？”

太可怕了！竟然喜欢上了个黑白混血姑娘。

“那么，为什么没有跟她结婚呢？”

“简直是在开玩笑！她是个混血儿！”

“况且，”他口气中带着悲伤的懊悔，“既然在应当结婚的时候没有结婚，”接着凄楚地耸了耸肩膀，“错过了机会……一切全完了。我要过一辈子独身生活。”

露依莎的脸刷地红了。一阵沉默。

“除了念珠，另一件礼物是什么？”

“啊！手套。夏天戴的手套，仿麂皮的，有八个钮扣，那才算得上体面呢。你们这里戴两个钮扣的那种不像样子的手套，能看得见手腕，太不像话！”

除此之外，在他看来里斯本女人们的穿着越发不成体统了！野蛮！这倒不是指的她，她那套衣服虽然简朴了些，但很整齐利落。但是，一般人都不像样子。在巴黎！夏天的装束多么优雅，多么清新！啊，巴黎！……巴黎一切都是上等的！比方说，自从回到这里，至今还吃不下饭。真的，没法下咽！

“要吃饭，只能在巴黎。”他一言以蔽之。

露依莎手里摆弄着用一根黑色法兰绒绳系在脖子上的黄金饰坠。

“这么说，你在巴黎住了整整一年？”

“了不起的一年。有一套原属于法尔穆斯勋爵的房子，在圣·弗洛伦亭大街，漂亮极了。有三匹马……”

他斜靠在沙发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总之，生活再舒适不过了！……告诉我，这个饰坠上有相片吗？”

“我丈夫的相片。”

“啊！让我看看！”

露依莎打开了饰坠。他伏下身子，脸几乎碰到她的胸脯上。

露依莎闻到他头发上有一股高雅的香味。

“很好，很好！”巴济里奥说。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

“天气太热了！”露依莎说，“闷得很，嗯？”

她站起身，把玻璃窗打开一条缝。太阳已经照不到阳台，一阵轻风，厚窗帘的褶皱鼓胀起来。

“巴西就这样热。”他说，“你知道你又长大了吗？”

露依莎还没有坐下。巴济里奥的目光扫过她全身的线条；他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抬着头，以非常亲昵的口气说：

“你坦率地告诉我，想到过我会来看你吗？”

“说哪里话！要是你不来，我要生气的。你是我唯一的亲戚……可惜我丈夫不在……”

“我，”巴济里奥插嘴说：“正因为他不在……”

露依莎满脸通红。巴济里奥的脸也有点儿红，赶紧改口说：

“我是说……也许他知道我们之间从前有……”

她打断了他的话：

“瞎说！当时我们俩还是孩子。那是什么时候？”

“当时我 27 岁。”他低下头。

两个人都没有吱声，两个人都有点尴尬。巴济里奥捋着唇髭，茫然地望着四周。

“你这个家很好嘛。”他说。

“还不错……虽然小了点儿，但还算舒适。是他们自己的房子。”

“啊！说得对！那个戴夹鼻眼镜的太太是谁呀？”

他指着沙发上面的相片问道。

“我丈夫的母亲。”

“啊，还活着？”

“已经去世了。”

“一个婆母能做的最大善事莫过于此……”

他轻轻打个哈欠，朝脚上的尖头皮鞋看了一会儿，突然站起身，拿起帽子。

“你现在就走？住在哪里？”

“中央酒店。什么时候再见？”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你不是说明天带念珠来吗？”

他拉住露依莎的手，俯下身子：

“已经不可以吻吻表妹的手了吗？”

“怎么会不可以呢？”

他吻着她的手，长时间不肯离开，而且吻得那么甜蜜。

“再见！”他说。

走到门口，门帘已经撩开了一半，他又转过身来，

“你知道吗？上楼梯的时候我还问自己：事情会怎么样？”

“什么事情？指的我们这次重逢？当然可以。你想什么啦？”

他犹豫了一下，笑着说：

“我已经想象到你还是这么好的姑娘。再见，明天见，嗯？”

走下台阶，慢慢点上一支雪茄，心里想：

“她长得太美了！”

他用力把火柴扔掉：

“我是个傻瓜！当初险些决定不来看她！比原来美多了！并且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也许烦闷得很呢！……”

在门口叫住了一辆空着的四轮马车。两匹疲惫不堪的马吃力地走着，他朝后一仰，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看样子还挺文雅，难得！两只手保养得非常好，脚也非常漂亮。”

他又看到了那双娇小的脚，心里开始勾画她的其他漂亮的

部位，想象着她脱个精光该是个什么样子……丢在巴黎的情妇个子太高，有着癆病患者的高雅；一穿上袒胸的衣服，就露出头几根肋骨。露依莎圆圆的线条让他下定了决心：

“要抓住她！”他几乎贪婪地喊出声，“抓住她，就像圣地亚哥抓摩尔人一样！”

感到下边街上的门关了，露依莎走进屋里，把帽子扔到双人沙发上，立刻又来到镜子前头。太巧了，她当时已经打扮停当！要是让他看见穿着便袍，或者披头散发！……她觉得脸上发烧，赶紧涂了点扑粉。随后，来到窗前，望望街上。太阳还照着附近的房舍。她觉得累了。莱奥波尔迪娜大概已经在吃晚饭，肯定……想给若热写封信，以“消磨时间”，可又感到一阵庸懒，并且天气这样热！再者，也没有什么话对他说！于是开始对着镜子慢慢脱衣服，满怀得意地望着白皙的身子，抚摸着娇嫩的皮肤，懒洋洋地打了个疲倦而又幸福的哈欠——整整7年没有见巴济里奥表兄了！他的脸晒黑了，但显得更英俊！

晚饭之后，露依莎靠在窗户旁边的高背椅上，怀里抱着一本书却没有心思看。风已经停了，天空湛蓝，空气一动不动；尘土落尽，下午的光线清澈、宁静；白色的无花果树上鸟儿啼啭；附近锁匠铺里传来响亮的、有节奏的敲打铁皮的声音。天空的蓝色渐渐退去，一抹桔黄色的余辉像有人随使用巨大的画笔涂了几下。后来，一切都蒙上了混沌、静默和温馨的阴影，只有一颗活泼的小星星在天上颤动。露依莎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默想，忘记了身在何处，甚至没有打发人点灯。

“巴济里奥表兄的生活太有意思了！”她想。见多识广，要是她也能打上行李，离开家，去开开眼界，看看山上的积雪，耀眼的瀑布，那该有多好！她多么希望游览从小说里知道的国度

啊——苏格兰和它那些深邃不语的湖泊，威尼斯和它无数带有悲剧色彩的宫殿；在海湾弃舟登岸，看看熠熠闪光的大海，在褐色的沙滩停止脚步，还有格拉济埃拉居住的渔民们的平顶茅屋；放眼望去，蔚蓝色的大海和名字响亮的岛屿连成一片！还要去巴黎一游！尤其是巴黎！哎，白日作梦！永远不能旅行；他们是贫寒人家，若热是典型的里斯本人，只想死守在家里。

耶路撒冷教长该是个什么样子？她想象中是个蓄着长长的白胡须的长者，身穿金线刺绣的衣服，周围是肃穆的圣器和一把把燃着的神香。奥维格城堡的公主呢，大概长得漂亮，一派王家风度，身边侍者成群，啊，公主曾和巴济里奥谈情说爱。——天黑下来，又有一些星星在天上闪烁。——可是，旅游有什么用呢？在邮船上呕吐不止；在车厢里一个接一个打着哈欠；四轮马车在山区颠簸，清晨冷气袭人，困得不住地点头。在安静的小家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身边有温柔的丈夫，床上有柔软的被褥，晚上偶尔去一趟剧场，阳光明媚的上午听着金雀鸟的歌声吃午饭，这不更好吗？这一切她都有，过得非常幸福。这时候，她开始思念若热了，希望他在身边，希望拥抱他，希望像往日一样到他书房里，看见他穿着那件天鹅绒外衣，叼着烟斗。若热具有让妻子幸福和骄傲的一切：英俊、温柔、忠诚，还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诚然，她不喜欢整日里呆在家里、性情死板的丈夫，可是，若热的职业很令人向往；他钻进阴暗的矿井，有一天还开枪向滋事的暴民射击。他勇敢并且有才华。然而，她不由自主地看见巴济里奥表兄那白色的城堡在圣地的原野上浮动；要么就是在巴黎，他端坐在车子的软垫上，镇定自若地赶着四匹精神抖擞的骏马——这使她想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更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一种更富于感情色彩的生活。

昏暗的光线从满天星斗的空中徐徐流下；远处，向闷热的

夜晚敞开的窗户上明亮的灯光映入眼帘，蝙蝠擦着玻璃窗一闪而过。

“太太，不要点灯吗？”儒莉安娜那疲倦的声音在门口问道。

“把屋里的灯点着。”

她走进屋里，不停地打哈欠，浑身像是散了架。

“弹一曲茶花女吧！”她想。

她走进客厅，坐到钢琴前面，随便弹了曲“卢西娅”和“奏鸣曲”的片断，又弹起了“法都”；弹完以后，手指轻轻放在琴键上，开始想巴济里奥表兄第二天大概还会来：穿上那件栗子色的薄绸子新便袍，又开始弹“法都”，但两只眼睛轻轻合上了。

她走到卧室。

儒莉安娜端着灯，拿着账单进来了，拖着凉鞋，肩上披着短外套，缩着身子，表情沮丧。这副护士般的模样把露依莎惹恼了：

“我的天！你这个女人活像是死神一样！”

儒莉安娜没有回答，把灯放好，把硬币一枚一枚放到衣橱上，这是买东西剩下的钱；随后，垂着眼睛说：

“太太不需要我做什么了吧？”

“你这个女人，滚，给我滚！”

儒莉安娜取来煤油灯，爬上楼去，走进卧室。她住在阁楼上，女厨娘的屋子旁边。

“她看我像死神！”她气愤地嘟囔着。

卧室低矮、狭窄，木头屋顶倾斜。太阳晒了一整天，里边热得像个火炉；到了晚上，总是有一股烘烤砖头的气味。她睡在一张铁床上，铺一个软草垫，草垫上是个麻布褥单；床头上

搭着她的披肩，还有一个皱皱巴巴的吊床；床边放着漆成蓝色的木箱，木箱的锁又粗又笨。松木桌上摆着一面镜子，一把掉了毛的黑乎乎的发刷、一把骨制梳子、几个药瓶、一个黄绸子插针垫，用旧报纸包着的是星期日戴的丝线假发。肮脏的墙上满是划火柴的痕迹，唯一的装饰品是平版印刷的圣母像，上面一张银版相片已经模糊不清，通过反光的玻璃只能隐约看出一撮浓密的唇髭和上士肩章。

“儒莉安娜太太，女主人睡了吗？”厨娘从隔壁房间问道，从她屋里射出的一缕明亮的灯光切开了黑洞洞的走廊。

“睡了，已经睡了，若安娜太太。她今天心里烦躁，男人不在嘛！”

若安娜翻过来覆过去，弄得旧床板吱吱地响。睡不着！快要憋死了！嚯！

“哎呀，这地方呀！”儒莉安娜感叹了一声。

她打开小天窗透透气；穿上拖鞋，朝若安娜屋里走去，但没有进门，停在了门口。她是“内佣”，应当避免过分亲密。假发已经摘下来，头上裹着块黑黄条纹的头巾，那张脸显得更加清瘦，两只耳朵更像是离开了头颅；袒胸汗衫露出突出的锁骨，短裙把雪白的大腿展示出来，干巴巴的；肩上搭着的短外套轻轻碰着两个尖尖的胳膊肘：

“若安娜太太，告诉我，”她压低声音，“你注意了吗？那家伙呆了很长时间？”

“你进来的时候他刚刚走。嚯！”

若安娜憋闷已极，几乎赤裸身体，两腿叉开，把手伸到米尼奥省那种镶着皱花边、袒露出胸脯的粗布汗衫下面使轻地抓。臭虫太多，不能不抓！这该死的屋子里有臭虫窝！她甚至感到胃里也难受。

“咳！这简直是地狱！”儒莉安娜叹息一声，“我只能在白天打个盹。不过，我刚刚发现……你床头上挂着圣·彼得罗像。你信仰圣·彼得罗神？”

“那是我那位小伙子信的神。”对方从床上坐起来，“嚯！今天晚上还没有喝水，渴死了……”

说完，跳到地上，大步走过去，踩得地板微微颤动，绰起水罐，送到嘴边，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用一小块布做的汗衫紧紧箍在身上，更显出她强悍、泼辣的线条。

“我去看医生了。”儒莉安娜深深叹了口气，“哎！我说若安娜太太，我只能靠上帝，只能靠上帝！”

可是，儒莉安娜太太，为什么不去找贞女呢？她准能让你恢复健康。她住在黑人巷，咒语和油膏包治百病。带上半块钱就行……

“我说儒莉安娜太太，病嘛，都是体液问题，你的病是体液调理不周。”

儒莉安娜又朝卧室走了两步。一说起病和药，她马上跟对方亲近了。

“我也想到过……想到过去找贞女。可是，要花半块钱！”

她停住嘴，一边望着对方一边思索，表情凄楚：

“我攒下的钱是留着买皮面靴子的。”

靴子是她的嗜好，钱都花在购买靴子上：羊毛织面带一块块皮革饰物的、马革皮有鞋带的、倒缝羊羔皮的……用纸包好，放在木箱里，锁得严严实实——留着星期日穿。

若安娜责怪她说：

“哎呀！我只关心身体。什么化妆品不化妆品的，让它们见鬼去！”

她也怨叹生活太艰难，已经请求女主人提前支一个月的工

钱。没有汗衫穿了，那两件成了破布片。喜欢穿它们，怎能穿不坏！

“是啊！”她叹了一口气，“我那小伙子需要用点钱……”

“若安娜太太，你也任凭男人敲诈？”

若安娜笑了：

“我说儒莉安娜太太，就是我不必去啃骨头，也要把最后一块面包留给他吃。”

儒莉安娜干巴巴地一笑，拖着长声说：

“何苦呢！”

然而，心里却很是羡慕厨娘有那份爱情，羡慕那份惬意。她满心不快地重复了一句：

“何苦呢！要说挑不出毛病的小伙子嘛，”她接着说，“要数今天来看女主人的那位了，比你那男人强。”

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在这儿呆了两个多小时？”

“你进来的时候他刚刚走。”

油灯灭了，冒出一缕黑烟，伴着一股焦糊味。

“晚安，若安娜太太。我还要祈祷呢。”

“喂，儒莉安娜太太，”对方的声音是从头巾里发出来的，“要是你肯为我的小伙子的健康祈祷三次‘祷告圣母答唱’——他最近身体不好——，我在这儿也为你的胸口痛祈祷三次。”

“好吧，若安娜太太。”

不过，她盘算了一下，改口说：

“喂，我的胸口好多了。你为减轻我的头痛祈祷吧。我的天！”

“随你的便，儒莉安娜太太。”

“麻烦你了。晚安。这气味太难闻了，我的天！”

她走进卧室，祈祷以后熄了灯。让人浑身瘫软的热气从墙

纸上不断向下弥散，她感到喘不过气来，打开天窗，但从屋顶上压下来的闷热让她恶心。从夏季开始以来，天天晚上如此。并且，老朽的木头成了蛆虫为所欲为的安乐窝！她在那么多家干过，从来没有住过这么糟糕的房子，从来没有。

隔壁传来厨娘的鼾声。儒莉安娜辗转反侧，横竖睡不着，心里更加烦躁，更加苦涩，生活沉重地压在身上。

她生在里斯本，全名叫儒莉安娜·科塞罗·塔维拉，母亲是个浆衣妇。她从小就在家里认识了邻居们称为“公子”的人，母亲称呼他“奥古斯托博士先生”。博士每天必定来到她母亲浆衣服的小厅——夏天下午来，冬天上午来——，一连几小时坐在朝一个小后院开的窗户边一个小台上，抽着烟斗，默默捋着黑色的大胡子。小台是石头的，上面巧妙地放了一个充气软垫，他每次来了都自己吹气。他谢了顶，通常穿一件栗子色天鹅绒外衣，戴一顶高高的白帽子。6点钟，他站起身，把软垫的气放掉，把裤子稍稍往上拉一拉，腋下夹着那根粗粗的印度木手杖摇摇摆摆地走了。这时候，她母亲到厨房吃晚饭，松木桌子上方是个天窗，不论冬夏，一棵老树的枯枝都在天窗上摇晃。

晚上，奥古斯托博士先生又来了，总是带着一张报纸；她母亲泡茶、烤面干请他吃，显得很是快活。儒莉安娜不止一次看见母亲难过地哭泣。

一天，母亲不愿意帮助一个邻居女人洗衣服，那泼妇气急败坏，站在台阶上破口大骂，说母亲是个不要脸的荡妇，说父亲因为行为不轨被放逐到非洲。

不久，她也开始干活了。几个月后，母亲死了，死于子宫病。此后，儒莉安娜只见过奥古斯托博士先生一次——在一个下午的帕索斯圣像游行时，他穿一件神职人员的绛紫色无袖长

袍，表情悲哀。

二十年来，她一直当女佣人。正如她本人所说，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命运却永远相同。二十年来，她睡在木箱上，清早就起床，吃残羹剩饭，穿破衣烂衫，受惯了孩子们的推推搡搡，听够了女主人的恶言恶语，病了去医院，好了继续操劳……这太过分了！现在，只要看见桶里的脏水和熨斗就反胃。她一直不习惯于侍候别人。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雄心壮志就是开一片烟草店或杂货店，店是自己的，自己是老板，自己说了算！可是，尽管精打细算，事事节省，年终也不过攒下7块钱：她病了。对医院望而生畏，就到一个亲戚家调养。哎，钱早就花了个精光！把最后一块钱换成零钱那天，她用衣服蒙着头哭了几个小时。

从此，她一直疾病缠身，彻底失去了建立家业的希望，只能永远侍奉一个又一个主人，直到成了老太婆！这种信念使她总是愤愤不平，变得越来越刁悍。

并且，她不会做人，不会跟任何一家人融洽相处：当女主人去剧院、打开门向爱慕者展示自己的容貌或者在房间里饮酒的时候，她只是看着女伴们玩乐、互相探望、在窗口闲谈；星期日她看着她们到菜园或者什么隐秘的地点。她绝不这样。她整日里愁眉苦脸，干她不得不干的活计，吃饭，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星期天如果不出去，就戴上首饰和其他饰物倚在窗前，把头巾铺在窗台上以免把袖子弄皱，一动不动地望着！女伴们都跟女主人处得亲亲热热，对她们毕恭毕敬，竭力奉承，把在街上听来的故事讲给她们听，替她们传递信件或者口信，成为她们的心腹——当然也得到不少礼品，她做不到。她左一个“尊敬的夫人”，右一个“尊敬的夫人”，每个人都干她该干的事嘛，这就是秉性。

自从开始当佣人那天起，刚一走进主人家里，立刻就感到仇恨和恶意：女主人站得远远地跟她说话，而且口气干干巴巴；孩子们讨厌她；只要她那干瘦的形象一出现，正在闲谈的其他女佣便立刻停住口；女佣们给她起外号——“干鱼饵”、“烤燕麦”、“软木塞”，模仿她神经质的怪动作，私下里嘲笑她，议论她。在她看来，只有那几个思乡心切、沉默寡言、每天早晨屋里还没有亮光的时候就迈着大步来灌水缸和擦皮靴的高乔人才有点顺眼。

她慢慢变得疑神疑鬼，说话像东北部的人一样尖酸刻薄，跟女伴们无端顶撞，矛盾重重。无论对什么人，绝不逆来顺受。

就像猎枪使豺狼疯狂一样，周围的人对她的厌恶使她越来越动辄怒火冲天。她变得心地歹毒，把孩子们抓得血痕累累；要是有人胆敢指责几句，她便大发雷霆。于是，开始被主人辞退，仅在一年当中就换了三家，每次离开时都大吵大闹，把门狠狠一摔，吓得女主人脸色苍白，战战兢兢……

她的老朋友和推荐者维托利娅太太说：

“这样下去，你再也找不到活计，连口面包也挣不到了！”

面包，这个词是穷人的梦想，是穷人的困难所在，让穷人胆战心惊。她害怕了。儒莉安娜毕竟不是粗俗之辈，能控制自己，她开始装出一副“可怜女人”的样子，整日里低头望着地面，惟命是听。然而，这种做法噬咬着她的五脏六腑，神经质的不安从面部肌肉上表现出来，时而抽抽鼻子，脸上像涂了一层青绿的胆汁。

必须自我约束使她养成了仇恨的习惯：尤其仇恨女主人，这是一种幼稚的、无法以理性解释的仇恨。她侍奉过的女主人当中既有居住在大厦里的富人，也有职员妻子这样的穷人，既有老太婆也有姑娘，有的动辄怒气冲天，有的心平气和——无

论哪一种，她都恨之入骨，毫无区别。只要她是女主人，这就足够了。任何简单的话语，任何普通的行为，都是仇恨的理由。看见她们坐着：“好啊，你歇着吧，我这个摩尔女人替你干活！”看见她们出去：“你出去吧，我这个黑奴留在这黑洞洞的家里！”她们每个微笑都是对她病态忧伤的污辱；每件新衣服都是对她那件旧花布外衣的欺凌。她讨厌子女们兴高采烈，讨厌主人家兴旺发达，乞求上天让他们横遭飞来之祸。如果有一天主人们心情苦闷或者看到女主人面带凄凉，她就会整天低声哼着《多妙的信儿》那首小曲。她拿来某个脾气急躁的债主的账单，预感到主人尴尬的表情，心里是多么快活呀！“账单”！她高声叫着，“那人说得不到回答就不走！”每桩丧事都让她满心欢喜——披着主人给她买的黑披肩，快活得心跳都加速了。她看到婴儿死去，母亲的悲怆感动不了她；她耸耸肩膀：“死吧，你们这群母羊，再生一个嘛！”

即便是好话，中她意的话，遇到她也像滴在火上的水珠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这个词把所有女主人都囊括了：母驴。因为她嫉恨坏的也就讨厌好的。对她来说，女主人就是仇敌，是暴君。她亲眼看到两位女主人死去——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她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仿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重物的一部分掉了下来，化成了袅袅烟气。

她嫉妒成性，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情越发厉害。她嫉妒家里的一切：主人们吃的饭后点心、他们穿的雪白的便服晚间聚会和观看话剧，让她火冒三丈。主人打算郊游却突然下起雨来，太好了！女主人已经打扮停当，戴上帽子，不耐烦地朝玻璃窗外张望，那副倒霉的样子让她高兴得话也多了！

“哎呀，我的夫人！这叫暴风雨呀，瓢泼大雨，非下一整天不可。你看天空，黑得像铁。”

她好奇心极强：很容易发现她突然贴在门后，手里的扫帚戳在地上，瞪着眼睛看什么。送来的任何信件她都翻来覆去地看，一次又一次地闻……她偷偷翻所有开着的抽屉，查看每一张扔掉的纸片。她脚步轻捷得让人吃惊。对每位来访的客人都仔细打量。整日里寻觅什么秘密，特别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愿都落到她的手里。

她非常嘴馋。好吃的，甜点心，她总也吃不够。在她干活的家里，每逢吃晚饭的时候她就瞪着红红的眼睛贪婪地望着桌子上切开的点心，不论哪个人胃口好，再吃一块，她都生气，似乎她的那份减少了。经常吃残羹剩饭使她形成了一种贪嘴的神情。头发又干又黄，与老鼠毛相似。她不仅爱吃，而且好喝：喜欢喝葡萄酒，有时候花 80 个瑞斯买一瓶，就关上门，半躺在床上独自一个人喝，嘴里不断啧啧作响，把外衣摆微微挑起，久久望着自己的脚。

她从来不曾有过男人，还是个处女。长得丑陋，没有人问津。而她呢，出于虚荣心，出于愤恨，也出于担心受到玩弄——这种事她见得多了——也不主动向任何男人献殷勤。怀着某种欲望看过她的唯一男人是马厩里的佣人，此人又矮又胖而且肮脏，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她那消瘦的身材、她的假发和星期天的打扮激起了这条粗鲁的汉子的欲火。他像条老狗似地盯着儒莉安娜，这使她担惊受怕，同时又沾沾自喜。让她动心的头一个男人是个一头金发的英俊佣人，这个人嘲笑她，给她起了“干鱼饵”的绰号。从此她再也不指望任何男人，一方面是出于憎恶，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自信。对于本能的要求，她只好强压下去，那些小小的火苗和陶醉就自行消失了，这又使她变得更加空虚。缺少这种极为重要的慰藉，她的生活就越发可悲了。

一天，她终于产生了巨大的希望。她去侍奉维尔仁尼娅·

莱莫斯太太，这位腰缠万贯的寡妇是若热的姑妈，得了哮喘病，已经奄奄一息。推荐人维托利娅大婶提醒她说：

“你好好照顾那老太太，尽量体贴她，她要的就是个受她的气的护士。她很富有，一点儿也不在乎钱，说不定给你留下一笔财产，让你成家立业呢！”

整整一年的时间，儒莉安娜充当老太太的护士，忍受着野心的煎熬。她干得多么热心，照顾得多么无微不至。

维尔仁尼娅非常挑剔，行将死去的念头使她怒火中烧；她越是用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喝斥，儒莉安娜就越发殷勤周到。老人终于动了心，当着前去看望的人对儒莉安娜赞不绝口，称她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再向若热提起她。

“谁都比不上她！谁都比不上她！”老太太大声说。

“你算拣到便宜了，”维托利娅大婶对她说，“至少给你留下一个康托。”

一个康托！晚上，老太太躺在那张古老的愈疮木床上呻吟的时候，儒莉安娜借着昏暗的灯光分明看见了一个康托，分明看见了擦在一起的一块块奇妙的、使不尽用不完的黄金在闪闪发光。用这些钱干什么呢？她坐在病人床前，肩上披着一条毛毯子，瞪着眼睛死死盯着什么地方，心里盘算着：开个杂货店！别的幸福的新念头立刻涌上脑海：一个康托作嫁妆，她可以结婚，可以有男人了！

终日劳累就要永远结束。她去晚餐，终于去吃“自己的”晚餐。她要支使女佣们，终于能支使“自己的”女佣！“自己的”女佣！她仿佛在喊女佣，居高临下地说：“去干活吧！好，走吧！”——她高兴得胃抽搐起来。一定要当个像样的女主人，不过，她们必须好好干，偷懒、顶嘴，她决不容许女佣们干这等事，她想象着，想象着，身不由己地穿着拖鞋在屋里轻轻迈

了几步，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偷懒，她们想偷懒，我绝不容许！让她们规规矩矩，一定要规规矩矩，因为既然来干活，就得踏踏实实地干！必须用尽她们全部力气。嗯！对！她们得给我规规矩矩……——这时，老太太发出一声更痛苦的呻吟。

“到时候了！”她想，“要死了！”

她那焦急的目光马上转向柜子的抽屉，钱肯定放在里边，还有那些文书。可惜，错了！老太太要喝水，或者想翻翻身……

“感觉怎么样？”儒莉安娜问道，声音里透着殷勤。

“好些了，儒莉安娜，好些了。”老人嘟嘟囔囔地说。

她总是觉得比原来好些了。

“可是，夫人，你一直睡不安稳。”听到“好些了”这句话，儒莉安娜满心不快。

“不！”老人叹了口气，“我睡得挺好。”

“你没有睡着……我听着你一直在呻吟！呻吟了一整夜！”

她还想与老太太争辩，让她相信病情加重了，也让自己相信病状缓解转瞬即逝，她很快就要死掉！每天上午，她都跟平托医生走到门口，双臂交叉，面带悲凄地问：

“博士先生，这么说，没有希望了？”

“几天内的事！”

“她想知道究竟几天：两天？五天？”

“对，儒莉安娜太太，”老医生一边戴黑色手套一边说，“几天内的事。七八天吧。”

“八天。”

因为幸福之神正在走来，她已经看中了摆在马努埃尔·洛林索商店橱窗里的3双皮靴！

老太太总算死了。遗嘱里对她儒莉安娜只字未提！

儒莉安娜发起了高烧。若热为感谢她对维尔仁尼娅姑妈的

照顾，为她付了住院费，并且答应让她到家里去当贴身女佣。原来的女佣叫埃米丽娅，长得很漂亮，就要结婚了。

出院以后就来到若热家。不久，她就开始说心脏疼得厉害。她对一切都感到大失所望，有时候甚至想到死。在家里，整天都能听到她长吁短叹。露依莎觉得她太晦气。

两个星期过后，露依莎想辞退她。若热不同意，说欠着她的情分。可是，露依莎无法掩饰心中的厌恶——并且儒莉安娜开始憎恨女主人，马上给她起了个外号：“小泼妇”！几个星期以后，她看到家具商来了：要更换客厅里的陈设。维尔仁尼娅姑妈给若热留下了3个康托——而她，整整一年的时间服侍老东西，像条狗一样唯命是听，像影子一样不离左右，到头来两手空空，只落得因为日夜劳累发烧住院。她模模糊糊觉得上了当，开始痛恨这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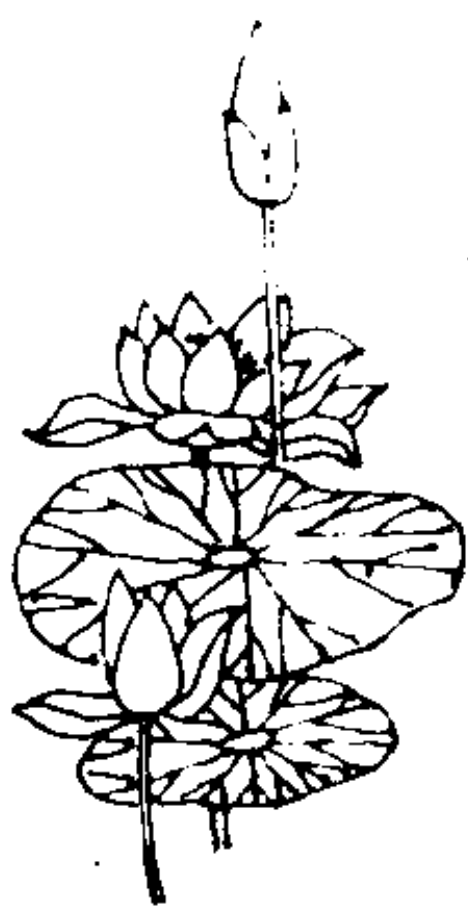
她有许多理由这样想：睡在一间憋闷的小屋里；晚饭既不给她葡萄酒也没有饭后点心；浆洗衣服的活儿太重；若热和露依莎天天洗澡，每天早上往大洋铁皮盆里灌水，然后又要倒掉，真能累死人；她觉得，上帝让人们一天天活在世上，人们每天都泡在水里滚上一通太荒唐，她侍候过20个主人，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荒唐癖好。唯一的好处——她对维托利娅大婶说——是没有孩子。她最厌恶孩子！还有，她觉得这个街区条件还好，并且厨娘在她的“掌握之中”，对吧？特别给她做美味汤，有时单为她做一盘好菜。所以她才留下了。否则，她才不干呢。

她照样干她的活，谁也不搭理她。你看，她总是睁大眼睛看着，竖起耳朵听着。既然失去了建立家业的希望，就用不着再过分节省：偶尔喝几口浇浇愁；还有，满足她的嗜好：精心修饰那双脚。脚是她的骄傲，她的怪癖，她花钱的所在。那双脚又小又漂亮。

“非常少见。”她说，“到帕塞约游玩的人当中没有第二双。”

她捏自己的脚，压自己的脚，穿短外衣，尽量把它露在外面。她的乐趣就是星期天到帕塞约游玩，坐在那里，撩起裙边，打一把绸子小阳伞遮住面部，不顾尘土，不顾炎热，整个下午一动不动，心满意足——展示她的脚！

巴济里奥表兄



4

下午3点钟，儒莉安娜走进厨房，懒洋洋地坐到一把椅子上。她的腿都软了。从两点钟开始收拾客厅，一刻也没有停！脏得像个猪圈。头一天，那个花花公子弄得桌子上到处是烟灰，让这个黑奴一张一张擦干净。天气又这么热，简直能把人融化了，哎呀！

“汤做好了，嗯？”她细声柔气地问，“若安娜太太，请给我盛上，好吗？”

“你今天气色很好。”厨娘说。

“哎呀，若安娜太太，我感觉好多了！你看，我白天还睡了一觉。天这么亮，还睡着了！”

“可我呢，老是作恶梦。我的天！一个火红色的妖魔在我身上走，每一步都踩在我胃口上，踩得胃里像是榨酒机在轧葡萄。”

“吃得太饱的缘故。”儒莉安娜一语道出了原因，接着说，“我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几个月从来没有觉是这么好过。”

她微微一笑，露出满口黄牙。若安娜把汤盛到白色盆里。汤里有不少青菜，热气腾腾，香味诱人。儒莉安娜满心欢喜，垂涎欲滴。炎热的下午的阳光从两扇大窗户漾进来，她往椅背上一靠，伸出双脚，好不惬意！

太阳离开了阳台，石墩上几个陶制花盆里可怜的植物耐不住炎热，蜷缩起干巴巴的叶子；阳台一角的木板上那口圆圆的锅里，一棵荷兰芹却倍受照料，生机勃勃；猫在一块席子上睡得正香，墩布挂在绳子上晾晒；外面，湛蓝的天空像一块炽热的金属板，后院里的树木也带着太阳炽热的色调；灰蒙蒙的屋顶上有几棵纤弱的植物仍在忍受着太阳的前熬，几处粉刷过的围墙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你胃口不错，若安娜太太，胃口不错！”儒莉安娜慢慢搅着汤，嘴馋之态显而易见。厨娘站在旁边，两只胳膊在胖胖的胸前交叉，喜不自禁地说：

“人不就是贪图吃嘛！”

“说得对。”

两个人都笑了。她们为彼此的亲密无间、为话语投机而高兴。刚才响过的门铃又轻轻响起来。

儒莉安娜没有动弹。微风带着热气涌进屋里：火炉上锅里的水开了；作坊里的敲打声响个不停；阳台上藤编鸟笼里的两只可怜的鸟儿不时叫上几下，给炎热的下午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

门铃又响起来，这次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用头把门顶开呀，蠢驴！”儒莉安娜说。

两个人又笑了。若安娜坐在窗边一把矮椅子上，伸出两只

粗大的脚，脚上穿着粗布带拖鞋，舒舒服服地往椅背上一靠，开始慢慢地挠胳肢窝。

门铃猛烈地响起来。

“滚出去，蠢东西！”儒莉安娜满不在乎，嘟囔了一句。

但是，露依莎气恼的声音从下面冲上来：

“儒莉安娜！”

“不让人安生一会儿，丧门星！讨厌鬼！”

“儒莉安娜！”露依莎大声喊。

厨娘害怕了，转过脸说：

“儒莉安娜太太，夫人生气了。”

“让她见鬼去吧！”

说完，用围裙擦了擦满是油渍的嘴唇，风风火火地下了楼。

“你这个女人，听不见吗？按了一个小时门铃啦！”

儒莉安娜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露依莎穿上了那件栗子色带小黄点的新便服。

“有好戏看了，一定非常热闹！”儒莉安娜在走廊里暗自寻思。

门铃又响了。是那个“做矿山买卖的家伙”站在下边的平台上，身穿浅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玫瑰花，胳膊下夹着一个包。

“是昨天那个人……”她惊喜地走过去说。

“让他进来……”

“太好了！”她心里想。

她登上厨房的台阶，不等走进门就说起来，声音因为高度兴奋变得尖了。

“昨天那个花花公子来了！又来了！带着一个包！若安娜太太，你看这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

“客人嘛……”厨娘说。

儒莉安娜干巴巴地一笑，坐下来，匆匆把汤喝完。

若安娜似乎无动于衷，在厨房里哼着小曲；笼子里的鸟儿还在叫着，声音含糊不清，有气无力。

“等着瞧吧，先生们，一定非常精采！”儒莉安娜说。

她用舌头剔剔牙齿，目光呆滞，若有所思，随后抖抖围裙，下楼走到露依莎屋里：用目光搜索，发现厨房贮藏间的钥匙忘在了桌上：可以上去，去喝口好酒，吃两块榲桲果果冻……但是，急不可耐的好奇心驱使她蹑着脚走到客厅门口，半蹲下身子朝里面窥视。门帘垂着，只能听见那家伙铿锵有力的粗嗓门儿。她沿着走廊回去，到楼梯旁边的另一个门口，把耳朵贴在门缝上，从钥匙孔里往里偷看。门帘也垂着。

“这两个鬼东西，关得严严实实！”她想。

好像有人在拉一把椅子，后来似乎又关上一扇玻璃窗。她的眼睛里冒出兴奋的光芒。听到露依莎笑了一声，随后就安静下来。又开始说话了，语调平缓，有问有答。突然那家伙提高了声音，看来是一边踱着步一边说，儒莉安娜只听清了一句：“你，是你！”

“啊，她醉了！”

门铃又响起来，声音像是小心翼翼，把她吓了一跳，赶紧去开门。原来是塞巴斯蒂昂，只见他脸晒得通红，靴子上满是尘土。

“她在家吗？”塞巴斯蒂昂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问。

“正在接待客人，塞巴斯蒂昂先生。”

她转身把门关上，压低声音：

“是个年轻小伙子，昨天已经来过，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子！想让我去通报一声吗？”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再见。”

塞巴斯蒂昂小心翼翼地走了。儒莉安娜立刻返回去，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倒背着双手：还在谈话，但谁的声音也不高，两个人都平心静气，无法听清。她走到厨房里：

“他们以‘你’称呼！”她大声说，“若安娜太太，他们亲昵地以‘你’称呼！”

她心情激动，神采飞扬：

“非闹出事来不可！嘿嘿！我最爱看这种热闹！”

那家伙5点钟才离开。儒莉安娜一听到开门声便跑出来。她看见露依莎站在平台上，扶着栏杆，非常亲切地冲着下面说：

“好吧，我一定去。再见。”

好奇心使她难以自恃，像是在发高烧。整个下午，不论是在客厅还是在卧室，她都用眼睛的余光瞟着露依莎。可是，露依莎穿上了稍旧一点的麻纱便服，神态安宁，若无其事。

“装得倒挺像！”

露依莎泰然自若的神情更激起她播弄是非的兴致。

“不要脸的女人，我一定要当场捉住你！”她盘算着。

她觉得露依莎的眼圈好像深了一点！仔细察看她的行动举止，注意她的语调变化。看到她又吃了一块煎肉，儒莉安娜马上想到：“打开了她的胃口！”

吃饭以后，露依莎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累得无法动弹了！”

露依莎从来不喝咖啡，这天下午却要“半杯，浓一点，非常浓。”

“她想喝咖啡！”儒莉安娜喜不自禁地对厨娘说，“什么都要多！多不就是烈、不就是强吗？她要强壮的！我的天！”

儒莉安娜疯狂了！

“所有的女主人都是一路货色！一帮淫荡女人！”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早，儒莉安娜要去做弥撒，露依莎在卧室门口叫住她，让她把一封信送给费里西达德太太。以往总是让她带口信，这次却是贴上露依莎那玫瑰花环中有个花体“L”字母的名签，并且用蜡封，这下子燃起了儒莉安娜的好奇心。

“要回执吗？”

“要。”

10点钟，她带着费里西达德太太的便条回来了，露依莎问她天气是不是很热，尘土大不大。桌子上放着一顶黑色草帽，她正往上面插两朵玫瑰花。

有点儿风，不过下午会减弱。她马上想：“要去游玩了，去会那家伙了！”

然而，露依莎整整一天穿着便服，没有离开卧室和客厅，有时靠在沙发上看几眼书，有时漫不经心地在钢琴上弹几段圆舞曲。4点钟，吃过晚饭以后厨娘走了。儒莉安娜到餐厅窗前，要在那里度过这个下午。她穿上新上衣，裙子浆得平平整整，头戴假发——神情庄重地把胳膊肘伏在铺着一块头巾的栏杆上。前面，鸟儿在白色的无花果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围起那块空地的隔板两边蜷缩着两条平行的窄小街道灰暗的屋顶；住在这些低矮的房屋里的女人们到了下午都穿着宽大的便衫，头发油亮，站在窗前编织衣物，有的跟男人们说笑，有的哼着略带忧伤的小曲儿。空地的另一边是园子里绿油油的菜蔬和雪白的墙，像是个死气沉沉的边远村镇。几乎没有人行走，仿佛人们都精疲力尽，默不作声，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手风琴演奏的《诺尔玛》或者《露契亚》，使这个下午增加了几分忧愁。儒莉

安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下午的热气逐渐散去，直到蝙蝠开始在天空翻飞。

5点钟，她走进露依莎屋里，一下子惊呆了：女主人穿一身黑衣服，还戴上了帽子，并且梳妆台上的灯和枝形壁灯都点着了。只见她坐在双人沙发边上，表情庄重，脸上的扑粉施得多了一点，显得有些惨白，正在慢条斯理地戴手套，但眼睛里却闪着光芒。

“风小了。”她说。

“夫人，今天夜色一定非常好。”

差一点儿不到9点，一辆马车停在门前。是费里西达德太太气喘吁吁地来了。整整一天，憋闷死人了！晚上连一丝儿风都没有！她打发人叫了一辆敞篷马车。我的天，没法治了！

儒莉安娜忙活着，又是整理房间又是折衣服，心里却好生奇怪。到哪里去呀？这时候她们到哪里去呀？

费里西达德太太舒舒服服坐到沙发上，帽子也不摘，嘴里开始唠叨：头一天晚上吃了豆食，到现在还消化不良；厨娘让她吃这种便宜东西；亚鲁埃拉的伯爵夫人去拜访了她……

“喂，露依莎，”她放下白色面纱，“亲爱的，走吧，不然就太晚了。”

儒莉安娜强压住心中怒火，为她照亮楼道。哼，两个女人乘马车外出，没有人陪伴，成什么体统！要是哪个女佣在街上耽搁半小时，我的天！她还不大喊大叫？哼，两个女醉鬼！

她跑到厨房里，想向若安娜发泄一通，那姑娘正躺在一把椅子上打盹。

原来若安娜跟她的小伙子彼得罗到圣若奥山去玩了一趟，整个下午都在墓地蹒跚，两个人挨得紧紧的，一起赞叹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石碑，一起嗑嗑巴巴地读碑文，走到垂柳遮住的角

落偷偷亲吻几下，一面走一面享受着死人滋养的柏树和野草的香味。回来的时候在赛列娜家坐了一会儿，到埃斯普列格拉喝了几杯……好忙碌的下午！阳光毒辣地晒着，尘土飞扬，她使劲赞叹豪华的坟墓，偎依着男人，加上喝了几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躺到床上睡一觉。

“我的天，若安娜太太，你都变成瞌睡虫啦！啊，上帝，哪有这样缺少调教的女人！”

她走到露依莎屋里，灭了灯，打开窗户，把安乐椅拖到阳台上，舒舒服服坐下，往后一仰，就这样度过这个夜晚。

烟草店还没有关门，一缕灯光像他的老板娘一样懒洋洋的躺在碎石路上，下边的窗户还开着，有的灯光昏暗，看得见里面有人熬夜，气氛忧伤；有的显出几个一动不动的人影，偶尔一支点燃的香烟闪亮；近处传出一声咳嗽；面包店的小伙子那低沉的吉他声在静谧的夜空轻轻飘扬。

儒莉安娜身穿一件浅色麻纱连衣裙。烟草店门口的两个男人笑着，不时抬头朝窗户这边望望阳台上这个女人白色的身影。她陶醉了！他们把她当成了女主人，当成了工程师的妻子，投来挑逗的目光……其中一个穿白色裤子，戴一顶高帽子。看样子两个人都风流倜傥……她使劲伸着脚，双臂交叉，歪着脑袋，久久品尝着这受人重视的滋味。沉重的脚步声沿着街道上来，停在门口。门铃轻轻响了一下。

“谁呀？”她非常不耐烦地问了一声。

“在家吗？”是塞巴斯蒂昂粗粗的嗓音。

“和费里西达德太太出去了。是乘马车走的。”

“啊！”他惊叹一声，紧接着又补充一句：

“今天夜色太美了！”

“祝你好胃口，塞巴斯蒂昂先生，胃口好！”她高声叫道。

看到他正沿着街道往下走，她又亲切地喊起来：

“向若安娜问好！别忘了！”她表现出十分亲昵的样子，俨然像个贵妇，对男人，她的目光总是那么温柔。

这时候，费里西达德太太和露依莎刚好到了帕塞约。

很是热闹。从外边已经能感到缓慢、单调的布鲁哈哈舞曲，可以看见一股明亮的黄色的烟尘飘向天空。

两个人走了进去，刚到池塘边就遇到了巴济里奥。他装作非常吃惊的样子，叫道：

“太巧了！”

露依莎红了脸，把巴济里奥介绍给费里西达德太太。

杰出的太太满脸堆笑，说还记得他，可是，要是不告诉她，也许会认不出来。他变化太大了！

“工作太多，亲爱的夫人……”巴济里奥躬身致意。

随后，他用手杖敲着池塘边的石头，笑着说：

“老了！主要是老了！”

灯光映进又黑又脏的水里，在很深的地方扭曲得奇形怪状。在停滞的空气中，附近的树叶纹丝不动，成了不伦不类的惨绿色。两行平行的矮树中，间或有几盏汽灯，当中的卵石土道上挤着黑压压的人群，尖利的乐器声穿过熙熙攘攘的嘈杂声，把华尔兹明快的节奏送到沉重的天空。

他们站在那里谈话。

太热了，嗯？不过夜色很美！连一丝风也没有！人太挤了！

他们看着往里边走的人们：烫着髻曲头发的小伙子们身穿迷迭香色的裤子，装模作样地叼着星期天才抽的雪茄；一个准尉军官皮带束得紧紧的，竭力挺着胸脯；两个头发髻曲的姑娘

一摇一摆，做工粗糙的衣裙下肩胛清晰可见；一位神父懒洋洋地叼着烟，戴着灰色夹鼻眼镜；一个西班牙女人穿着非常挺括的白裙子，裙子足有两米长，拖在泥地上窸窣有声；总是表情悲伤的沙维尔也在其中，他是位诗人；一位纨绔子弟也来了，他身穿短上衣，手拄手杖，两眼醉醺醺的，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巴济里奥笑得最厉害的是由一位兴高采烈而又无所不知的父亲领着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穿浅蓝色衣服，一条红肩带与皮带交叉，头上是枪骑兵军帽，脚蹬匈牙利式皮靴，都那么呆头呆脑，像两个梦游症患者。

一个高个子男人在他们旁边经过，转过身，两只贪婪的大眼睛对着露依莎看了又看。他长脸，尖下颏，背心上方露出宽阔的胸脯，叼着个非常大的烟嘴，烟嘴上雕着法国轻骑兵像。

露依莎想坐下。

一个穿件脏得像墩布似的汗衫的小男孩跑过来给他们找椅子：他们坐在一家人旁边，看样子这家人愁眉苦脸，沉默寡言。

“巴济里奥，你今天做什么了？”露依莎问道。

他去看斗牛了。

“怎么样？喜欢吗？”

“乏味极了。要不是斗牛士‘小鱼’摔倒，就烦死了！公牛弱小，骑手无精打采，毫无意思！西班牙斗牛！那才叫斗牛呢！”

费里西达德太太表示不满。太可怕了！她到埃尔瓦斯去看望弗朗西斯卡·德·诺罗尼婶婶的时候，在巴达霍斯看过一次，几乎晕了过去。鲜血，流出了肠子……哎呀，残忍极了！

巴济里奥笑着说：

“亲爱的夫人，那你要是看斗鸡又该怎么样呢？”

费里西达德太太听别人说过——她认为这类消遣都太野蛮，有违宗教精神。

她想起一种消遣，胖胖的脸上露出笑容：

“对我来说，什么也比不上看话剧的美好的夜晚。什么也比不上。”

“可是，这里的演技太差了！”巴济里奥用沮丧的口吻反驳说，“太差了，亲爱的夫人。”

费里西达德太太没有回答；她在椅子上抬起身子，眼睛里闪着极度兴奋的光芒，拼命招手。

“没有看见我。”她神情沮丧。

“是顾问吗？”露依莎问。

“不是。是阿尔维埃拉伯爵夫人。没有看见我！她经常去拜附体神，我很喜欢她，简直是个天使！没有看见我。跟她公爹在一起。”

巴济里奥的眼睛一直不离露依莎。在白色面纱下，有晃动的汽灯照着，空中又尘土飞扬，她的脸更显得白皙可爱，在夜间显得更黑的眼睛给她增加了几分炽热的表情；金黄色的头发微微髻曲，前额显得更小，让她带有一种小姑娘的情意缠绵的美；鹿皮手套使黑色的连衣裙下的手显得更加高雅；这双手拿着折扇，放在胸前，细细的手腕上有蓬松的白色镶边。

“你呢，今天做什么了？”巴济里奥问她。

非常烦闷，整个一个星期天呆在家里看书。

他也一样，上午躺在沙发上读贝罗特的《如火的女人》。她看过吗？

“没有。怎么样？”

“一本小说，新奇得很。”

接着又笑着补充说：

“也许太刺激了一点，我不建议你读它。”

费里西达德太太正在读《惊险》。多少人向她推荐这本小说。

可是，她被小说的故事情节弄得有点糊涂了。只要一合上书就忘个精光。不再看下去了，因为她发现读书使她的消化不良更加严重。

“你消化不良？”巴济里奥表现出有教养的人那种关心。

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把她的消化不良讲了一番。巴济里奥劝她用冰治疗——并且还祝贺她，说最近以来胃病是一种非常高雅的病症。他对费里西达德太太非常关心，让她讲得更详细一些。

费里西达德太太仔细讲了一遍。可以看出，在她的目光和口气中，对巴济里奥越来越有好感。一定要用冰治疗。

“用葡萄酒治疗，已经知道了吧？”

“亲爱的夫人，当然，用葡萄酒。”

“你看，也许能见效。”费里西达德太太大声说着，用折扇敲了敲露依莎的胳膊，她好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露依莎笑了笑，刚要说话，但见那个苍白的长梨脸的家伙正用淫荡的目光死死盯着她，她生气地转过脸去。那人歪了歪梨把般的下颏走开了。

露依莎感到浑身发软；杂乱的声音，单调的活动，炎热的夜晚，人群聚集以及四周的绿树，都使她这个已婚女人的身体产生一种舒适的晕眩，像浸泡在温水里一样惬意。她望着远方，面带似有若无的笑容，目光木然，几乎懒得动手打开折扇。

巴济里奥发现了她沉默不语：“你困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狡诈地笑一笑：

“哎呀，看得出来，因为她亲爱的丈夫不在！自从丈夫不在身边，她一直是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露依莎下意识地看了巴济里奥一眼，回答说：

“胡说！这几天我甚至过得很高兴呢！”

费里西达德太太抓住不放：

“哎呀，我们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很清楚。这颗心早飞到阿连特茹省去了！”

露依莎急不可耐地说：

“你非让我跳起来，在帕塞约哈哈大笑一场吗？”

“好吧，不要发火。”费里西达德太太大声说，接着又对巴济里奥说：“多么聪明伶俐，嗯？”

巴济里奥笑了：

“露依莎表妹原来厉害得像条蝮蛇，不知道现在……”

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接过话茬：

“可怜的露依莎，现在像只鸽子！大不相同了，是只鸽子！”

说完，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她。

这时候，沉默寡言的那一家人不声不响站起来——小女孩们在前，父母在后，驯顺地、哀伤地走了。

巴济里奥马上占了露依莎旁边的椅子——趁费里西达德太太心不在焉地望着别处：

“上午我本来要去看你。”他小声对露依莎说。

她却提高了嗓门，非常自然，若无其事地说：

“为什么没有去？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弹钢琴了。你做得不对，应当去……”

费里西达德太太问几点钟了，开始烦躁不安。本指望能遇到顾问：为了让顾问欢心，她不顾难受，把腰带紧了又紧；亚卡西奥却没有来，她胃里又开始鼓胀；顾问不露面造成的不快使她更受消化不良的折磨。她坐在椅子上，身体瘫软，望着在尘土的烟雾中来来往往的人群。

突然，圆形舞台上的乐队以高昂的铜管乐器奏起《浮士德》的头几个节拍，她马上振作起来。这是歌剧中的一首集成

曲——她所喜欢的乐曲莫过于此。“巴济里奥先生，你去参加圣·卡洛斯音乐会的开幕式吗？”她问。

巴济里奥转过脸看看露依莎，另有寓意地说：

“亲爱的夫人，我还不知道，看情况……”

露依莎望着，没有吱声。人越来越多。旁边的街道更宽阔一些，也更凉爽，在树木的阴影下，只有那些胆小的、服丧的和外衣破了的人在走动。所有衣着考究的资产阶级都堆积在中心街道上两排椅子形成的通道里：人们拥挤着，像没有和匀的面一样，慢慢朝前移动，拖着脚步，摩擦着卵石地，像平民百姓一样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嗓子干渴，胳膊乏力，极少张口说话。人们不停地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走着，有气无力，步履蹒跚，声音嘈杂，既没有浮华的欢乐也没有纯朴的休息，这种被拥着往前走只适于懒惰的种族。在充足的灯光下，在热闹的音乐声中，厌倦和烦躁像烟雾一样笼罩着人们，钻进人们心里。在飞扬的细细的灰尘里，看上去个个毫无表情，走过灯光直射的地方时，能清楚地看到一张张脸上带着星期日的失望和烦恼。

前方，“西街”房屋的正面反射着帕塞约明亮的灯光；几扇窗户开着；几家的深色窗帘上显出屋里汽灯通亮。露依莎怀念起另外一些夏夜，另外一些夜晚。在哪里？她记不起来。人群还在流动，她没有再想下去；突然发现那个长着一张梨似的长脸的男人站在眼前，正不声不响地盯着她。她觉得尘土钻进面纱，灼得眼睛热辣辣的；四周，人们在打着哈欠。

费里西达德太太提议转一圈。他们慢慢钻进人群；两行椅子中间人越来越挤，无数被汽灯照成土黄色的脸都在死死盯着什么，目光呆滞，似乎精神沮丧，若有所思。看到这种景象，并且难以走路，巴济里奥心中恼火，觉得他们仿佛也是这种“无

滋无味”的人。

他们挤出人群，巴济里奥要去买彩票，费里西达德太太走到一棵柳树下，险些倒在一个凳子上。她难过地叫起来：

“啊，亲爱的，我快憋闷死了！”

她揉了揉胃部，脸显得苍老了许多。

“顾问呢？你说他怎么没有来？你看，我运气不佳！今天，我来帕塞约了……”

她叹口气，摇摇头，接着又带着慈祥的笑容说：

“你表兄太可亲了，你看他的行为举止，不折不扣的贵族子弟。亲爱的，应当让他们互相认识。”

刚走出大门，她就说太累了，最好找一辆车。

巴济里奥觉得最好步行往上走，走到罗雷托广场。夜色如此宜人。再说，步行对费里西达德太太的身体也有好处。

后来，在马尔蒂尼奥小广场前，他说去吃雪糕；可是，费里西达德太太担心太凉，露依莎则不好意思。从咖啡馆敞开的门朝里看去，有几张揉皱的报纸，稀稀落落的几个穿白裤子的人在不声不响地吃草莓冰激凌。

在罗西奥，树木下面有人散步；椅子上，人们一动不动，好像在打盹；这边那边，不时有燃着的香烟闪动；一些人解开背心扣子，把帽子拿在手里扇着匆匆走过；每个角落都有叫卖“阿塞纳尔”泉水的吆喝声；敞篷马车在广场四周慢慢转着。天气越来越闷热，唐·彼得罗塑像的底柱苍白而模糊，像个熄灭了的大油脂蜡烛。

巴济里奥在露依莎旁边走着，没有作声。“这城市太糟糕了！”他想，“糟糕得让人伤心！”他想起了巴黎，夏天的巴黎：晚上乘他的轻快马车不慌不忙地走上埃利榭广场；数以百计的四轮马车飞快地朝下走，马蹄声有节有奏，轻快欢乐，点点车

灯在整条大街流动，生气勃勃；女人们可爱的白色身影斜靠在车垫上，随着柔软的弹簧晃动；周围的空气也柔和甜蜜；栗子树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街道两旁，一棵棵大树下，闪着明亮灯光的咖啡馆里传出歌声，充满人群跳布鲁哈哈舞的欢乐节奏，充满乐队的精采表演；饭店灯火辉煌，到处是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紧凑气氛。远处，隐约看到豪华住宅绸缎窗帘透出幽暗的烛光，那是富人的所在。啊！在那里该有多好！——可是，在汽灯下经过的时候，他斜着眼看了看露依莎：白色面纱下，她美丽的侧面像非常可人；连衣裙恰到好处地勾画出她胸部的曲线；稍带疲倦的走路姿势使她腰部轻轻摆动，透出某种困意和希望。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说：“真可惜，整个里斯本就没有一家酒店可以去吃顿石鸡翅膀或者喝杯冰镇香槟酒。”

露依莎没有回答，心里想：“那大概很惬意。”但是，费里西达德太太叫道：

“这时候吃石鸡？”

“石鸡或者任何别的东西。”

“不论什么东西，都能把人撑死，我的天！”

三个人沿着新卡尔莫大街往上走。路灯昏暗：两旁的高层楼没有灯光，把道路夹在中间，阴影更加浓重，巡逻队全副武装一步一步往下走，没有任何响动，显得阴森而神秘莫测。

到了希亚多，一个头戴蓝色无檐软帽的小男孩追着他们推销彩票，用尖利而带哭腔的声音说能赚到一大笔钱，很多康托。费里西达德太太还停下来，有意……可是，一伙醉醺醺的小伙子把帽子推到脑后大声喊叫着跌跌撞撞走过来，吓得两位太太魂不附体。露依莎马上贴近巴济里奥，费里西达德太太挤过去焦急地抓住他的胳膊，想找一辆车钻进去；到了罗雷托广场还一直在用颤抖的声音解释她多么怕醉鬼，揪着巴济里奥的胳膊

讲述可怕的案件和用刀砍死人的场面。在卡蒙斯广场栏杆旁排着一队马车，其中一辆敞篷车的车夫站在坐垫上慌乱地扯扯缰绳，朝两匹马猛抽了几鞭子。车冲出来，车夫兴奋地高声喊道：

“准备好了，主人，请上车！”

几个人还交谈了几句，耽搁了一会儿。这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围着他们转了一圈——惊魂未定的露依莎认出了梨一般的长脸上那双绵羊似的眼睛。

她们上了马车，露依莎还回过头来，看见巴济里奥手里托着帽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广场；随后才坐好，把两只娇小的脚放在另一个座位上，随着马开始奔跑在车上摇晃起来。她不言不语，看着一幕幕景象在眼前闪过：圣洛克街上模糊的房屋、圣彼得·德·阿尔甘特拉街的树木、风车街一个个窄小的房屋、还有教长街沉睡的花园。夜色停滞不动，热得使人瘫软：不知道为什么，她希望一直这样摇摇晃晃地走下去，穿过街道，穿过富贵人家花园浓密的枝叶，毫无目的、毫无担心，去寻找某种幸福的东西，至于究竟寻找什么，她本人也不清楚。学校门前，一伙人正在弹着《绢柳法都》曲；音乐声像一股甜甜的风吹进她的灵魂，轻轻地拨动了她往日的情感，她低声叹息了一下。

“这声叹息要飞到阿连特茹省。”费里西达德太太拍了拍她的胳膊。

露依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仿佛全部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她走进家门的时候正好时钟敲响 11 点。

儒莉安娜过来给她照亮楼道：“茶已经准备好了，太太想喝的时候……”

不一会儿，露依莎穿着宽大的白睡袍上来了。她太累了，倒在双人沙发上，觉得非常困倦，头部沉重，睁不开眼睛……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儒莉安娜还不把茶送来？她叫了一声。到

哪儿去了？我的天！

她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到露依莎卧室去了。她拿起女主人脱下来扔到沙发上的她亲手熨过的衣裙，打开，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甚至怀着某种念头闻了闻！有一种洗过澡的人身体上那种难以分辨的香味，几滴汗水和花露水。听到女主人叫，她慌慌张张跑上楼——刚才下去收拾了一下。茶，已经准备好了……

她端着烤面包干进来了：

“塞巴斯蒂昂先生来过，大概 9 点钟左右……”

“你对他说什么了？”

“我说太太跟费里西达德太太出去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没有说到哪里去了。”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塞巴斯蒂昂先生跟我谈话……谈了半个多小时！……”

第二天上午，露依莎收到塞巴斯蒂昂打发人送来的一枝玫瑰花，这酱紫色的玫瑰花非常好看，是他在阿尔马达后院亲手种的，人们称为“塞巴斯蒂昂玫瑰”。送花的人说，让她插在客厅的花瓶里。天气阴沉，闷热，她对儒莉安娜说：

“喂，把窗户打开。”

“好！”儒莉安娜心中暗喜，“雄山鸟要来了。”

“雄山鸟”确实在下午 3 点到了，露依莎正在客厅弹钢琴。

“常来的那个人来了。”儒莉安娜走过去说。

“啊！我表兄巴济里奥？让他进来。”

接着又叫住她：

“听着，要是塞巴斯蒂昂先生来了，或者别的什么人来了，让他们进来。”

原来“那个人”是表兄，儒莉安娜觉得，他一次又一次的访问突然失去了全部刺激性。在心中积存、膨胀起来的恶毒和热望像没有空气的蜡烛一样，熄灭了，落空了。哎，完了！原来是表兄！

她慢腾腾地上楼，走到厨房——非常失望。

“若安娜太太，重大消息，那个美男子是表兄，她说是巴济里奥表兄。”

她脸上微微一笑：

“是巴济里奥！哼，巴济里奥，到这时候才说是表兄，真奇怪！”

“除了亲戚，还能是什么呢？”若安娜说。

儒莉安娜没有回答，问熨斗是不是烧好了，说有一大堆衣服要熨！她坐到窗台前等着。天灰蒙蒙的压下来，看样子要下雷雨。偶尔吹来一阵微风，后边的树叶轻轻颤抖。

“是表兄！”她左思右想，“可单等她丈夫走了才来。奇怪！那人一走，她就心不在焉。还有，内衣换了一件又一件，穿上新的室内袍，并且乘马车出去游玩。眼圈黑了，不停地叹气！简直成了醉鬼，这一切发生在亲戚之间！”

她的眼睛又亮了，已经不再那么失望。还有许多事“要看看，要听听。”熨斗烧好了。

门铃低声响起来。

“活见鬼！这个家能把人忙死！这里成了税务所了！”

她下了楼，看见是朱里昂腋下夹着本书来了，大声说：

“请进，朱里昂先生！太太跟表兄在一起，不过说了，让你进来。”

她出其不意地猛然打开客厅的门。

“朱里昂先生来了。”口气里透着得意。

露依莎为两个人作了介绍。

巴济里奥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以近乎厌恶的目光从朱里昂蓬松的头发打量到他没有擦亮的皮靴。

“好一个贱民！”他想。

精明的露依莎发现了这一点，脸红了，为朱里昂感到羞耻。

此人领子皱皱巴巴，布上衣做得不合身——让巴济里奥怎么想她家的亲戚朋友！她觉得自己也不够高雅了，于是在表情上下意识地与他保持距离——仿佛来的是个不速之客，这身装束使她恼火！

朱里昂发觉她很拘谨，心里也很尴尬，正了正夹鼻眼镜，说：

“我偶然经过这里，进来问问有没有若热的消息……”

“谢谢。有。他经常来信，他很好……”

巴济里奥像个近亲一样靠在沙发上，望着自己脚上绣着小红星的丝调袜子，漫不经心地捋着唇髭，微微翘起小拇指——上面戴着两个金戒指，一个嵌着绿宝石，另一个是红宝石。

这种装腔作势和宝石的熠熠光辉激怒了朱里昂。

他也想表现出与这家人的交情和他的权利。他说：

“我不是来陪伴你的，因为最近很忙……”

露依莎马上否定了这种亲密关系：

“我身体也不大好。最近，我谁也没有接待——当然，我表兄除外。”

朱里昂感到被朋友背弃了。他惊讶、愤怒，满脸通红，把书放在膝盖上，腿不停地颤动。因为裤腿太短，可以看见旧皮鞋上绽出的橡皮筋。

一阵难堪的沉默。

“多漂亮的玫瑰！”巴济里奥终于懒洋洋地说了一句。

“非常漂亮！”露依莎回答说。

现在，露依莎倒有些怜悯朱里昂了，想找个话茬。最后，贸然说出这么一句：

“天气太热了，能把人热死！得病的很多吧？”

“霍乱。”朱里昂回答，“因为吃水果。肠胃病。”

露依莎垂下眼睛。巴济里奥开始谈论年轻的阿泽亚斯伯爵夫人：原来就认为她成不了气候。她姐姐呢，怎么样？

关于他不认识的贵夫人的谈话使朱里昂更加孤单，他感到汗水濡湿了脖子，想找句成语、俏皮话或者尖锐的讽刺的话，机械地把膝盖上厚厚的黄皮书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

“是本小说吗？”露依莎问。

“不。是黎博士关于子宫病症的著作。”

露依莎的脸红了；朱里昂也因为失口说出这个词而气恼。巴济里奥笑了笑，问起一个叫拉发埃拉·格里若的夫人的情况，就是那位常到马达莱纳去、丈夫的哥哥是哑巴的那位太太。

“她丈夫死了，跟丈夫的哥哥结了婚。”

“和哑巴结了婚？”

“对。生了个儿子，也是哑巴。”

“那在家里怎么谈话？布拉卡的埃乌热尼奥夫人呢？”

朱里昂难以忍受，站起身，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嗓子发干：

“我很忙，不能久留。给若热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他，嗯？”

他生硬地向巴济里奥点点头。可是，帽子找不到了，原来滚到一把椅子下面。出门的时候，又被门帘卷住，一头撞在关着的门上。走到门外，他已经气急败坏，恨露依莎，恨若热，恨他们豪华的生活，想报复他们——现在心里充满了俏皮话、讽刺和挖苦。本应当辱骂一通，说他们是蠢驴，傻女人……可当时一个也想不起来。

他刚刚把大门关上，巴济里奥就站起身，双臂交叉：

“这个下贱的家伙是谁？”

露依莎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

“一个年轻医生……”

“真不像样子，简直还是个学生！”

“可怜，生活拮据。”

“可是，刷一刷外衣，洗干净头屑无需有多少钱！这种人，不应当接待！让这个家有失体面。要是你丈夫喜欢，让他在办公室接待嘛！……”

他在客厅里踱着，情绪激昂，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摆弄得硬币和钥匙叮当作响。

“这个家的朋友真奇怪！……”他接着说，“活见鬼！你受的不是这等教育。在马达莱纳街的家里，你从来不曾同这种人打过交道。”

确实没有。她觉得与若热的婚姻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与庶民的接触。可是，出于对惯常听到的意见的尊重，出于对若热的好感，她说：

“都说他有些才气……”

“最好还是有双像样的靴子。”

出于懦弱，露依莎同意了：

“我也觉得他怪里怪气的。”

“太糟糕了，亲爱的！”

这个词使她的心跳起来。当年，巴济里奥就是这样称呼她的。一阵沉默。门铃大声响起来。

露依莎吓了一跳。我的天！要是塞巴斯蒂昂可就坏了！巴济里奥会觉得他更庸俗。可是，儒莉安娜走过来说：

“是顾问先生。让他进来吗？”

“当然。”她大声说。

亚卡西奥那高大的形象走进来，外衣前摆向后垂着，白裤子熨得笔直，垂在那考究的皮鞋上。

露依莎刚介绍完巴济里奥，他就毕恭毕敬地说：

“我早已知道阁下到了，从我们上层社会的重要消息中得知的。我们的若热呢，怎么样？”

“若热现在在贝雅……他说非常烦躁……”

巴济里奥更加笑容可掬，说：

“我真想象不出来，在贝雅能干什么。大概很糟糕。”

顾问用戴着徽章的戒指的雪白的手捋了捋唇髭，说：

“那毕竟是省府嘛！”

“可是，既然王国首都都一事无成，”巴济里奥靠在沙发背上，拉了拉汗衫袖子，“那里就更无所事事了！”

看到巴济里奥如此亲切，露依莎满心欢喜，笑着说：

“当着顾问的面可别这么说。他是个里斯本了不起的崇拜者。”

亚卡西奥躬了身子：

“我生在里斯本，喜爱里斯本，尊敬的夫人。”

接着，又诚恳地说：

“但是我承认，它不能与巴黎、伦敦、马德里等城市相提并论……”

“当然。”露依莎说。

顾问继续高谈阔论：

“不过，里斯本也有其独特的美！据说，它的入海口（我从来没有到防波堤去过）的景色非常壮观，可以与康士坦丁堡和那不勒斯比美。值得加雷特和拉马蒂尼大书特书！足以让人产生灵感，造就伟大的天才……”

露依莎担心他继续引用文学作品或者评论，就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最近在干些什么，说星期天到帕塞约去了——她和费里西达德太太——本指望看到他，结果没有遇到。

星期天从不去帕塞约——他说。——他承认，那里非常宜人，但人群拥挤，使他头晕。他早就注意到——这时，他把口气放慢，要透露什么不同凡响的发现——早就注意到许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能使学者们晕眩。另外，他还抱怨健康不佳，工作太重。他正在编纂一本书，常喝法国的维希矿泉水。

“你可以吸烟。”露依莎突然笑着对巴济里奥说，“要火柴吗？”

她亲自去取火柴，脚步轻盈，心满意足。她穿一件浅色衣裙，有点透明，非常新颖。头发显得更加金黄，皮肤也更加细嫩。

巴济里奥往后一仰，抽了一口雪茄。

“星期天去帕塞约，不折不扣的愚蠢！”

顾问思考片刻，回答说：

“布里托先生，我倒不如此认为！”不过，他认为原来确实是比现在更惬意的消遣。“首先，”他直了直身子，非常自信地说，“绝对、绝对替代不了海军铜管乐队！”另外，还有价格问题……啊，对这个问题他已研究多时，降低价格有助于下层人麋集……他并非有意对这部分人横加挑剔……他的自由主张人所共知。“我可以请露依莎夫人作证！”他说。然而，在经过挑选的圈子里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他本人，他从来不去帕塞约。“也许你们不相信，但确实如此：即使放焰火的时候也不去！在那些天，只是隔着栏杆在外面看看。”不是为了节省钱，当然不是！他不是富翁，但完全可以付那笔小小的费用。他担心的是出现不测！接着他讲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

一时想不起来了，一个“起花”穿透了他的头颅。另外，燃烧的碎片掉在脸上，掉在新外衣上……那再容易不过了！“还是小心为妙。”他满有把握地作了总结，用折得整整齐齐的印度丝绸手绢擦了擦嘴唇。

他们又谈起季节：许多人到辛特拉去了；再说，里斯本的夏天太干燥……顾问说，只有在圣·卡洛斯音乐会开始的时候，里斯本才雄伟，真正雄伟！

“我进来的时候你在弹什么曲子？”巴济里奥问道。

顾问立刻接过话茬：

“既然你们刚才正在讨论音乐，你们喜欢谁的……十八年来，我一直是圣·卡洛斯的崇拜者……”

巴济里奥打断了他的话：

“演奏吗？”

“曾经演奏过，但我不想张扬。年轻的时候喜欢吹笛子。”

接着打了个长辈的手势：

“年轻人！……露依莎，你刚才弹什么？新曲子？”

“不！一首名曲，已经很古老了：迈耶贝尔的《渔家女》。我手头有翻译过来的歌词。”

她已经关上玻璃窗，坐到钢琴前：

“这种曲子，塞巴斯蒂昂弹得才好呢。对吧，顾问？”

“我们的塞巴斯蒂昂，”顾问以权威的口气说，“可以和塔尔贝格们、李斯特们比美。认识我们的塞巴斯蒂昂吗？”他问巴济里奥。

“不，不认识。”

“一颗珍珠！”

巴济里奥捻着唇髭走到钢琴旁边。

“你还唱歌吗？”露依莎笑着问。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顾问马上要求他唱一曲。巴济里奥笑了。他怕在一位圣·卡洛斯资深的崇拜者面前出丑。

顾问慈父般地鼓励说：

“勇敢些，布里托先生，勇敢些！”

于是，露依莎弹起前奏。

巴济里奥放开了他男中音丰满、响亮的歌喉，唱到高音处客厅也随之颤动。顾问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听着；皱着眉头，前额形成一个深沟，似乎是个尽职尽责的评判。闪光的深色夹鼻眼镜使他因为天气太热而发白的秃顶更加显眼。

巴济里奥以深深的伤感唱出了歌曲的很长的头一句：

我的心，
如无底的大海一样深沉……

一个末流诗人勉强译出了歌词，刊登在《太太手册》上。露依莎亲手把它抄在乐谱的行间。巴济里奥伏在乐谱上，一直捻着唇髭：

大海会愤怒，有风暴，
珍珠却在海底，杳然无音。

露依莎的大眼睛看着乐谱——偶尔抬起来飞快地朝巴济里奥看一下。

最后一个乐句很长，是乞求爱情，巴济里奥放开歌喉，乞求之心溢于歌声之外：

来吧！来吧！

甜蜜的恋人！

让我们把胸脯贴紧……

巴济里奥的两只眼睛盯着她，目光中的欲望太强烈了，使露依莎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琴键上的手指也慌乱了。

顾问鼓起掌来。

“了不起的歌喉！”他大声赞叹，“了不起！”

巴济里奥连声说惭愧。

“不，先生，不！”亚卡西奥站起身表示异议，“非常漂亮！我要说，是我们上层社会最美的歌喉！”

巴济里奥笑了笑。既然演唱成功，就再给顾问唱一首巴西巴伊亚州的小曲。他坐到钢琴前，弹完充满热带情调的前奏，开始唱起来：

我是个黑人姑娘，可我的胸脯，
比白胸脯更加炎凉。

他停下来：

“我离开巴伊亚州的时候，这首歌正在各种聚会上大出风头呢。”

歌词说的是一个在农村出生的黑人姑娘以罕见的田园情调歌唱她对一个白人管家的强烈爱情。

巴济里奥模仿着巴伊亚姑娘多情的腔调。当唱起如泣如诉的合唱句时，他的声音带着某种少有的喜剧风格：

黑人姑娘的眼睛，

望着大海的远方；
椰子树上，
一只白鸟放声歌唱。

顾问说这首歌“妙不可言”。他站在客厅，哀叹歌中所唱的奴隶们的处境。巴西朋友们对他说过，黑人受到良好的对待。不过，文明总是文明！奴隶制度是个污点！但是，他非常相信皇帝……

“难得的有远见的君子……”他毕恭毕敬地补充一句。

他走过去拿起帽子，弯腰告别，诚恳地说好久以来没有度过这么完满的上午。对他来说，什么也比不上高雅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

“你在哪儿下榻，布里托先生阁下？”

看在上帝份上，切勿操心！他住在中央酒店。

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履行其义务——他郑重宣布——一定要履行！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这一点露依莎夫人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如果需要什么，比如要了解什么情况、在官场介绍一下，想得到允许参观什么公共机构，请相信，我随时为你效劳。”

他久久拉着巴济里奥的手：

“上费列吉亚尔大街3号3楼就是敝人寒舍。”

他再次躬身向露依莎致意：

“给我们的旅行家写信的时候，请代我真挚地祝他事业蒸蒸日上，这是阁下的朋友的祝愿！”

他身体笔直、表情严肃地走出门去。

“这一位起码还算干净，”巴济里奥嘴角叼着雪茄，嘟囔了一句。

他又坐回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飞快地移动。露依莎走过来：

“巴济里奥，唱首什么歌吗？”

巴济里奥停下来，久久地望着她。

露依莎红了脸，微微一笑。透过透明的浅色衣裙，隐约看到她柔软的乳白色胸脯和胳膊；发热的脸上那双眼睛里分明有着爱情的冲动和活力。

巴济里奥小声对她说：

“露依莎，今天是你最幸福的日子。”

他那双贪婪的眼睛看得她心慌意乱，她又说了一次：

“唱首什么歌吧。”

她的胸脯激烈地起伏。

“你唱吧。”巴济里奥说。

慢慢地，他拉住了她的手。两只有点潮湿有点颤抖的手握在了一起。

外面的门铃响了。露依莎猛地把手抽出来。

“有人来了。”她惊魂未定。

大门口有人低声说话。

巴济里奥反感地耸耸肩膀，走过去取帽子。

“你要走？”她惊叫一声，表情凄然。

“但愿一走了事！不能和你单独呆上一会儿！”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没有人，走了。”露依莎说。

两个人站在客厅中央。

“巴济里奥，不要走！”

她那两只深深的眼睛里含着甜蜜的乞求。巴济里奥把帽子放在钢琴上，有点紧张地咬着唇髭。

“为什么想让我单独和你在一起？”她说，“有人来怕什么？”但马上又后悔说出这些话。

可是，巴济里奥猛地一下抱住她的双肩，接着又抱住她的头，疯狂地吻她的前额、眼睛和头发。

她颤抖着挣脱出来，脸涨得飞红。

“原谅我吧。”他马上说，还带着冲动的激情，“原谅我吧。我没有想就这样做了。可是，我一直喜欢你，露依莎！”

他抓住她的两只手，动作坦然，几乎像有权这样做：

“不要这样，你听我说。从再次见到你的头一天起，我就像从前一样疯狂地爱着你。可是，我运气不好，这你清楚，我希望你富有、幸福。我不能把你带到巴西。亲爱的，那等于让你去死！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地方！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可你知道我多么难过，流了多少眼泪呀！”

露依莎低着头，目光茫然，一动不动地听他说：那声音强劲、热切，充满爱情的气息，这控制了她的，征服了她；巴济里奥手上的炽热深入到她的全身。她瘫软了，觉得仿佛进入了梦乡。

“说话呀，回答我呀！”他殷切地摇晃着她的双手，贪婪地寻找她的目光。

“你让我说什么呢？”露依莎低声嘟囔说。

她的声音抽象，似乎左右为难。

接着，她又慢慢挣脱出来，转过脸去：

“我们说点别的事吧！”

他伸出胳膊，嗑嗑巴巴地说：

“露依莎！露依莎！”

“不，巴济里奥，不！”

她拉长的声音里带着伤心，带着温情的缠绵。

他一刻也不犹豫，把她搂住。

露依莎一下子僵硬了，双眼紧闭，嘴唇煞白——巴济里奥把手放到她的前额上，让她的头往后仰；接着就慢慢地吻她的眼皮、脸，最后深深地吻起她的嘴来。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了，膝盖慢慢弯曲了。

但是，她突然挺直身体，扭过脸，带着愤怒的羞涩焦急地喊：

“放开我！放开我！”

一种极度紧张产生的力量使她挣脱出来，把巴济里奥推开，张开手掌擦了擦前额，理了理头发。

“哎呀，我的上帝！太可怕了！”她低声说，“离开我！太可怕了！”

巴济里奥咬着牙朝前走过去，但露依莎一面往后退一面说：

“你走吧。你想干什么？走吧！你在这里干什么？离开我！”

巴济里奥的语调突然镇定下来，低声下气地让她不要激动。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生气？吻一下有什么关系？他并没有要求更多。她想到哪里去了？他喜欢她，当然，感情非常纯洁。

“我向你发誓！”他拍着胸脯说。

他让她坐到沙发上，然后坐在她身边，非常清醒地对她说起来。只要看到眼前的情况就不会生气。这像是兄妹之间的情谊嘛！只此而已。

她忘情地听着。

他说，当然，炽热的情感苦苦折磨着他，但他有能力，能够控制自己。他只是想来看看她，这是一种理想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贪婪地盯着她。

他翻过她的手，伏下身子深深吻了吻她的手掌。她颤抖了一下，立刻站起来：

“不行！你走吧！”

“好，再见。”

他站起身，动作显得无可奈何，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气，慢慢弹了弹帽子上的缎带。

“好，再见。”他又伤心地说了一遍。

“再见。”

这时候，巴济里奥非常温柔地问：

“还生气吗？”

“不！”

“你听我说。”他嘟囔着凑过去。

露依莎把脚一跺：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离开我！明天。再见。你走吧！明天！”

“明天！”他声音很低。

说完，快步走了出去。

露依莎回到卧室，心烦意乱。在镜子前面经过的时候，她大吃一惊：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如此漂亮！她不声不响地走了几步。

儒莉安娜正在收拾衣橱上一个大抽屉里的内衣。

“刚才谁按门铃来着？”露依莎问。

“是塞巴斯蒂昂先生，他不想进来，说还会来。”

确实，他说了“还会来”。但是，这些天来，每次都遇到她“有个客人”，他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

头一天，儒莉安娜告诉他“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个年轻小伙子，昨天也来过”，他着实吃了一惊！——会是谁呢？这家人的朋友他全都认识……是政府的某位职员还是某位矿山主？也许是阿隆索的儿子，肯定与若热的生意有关……

后来，星期天的下午，给她带来了古诺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乐谱，她早就想听。但儒莉安娜从阳台上对他说，“跟费里西达德夫人乘马车出去了”，他慢慢捋着胡子，看看腋下夹着的厚厚的乐谱本，很是尴尬。她们到哪里去了？他想起来了，费里西达德太太喜欢唐·马利亚剧院！不管怎样吧，有可能。他到了唐·马利亚剧院。

剧院几乎空着，气氛沉闷；个别包厢里有不像样子的一家人分排而坐，头上都戴着黑得过分的假发，默默不语地享受他们星期天的夜晚；在场内，一排排空凳子上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人，一个个老态龙钟，表情木然，气喘吁吁地听着，不时用绸子手帕擦擦脖子上的汗水；他们大多是劳动者，脸上呈麦黄色，油光锃亮，都瞪着黑黑的眼睛望着舞台。灯光昏黄，不时有人打个哈欠。舞台上，一个戴勋章的老头子正在对一个瘦小的女人唠叨个没完，那声音像是不凉不热的带油脂的水在流动。

塞巴斯蒂昂走出剧场。她们会到哪里去呢？第二天上午他才知道。当时，他正在风车街上往下走，迎面走上来他的邻居内图。此人打把阳伞，弯腰驼背，长着花白胡须的嘴角上叼着香烟，突然拦住他：

“喂，我的朋友塞巴斯蒂昂，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在帕塞约看见露依莎跟一个我认识的小伙子在一起。可是，我在哪儿认识那家伙的？那家伙是谁呢？”

塞巴斯蒂昂耸了耸肩膀。

“那小伙子个子很高，挺英俊，有点外国人风度。我认识他。前些天见他到她家里去了。你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认识那家伙。让我想想，看能不能想起来……”他摸了摸前额，“我认识那家伙！他是里斯本人。肯定是里斯本人！”

他转着阳伞沉默了一会儿：

“哦，塞巴斯蒂昂，有什么新鲜事吗？”

他也一无所知。

“我也一样！”

他一连打了几个哈欠：

“伙计，这事有点蹊跷！”

那天下午4点钟，塞巴斯蒂昂又到露依莎家去了。跟“那个人在一起”！他非常担心。肯定与若热的生意有关，因为他知道，露依莎的每句话、每个感觉和整个生活无不是为了这个家，无不是为了让若热更幸福。可是，看来事情非常重要——需要一次次拜访、见面，需要多次交往。他们有着什么重要的利益，而他却蒙在鼓里！他觉得这其中有点忘恩负义，似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非像他想的那样深厚。

若安娜姨妈觉得他这些天闷闷不乐。

第二天他才知道那人是巴济里奥表兄，即巴济里奥·德·布里托。他心中莫名其妙的烦恼消失了，而一种明显的担心又使他惴惴不安。

塞巴斯蒂昂并没有见过巴济里奥，但对他年轻时候的所做所为有所了解。当然，巴济里奥没有什么特殊的丑闻，也没有什么臭名远扬的罗曼史，只不过是爱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所以当时里斯本一帮轻浮之辈干的一次次传统的恶作剧中都有他一份：和阿连特茹省的财主打牌一直打到凌晨；在一个斗牛的下午把一辆马车砸了个稀巴烂；跟一个叫卢拉的老太婆和一伙风流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吃夜宵；与几个在萨尔瓦特拉或者亚良德拉区倍受欢迎的不三不四的女人交往；参加法都酒馆的鳕鱼和科拉雷斯葡萄酒晚会；没完没了地弹吉他；朝一个惊呆了的警察脸上狠狠揍了几拳；还有往狂欢节花车上扔臭鸡蛋。除了

卢拉那一伙和卡门那一群之外，真正在他那段历史中出现的女人就是大腿肌肉像田径运动员一样发达的德国舞女比斯特莉和年轻的亚尔文伯爵夫人。这位伯爵夫人疯疯颠颠，是位了不起的骑手，用皮鞭把丈夫狠狠抽了一顿之后跟他脱离了关系，并且喜欢女扮男装，亲自赶着马车在罗西奥广场和达牛多之间飞奔。但是，这些事足以使塞巴斯蒂昂认为他是个“浪荡公子”和“堕落者”。听说他为了躲避债主们纠缠去了巴西，在巴拉圭靠投机偶然发了财。即使在巴西巴伊亚州受窘的时候他也不肯干活，所以塞巴斯蒂昂认为发财是他恶习的发展。而现在，这个人每天都来看小露依莎，一呆就是几小时，还跟她去帕塞约……

这是为什么？……显然，为了引诱她！

他心绪烦乱，正弯着腰沿街道往下走，听见有人叫，语气谦恭，但嗓子里似乎卡着痰吐不出来：

“喂，塞巴斯蒂昂先生！”

“你好哇，若奥！”

保拉往石子路上吐了一口黑痰，把手叉在长长的麻纱外衣前摆下面，语气庄重地说：

“喂，塞巴斯蒂昂先生，工程师先生家里有人生病了？”

塞巴斯蒂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有呀。怎么啦？”

保拉清清嗓子，又吐了口痰：

“因为我看见有个人天天去那里，以为是医生。”

接着又咳了几声：

“这些年轻人呀，都有毛病！”

塞巴斯蒂昂红了脸。

“没什么事。”他说，“是露依莎夫人的表兄。”

“啊！”保拉说，“我说呢……塞巴斯蒂昂先生，请原谅。”

说完，他毕恭毕敬地躬身告辞。

“已经有流言蜚语了！”塞巴斯蒂昂一边走一边想。

回到家里，仍然闷闷不乐。

他住在街道尽头一座有后院的古旧建筑里，这是他自己的房屋。

他独自一人，有为数不多的债券，塞沙尔区那边有片土地，还有阿尔马达那个花园——就是玫瑰园，两个女佣都已经在他家多年。厨娘维森西娅是圣多美的黑人，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在这里干活。若安娜姨妈是他的管家，伺候他已经有35年之久，至今仍然称呼他“孩子”；她年事已高，糊里糊涂的像个儿童，但一直像位老祖母一样受到尊敬。她是波尔图人，就像她常说的那样，“波阿尔图人”，因为她不肯改变米尼奥省的乡音。塞巴斯蒂昂的朋友们称她为喜剧老太太。她又矮又胖，脸上总是带着善良的笑容。头发白得像麻杆一样，用一个古老的玳瑁梳子绾到头顶；她无时不围着那条宽宽的布，布的两头在胸前打个结，整天拖着碎步在家里转悠，手中的钥匙串叮当作响，嘴里嘟嘟囔囔说着成语，不时打开一个圆盒闻闻鼻烟，盒盖上雕着波尔图的吊桥，只是雕工蹩脚罢了。

整个家气氛呆板、甜蜜：客厅总是关着门，宽宽的长椅和安乐椅都透着唐·若泽一世时代的矜持，红色的帷幔已经退了色，使人想起一个衰败的宫廷当年的豪华；餐厅的墙上挂着几幅拿破仑头几次战斗的油画，在各幅画上的突出位置都有一匹白马，一个骠骑兵正挥舞着马刀朝白马拼命飞驰。塞巴斯蒂昂睡在一张圆腿黑木旧床上，一天安安稳稳睡7个小时，从不作梦；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一个带黄色金属锁的柜子上多年来一直放着家里的保护神——圣徒塞巴斯蒂昂，在若安娜姨妈精心照料的油灯照耀下，圣徒塞巴斯蒂昂被捆绑在树干上，身上

插满了箭，听着墙皮里老鼠时有时无的响动。

屋与人同。塞巴斯蒂昂老气横秋，沉默寡言而且生性腼腆。早在读拉丁文的时候，同学们就叫他“胆小鬼”，往他身上贴尾巴，肆无忌惮地偷吃他的零食。塞巴斯蒂昂壮得像个体操健将，却如同牺牲者一样忍气吞声。

在中学的头几次考试中，他总是不及格。他很聪明，但是，老师的提问，老师眼镜的反光，还有那块大黑板，都使他手足无措，呆若木鸡，脸涨得通红，目光茫然，不停地抓膝盖。

他母亲来自农村，曾是位面包师，为自己的债券、后院和家具感到非常自豪。她总是穿绸缎衣服，手上戴几个戒指，常常这样说：

“岂有此理！必须吃，必须喝！为什么让孩子为学习受罪呢？算了！算了！”

塞巴斯蒂昂对音乐感兴趣。他母亲听了若热母亲的劝告——她们是邻居和密友——为他请了个钢琴教师。她梳妆打扮，穿上红色天鹅绒衣裙，戴上手饰，观看儿子上课。头几堂课之后，这位戴圆眼镜、长了一张猫头鹰脸的老教师亚基勒斯·本斯特就兴奋异常，带着浓重的鼻音叫道：

“我亲爱的夫人！这孩子是个天才！是个天才！一定能成为一个罗西尼！必须催促他，催促他。”

然而，这正是她不愿意做的事。还要催促他。可怜的孩子！所以塞巴斯蒂昂没有成为罗西尼。不过老本特斯仍然习惯地说：

“一定能成为一个罗西尼！一定能成为一个罗西尼！”

只是他不再高声喊叫，而是小声嘟囔，不时像头烦躁的狮子一样张开大嘴打着哈欠。

那时候，若热和塞巴斯蒂昂两个小伙子已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若热活泼，有创造性，总是占先。在后院玩耍，模仿

马车的时候，塞巴斯蒂昂是马；玩打仗游戏，他又是失败者。塞巴斯蒂昂常常充当驮重物的角色，让若热骑在背上。在吃零食的时候，他吃面包，让若热吃光水果。两个人长大了，童年的友谊未变，从来不曾翻过脸，这友谊在两个人的生活中都极为重要。

若热的母亲死后，他们曾想到一起生活，住在塞巴斯蒂昂家里，他家比较宽敞，还有后院；若热想买匹马；可是，后来他在帕塞约认识了露依莎，两个月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马达莱纳街度过。

于是，“塞巴斯蒂昂和若热合股公司”——正如他们笑着说的——如意算盘像纸牌搭起的城堡一样落了空。塞巴斯蒂昂为此着实难过了一阵。

后来，若热带给露依莎的玫瑰花都是他提供的，并且把刺儿全都剪掉，用白纸精心包好。是他安排了新婚夫妇的“窝”，催促装修工人，买床上用品的时候与商店讨价还价，监视工人们铺地毯，与中间人会面，甚至帮助办理结婚手续。

到了晚上，他像个热心的代理人一样累得精疲力尽，但还不得不面带笑容，在卧室里陪着热恋中的若热，看着他只穿着衬衫在屋里踱来踱去，听着他一边攥着烟斗一边口若悬河地抒发幸福的感情。

若热结婚以后，塞巴斯蒂昂更感到孤单。他到波特尔去看望一个叔叔，那位目光呆滞的老人在那里正以嫁接果园里的果树和反复阅读埃乌里科的小说度过余生。一个月以后回到里斯本，若热兴致勃勃地对他说：

“你知道吗，嗯？现在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在这儿生活。”

但是，他一直没有能做到让塞巴斯蒂昂亲密无间地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塞巴斯蒂昂总是怯生生地敲门；见了露依莎满

脸通红；完全是学生时代那个“胆小鬼”再现了。若热想方设法让他不拘礼仪地叉起腿，当着露依莎的面抽烟斗，不要再随时从椅子上欠起身子说什么“先生阁下”，“先生阁下”。

要不是强拉硬拽，他绝不肯来吃顿晚饭。如果若热不在，他来看望的时间很短，并且往往沉默不语。他自惭形秽，生怕惹人讨厌。

那天下午，他走进餐厅，若安娜姨妈走过来打听小露依莎的情况。

老太太非常喜欢她，称她是“小天使”，“百合花”。

“见到她了吗？她怎么样？”

塞巴斯蒂昂红了脸。他不想像头一天那样说：“她家里有人，我没有进去。”只好低下头，抚摸着他那条叫“特拉让诺”的鬃毛狗的耳朵：

“她很好，若安娜姨妈，很好。怎么能不好呢？很好！”

这时候，露依莎收到了若热的一封信。信是从波特尔发出的，他在信中抱怨天气炎热，旅馆太差，还讲了塞巴斯蒂昂那位古怪的亲戚的许多故事——说非常想念她，一千次地亲吻她……

她没有料到会有信来，这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信纸使她又看到了活生生的若热，看到了他的样子，看到了他的目光，感到了他的温情，使她产生了一种近乎痛苦的感觉。想到接受巴济里奥亲吻时那种懦弱的昏沉，她感到羞耻，脸上火辣辣的。任凭他拥抱，这太可怕了！在沙发上，他说了些什么呀！他的目光又是那样贪婪！……她记起了一切——他的态度，他双手的温暖，他颤抖的声音……她机械地想着，渐渐沉醉到回忆之中，信马由缰，昏昏沉沉地享受着回忆带来的快感。她目光淫荡了，

双臂酥软了。可是，对若热的思念又涌上心头，像皮鞭在抽打她。她猛地站起身，魂不守舍地在卧室踱来踱去，莫名其妙地想大哭一场……

“啊！不能这样！可怕，太可怕了！”她大声自言自语，“必须一刀两断！”

她决心不再接待巴济里奥，给他写封信，请他不要再来，请他离开！她仔细考虑着用词，应当写得干巴、冷淡，不称呼“我亲爱的表兄”，只简单地写“巴济里奥表兄”。

他接到信会怎样做呢？可怜虫一定会痛哭一场！她想象着他独自一人呆在旅馆里那副脸色苍白、可怜巴巴的样子。于是，顺着感觉的斜坡往下滑，她又想起了他，想起了他那令人折服的声音，他那使人心慌意乱的坚定目光，而这些回忆留在脑际迟迟不肯离开，使她产生幸福的感觉，仿佛是用手下意识地抚摸一只珍禽光滑的羽毛。她烦躁地把头一甩，似乎头脑中的想象是不请自来的昆虫夹子一样的前腿：她设法只想若热，但荒唐的念头刚刚被赶走又重新出现，重新夹住她，噬咬她。她认为自己命运不济，又不知道想干什么，头脑极度混乱，想去找若热，想去问问莱奥波尔迪娜，还想远走高飞，随便流落到什么地方。上帝，她是多么不幸！——从她生性懒惰的心灵深处涌出一股怒火，她憎恨若热，憎恨巴济里奥，憎恨情感，憎恨义务，憎恨让她心神不定、痛苦不堪的一切！神圣的上帝，但愿这怒火不要把她烧干。

吃过晚饭，她在客厅的窗前又把若热的信看了一遍，开始尽量回忆他的一切迷人之处，回忆他的肉体，回忆他的品质，并且竭力搜寻应当爱他、尊敬他的荣誉和感情方面的理由。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在家里，到外省去了！要是他在身边该有多好！可是，他走得那么远，又逗留那么长时间！然而，若热确实不

在又使她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情愿；可以随心所欲地希望和满足好奇心的念头像一股无拘无束的狂风，使她胸中充满了舒畅和欢快。

可是，说到底，仅仅自由自在对她有什么用处？突然，她现在能做到、能感受和能占有的一切现象，一幅光芒四射的前景出现在她眼前：那种事像一扇忽开忽闭的门，使人能在一瞬间模糊地看见某种捉摸不定而又神奇的东西在跳动，在闪光。——啊，她疯了，真的疯了！

天黑下来。她又走到客厅，打开窗户：夜色浓重，天气炎热，看样子要有闪电雷鸣。她呼吸不畅，望望天空，热切地希望发生件事情，至于什么事情，她自己也不明白。

像往常一样，下边面包店的小伙子又弹起法都曲；那陈腐的曲调现在却带着热烈的温情和惆怅的呻吟钻进了她的灵魂。

她懒洋洋地把头靠在手上。千万条思绪像燃在纸上的火一样蔓延开来，在她脑海中飞驰；她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弗朗索亚夫人打发人送来的新帽子，想起了辛特拉的天气，想起了在黑洞洞的树枝下度过的炎热而甜蜜的夜晚……

她关上窗户，伸伸懒腰，坐到双人沙发上，回到卧室，一动不动地想着若热，打算给他写封信，让他回来。可是，这沉思默想像一块幕布一样，很快被撕开了，幕布后面立刻出现了一个耀眼的画面：巴济里奥表兄。

一次又一次的旅行，穿洋过海，使他的皮肤更加红润；离别的忧伤使他早生白发。他是为了她才忍受痛苦的！——他是这么说的。归根结底，这有什么不好？他信誓旦旦地说过，这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出自心灵深处。可怜的小伙子从巴黎来到这里仅仅为了看看她，一个星期，15天。难道非要对他说：“你不要再来，你走吧……”

“什么时候夫人要喝茶……” 儒莉安娜站在卧室门口说。

露依莎像从梦中惊醒，长叹了一口气。不喝茶，等一会儿把灯拿来。

10点钟了。儒莉安娜到厨房去喝茶。炉火渐渐熄灭，油灯的光亮把铜锅映成红色。

“若安娜太太，今天出了事。” 儒莉安娜坐下来，“她恍恍惚惚，不停地叹气！出了事，而且是大事。”

若安娜坐在另一边，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个拳头顶着腮帮，困得睁不开眼了。

“儒莉安娜太太，你真是的，遇上什么事都往坏处想。” 她说。

“是啊，若安娜太太，人应当傻一点！”

她没有再说下去，闻了闻白糖；这是她不称心的原因之一；她喜欢精糖——这糖又粗杂质又多，使茶水有一股蚂蚁味，她又生气了。

“这糖比上月的还糟糕！对一个可怜虫来说，一切都凑合了！”这句话是带着浓重的鼻音，显得痛苦不堪。

停了一会儿，她又重复说：

“若安娜太太，人应当傻一点！”

厨娘懒洋洋地说：

“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上帝了解大家……” 儒莉安娜叹了口气。

两个女人谁也不再说话。

露依莎在下面按铃了。

“她又要我们干什么？这个人有心事！”

她下了楼，不一会儿拿着灌水器回来了，一副气恼的样子：

“还要水！你看这怪毛病，深更半夜泡在水里！真是什么怪

事都让我遇上了……”

她走过去灌水。听着水龙头在洋铁皮底上发出的声响，她说：

“她让你明天午饭做点煎泥肠，要那种咸的，还说放点辣椒！”

她带着明显的嘲笑说：

“什么怪事都让我遇上了，要辣的！”

半夜时分，家里的灯都熄灭了，没有一丝声响。外面，天更黑了，亮起一道闪电，接着滚过一声干雷。

露依莎睁开昏睡的眼睛。外面已经下起雨来，大雨点哗哗作响。雷声在远处滚动。她听了一会儿雨水打在石头地上的响声。卧室里又闷又热，她清醒过来，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目光盯着外边路灯照进来的模糊的光亮，听着时钟嘀嘀嗒嗒的走动声，接着伸了伸懒腰。这时候一个念头，一个影像渐渐在她头脑中形成，并且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清晰，几乎能看得见。她在床上翻过身来，伸出胳膊，抱住枕头，把干巴的嘴唇往前探了探——为的是亲吻间有几根白丝的黑头发。

塞巴斯蒂昂一夜没有睡好。6点钟醒来，穿着拖鞋到后院去了。餐厅的一扇玻璃门外是个小平台，小得只能放下3把油漆铁椅子和几盆石竹花；从这里往下走，4层石头台阶下面便是后院。那是一片花园式的菜地，种得满满当当，有苗圃，总是浇足水的菜蔬，墙脚下是玫瑰花，葡萄架下有口水井和一个贮水池，当然还有树木；最后边是一棵菩提树掩映下的另一小块地，有低矮的栏杆与下面一条寂静的街道相隔，前边，后院的围墙刷得雪白。好一个清静的所在；充满田园气息。很多次，塞巴

斯蒂昂清晨起来到那里去吸一支香烟。

这个上午天气非常好，空气细腻透明，圆圆的天空显得很高，蓝得像某些古旧瓷器的颜色，间或有几朵棉絮似的白云，白得像牛奶一样，树叶绿得如同刚刚洗过，池塘的水清澈见底，时而几只小鸟轻声叫着在头顶掠过。

塞巴斯蒂昂伏在栏杆上，面对街道，听见有节有奏、缓慢的手杖点地的声音打破了清晨的沉寂。原来是若热的邻居、患肠胃病的库尼亚·罗沙多。只见他穿件松子色的外衣，严严实实围条围巾，弯腰驼背，花白胡子老长。

“邻居，怎么步行呢？”塞巴斯蒂昂说。

对方停下来，慢慢抬起头：

“噢，原来是塞巴斯蒂昂！”他说话带着哭腔，“伙计，喝完牛奶要消消食呀！”

“步行？”

“开始的时候骑小毛驴出去转转，可后来人们告诉我步行对我身体有好处……”

他耸耸肩膀，表示并不相信而又无可奈何。

“现在怎么样？”塞巴斯蒂昂身子朝街道上探了探，关切地问道。

库尼亚惨白的嘴唇上露出凄凉的笑容：

“一天天完蛋了！”

塞巴斯蒂昂尴尬地干咳了一声，找不到什么话安慰他。

可是，病人双手拄着手杖，无神的目光中突然冒出兴致的光辉：

“喂，塞巴斯蒂昂，我看见一个高个小伙子天天到若热家去，他是巴济里奥·德·布里托，对吧？是若热妻子的表兄？若奥·德·布里托的儿子？”

“是，是他。为什么？”

库尼亚满意地“啊”了一声。

“我说对了！”他大声说，“我说对了！那个固执的女人没有说对！她说不是……”

于是，他解释了一番，但磕磕巴巴，有气无力：

“我的卧室临着街，我几乎每天站在窗户前头散心……总是看见那个带外国样子的小伙子走进来……每天都去！‘那是巴济里奥·德·布里托！’我说。可我那老伴说不是，硬说不是……‘胡说什么，你这老头子！’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怎能不认识他！……他差一点跟露依莎结了婚。哼，这事我再清楚不过了……原来他住在马达莱纳大街！……”

塞巴斯蒂昂慢腾腾地说：

“是，是布里托……”

“我说对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地下，随后又用原来那病态的语调说：

“好啦，我该慢慢回家了。”

他又叹了口气，瞪大了眼睛：

“塞巴斯蒂昂，要是让我有你的体格该多好！”

他举起戴着黑色开司米手套的手说了声再见，就弯着腰沿着围墙走了，一只手捂着宽大的松子色外衣下的肚子。

塞巴斯蒂昂忧心忡忡。人们都开始注意这件事。哼！当然这样！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天天乘车前来，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邻居们都相互了解，并且都不安好心！……

下午，他早早出了门，想去找露依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非常难为情，仿佛怕见她变了或者表情异样……他正打着阳伞、一步一犹豫地沿着大街慢慢往上走，一辆四轮马车

飞驰而过，停在了露依莎门前。

从车里跳下一个人，扔掉雪茄烟，进了门。此人个子很高，唇髭上翘，胸前插着一朵花。塞巴斯蒂昂想，大概他就是巴济里奥表兄了。车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双腿交叉，开始卷烟。

听到马车响声，保拉立刻出现在门口，头戴深色无檐帽，两手插在口袋里，斜着眼朝那边张望；对面的煤铺老板娘腆着因怀孕而变了形的肚子出来了，她肮脏不堪，闪着油光的脸上露出大惊小怪的表情；博士的女佣慌忙打开玻璃窗。这时候，保拉快步穿过在阳光下亮得刺眼的街道，走进烟草店；不一会儿，烟草店老板娘那张寡妇脸出现在门前；人们交头接耳，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露依莎的阳台和马车上。接着，保拉又拖着室内拖鞋去跟煤店老板娘窃窃私语，惹得她高声大笑，笑得那臃肿的乳房不停地颤动；最后，保拉站到自家门前的唐·若奥六世画像和两把旧皮椅中间，兴高采烈地吹起口哨。在寂静的街道上，突然响起钢琴练习曲《圣母颂》。

塞巴斯蒂昂经过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朝露依莎窗口望了望。

“塞巴斯蒂昂先生，天气好热呀！”保拉把身子一躬，“坐在屋里凉快凉快那才叫享受呢！”

客厅的门半掩着，光线半明半暗，气氛温馨，露依莎和巴济里奥非常平静，非常幸福。露依莎穿着白色室内长袍，清新悦目，身上散发出薰衣草的香味。

“我就这样出来了。”她说，“不跟你讲什么客气了。”

可是，这样她才更漂亮！希望她永远这样！——巴济里奥兴奋异常，口气激动，仿佛这身晨装预示着她将一丝不挂。

他非常镇定，话语中佯装出亲戚的口吻，没有用热烈的词句或者表现出欲望的手势让她不安；只是说天气太热，提到一

出前一天看的西班牙话剧，还说起遇到的几位老朋友，只说了声作梦梦见她了。

什么梦？他们两人在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国度，大概是意大利吧，广场上有那么多雕像；大理石水池里泉水淙淙；佛罗伦萨式的花盆里鲜花怒放；开屏的孔雀站在雕琢精巧的围栏上；她在方石地上慢慢走着，蓝色天鹅绒长裙的后摆拖在地上。他还说，那地方像德米多芙王子所住城市的多纳托广场——因为常常提起与名人的亲密交往，也从不忘记让一次次旅行的光荣熠熠生辉。

她呢？作梦了吗？

露依莎红了脸。——没有。她非常害怕打雷。他呢，听见雷声了吗？

“打雷的时候，我正在格雷米奥吃夜宵。”

“你习惯于吃夜宵。”

他苦笑了一下。“吃夜宵！莫非在格雷米奥啃硬梆梆的牛排、喝毒药似的科拉雷斯葡萄酒也能叫夜宵？”

他死死盯着她：

“都是为了你！你这个知恩不报的人！”

为了她？

“那么，为了谁呢？我为什么来里斯本？为什么离开巴黎？”

“为了你自己的生意……”

他非常严厉地看着她。

“谢谢你。”说完，鞠了个90度的大躬。

接着在客厅里大步踱起来，嘴里用力吐着雪茄的烟。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坐到她身边。——不，这太不公正了。是为了她现在才在里斯本的。仅仅为了她！

他声音温柔下来，问她是不是真的还有这么一点点爱

……——他比划着指甲说。

两个人都笑了。

“也许有这么一点。”

露依莎的胸脯急促地起伏。

他仔细看了看她的指甲，赞叹指甲漂亮，建议她用科科特斯指甲油，能使指甲像打磨过一样亮；慢慢地又把她的手拉过去，吻了吻指尖，噉了噉小手指，说非常甜；然后怯生生地把她散下来的几根头发理好——这时候又说，想求她一件事！

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她。

“什么事？”

“跟我到郊外去，郊外漂亮极了！”

她没有回答，轻轻弹了弹衣服上的折皱。

“非常简单。”他补充说，“在随便哪个地方你找到我，当然要离这里很远。我在那里乘马车等你，你跳进车里，就叫车夫上路！”

露依莎犹豫不决。

“你不要说不愿意吧。”

“可是，到哪儿去呢？”

“随你的便。到弓箭宫、洛雷斯或者格卢斯。答应我吧。”

他口气非常急迫，险些向她下跪了。

“这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两个朋友、一对兄妹散散步。”

“不行！这不行！”

巴济里奥生气了，说她是“傻子”，站起身来要走。露依莎走过去夺下他手里的帽子，但态度非常温和，几乎已经就范。

“也许行吧，看看再说。”

“答应我！”他坚持说，“像个乖姑娘的样子！”

“好吧，明天再说，明天再商量。”

可是，到了第二天，巴济里奥巧妙地既不提散步，也不说郊外，不再表白他的爱情，不再表达什么愿望。看上去他非常高兴，非常轻佻；他给露依莎带来了贝罗特的小说《如火的女人》。他坐到钢琴前，给她唱音乐咖啡馆里非常逗人乐的歌曲，模仿女歌手们疯颠颠、酸溜溜的沙哑声音，惹得她忍俊不禁。

后来又大谈特谈巴黎，给她讲现代爱情故事、笑话，高雅的激情。这一切之中的主角都是公爵夫人、公主，讲得娓娓动听、精彩感人，有时候还活灵活现。他说到的女人当中——他靠在沙发背上说——每个都是“高贵的女人，当然，她有自己的情夫……”

这样，通奸成了上流社会的义务，而贞洁呢，在他嘴里成了心胸狭隘的缺点或者小市民行为中庸俗的顾忌……

出门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打算走了，你知道吗？”

她脸色变得有些发白，问道：

“为什么？”

巴济里奥若无其事地说：

“我在这里有什么可干？……”

他望着地毯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好像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再见，我亲爱的……”

说完就走了。

这天下午，露依莎走进餐厅的时候两眼通红。

第二天，倒是她说起了郊外，抱怨里斯本连续不断的炎热，而且天气干燥。辛特拉那里大概美极了！

“是你不愿意去的。”他接过话茬，“我们本来可以开心地玩玩。”

可是，她害怕，怕人家看见……

“看见什么？在封闭的马车里他们能看见什么？帘子都放下来能看见什么？”

可是，还不如呆在屋里呢，在车里像在小盒子里一样憋闷！

不会的！到一个小庄园去。可以到阿雷格里亚斯区去，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有座小庄园，朋友现在在伦敦，那里只几个管理人员。在奥里瓦依斯山脚下，非常漂亮！道路两旁月桂树成行，绿荫如盖。可以带上冰块、香槟酒……

“去吧！”他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她红了脸。也许去，星期天再说。

巴济里奥放开她的手，4只眼睛相遇了，湿润了。她心慌意乱，抽出手，走过去把两扇玻璃全都打开，客厅一下子亮堂了，似乎要让这一切完全公之于众。她坐到钢琴边的一把椅子上，害怕阴影，害怕沙发，担心它们都是同谋。她请巴济里奥唱支歌，因为此时此刻她既怕话语又怕沉默！巴济里奥唱了古诺作曲的《米雷叶》，唱得委婉动情，让人不能不为之心潮汹涌。那炽热的音符像雷电之夜的风掠过她的灵魂。巴济里奥走后，她像狂饮之后一样，坐在那里，浑身瘫软。

最近3天塞巴斯蒂昂一直在阿尔马达的玫瑰园里，因为那里正进行修建，星期一早才回到家里。10点钟左右，他坐在餐厅向后院开的窗前，一面等着吃午饭，一面逗着“洛灵”。——“洛灵”是他的猫，也是了不起的女佣维森西娅的知心朋友，这只猫肥得像位养尊处优的教长，又像专横的暴君一样忘恩负义。

上午开始热起来；后院铺满了阳光；葡萄架下，贮水池里水光粼粼。两个鸟笼里，金雀鸟尖声叫个不停。

若安娜姨妈一直不声不响地摆午餐桌，这时候拖着她那米

尼奥省口音说话了：

“昨天我碰见热尔特鲁德斯了，就是博士家的那个，她唠唠叨叨，胡说八道！……”

“若安娜姨妈，她说什么了？”塞巴斯蒂昂问。

“说有个小伙子天天到小露依莎家里去。”

塞巴斯蒂昂立刻站起身：

“她还说了什么，若安娜姨妈？”

老人用胖胖的手把桌布抚平：

“说闲话呗。那是谁呀，不会是谁呀，还说小伙子长得挺标致，每天去。来来去去都乘马车……星期六呆到天黑了，还在客厅里唱歌，那嗓子不亚于剧院里……”

塞巴斯蒂昂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她的话：

“若安娜姨妈，那是她表兄。不然能是谁呢？是刚从巴西回来的表兄。”

若安娜姨妈笑了笑：

“我当时就看出来是她的亲戚。人家说那小伙子长得挺标致！穿得也体面得很！”

她慢慢腾腾朝厨房走去；

“我当时就看出来是她的亲戚，当时就说了！……”

塞巴斯蒂昂这顿午饭吃得很不安心。确实，邻居们已经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了！正在制造一场丑闻！他非常吃惊，决定去找朱里昂商量。

塞巴斯蒂昂正沿着圣罗克街往下走去他家，却看见他正在树荫下往上来，腋下夹着一大摞纸，满脸汗水，白裤子皱皱巴巴。

“伙计，我正要到你家去呢！”塞巴斯蒂昂马上说。

朱里昂觉得对方的声音激动得不同寻常。

“有事吗？什么事？”

“活见鬼的事！”塞巴斯蒂昂低声慨叹。

两个人在一家糖果店门前停下来。他们身后的玻璃橱窗里摆着一瓶瓶甘芳葡萄酒，瓶上的商标花花绿绿，还有红色透明的果冻，黄得让人恶心的鸡品甜食，插着白色或玫瑰色纸石竹花的棕黑色蛋糕。奶酪摆放时间已久，瘫在叶片上；大块的榲桲果糕因为炎热而变了形；堆放在一起的海鲜的皮已经干枯。在橱窗正中一个显眼的长盘子里蜷着一条吓人的鳗鱼，鳗鱼的肚子因为已经有卵而硕大，呈难看的草黄色；背上用糖划上了阿拉伯数字；张着大嘴，粗粗的头上嵌着两颗大眼睛，显得古怪可怖；用花生豆做的牙齿叼着一个柑桔；在这个扬着头的怪物上方，无数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到那边的咖啡馆去吧，”朱里昂说，“在这街上能把人热死！”

“近来我心神不宁，”塞巴斯蒂昂一边走一边说，“非常担心。想跟你说说。”

咖啡馆里，深蓝色的墙纸和半掩的门减弱了刺眼的光线，显得宁静、清凉。

他们坐到最里面。街对面的外墙刚刚粉刷过，白光闪闪。柜台上的玻璃瓶也闪闪发光，柜台后面一个侍者身穿制服，头发蓬乱，昏昏欲睡，不时困得点点头。里面，一只什么鸟儿尖声叫着；绿色门帘遮着的一扇门里面间或传出打台球的声响；偶尔听到街上有驮夫一声吆喝——有时候，一辆马车沿街而下，车马声压过这一切声响。

他们对面，有个看样子放荡不羁的家伙正在看报，稀疏的花白头发贴在变黄了的脑壳上，胡须的颜色好像是被香烟薰过；大概熬夜太多，眼睛又红又肿。他不时懒洋洋地抬起头来，朝

土地上吐一口黑痰，震得可怜的报纸抖动一下，他呢，接着用不幸的眼光继续读报。他们二人走进来要了冻柠檬汁，那家伙朝他们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究竟出了什么事？”朱里昂马上问道。

塞巴斯蒂昂朝他那边凑了凑，低声说：

“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朋友？为了‘表兄’。”

接着又补充说：

“你看见过他吗？嗯？”

朱里昂立刻想起在露依莎客厅里所受的污辱，脸红了。但是，他非常自豪，干巴巴地说：

“见过。”

“怎么样？”

“我看像头蠢驴！”他忍不住大声说。

“是个放荡的家伙。”塞巴斯蒂昂厌恶地说，“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看他像头蠢驴。”他重复了一遍，“那副模样，装腔作势，目中无人，总是看他那双袜子，那双女人穿的可笑的袜子……”

他酸溜溜地一笑；

“我竟毫不遮掩地让他看我的靴子。就是这双。”他指了指脚上该上油的短靴，“我为这双靴子感到光荣，是工作的人穿的……”

在公开场合，他总是炫耀自己的贫穷，而内心却一直觉得脸上无光。

他慢慢搅动着柠檬汁：

“是个蠢才！”

“你知道他曾是露依莎的恋人吗？”塞巴斯蒂昂声音放得很

低，仿佛因为透露了如此重要的秘密而胆战心惊。

看到朱里昂诧异的目光，他自己作了回答：

“是这样。谁也不知道。连若热也不知道。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几个月以前吧。确实是这样。他们本来准备结婚了。后来父亲破了产，他去了巴西，从那里写信来断了关系。”

朱里昂笑了，把头靠在墙上：

“我说塞巴斯蒂昂，这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本！你是在讲巴尔扎克的小说！这简直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塞巴斯蒂昂吃惊地看着他。

“岂有此理！没法跟你正正经经说话。我说的千真万确！”他激愤地补充了几句。

“说下去，塞巴斯蒂昂，接着说下去！”

一阵沉默。那个谢顶的家伙现在出正神地望着因为香烟薰、苍蝇爬而肮脏不堪的屋顶。那只黏乎乎的又短又粗的手爱怜地梳理着稀疏的头发。台球室里传出争吵声。

这时候，塞巴斯蒂昂好像下了决心，突然说：

“现在他每天都去，进去了就不出来！”

“你是暗示要出什么事情吗？塞巴斯蒂昂！”

接着，他以近乎兴高采烈的语气说：

“表兄趴上去？”

这个词让塞巴斯蒂昂很是难堪。

“喂，朱里昂！”他态度严厉，“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朱里昂耸了耸肩膀。

“当然要趴上去！”他激动地说，“你还停留在文明时代呢！当然会！她是个未婚姑娘的时候，跟她热恋；她结了婚，他又想占有她！”

“声音小些！”塞巴斯蒂昂赶忙说。

侍者正在打盹，秃头又在丧气地读他的报纸。

朱里昂压低了声音：

“塞巴斯蒂昂，事情总是这样。巴济里奥表兄做得对；想寻欢作乐而又不承担责任。”

他几乎把嘴凑到了塞巴斯蒂昂的耳边：

“塞巴斯蒂昂，我的朋友，这是免费的呀！免费的！你想象不出这对感情的影响有多大！”

他笑了，乐得神采飞扬，讥讽、揶揄的话脱口而出：

“有个丈夫给她衣服，给她鞋子，给她饭吃，为她熨衣服，病了的时候照顾她，她生气的时候忍气吞声；他承担一切重负，一切烦恼，所有儿女，一切的一切，这你知道……这样，表兄什么也不要做，只须来到这里，敲敲门，发现她靠着丈夫打扮得整洁、漂亮、馋人，并且……”

他微微一笑，心满意足地往后一靠，兴致盎然地卷起烟来，为有这桩丑闻而喜不自禁。

“太妙了！”他补充说，“所有的表兄都这么想。巴济里奥是表兄，立刻……你是懂得三段推论法的，塞巴斯蒂昂！伙计，你懂得三段推论法。”他大声说着，一巴掌打在塞巴斯蒂昂的腿上。

“活见鬼！”塞巴斯蒂昂低着头，自言自语。

但是，他对心中越来越肯定的怀疑感到恼火：

“不过，你设想，一个善良的姑娘……”

“我什么也不用设想！”朱里昂打断了他的话。

“伙计，小声些！”

“我什么也不用设想。”朱里昂小声重复说，“我肯定他干那种事。只是她……”

他又补充说：

“既然她是个正派姑娘……”

“当然正派！”塞巴斯蒂昂喊了一声，一拳打在石头桌子上。

“好了！”朱里昂拖着长声说。

秃顶老头马上站起来，但是，看到侍者伏在柜台上打哈欠，那两个人还在搅柠檬汁，他把胳膊肘支在桌面上，朝远处吐了口痰，扯过报纸，又凄凄楚楚地读起来。

塞巴斯蒂昂难过地说：

“问题不在她，而在邻居们。”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台球室的争吵声越来越高。

“可是，”朱里昂仿佛从深深的思考中醒来，“邻居们？与邻居有什么关系？”

“伙计，是啊！他们看见那年轻人进门，乘马车去，在街上酿成丑闻。人们已经在说三道四了，已经有人向若安娜姨妈唠叨了。前几天我遇到内图，他看出来了。库尼亚也一样。下面那个杂货铺的家伙，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那些人的舌头让人不寒而栗。几天以前我从那里经过，正好表兄从马车上下来走进来，他们立刻在街上聚集起来，交头接耳，朝窗户上使眼色，活见鬼！他天天去。人们知道若热在阿连特茹省……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事情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可是，这么说她是个傻瓜！”

“她发现不了别人的恶意……”

朱里昂怀疑地耸耸肩膀。

台球室带帘的门打开了，从里边冲出一个大力神式的汉子，他黑胡须、赤红脸，站在门口，手扶着敞开的门，朝里边大叫：

“你走着瞧，迟早有男子汉收拾你！”

台球室里有人粗声粗气地骂了他一句。

大力神式的汉子把门一摔，像中了风似地喘着气，怒气冲冲地穿过咖啡馆；一个清瘦的小伙子跟出来，他上身穿件冬天

的外衣，下身穿白色裤子，一副受窝囊气的样子。

巨人挥着拳头吼叫：

“我本该把那婊子养的打个鼻青脸肿！”

瘦小伙子点头哈腰，赔着笑脸说：

“科雷亚先生，打架没有用处！”

“我太谨慎了。”大力神咆哮着，“因为我想到有妻子儿女，不然我非喝他的血不可！”

他出去了，沙哑的呼喊淹没在街上的嘈杂声中。

侍者脸色煞白，在柜台后面不停地哆嗦。秃顶老头抬起头，厌恶地笑笑，又可怜巴巴地看起报纸来。

塞巴斯蒂昂一边思考一边说：

“你看提醒她一下好不好？”

朱里昂耸耸肩膀，喷出一口烟。

“你说话呀！”塞巴斯蒂昂恳求道，“你不跟她去说，嗯？”

“我？”看朱里昂那副神气，显然对这个主意不屑一顾，“我？你疯了！”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

塞巴斯蒂昂的口气焦虑不安。

朱里昂犹豫了一下：

“想去你就去，告诉她惹起人们注意了……咳，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吸起烟来。

对方沉默不语使塞巴斯蒂昂更加心焦，他难过地说：

“伙计，我是来找你出个主意……”

“活见鬼！你让我怎么办？”朱里昂声音里带着火气，“这是她的过错。她的过错！”他看见了塞巴斯蒂昂的目光，“一个 25 岁的女人，结婚已经 4 年，应当知道，在一条小街上，左邻右

舍都瞪大眼睛看着，不该每天接待一个花花公子。既然她那样做，就是乐意。”

“喂，朱里昂！”塞巴斯蒂昂非常严厉地说。

他控制一下感情，语气非常激动：

“你说得不对！不对！”

他不再说话，看样子很是伤心。

朱里昂站起来：

“塞巴斯蒂昂，我的朋友，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

他招来侍者。

“让我来。”塞巴斯蒂昂赶紧付了钱。

两个人正要走，秃顶老人扔掉报纸，窜到门口，把门打开，躬身施礼，把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塞巴斯蒂昂。

塞巴斯蒂昂吓了一跳，机械地高声念道：

“签字人为前国家职员，现在饥寒交迫……”

“当年我是尊贵的萨尔达尼亚公爵的密友！”秃头用嘶哑的声音带着哭腔呻吟道。

塞巴斯蒂昂红了脸，问候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把两个 5 托斯藤的硬币放到他手里。

那人深深鞠了一躬，用沙哑的声音郑重其事地说：

“伯爵先生阁下，鄙人千恩万谢！”

上午天气炎热。晌午刚过，若安娜便在厨房里的马德拉岛旧藤椅上舒展着身子开始午睡。她起得很早，每到这安静的时候便感觉困倦。

窗户关着，挡住了刺眼的阳光；炉子上的锅里发出催人入睡的咕嘟声；整所房子非常安静，仿佛这烤人的炎热也让它昏昏欲睡。儒莉安娜一阵风似地走进房间，怒冲冲将一包脏衣服扔在地上，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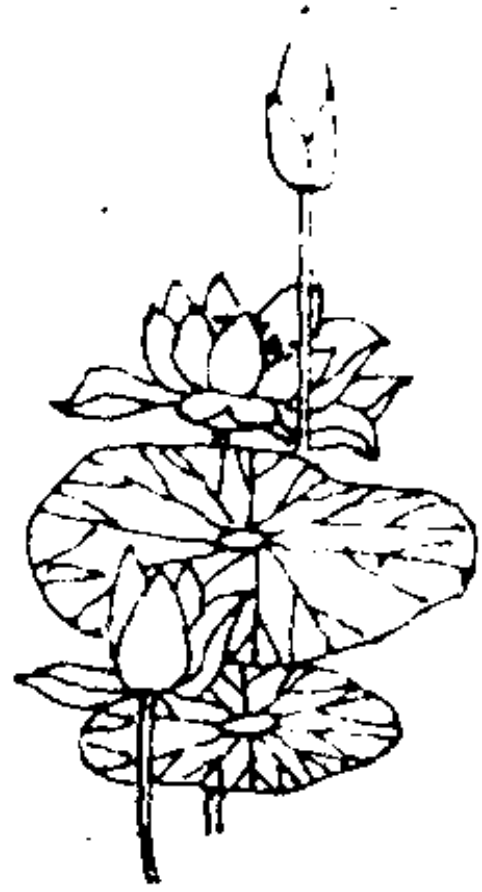
“要是这烦人的家里不出什么丑事，我宁肯遭雷轰！”

半睡半醒的若安娜一下站了起来。

“谁想让这个家整齐点，就该自己管！”儒莉安娜瞪大眼睛吼着，“就不该整天在客厅里跟客人扯淡！”

厨娘吓了一跳，赶紧把门关上：

“出了什么事？儒莉安娜太太？出什么



事啦？”

“她又发火了，动不动就发火，太凶了。凶透了！总是无中生非！我真受不了，受不了啦！”

她一边说一边歇斯底里地跺脚。

“出什么事啦，什么事呀？”

“说什么领子上浆太少，于是就没完没了！我受够了！受够了！都到这儿啦！”她拽着脖子上已经起皱的皮叫着，“但她别指望赶我走，她要是赶我走，我就要当面问问她为什么？只要这里还有男人和那不要脸的女人，就安然无事！……谁要是跟我过不去……”

“上帝呀，儒莉安娜太太！别说了！”若安娜双手抱着脑袋说：“哎呀，让夫人听见就糟了！”

“让她听见吧，我当面对她说！我受够了！受够了！”

然而，她突然倒在藤椅上，双手捂着胸口，翻着白眼，脸色白得像石灰。

“儒莉安娜太太！”若安娜喊着，“儒莉安娜太太，你说话啊！”

她朝儒莉安娜喷了点水，焦急地摇晃着她：

“圣母保佑我们吧！圣母保佑我们吧！好一点吗？你说话呀！”

儒莉安娜缓缓地出了一口长气，闭上眼，轻轻地喘息着，非常虚弱。

“感觉怎么样？想喝点汤吗？是虚脱，一定是虚脱……”

“过去了。”儒莉安娜喃喃地说道。

“咳，生气能把人气死！”脸色也变得苍白的厨娘一边搅动着汤，一边说，“人要忍受主子们的一切！喝口汤，安静一会儿！……”

这时候，露依莎把门打开了。她穿着背心和白裙子。

“刚才是什么声音？”

“儒莉安娜太太出了点事，几乎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儒莉安娜小声说着，勉强站了起来：

“如果夫人不需要我做什么，我去看一下医生……”

“去吧，去吧！”露依莎说完，转身下楼了。

儒莉安娜有气无力地慢慢喝着汤。若安娜低声安慰说：“儒莉安娜太太，你动不动就发火，当一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没有比生气更糟的事了……”

“那是因为你无法想象！”她压低嗓子瞪着眼睛说，“那是因为已经无法忍受！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要去参加聚会似的！摸了摸衣领，把衣服往地上一扔，说是我浆得不好，什么事也干不好……咳，我受够了！”她重复着，“我受够了！”

“忍耐着点吧，每个人都有为难的事。”

儒莉安娜微微笑了笑，哎了一声站起身，剔着牙、抓起脏衣服，上了楼。

过了一会儿，她戴着黑手套出去了，脸色蜡黄。

走到街口拐弯处的烟店前，她停住了脚步，拿不定主意。离医生那儿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而她的双腿颤抖得厉害！可花3角钱坐车又心痛！

“嘘！嘘！”旁边传来一个甜蜜的声音。原来是烟店老板娘，她穿着长长的丧服，干巴巴地笑着。

“儒莉安娜太太，你怎么啦？是在散步吗，嗯？”她炫耀着手中黑色骨把阳伞。“很有兴致嘛，身体怎么样？”

“不好，刚才还闹了一阵子，正要去看医生。”

烟店老板娘不相信医生。那是把钱往街上扔……她说起她男人的病和花掉的钱，一大堆钱，有什么用？只是看着他痛苦和死去，什么用也没有。钱可来得不易呀！

她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工程师先生家里

怎么样呀？”

“没有什么新鲜事。”

“儒莉安娜太太，那个现在天天去的年青人是谁呀？”

儒莉安娜立即回答道：

“夫人的表哥。”

“两人很要好！……”

“好像是吧。”

她咳嗽了几下：

“下午好！埃列娜太太！”

但心里却暗暗说：

“蠢货，你纳闷去吧！”

儒莉安娜讨厌所有的邻居；她知道他们嘲笑她，学她的样子，叫她“干巴老太婆”，但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可能好奇得要死。可他们无法知道，她要把看到的和嗅到的一切都严严实实藏在心里，等待“某个时刻”。她气愤地想着，扭动着屁股走开了。

老板娘没好气地靠在门口。家具店老板保拉看见了她们俩谈话，这时候拖着室内拖鞋轻轻走过来：

“‘干巴老太婆’溜掉啦？”

“嘿，从她那儿什么也掏不出来！”

保拉不耐烦地把双手插在兜里：

“那是因为工程师的那一位在她的手上涂了油……传递信的是她！晚上打开门闩的也是她……”

“我可没说这么多！我的天！”

保拉神气地盯着她说：

“埃列娜太太，你整天站柜台……我可了解她们，上等社会的女人们！对她们了如指掌。统统不是好东西！”

接着，他举出几个显赫的人名，说她们都有数不清的情人；甚至跟男仆们！她们当中有的抽烟，有的酗酒。糟透了！糟透了！

“她们舒舒服服坐在车上，靠着富有的男人享受。”

“缺乏教会的教育！”老板娘叹了口气。

保拉耸了耸肩膀：

“别提教会了，埃列娜太太！神父们也一样！”

他气愤地挥动着拳头：

“神父们是一帮猪猡！”

“天哪，保拉先生，你不怕受惩罚！”

老板娘那黄色的大脸显出一副虔诚的信徒受到污辱时的严肃表情。

“哼，故事多着呢！埃列娜太太！”男人轻蔑地叫了一声。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为什么修道院都没有啦？你说呀！因为那里面全是不要脸的东西！”

“哎呀，保拉先生！哎呀，保拉先生！”埃列娜太太结结巴巴说着，缩着身子退进店里。

然而，保拉朝她甩出刀子一样刺人的亵渎：

“不要脸的东西！晚上，修女们从地下通道去找修士，喝酒、作乐，跳西班牙舞！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他拖着拖鞋站起身：

“那些耶稣会传教士们，要是说起他们呀，真的，你说说看！”

但是，他朝后退了退，把手举到帽檐上，毕恭毕敬地说：

“夫人，您的仆人在此。”

原来是露依莎从这儿路过。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面纱。他们静静地望着她。

“她太漂亮了！”老板娘羡慕地低声说道。

保拉皱了皱额头：

“倒也不错……”接着又轻蔑地补充一句：“当然是对喜欢那个的人来说！……”

一阵沉默之后，保拉又嘟囔着说：

“我可不让女人占我的时间，也不让她们占我这个……”他拍一下背心的衣兜，发出钱币的撞击声。

他咳嗽了一下，吐了口痰，粗声粗气地说：

“烂葡萄藤的蠢货来了。”

他走到烟摊门口，卷起一支烟，吹着口哨；突然两只眼睛气愤地瞪着；他从工程师家楼上一扇开着的玻璃窗里看见了木匠彼得罗那干瘦的身影。

他转过身对着老板娘，神气活现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现在可好，女主人出门去寻欢，小伙子就来跟女佣作乐！”

他吐出一大口烟，用诡秘的语调说：

“那个家快变成一座妓院啰！”

“一座什么，保拉先生？”

“一座妓院，埃列娜太太！就是人们常说的窑子。”

老板娘难为情地快步离开了。

露依莎到底还是和巴济里奥去郊外了。她头一天同意了，但立即声明“只去半小时，而且不下车”。可巴济里奥坚持说什么“杨柳荫下，品尝着甜食，青草地上……”但她固执地拒绝了，笑着说：“绝不到草地上去！”

他们约好在阿雷格里亚广场会面。她来晚了，已经过了两点半，心惊胆战地用阳伞紧紧遮着脸。

巴济里奥在拐角处的一棵大树下的马车里抽着烟，等着她。

他赶紧打开车门，露依莎钻进车里，惊慌地合上阳伞；裙子挂在了车门架上，在衣服的窸窣声中有个撕破丝绸的声音；她紧张地喘着气坐到他身旁，脸蛋通红，低声说：

“真荒唐，这事真荒唐！”

她吃力地说着，马车立刻飞奔起来。车夫叫平图斯，是个农民。

“把你累坏了，小可怜虫！”巴济里奥温柔地说。

她撩起面纱，脸上汗水涔涔，大眼睛里显出兴奋、焦急和担心。

“太热了，巴济里奥！”

她想把手扇玻璃窗放下来。

不行，不能放下来！人们会看见的！等过了那些门口……

“要去哪儿？”

她抬起窗帘朝外张望。

“到鲁米亚尔那边。那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不愿意吗？”

她耸了耸肩膀。这对她有什么重要？她渐渐静下来：摘下面纱、手套，微笑着，用手绢轻轻地扇着，手绢发出一股清香。

巴济里奥抓住她的手，一次又一次文雅地在她那细嫩的、露着细细的青筋的手上长时间地吻着。

“你可是已经答应过要有理智！”她热情地笑着，斜眼望着他说。

岂有此理！再吻一下，在胳膊上。这有什么不好？再说，用不着那么傻嘛！

他贪婪地盯着她。

阳光透过马车红色丝绸旧窗帘，将她映得和车帘一样绯红而热烈。嘴唇红得犹如平滑湿润的玫瑰花瓣；眼角里闪烁着一个甜蜜的光点。

他再也忍不住了，用微微颤抖的手指飞快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前额和头发，低声下气地问：

“在脸上吻一下可以吗？只一下！”

“只一下？……”她反问。

他斯文地吻了一下她的耳翼。然而这一接触突然激起了欲望；他呻吟了一声，贪婪地抱住她，疯狂地在她脖子、脸蛋和帽子上胡乱吻起来……

“不！不！”她结结巴巴地叫着，反抗着，“我要下车！快叫他停车！”她敲着玻璃，拼命地拉下一块，又脏又硬的链子把她的手指碰疼了。

巴济里奥开始请求她原谅，说为吻了一下生气太荒唐。说她如此漂亮，才让他疯狂。他发誓不再轻举妄动，一定会非常老实……

马车在窄小的街道上颠簸着前进，一座座门在车窗外闪过；在郊外，灰绿色橄榄树在白色的阳光下一动不动；烤干的野草继续遭受着烈日的煎熬。

巴济里奥放下一块玻璃；垂着的窗帘轻轻地拂动；这时候，他开始温柔地讲述起自己，讲他的爱情，讲他的计划。他决定来里斯本定居，他说，但不准备结婚，他爱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永远生活在她身边更好。他说他已经失望，已经厌烦了一切。生活还能给予他什么呢？他多次品尝过过眼烟云似的爱情，经历过远途旅行的冒险，积累了一些钱，现在感到苍老了。

他重复着，盯着她，又握住她的双手：

“我老了，是吧？”

“不很老。”她的眼睛湿润了。

哎，老了！老了！现在，只求能为她而活着，只求来到她亲密无间的温暖之中休息。她才是他唯一的家庭。他们是非常

亲近的亲戚。“说到底，一切之中，家庭才是最好的。你不介意我抽烟吧？”

他划着火柴，又说：

“一生中最美好的就是像我们之间这种深深的真情。不是吗？况且，我很容易满足，只要能每天见到你，长时间交谈，知道你爱我……”这时他朝车门大声喊：“喂，平图斯，往坎勃去！”

马车渐渐走进了坎勃格兰特。巴济里奥撩起窗帘，一股清新的空气漾进车里。太阳照得两旁的树木闪闪烁烁，在白色的土路上洒下热乎乎的枝形树荫。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干燥、疲倦。干裂的土地上，矮矮的野草被太阳烤成了灰色。旁边的大道上升起一股黄色的灰尘。乡里人昏昏沉沉地坐在马鞍上，晃着双腿，躲在硕大的阳伞下面，从深蓝色的天空洒下的阳光照得人喘不过气来，用其强烈的辐射使白色的墙、水桶里的水和白色的石头都闪闪夺目。

巴济里奥继续诉说着：

“我卖掉了外面的一切，来里斯本租了一间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概……你不爱听这些吧？说呀……”

她没有说话；他用铿锵有力而又字斟句酌的声音说出的话语和许诺，更增加了爱情的分量，像浓浓的醇酒一样使她心慌意乱。她的胸脯不停起伏。

巴济里奥压低了声音：

“在你身边，我感觉那么幸福，似乎一切都那么美好……”

“但愿这是真心话！”她叹了口气，将身子往车座上靠了靠。

巴济里奥马上搂住她的腰，发誓说这是真的；他要用那一大笔钱买股票，并且开始证明他说的话：已经和一位代理人谈过，还说出了代理人的名字，此人瘦高个子，高鼻梁……

他紧紧地把她搂住，两只眼睛非常贪婪。

“要是真的，你怎么做？说呀！”

“连我也不知道。”她低声说。

进入了鲁米亚尔，他们谨慎地把窗帘放下来。她稍稍打开窗帘的一角窥视外面，满是尘土的树木迅速向后退去；一堵玫瑰色的围墙肮脏不堪；一个个破旧的门脸；一辆带式公共汽车；坐在大门前树荫下的女人们照看着孩子；一位头戴草帽、身穿白色衣服的汉子站在那里，瞪着马车垂下的窗帘。她想象着住在远离大道的小庄园里，那里有清凉的小房子，房子窗口长满了爬山虎，葡萄藤爬上石柱，还有玫瑰花，交织的树冠形成小小的林荫道，菩提树下有个水塘，上午女佣们在那儿洗衣服，槌衣服，闲聊；晚上，她和他尚未从午休的幸福中恢复常态，就到田间去散步，在星空下默默听着青蛙的悲鸣。

她闭上眼睛。马车的强烈晃动、炎热、有他在身旁、与他手的接触、两人膝盖的碰撞，这一切使她瘫软了，感到欲望正在胸中扩展。

“你在想什么呢？”他温柔地低声问。

露依莎红了脸，没有回答。她怕张口说话，怕告诉他……

巴济里奥慢慢地拉住她的手，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仿佛拿着一件珍贵而神圣的东西；他轻轻地吻着，像黑奴一样驯顺，像信徒一样虔诚。如此谦卑、如此动人心弦的抚摸，把她征服了，让她的神经舒展开来；让她瘫倒在马车的一角，不禁哭出声来……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把她搂在怀里亲吻着她，对她说起疯狂的话语。

“你要我们私奔吗？”

圆圆的泪珠晶亮地顺着那可爱的脸蛋慢慢地滚下来，他也更动心，连他那欲望也几乎痛苦地跳动了几下。

“跟我私奔吧，私奔吧，我带你走！到世界的尽头！”

她抽泣着，痛心地点头：

“别胡说了。”

他没有出声，用手挡住眼睛，一副忧伤的样子，心里却在想：“我胡说？等着瞧！”

露依莎擦干眼泪，慢慢地擤了一下鼻涕。

“太紧张，”她说，“太紧张了。我们回去好吗？我觉得不舒服。告诉车夫，回去。”

巴济里奥让车夫赶车回里斯本。

她说可能要犯偏头痛。他抓住她的手，重复着那些温存的话：称她为“鸽子”、“心上人”。心里却想着：“已经上钩了！”

他们在阿雷格里亚广场停下。露依莎窥视一下四周，赶紧下了车，说：

“明天，可不要不来，嗯？”

她打开阳伞，遮住脸，快步向教堂方向走去。

巴济里奥落下车窗玻璃，满意地吸了口气，点上了另一支雪茄，伸直了腿，喊道：

“喂，平图斯，去格雷米奥。”

书房里，他的朋友雷纳尔多子爵无精打采地埋在沙发椅里，看《泰晤士报》。此人在伦敦住了好多年，在巴黎住的时间也很长。他们一起从巴黎来，还约好一起取道马德里回去。然而，雷纳尔多难以忍受这里的炎热，觉得里斯本的气候太恶劣，只得整天戴着遮阳镜，浑身洒满香水，因为“葡萄牙有股难闻的气味”。

看见巴济里奥走进来，随手把报纸扔到地毯上，懒洋洋地伸伸胳膊，有气无力地问：

“你那表妹的问题怎样？行还是不行？伙计，这可太可怕了，我都快死了。我要去北方，去苏格兰。我们走吧，别管这位表妹啦。强奸她，要是反抗，就杀死她！”

巴济里奥坐在椅子上，伸着双臂说：

“嘿！已经上钩了。”

“那就快点，伙计，快点！”

他又半死不活地拿起《泰晤士报》，打个哈欠，要喝苏打水——英国苏打水。“没有。”侍者走过来说。雷纳尔多惊讶而又生气地望着巴济里奥，小声说：

“真是个下等国家。”

露依莎一进来，还没有换衣服的儒莉安娜马上在门口告诉她说：

“塞巴斯蒂昂先生在客厅，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到家的時候他已经来了……”

确实，他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若安娜睡眼惺忪地红着脸打开门嘟囔着说：“夫人不在家”时，塞巴斯蒂昂转身就下去了。因为面临的困难推迟解决而感到惬意、轻松。可是，他转念一想，坚定了决心，走进客厅开始等待……他已决定跟她谈谈，提醒她：那位表兄的不断来访，特别是在这一条是是非非的街上招摇，有损她的名声……见鬼！跟她说这些！可这是他的义务！为了她、为了她丈夫、为了对这一家的尊重！必须让她小心……他并不感到难为情。面对义务的召唤，决心的力量更增大了。不错，心脏跳动得激烈了一些，脸色苍白……然而，不管它，必须告诉她……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搜索枯肠，尽量找到非常文雅而又友好的字眼。

然而，门铃响了，走廊里传来裙子的窸窣声，他的勇气一下像是破了的气球，瘪了。他立刻坐到钢琴前，使劲地弹起来。当露依莎已经摘下帽子，一面摘手套一面走进来时，他才站起身，尴尬地说：

“我已经在这儿打扰一会儿了……正等着你……从哪儿回来？”

她疲倦地坐下，说是从裁缝那儿来。天真热！为什么上几次没有进来？她当时并没有接待什么需要客气的客人，是家里人，是她的表兄，从国外回来的。

“你表兄好吗？”

“好！他已来过好几次了。在里斯本烦闷得很，真可怜！是啊，在国外住长了的人都是这样。”

塞巴斯蒂昂慢慢地揉着膝盖呼应说：

“那当然，在国外住长了的人都这样！”

“若热写信给你了吗？”露依莎问。

“我昨天收到了他的信。”

她也收到了。于是两人谈起若热，谈起他讨厌的旅行，谈起塞巴斯蒂昂那位有趣的亲戚，说起若热还可能要耽搁一些时候……

“那家伙真让人想念。”塞巴斯蒂昂说。

露依莎咳嗽了一下，脸色有点苍白。不时摸摸额头，闭上眼睛。

塞巴斯蒂昂突然拿定了主意说：

“我来这儿；我亲爱的朋友，是……”

可是，他看见她在沙发一角低着头，用一只手遮着眼睛。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突然偏头痛。在街上的时候就开始了。疼得厉害。”

塞巴斯蒂昂马上抓起帽子说：

“你看，我还在打扰你，需要什么吗？要我去请医生吗？”

“不！我去躺一会儿，就好了。”

他嘱咐她最好别受风。或许用芥子油或柠檬片搽在额头上会好些……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好的话，请打发人叫他……

“会过去的！你经常来呀，塞巴斯蒂昂！别躲起来……”

塞巴斯蒂昂下去了，深深地吸了口气，心想，“我还是不敢，神圣的上帝呀……”然而，他走到门口，抬眼看见煤店黑糊糊的屋子里，穿着便衣的老板娘正斜着眼睛窥探；上面，阿泽维多家的3个女儿在薄棉布旧窗帘后面，几个脑袋集中在一起交头接耳；博士的女佣正缝衣服，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街上；旁边，家具店里传出老板的吐痰声。

“只要他们信不过，连一只猫都别想过去。”塞巴斯蒂昂想着。“人言可畏！人言可畏！我必须那么做，即使她发火也要这么做。如果她明天好一点，我要对她说清楚。”

第二天上午9点，当儒莉安娜将她唤醒，递给她一封莱奥波尔迪娜太太的信时，她确实好了。

莱奥波尔迪娜太太的女佣儒斯蒂娜在餐厅里等着。她是个棕色皮肤的瘦女人，唇上汗毛很重，斜眼，是儒莉安娜的朋友。两人见了面总是吻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悄悄话。她把露依莎的回信放进挎着的小篮子里，披上披肩，笑吟吟地说：

“儒莉安娜太太，这儿没有出什么新鲜事吗？”

“一切照旧，儒斯蒂娜太太。”随后压低声音：

“现在，夫人的表兄天天来，一个漂亮小伙子！”

两人诡谲地低声咳嗽了几声：

“那你那儿呢，儒斯蒂娜太太，谁老是往那儿跑？”

儒斯蒂娜打了个蔑视的手势。

“一个年轻人，还是个学生。小东西。”

“又是个穷光蛋！”儒莉安娜笑着应道。

另一位叫道：

“你看那算个什么人呀！穷鬼一个！”说着，她抬起头，目光中充满怀念。

“咳，再没有像伽马那样的人啦！有伽马那时候多好！每次去都不会不给我10块钱，有时还给半个英镑。哎，我应该告诉你，是他帮我买的丝绸连衣裙。可现在的这位，还带着奶气的娃娃。我都不知道夫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人！蜡黄的脸，驼着背，没有一点儿用的东西！”

这时候，儒莉安娜说：

“是呀，儒斯蒂娜太太，我现在开始明白了：在哪儿好，在腐败的人的家里！昨天我碰到了阿古斯蒂尼娅，她现在在骑士家，就在拉托亚，你想象不出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一切能给的都给！一切！戒指、丝绸裙子、阳伞、帽子。说光内衣就能装满嫁妆箱！女主人有的她全都有。每逢过节还要给钱。听说他是个热情奔放的男子汉。她也确实够累的：把他领到花园里去容易，让他出来那就得有耐心了……”

“啊，我那儿可不一样！”儒斯蒂娜插嘴说：“我那家是在楼梯上。”

两个人品尝着丑事的滋味，低声笑起来。

“难得……”儒莉安娜说。

“咳，我们家里，可有胆量，”儒斯蒂娜说道，“到了楼梯上，还那么亲！……”

她整了整披肩，亲切地说：

“再见了，天不早了，儒莉安娜太太。夫人她今天来这儿吃

晚饭。我上午从7点开始给她浆了一条裙子！”

“我这儿也是，”儒莉安娜答道，“她们就是这样。只要有了情夫，要熨的衣服非多不可。”

“内衣就扔出来的更多了！”儒斯蒂娜说。

“内衣，那还用说！”儒莉安娜蔑视地叫道。

露依莎在里面按响了铃声。

“再见，儒莉安娜太太。”儒斯蒂娜马上把帽子戴好。

“再见，儒斯蒂娜。”

儒莉安娜送她到平台，两人打了个响吻，便赶忙回到露依莎的房间。女主人已经穿好衣服，站在那儿哼着小曲，看样子很高兴。

莱奥波尔迪娜的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丈夫今天去郊外。我请你为我准备晚餐。不过，我不能在6点以前走。你方便吗？

她很高兴。已经有几个星期没见到莱奥波尔迪娜了。她们又可以笑啊、聊啊！而巴济里奥两点来。这一天一定很开心，安排得满满的。

她立刻到厨房去吩咐了一下准备晚餐。下楼的时候，塞巴斯蒂昂的小佣人按响了门铃，送来一束玫瑰花，说：“问夫人是否好点了。”

“是的，是好了！”露依莎马上高声说道。为了让他安心，也为了让他不要来，她又补充说：“早已好了，说不定还要出去……”

玫瑰花是特意送来的。她亲自把鲜花插到花瓶里，嘴里不停地哼着小曲，眼睛炯炯有神，显示出对自己、对一波三折越

来越有趣的生活心满意足。

两点整，她穿戴停当，来到客厅，坐在钢琴前，学着弹巴济里奥给她带来的古诺的《米雷叶》，乐曲中热切的滑音使她如醉如痴。

两点半了。她开始不安起来；琴键上的手指不听使唤。

“巴济里奥应该来了！”她思量着。

她走过去打开窗户，朝街上望去；然而，正在玻璃窗后面缝制衣服的博士家的女佣很快抬起窥探的眼睛，她立即关上了窗户，重新弹起乐曲，但内心已经无法平静了。

一阵马车声传来，她慌里慌张站了起来，胸膛剧烈地跳动。马车驶过去了。

已经3点钟了，天气似乎更热，热得难以忍受。她感到面部滚烫，去搽上一点扑粉。莫非巴济里奥病了？病倒在旅馆里，侍者吊儿郎当。不，不可能，如果是这样，他会写信送来！他不来，是没有当回事？太不像话，真自私！

为这事着急，太傻了。这样更好！太憋闷了，她走过去想找扇子。双手神经质地哆嗦，没有能马上把抽屉打开。好啊，再也不会见他！一刀两断！犹如一阵风吹散了烟雾，她那伟大的爱情突然间消失了。她感到一阵轻松，一种得到安宁的愿望。确实也太荒唐了：有个像若热这样的丈夫，还想着另一个男人，一个轻佻的花花公子！

钟敲响了4点。又一阵绝望涌上心头。她跑进若热的书房，抓起一张纸急忙写道：

亲爱的巴济里奥：你为什么没有来？是生病了吗？如果你知道这让我多么心焦的话……

门铃响了。是他！她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装进裙子口袋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是男人踩在客厅地毯上的脚步声。进来的人朝她投来明亮的目光……原来是塞巴斯蒂昂。

脸色微微苍白的塞巴斯蒂昂紧紧握着她的手。好些了吗？睡得好吗？

好多了，谢谢，我已经好多了。她坐在沙发上，红着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接着，她又勉强地笑着重复说：“我好多了！”心里却暗想：“现在他不肯离开我这个家了，讨厌鬼。”

“怎么，没有出去？”塞巴斯蒂昂坐到椅子上问道，两手托着无檐帽。

“没有，还觉得有点疲倦。”

塞巴斯蒂昂慢慢抚摸一下头发，心中的尴尬使声音变粗了：

“现在上午一直有人陪着你……”

“对，我表兄巴济里奥经常来。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几乎……我几乎天天见到他。”

塞巴斯蒂昂马上转动了一下椅子，把身子朝前倾了倾，低声说：

“我就是来跟你谈这件事的……”

露依莎露出惊奇的目光：

“谈什么？”

“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亲爱的朋友，邻居是最可怕的东西。他们什么都盯着。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戴眼镜那位的女佣、保拉。他们甚至去问若安娜姨妈。因为若热不在……内图也注意到了。他们不知道你们是亲戚，而且他天天来……”

露依莎腾地站起身，拉下脸大声质问：

“那么，我接待自己的亲戚就非受他们辱骂不可吗？”

塞巴斯蒂昂也站了起来。如此温柔的女人，突然火气冲天，仿佛夏日的晴天霹雷，惊得他目瞪口呆。

他近乎迫不及待地解释说：

“亲爱的夫人！你听着，我不是说……是因为左邻右舍！”

“邻居们能说什么？”

她的声音尖利而颤抖，先是拍了拍手，随后激动地把两只手紧紧捏在一起：

“这太奇怪了！这是我唯一的亲戚，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几年不见了，刚来看我三、四次，他们就想恶语伤人！”

她振振有词，忘记了巴济里奥的甜言蜜语、忘记了两人的亲吻、马车……

塞巴斯蒂昂沮丧地用颤抖的双手揉着帽子，压低声音说：

“我是为了谨慎起见才提醒你；朱里昂也……”

“朱里昂？”她叫道，“与朱里昂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家里的事情？这个朱里昂！”

朱里昂的干涉和决定，仿佛是对她更大的欺辱。她瘫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抱着胸口，两眼盯着房顶：

“啊，如果若热在家就好了！啊，要是他在家……神圣的上帝呀！”

塞巴斯蒂昂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结结巴巴地说：

“这都是为你好……”

“可又能对我有什么不好呢？”

她站起身，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激愤异常：

“他是我唯一的亲戚。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他一直在我妈妈家里，就是马达莱纳街，他天天去那儿吃晚饭，就好像亲兄妹。我小的时候，他还抱过我呢……”

她历数亲密关系的细节。有一些是夸大其词，另一些则是

在火头上信口编造的。

“不错，他来过这里，”她接着说：“呆上一会儿，我们弹弹琴，他弹得非常好，抽根雪茄，也就走了……”

她下意识地为自己辩解着。

塞巴斯蒂昂没有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对他来说，眼前是另一个露依莎，一个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令他吃惊的露依莎；听着她从未有过的尖利的声音和振振有词的喊叫，他几乎缩起双肩。

他终于站起身，带着忧伤的自尊说道：

“夫人，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一阵沉重的寂静。塞巴斯蒂昂那有节制的、近乎严厉的语气使她对自己的大喊大叫有点脸红了；她垂下眼睛，嘟嘟囔囔地说：

“请原谅，塞巴斯蒂昂！可是，真的！……不，请你相信，我发誓，对你的提醒由衷地感谢。你做得非常好，塞巴斯蒂昂！”

他立即兴奋地叫道：

“是为了不让这些讨厌的烂舌头进行任何污蔑！难道不是吗？”

他又非常友好地为自己的干预解释：有时候会因为某一句话闹出一场纠纷，而如果有所防备……

“说得对，塞巴斯蒂昂！”她重复说：“你这样提醒我，做得很好，的确……”

他坐了下来，眼睛里流露出热烈的神情，不断用手帕擦着发干的嘴角。

“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塞巴斯蒂昂！告诉我。”

看到她让步了，转而又向他请教，塞巴斯蒂昂很是感动；几乎为来到这里、为提醒对方时使用的严重口气、为打搅她的愉

快心境而感到遗憾了。他说：

“当然应该见你的表哥，招待他……但是，有这些邻居在，毕竟小心为妙！如果是我，我就会告诉他，给他解释……”

“可是，塞巴斯蒂昂，那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们看见了。是谁呀？不是谁呀？他来了，在家里呀，活见鬼！”

露依莎猛地站起身：

“我一直对若热说，说过多少次，这条街让人无法忍受！就是手指头动一动，他们也会窥探、交头接耳！”

“无事可做……”

又是一阵沉默。露依莎低着头，皱着眉头，在厅里徘徊；她停住脚步，几乎是焦急地盯着塞巴斯蒂昂：

“如果若热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神圣的上帝！”

“不要让他知道，”塞巴斯蒂昂立即说：“这事到我们这里为止。”

“为了不让他难过，对吧？”她反问道。

“当然，这事到我们这里为止。”

塞巴斯蒂昂近乎谦卑地伸出手：

“那么说你不生我气啦，嗯？”

“我生气？塞巴斯蒂昂，你说到哪里去了！”

“好，好，请你相信！”他用手摸着胸口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因为，说到底，我的好朋友，你还蒙在鼓里……”

“一点儿也不知道！……”

“当然，好，再见，不想再打扰你了。”他低沉激动地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嗯！”

“再见，塞巴斯蒂昂……可是那是些什么人呀！就因为看见可怜的年轻人来了三、四次！”

“一帮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塞巴斯蒂昂瞪着眼睛说。

他走了。

他刚刚关上门，露依莎便叫起来：

“太蛮横了！也只有我能忍受。”

其实，塞巴斯蒂昂出面干预比领导们的嘀嘀咕咕更让她气愤。她的生活，她的客人，她家里的事竟然要由塞巴斯蒂昂、朱里昂商量决定，由外人来商量决定！25岁了，还要有这些人监护！她并不坏嘛，神圣的主啊，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她的表兄、她唯一的亲戚来看看她！……

不过，她心灵深处突然无话可说了。她想起了巴济里奥的眼神、他那炽热的语言、那些接吻，还有在鲁米亚尔的郊游。她的心灵悄悄感到脸红，然而，另一个反感的念头却高声反驳：“不错，的确有那么点感情，但那是真诚的、理想的、柏拉图式的！从来不会干出另一种事来！或许心灵深处有那么一点脆弱……可她永远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忠实的女人，只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

这个信念使她对街上无事生非的邻居们更加愤恨！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就是看见巴济里奥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来过那么四、五次，就开始嘀嘀咕咕、出口伤人了吗？……塞巴斯蒂昂像个隐士，顽固得可怕！他竟然去找朱里昂商量。朱里昂！肯定是他纵容塞巴斯蒂昂来这里说教、吓唬她、给她难堪的！……为什么呢？肯定是出于嫉妒、醋意！就是因为巴济里奥相貌好、衣冠楚楚、有风度、有钱！那还用说，当然有！

在她眼里，巴济里奥的种种品质像上帝赐给的那样完美，那样丰富。而正是这位天之骄子在狂热地爱着她！并且希望生活在她身旁。在她看来，这样一位撒下过无数激情并且肯定抛弃过不少女人的男子对她的爱情光辉地表明她的美貌，表明她的

诱惑力不可抵御。这种崇拜给她带来的喜悦又使她担心会失去他。她不愿意看到他变得渺小，希望他永远在面前，越来越高，不断在她面前低声下气地小声诉说脉脉温情！怎能和巴济里奥分开呢？可是邻居们，朋友们已经开始议论，品头评足……若热会知道！……这一推测使她的心怦怦直跳……“塞巴斯蒂昂说得对，实际上这再明白不过了！一条小小的街道，只有12户人家，这么一位漂亮潇洒的年青人，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天天来访……太可怕了！怎么办哪，神圣的上帝！”

门铃骤然响起，莱奥波尔迪娜走了进来。她还在生车夫的气。你想想，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下，要她两趟的车资。真是个无赖……

“哦，太热了！”她说放下阳伞，摘下手套，抬起手抖了抖，让血液往下流，使皮肤颜色正常；接着走到梳妆台前，轻轻整了整髻曲的头发，那头发和被束胸衣箍得紧紧的皮肤是一个颜色。她说：

“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心神不定呀！”

“没什么，只是和女佣们生了点气……”

“哎，她们都让人难以忍受！”接着讲起了儒斯蒂娜要这要那，偷懒，心不在焉；“不过谢天谢地，她没离开我！因为还要靠她嘛！”她往脸上搽了点粉，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家先生到坎勃格兰特去了。我准备在外面吃晚饭，和……”她停下来，笑了笑，压低了声音对露依莎真诚、愉快地说：“可你知道，说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也没有钱……他也怪可怜的，薪水刚够自己花销，我只好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去看露依莎。’也是，男人老是在身旁，也烦人！……你准备下什么吃的了？没有客气吧，嗯？”

突然冒出个念头：

“有鳕鱼吗？”

大概有。真奇怪！为什么？

“啊！”她叹了口气，“让她们为我煎点鳕鱼！我丈夫不喜欢鳕鱼，那个畜生，可我有我爱吃的东西。放橄榄油和蒜。”可是，她马上停住口，看样子满心不快，“活见鬼！”

怎么啦？

“我今天不能吃蒜。”

她笑着走进客厅，从塞巴斯蒂昂的玫瑰花上拿下一枝插在自己紧身上衣的扣眼里。“我早就想有间这样的客厅，”她看了看四周，心里想。要挂上蓝色的墙帷，有两面大镜子，一盏枝形汽灯，还要有一幅穿袒胸衣服的全身油画像，旁边放一盆盛开的鲜花……她坐到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僵硬地弹起《蓝胡子》旋律。

看到露依莎走进来，她问：

“打发人去做鳕鱼了吗？”

“打发人去做了。”

“油煎？”

“对。”

“谢谢。”说完，她扬起刺耳的嗓子，唱开了最喜欢的歌：《大公爵夫人》。

听说我嗜酒的祖父，
当年也百般风流……

可是，露依莎觉得这音乐太热闹，想听忧伤、甜蜜一些的……《法都》！对，弹一首《法都》！

莱奥波尔迪娜马上大声叫道：

“有一首新法都！你还没有听过！美极了！歌词简直是天堂的诗！”

弹过前奏，她摇头晃脑地唱起来，浑浊的眼睛望着上方：

昨天我看见的小伙子，
皮肤微黑，体态匀称……

“露依莎，你还不知道，这是最新的一首，让人掉泪！”

她又开始唱起来，声音非常缠绵。歌词说的是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有嫉妒的恼怒，有卡斯卡依斯的巨石，有静静的月夜，有怀念的叹息，充满了里斯本市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莱奥波尔迪娜使声音更加哀伤，转动无神的目光。有一段使她最为动情，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看见他高在下午的云端，
看见他在大海的浪尖，
不论他多么遥远，
我都感到他一直在我身边。

“太美了！”露依莎叹了一口气。

莱奥波尔迪娜唱到最后，把一声“哎”拖得很长，并且在尾音上加上了颤音。

露依莎站在钢琴旁边，分明闻到了她身上的烟草气味；法都的歌词使她有点忧伤，她用怀念的目光看着莱奥波尔迪娜灵活而干瘦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手指上伽马赠送的宝石闪闪发光。

这时，儒莉安娜走进来，身穿外出的服装，头戴那副新假

发。晚饭准备好了。

莱奥波尔迪娜说她已经饿晕了！这里的餐厅玻璃窗大开，窗外有绿色的空地，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这一切都让她高兴；她家的餐厅让她倒胃口，想起来都让人伤心，压在天井下边！

她揪下几粒葡萄，大口吃着罐头食品。打开餐巾的时候，眼睛停在若热父亲的画像上，

“你公爹一定很有趣，看样子是个吃喝玩乐的好手！”

两个人好久没有一起吃晚饭了。从什么时候？“从我结婚的第一年。”露依莎说。

莱奥波尔迪娜的脸稍稍红了。那时她们见面次数很多；若热让她们一起去商店、裁缝店、格拉萨教堂……对那段友好时光的回忆又把她们带到学生时代。几天前，她见到了丽达·佩索亚和她的侄子。“还记得她侄子吗？”

“那个‘菠菜’？”

叫菠菜也好，不叫菠菜也好，反正学校里他被视为理想的男人，被视为英雄汉，所有的女学生都给他写纸条，纸条上画着一颗冒火的心，还往他油乎乎的无檐帽里塞上一束纸花，在堆放大木箱的小屋里，米卡埃拉正疯狂地吻他，大家闯了进去……

露依莎说：“太丢人了。”

“不，是因为米卡埃拉爱他爱得发了疯！”

可怜的米卡埃拉！后来她嫁给一个少尉，生了一大群孩子，男人经常打她……“那真叫泪流成河呀……”

莱奥波尔迪娜往沙发背上靠了靠。

她口若悬河，胃口极好，吃得津津有味。后来，用叉子从盘子里叉起一点，尝尝又放下。最后，她又开始吃粘着黄油

面包皮。她沉醉在对学生时代的回忆中。多美好的时光！

“还记得我们闹别扭的时候吗？”

露依莎记不起来了。

“因为你吻了一下特雷萨，她是我的‘感情’。”莱奥波尔迪娜说。

她们又说起“感情”来。莱奥波尔迪娜有4个“感情”，最漂亮的要数小若安娜了，姓弗里塔斯。多美的眼睛，多好的身段！整整一个月，她一直向小若安娜献媚……

“胡闹！”露依莎脸红了。

“胡闹？为什么？”

啊！说起那些“感情”来，多么让人留恋！情窦初开，多么强烈！嫉妒起来，又多么痛苦！和好起来，又多么温情脉脉！还有那偷偷的亲吻，眉目传情！悄悄送一张纸条后，心跳得多么激烈！那是一生中头一次！

“长成女人之后，”她喟叹道，“我对任何男人都没有产生过像对小若安娜那样的感情！”

露依莎用目光制止她再说下去——儒莉安娜！鬼东西！几乎把这个脸上带着奸笑的女人忘到了脑后！有这个胸部平平的女人在场，有她嘀嘀嗒嗒的皮鞋声，她们总是不自在。

“后来小若安娜怎么样了？”露依莎问。

“得癆病死了。”莱奥波尔迪娜的声音充满怀念，“这种病让人可怜，对吧？可我不怕。我会怕它！”她拍拍自己的乳房，“这儿硬着呢，结实着呢！”儒莉安娜刚出去，露依莎就说：

“看你说了些什么呀！小心点儿！”

莱奥波尔迪娜欠欠身子：

“啊，你说得对，家庭责任嘛！”

看到儒莉安娜端着煎鳕鱼走进来，莱奥波尔迪娜大声欢呼：

“好极了，太妙了！”

她贪婪地用指尖摸了摸鳕鱼：用刀切开几道的鳕鱼煎的焦黄。

“你看看！”她说，“难道你不馋？这就不对了！”

接着，她作了个坚决果断的手势：

“儒莉安娜太太，给我拿一头蒜来！拿一大头蒜来！”

儒莉安娜刚一出门，她又说：

“我马上要去和费尔南多见面，不过，没关系……啊，儒莉安娜太太，谢谢你！没有比蒜更好吃的东西了！……”

她把鳕鱼在盘子边上切开，在原来的一道道沟里浇上橄榄油，一本正经地说：“简直是天堂的美味！”接着又斟上一杯酒，还说酒能“让人开心”。

“喂，你怎么啦？”

确实，露依莎显得忧心忡忡，低声叹息。有两次，她直直身子，惴惴不安地问儒莉安娜：

“好像有人按门铃，你去看看！”

没有任何人按门铃。

“能是谁呢？肯定不能指望你丈夫回来吧？”

“啊！不会的。”

这时候，莱奥波尔迪娜已经用两只眼睛盯着盘子，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鳕鱼肉。

“你表兄来看过你了吗？”

露依莎的脸红了：

“来过了，来过好几次了。”

“啊！”

一阵沉默之后：

“他还那么英俊吗？”

“不算丑……”

“啊……”

露依莎赶紧问她，是不是已经定做了那种小格连衣裙？还没有。于是两人说起服装、布料、商店和价钱……后来又说起熟人、别的太太、流言蜚语——总之是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那种鸡毛蒜皮、无边无际、就像树枝上的分枝和树叶一样没完没了的悄悄话。

烤肉端上来。看来莱奥波尔迪娜的脸已经发热了。她让儒莉安娜把扇子取来，靠在椅子上一面扇，一面说自己觉得像个亲王一样舒坦！接着又啜了几口葡萄酒。我们俩在一起吃晚饭，多好的主意！……

儒莉安娜刚刚把一盘水果放到桌上，露依莎就告诉她：“可以出去了，等要咖啡时再叫。”她亲自过去把客厅的门关好，把印花棉布门帘拉上。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了！整天看着这个人，我都变老了！看见她的背影也能把我气死！”

“可是，为什么不把她打发走呢？”

“是若热不让，否则……”

莱奥波尔迪娜立刻表示不满。岂有此理！是丈夫就不应当有自己的意志！……原来你缺少的是这个！……

“那么，你那位绅士怎么样？”露依莎笑着说。

“谢谢！”莱奥波尔迪娜大声说，“那个男人住他自己的卧室！”

况且，她讨厌那种管女佣、管零花钱、管油管醋的男人……

“我那个男人呀，恨不得连肉都要亲自去称一称！”她笑了，笑中带着憎恨，“也是他活该这样，否则……我一进厨房就恶心……”

她还要倒葡萄酒，可瓶子已经空了。

露依莎赶紧说：

“你想喝香槟酒吗？”她有上等香槟，是一位西班牙矿山主送给若热的。

她亲自取来一瓶，撕开蓝色包装纸，笑着打开瓶塞，“嘣”的一声，吓了她一跳。两个人一声不响地望着杯子里的泡沫，一种惬意的情感油然而生，都未饮先醉了。莱奥波尔迪娜自吹自擂，说她是开香槟酒瓶的好手，接着又得意洋洋地谈起过去吃过的夜宵……

“那个星期二丰盛的夜宵，是两年前的事了！……”

她整个上半身仰在椅背上，脸上带着热切的笑容，鼻翼扩张，眼珠湿润，美滋滋地看着细高杯子里争相往上冒的小气泡。

“我要是有钱呐，就天天喝香槟。”她说。

露依莎却不然。她的奢望是一辆四轮马车；还想旅行，到巴黎去，访问塞维利亚、罗马……但是，莱奥波尔迪娜的愿望更广泛：想过富裕的生活，有车辆，订下包厢，在辛特拉区有座住宅，夜宵，舞会，时装，赌博……她喜欢作东，那能让她激动得心跳，并且相信也会喜欢上轮盘赌。

“啊！”她感叹道，“男人们比我们幸福得多！我生来适合当男人！我要是男人，什么都干！”

她站起身，又懒洋洋地倒在窗下的双人沙发上。

下午不声不响降临了。朝空地那边望去，一座座房屋后面聚起团团黄色的云彩，云彩边沿呈血红色或橙红色。

她又提起女人要敢作敢为，要不依附别人的想法：

“男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做任何事都没有什么不好！可以旅行，冒险……喂，你知道吗？现在我要抽支烟了……”

最糟糕的是儒莉安娜可能感到烟味。那就太不好了……

“这里成修道院了！”莱奥波尔迪娜嘟嘟囔囔地说：“亲爱的，你这座监狱还不错嘛！”

露依莎没有回答，两只手抱着后脑勺一仰，目光迷惘，似乎在继续谈论什么想法：

“其实，旅游之类都是胡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事情是和自己的男人呆在家里，养一个或两个孩子……”

莱奥波尔迪娜从双人沙发上跳了起来，孩子！我的天，千万别提这种事！我天天向上帝祈祷，为的是不要生孩子！

“太可怕了！”她把握十足地大声说，“时时刻刻不得安宁！……要花钱，费力，不要说有病了！愿上帝不要让我有孩子！等他们长大了，什么都相信，会说三道四……一个女人要是有了孩子便一切全完了，被捆住手脚！生活就一点趣味也没有了。整天在家里哄他们……我的天！我？但愿上帝不要惩罚我。要是真的怀上孩子，我想那真的要去干草巷的那个老太婆了！”

“什么老太婆？”露依莎问。

莱奥波尔迪娜解释了一下，露依莎认为那太“不光彩”，但对方耸了耸肩膀：

“还有，亲爱的，女人会人老珠黄，没有哪个人的美貌抵挡得住。最好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失去。等到成了你的女友费里西达德太太那样！……即使穿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亲爱的，也都全完了！免不了受窘！”

下面，本区的风琴手又照例来到街上，进行下午的表演，弹的是《茶花女》的最后一段。天渐渐暗下来，后院的绿叶也变成灰色，远处的房屋在阴影中已经模糊不清。

乐曲使露依莎想起了《茶花女》那本小说，两个人谈起来，还提到了几个情节……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对阿尔曼多爱得多么疯狂！”莱奥

波尔迪娜说。

“我对达尔塔南不也一样吗？”露依莎天真地感叹道。

两个人笑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开始得早。”莱奥波尔迪娜说，“再给我倒上点酒。”

她一口把酒喝完，放下酒杯，耸了耸肩膀：

“哦！我们开始得还算早？所有的姑娘都从那时候开始？13岁的时候就进行第四次热恋了。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女人，所有女人感受到的都一样！”她用脚打着拍子，唱起了《法都》：

爱是一种疾病，
总在空中飘荡，
只要倚在窗前几次，
就会染上爱的疯狂！

“今天我一直在想！”她懒洋洋地伸伸胳膊，“归根结底，这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东西了：其他都无所谓！对吧？你说话呀！对吧？”

露依莎嘟囔了一声：

“怎么会呢！”接着又补充一句：“我才不信呢！”

莱奥波尔迪娜站起身，讥讽她说：

“不相信！可怜又可爱的贞洁女人！你们看呀，这是位小天使！”

她靠到窗前，透过玻璃望着落下的晚霞。突然又慢慢说起来：

“一个上帝的可怜虫自我节制真的值得吗？像个猫头鹰似”
度过一生，受苦受难，等到有一天发起高烧，或者吹过一
或者天气太热，说声晚安，就埋到圣若奥山上去了，一

就算完了！”

客厅里暗下来。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她问。

这些话使她坐立不安：她感到脸红了。可是，那晚霞，莱奥波尔迪娜的话，都仿佛使她像受了诱惑似的感到浑身无力。然而，她还是说这种念头“不道德”。

“不道德，为什么？”

露依莎空泛地说起什么“义务”，说起“宗教”。可是，听到“义务”两个字莱奥波尔迪娜大为恼火。要说有什么事气得她七魂出窍的话，那就是听人说起“义务”！……

“义务？为谁承担义务？为像我丈夫那样的恶汉吗？”

她停住嘴，气乎乎地在厅里踱来踱去：

“至于宗教，都是些胡说八道！那个一口漂亮牙齿、戴夹鼻眼镜的埃斯特万神父亲口对我说过，要是我肯跟他一起到卡里山去，他就宽恕我的一切罪孽！”

“啊，神父们……”露依莎低声说。

“神父们怎么样？他们就是宗教。我从来没有见过别的样的宗教。上帝嘛，我亲爱的，他离我们远着呢，顾不上管女人们干些什么。”

露依莎觉得“那种想法”太糟糕。她认为，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为人正派……

“那是家庭里说的胡话！”莱奥波尔迪娜忿忿地说。

露依莎精神一振：

“你看看你一次又一次的狂热……”

莱奥波尔迪娜停下来：

“什么？”

“并不能让你幸福！”

“当然不错!”她叫道,“可是……”她搜寻合适的字眼,显然又不想用那个字眼,只是干巴巴地说:“他们让我开心!”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露依莎叫送咖啡来。

儒莉安娜端着盘子进来了,把灯也拿来了。过了一会儿,她们到客厅去了。

“你知道昨天谁跟我说起你了吗?”莱奥波尔迪娜躺到无背沙发上。

“谁?”

“卡斯特罗。”

“哪个卡斯特罗?”

“那个戴眼镜的银行家。”

“啊!”

“他一直狂热地爱着你。”

露依莎笑了笑。

“爱得发疯,真的!”莱奥波尔迪娜肯定地说。

客厅里已经黑了,窗户全都开着。街道在昏暗的晚霞中一片模糊,甜蜜而慵懒的空气使夜色也显得温柔。

莱奥波尔迪娜静静地呆了一会儿;但是,下肚的香槟酒和昏暗的光线很快使她想嘀咕点心事。她在无背沙发上舒展舒展身子,舒舒服服地躺好,开始说起“他”来。仍然是费尔南多,她打心眼里爱这位诗人。

“你太应当知道这件事了!”她声音很低,但表情激动,“那才是小伙子的爱情呢!”

她那装腔作势的声音随着炽热的感情抑扬顿挫。露依莎感到了她呼出的热气和身上的燥热,也觉得浑身无力,几乎躺到沙发上。她急促的呼吸声有时像是在叹气,听莱奥波尔迪娜讲到某些刺激性的细节时发出像身上痒痒似的短促而热烈的笑声

……带铁钉的皮靴声沿街走上来，对面的汽灯射出明亮的光柱。柔和而苍白的光线漾进客厅。

莱奥波尔迪娜马上站起来——必须马上走，点汽灯的时候走。可怜的小伙子正等着呢！——她走进卧室，摸着黑戴上帽子，拿起阳伞——已经答应了那可怜虫，不能食言。可是，她真的不想一个人去，路又那么远！要是儒莉安娜能陪她去……

“我让她去，亲爱的！”露依莎说。

她“哎”了一声，无精打采地站起身去开门，在黑暗的走廊里冒出了儒莉安娜。

“我的天！你这个女人，吓死我了！”

“我是来问问要不要点灯……”

“不要。去披上披肩，陪莱奥波尔迪娜太太走一趟！快！”

儒莉安娜跑着走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莱奥波尔迪娜？”露依莎问。

只要有空马上就来。这个星期打算到波尔图去看看费格雷多姨妈，在弗斯镇住上半个月……

门打开了。

“什么时候太太想……”儒莉安娜说。

两个人一再告别，吻了又吻。露依莎笑着凑到莱奥波尔迪娜耳边说：“愿你幸福！”

只剩下一个人形影相吊。她关上窗户，点上蜡烛，慢慢搓着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鬼使神差；她无法摆脱莱奥波尔迪娜去看情夫的思绪！她去看她的情夫……

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莱奥波尔迪娜的行为举止：一面跟儒莉安娜说话，一面快步走着；到了；神经紧张地上楼梯；猛地把门关上——头一个亲吻多么舒心，多么贪婪，多么深沉！她叹了口气。她也爱着一个，而且更英俊，更迷人。为什么他还没

有来呢？

她懒洋洋地坐到钢琴前，唱起莱奥波尔迪娜那首法都曲来，声音低沉、凄凉：

不论他多么遥远，

我都感到他一直在我身边！……

可是，一股孤寂无依的感觉涌上心头，她急不可耐了。独自一人呆在这里多么烦躁！炎热、美丽而又甜蜜的夜色吸引着她，召唤她到外边去情意缠绵地散步，或者手拉手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望望星空。她这样生活多么愚蠢！啊！这个若热呀！你怎么会鬼迷心窍到阿连特茹省去呢！

莱奥波尔迪娜的话和对她幸福时刻的回忆，时时出现在脑际；那几口香槟酒在她血液中翻腾。卧室的钟表慢腾腾敲响9点——突然门铃响了。

她吃了一惊：还不到儒莉安娜回来的时候！她提心吊胆地听了听。门口有人说话。

“夫人，”若安娜进来低声说，“是夫人的表兄，他说来告别……”

她强忍住没有喊出声，结结巴巴地说：

“让他进来！”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急切地盯着门口。门帘一撩，巴济里奥进来了。他脸色苍白，似笑非笑。

“你要走！”她压低声音叫了一声，朝他冲过去。

“不走！”巴济里奥伸出双臂搂住她，“不走！我怕这个时候你不接待我，找了个借口。”

巴济里奥把她紧紧搂住，使劲地吻她；她任凭他亲吻，完

全听他摆布：她的嘴唇紧紧贴在对方的嘴唇上。巴济里奥环顾一下客厅，搂着她往里走，一边走一边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宝贝！”不小心绊在无背沙发前面铺着的虎皮上。

“我爱你！”

“你吓了我一跳！”露依莎叹了口气。

“真的吓了一跳？”

她没有回答，渐渐看不清周围的东西，觉得好像昏昏入睡了，嘴里还结结巴巴地说着：“上帝呀，不！不！”她闭上了眼睛。

10点钟，门铃使劲响起来。在这之前不久，露依莎已经坐到无背沙发沿上。她还有气力对巴济里奥说：

“一定是儒莉安娜，她出去了……”

巴济里奥捋着唇髭，在客厅里转了两圈，点着了一支雪茄。为了打破沉默，他坐到钢琴前，随便弹了几个节拍，稍稍提高一点嗓门，哼起《浮士德》第三场的片断：

在金星的

暗淡星光下……

露依莎的神经震颤了几下，渐渐进入现实；她的膝盖不停地颤抖。此时，听着这个曲调，虽然头脑仍然昏沉，但慢慢回忆起往日的一个场面。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和若热坐在圣卡洛斯剧场的包厢里；一束灯光照着舞台上的花园，花园里月光暗淡，男高音正在向群星呼唤；若热转过身对她说：“太美了！”——他当时的目光简直要把露依莎吞下去。那是婚后的第二个月。她穿的是深蓝色的连衣裙。回家的路上，若热在马车

里搂着她的腰，唱起来：

在金星的
暗淡星光下……

当时，若热把她搂得紧紧的……

她坐在无背沙发沿上一动不动，几乎要滑下来，两只胳膊无力地下垂，目光呆滞，脸色苍老，头发散乱。巴济里奥慢慢在她旁边坐下：“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有想。”

他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说他一定要找个小房子，两个人更自在，更随便；在她家里确实不够谨慎……

他一面说，一面不时扭过脸去喷一口雪茄烟。

“你不觉得我天天来这里会引起人们注意吗？”

露依莎猛地站起身，提醒他，塞巴斯蒂昂已经说过了！……说话声音都有些狂乱了：

“已经太晚了！”

“说得对。”

他踮着脚尖拿来帽子，又吻了她一阵子才走出去。

露依莎感到他划了一根火柴，又慢慢把门关上。

现在剩下她独自一人，像个白痴一样；环顾了一下四周。客厅似乎太寂静了，蜡烛上摇曳着红色的火苗。她眨了眨眼睛，嘴里发干。无背沙发上的一个软垫掉到了地上，她拣起来放回原处。

她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走进卧室。儒莉安娜拿来了帐单，等一会儿就把灯端来……

儒莉安娜已经摘下假发，快步上楼，到了厨房里。刚刚打了个盹的若安娜正在伸懒腰，张着大嘴打哈欠。

儒莉安娜开始收拾灯芯，手指颤抖，目光异常明亮；慢慢干咳了几声后，对若安娜说：

“那么，夫人的表兄几点钟来的？”

“你刚出去他就来了，正好敲响 9 点。”

“啊！”

她端着灯下了楼，感到露依莎还在卧室脱衣服：

“夫人要茶吗？”口气关切备至。

“不要。”

她走进客厅，关上钢琴，雪茄气味呛人。她往四周看看，轻轻朝前迈了一步……她突然蹲下，神情紧张：无背沙发旁边有个东西闪闪发光。原来是露依莎的一个金箍玳瑁发卡。她踮着脚尖走进去，放到梳妆台上。

“谁在那儿？”卧室里传出露依莎困倦的声音。

“是我，夫人，是我。我把客厅关上了。晚安，夫人！”

这时候，巴济里奥走进了格雷米奥，到各个室看了看，几乎都空无一人。有两个家伙正弯着腰，双手拿着报纸读着，样子很是悲伤。稀稀落落几个穿白裤子的人围着小圆桌津津有味地吃烤面包片。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在这炎热的夜晚，加上汽灯的灯光，显得更加憋闷。他正要下楼，一个台球室里突然传出怒气冲冲的争吵声，双方互相喊叫、咒骂：“撒谎，你这头蠢驴！”

巴济里奥停住脚，侧耳细听。突然沉寂下来，其中一个人心平气和地说：

“你下杆吧！”

另一个声音宽宏大量地回答：

“刚才你就该这样做。”

但是，争吵立刻再次爆发，骂声骤起，声音尖利，下流话不堪入耳。

巴济里奥走进台球室。雷纳尔多子爵站在那里，拄着球杆，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对手开球。可是，一看见巴济里奥就飞快地迎上去，兴致勃勃地问：

“怎么样？”

“刚才出来。”巴济里奥咬着雪茄说。

“总算办成了，嗯？”雷纳尔多瞪着眼睛，兴高采烈地叫道。

“办成了！”

“还好，伙计，还好！”

他激动地拍了拍巴济里奥的肩膀。

人们叫他赶快下杆；他探着身子，一只脚悬在空中以打得更准，嘴里还说着，但这种姿势使他口齿不清了：

“祝贺你，祝贺你，因为这种事一开始不能着急……”

“哒！”没有能连撞两球。

“赢不回老本了！”他带着火气嘟囔说。

他走到巴济里奥身边，一面往球杆上打滑石粉一面说：

“你听我说……”

接着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一句。

“伙计，她像个天使！”巴济里奥叹了口气。

6

第二天上午，是儒莉安娜来叫醒露依莎的。她站在卧室门口，压低声音，神秘地说：

“夫人！夫人！有个佣人送来这封信，说是从旅馆来的。”

她蹑手蹑脚地去打开一个窗户，又小心而又神秘地回到卧室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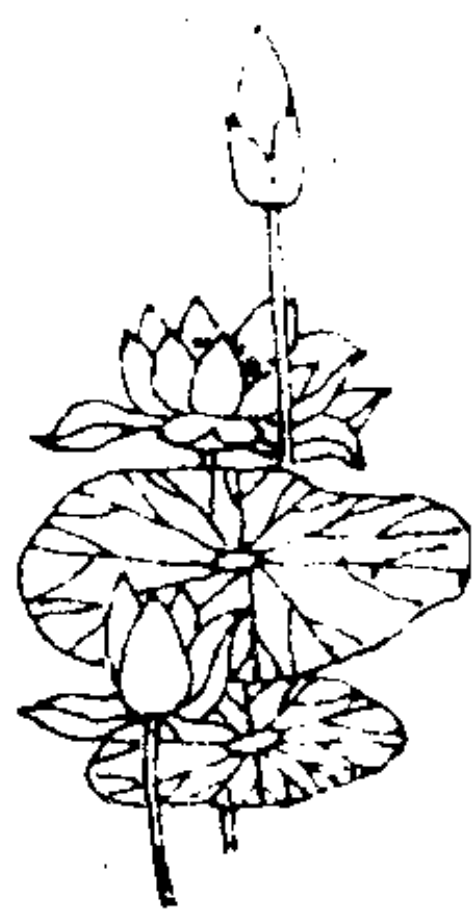
“他在门口等您的回信呢。”

露依莎睡眼惺忪地打开蓝色大信封，信封有缩写名称——一朵皇冠花下面的两个字母“B”。

“好，没有回信。”

“没有回信。”儒莉安娜过去告诉佣人，他还靠在扶手上等候，嘴上叼着一支大雪茄，捋着黑黑的侧须。

“没有回信？好，日安。”他例行公事似地把手指举到礼帽檐上，沿着街道一摇



一晃地走了。

“这男人蛮不错！”她上楼梯去厨房时心里暗想。

“儒莉安娜太太，谁敲门来着？”厨娘马上问。

儒莉安娜嘟囔着说：

“没什么人，是时装店送了个口信来。”

从上午起，若安娜就觉得她“神态异常”：7点钟就扫地，掸灰尘，抖衣服，擦餐厅的玻璃窗，整理架子上的餐具，一直忙个不停！若安娜还听见，打开的阳台上那几只金丝雀在阳光下尖声叫起来的时候，她在唱《心上的信》。来到厨房吃早点，儒莉安娜也不像往常那样说长道短，似乎有什么心事，有点神不守舍。

若安娜不禁问道：

“觉得病情加重了吗？”

“我？感谢上帝，我没有感觉这么好过。”

“我看你不想说话……”

“我这心里说得欢着呢……我并不总是想胡扯。”

尽管已经9点，她还不想叫醒夫人。“看她挺可怜的，让她多休息会儿吧。”说完，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慢慢给大澡盆倒满水；为了不发出响动，她到走廊上去抖夫人头一天穿过的连衣裙；当感到衣服的小口袋里有张揉皱了的纸时，她的眼睛里闪出贪婪的光芒！原来是露依莎给巴济里奥写的那个便条：“你为什么不来？……你该知道这让我多么难受！……”她把纸条拿在手里呆了一会儿，咬着嘴唇，两眼发直，心里紧张地盘算着；最后她又把纸条塞回露依莎的口袋里，叠上连衣裙，非常小心地放在沙发上。

后来，时钟又响了，她才决定去告诉露依莎，声音非常温柔：

“夫人，10点半了！”

露依莎躺在床上，把巴济里奥的便条看了又看：“我再也不能不告诉你我爱你了。我一夜没有睡好！一早起来就向你发誓，我真的疯了，要把我的生命放到你的脚下。”其实，这几句陈词滥调是头一天夜里3点钟打了几圈惠斯特牌、吃了牛排、喝了两杯啤酒、懒洋洋地看了一会儿画报以后写成的。在便条的末尾，他写道：“让别人去追求财富、荣誉吧，我却想得到你！只想得到你，我的鸽子，因为你是把我和生命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绳索，如果明天失去了你的爱情，我向你发誓，一定用一颗善良的子弹结束这无用的生命！”他又要了啤酒，后来才把信带回家用信封封好，签上他名字的缩写，“因为这样总是效果更佳。”

露依莎一连叹了几口气，一次又一次虔诚地亲吻那张便条！这是头一次有人给她写情意缠绵的话语，话语中流露出的炽热的爱，使她的自豪感像个晒干的东西放在温水里一样膨胀开来：她感到自己的身价提高了，觉得终于开始了一种高尚而有趣得多的生活，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魅力，每一步都有新的冲动，灵魂披上了一层光彩夺目的豪华的激情！

她跳下床，迅速穿上室内长袍，走过去拉开透明窗帘……多么美的上午！时值8月末，夏季已经告一段落，炎热和光线中透出秋天的平静；阳光依然灿烂，但落到地上却显出几分轻柔；空气再没有酷夏的闷热，高高的天空像洗过一样瓦蓝清澈；人们可以更自由自在地呼吸，已经看不到过往行人那种有气无力的沮丧神情。一阵欢乐涌上心头，她感到浑身轻松；一夜酣睡之后，前几天的紧张和烦躁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走过去照照镜子，觉得皮肤更明亮更清新，目光中还有一丝淡淡的哀怜。莫非莱奥波尔迪娜说得千真万确？“没有比干点什么坏事更让人显得漂亮的了。”有了个情夫，她有了情夫！

她站在卧室中间，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目光停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有了情夫！”她回忆起头一天晚上客厅里的情景，尖尖的烛光轻轻摇曳，一次次奇特的沉默使她觉得生命已经停止，照片上若热母亲那黄脸上黑黑的眼睛从墙上死死盯着她。可是，这时候儒莉安娜抱着一摞衣服走进了卧室。该穿衣服了……

这个上午她多么高雅！施的是鲁宾香水，挑选了花边最漂亮的衬衫。如此华贵，她长出了一口气！她还想要最昂贵的荷兰衣料，最重的英国首饰，一辆用绸缎衬里的四轮马车……这是因为，对天质聪颖的人来说，内心的欢乐需要有豪华的享受为补充：一直固若金汤的灵魂头一次失足必将立即导致新的过错通过弯弯曲曲的途径接踵而至：——这样，登堂入室的窃贼就会悄悄为他穷凶极恶的同党打开大门。

她上楼去吃午饭，身穿白色室内长袍，头发梳成两条辫子，精神焕发。儒莉安娜忙不迭地过去把窗户关上，“虽然天气不算太热，但关上门窗更加凉爽！”看见夫人忘了戴头巾，她赶紧取来一条，并且洒上了花露水。她殷勤地伺候女主人，看着她吃了好几个无花果。

“夫人，多吃点没有关系！”她激动得几乎带着哭腔。

她在夫人四周轻轻走动，面带谄媚的微笑，脚下没有一点响动，或者站在桌子对面，双臂交叉在胸前，望着女主人，似乎在自豪地赞叹一位至亲至爱的人物！那瞪得圆圆的眼睛不离女主人左右。

她的心里却在自言自语：

“你这个臭泼妇！你这个大醉鬼！”

午饭后，露依莎回到卧室，躺在长沙发上，手里拿着《新闻报》，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对头一天晚上的回忆像秋风时时从平静不语的地上卷起落叶一样，在她灵魂中翻腾：他的某些话语、冲动和谈情的样子……她一动不动，双目水光流溢，感受着甜蜜的回忆长时间刺激她的神经。然而，若热的形象并没有离开她的脑海，而且从头一天夜里就一直在她的头脑之中，但既不使她惊恐也不使她痛苦，而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她既不因此而害怕，也无须感到后悔和歉疚；似乎若热已经死去，或者在遥远的地方不再回来，或者已经抛弃了她！她甚至为心境如此平静而感到惊讶。然而，心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幽灵一般固执而又麻木的念头又使她惴惴不安。她开始寻找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这不是她的过错。不是她主动向巴济里奥张开双臂的……这是“天意”，那时天气太热，晚霞满天，也许还因为喝了一点儿葡萄酒……她当时一定是疯了。她一再用自古以来人们使用的借口把自己的所做所为想得无足轻重：欺骗丈夫的女人她不是头一个，很多女人是因为恶习，而她却是由于炽热的爱情……备受尊崇的名门贵妇之中有非法爱情者多得数不胜数！甚至女王们也有情夫！再说，巴济里奥那样爱她！他会非常忠诚，非常谨慎从事！他的话语是那样让人倾倒，他的亲吻那样令人晕眩！……现在，还能怎么办呢？事已至此……

她决定去写回信，朝书房走去。刚一进门，就看见了黑色油漆镜柜里若热的照片——头和真人一样大小。激情油然而生，心头一阵紧缩。她活像个跑了很长的路之后燥热窒息的人突然走进冰冷的地窖一样，不能动弹了，望着若热髻曲的头发，黑黑的胡须、花点领带，还有镜柜上方交叉着的两柄宝剑。要是若热知道了，一定会杀死她！……她顿时脸色煞白，茫然四顾。若热工作时穿的衣服挂在一颗钉子上，平时用来盖住脚的绒毯叠起来放在一边，一大摞图纸放在另一张桌子上，还有烟丝罐、

手枪匣……他一定会杀死她！这个房间里若热的特点太浓了，使她觉得他就要回来了，过一会儿就走进书房……要是他突然来了！……3天没有收到信了——她在给情夫写信的时候，丈夫随时可能出现，当场逮住她！……可是，她又一想，这都是胡思乱想。从巴雷罗开来的火车5点钟才到；况且他在最后一封信上说还要耽搁一个月，也许更长……

她坐下来，挑了一张纸，开始写信，笔划有点儿粗：

我亲爱的巴济里奥：

一阵不期而来的恐惧，她写不下去了，感到有一种预兆，他来了，要走进书房……也许不写为好！……她站起身，慢慢走到客厅，坐到无背沙发上。仿佛与宽大的沙发的接触和沙发唤起的炽热的回忆鼓励她大胆去进行这罪恶的爱情似的，她非常坚定地返回书房，飞快地写起来：

你想象不到今天上午我接到你的信时是多么高兴……

笔太旧了，不好使！她又蘸了蘸墨水；刚开始写，由于手在颤抖，一滴墨水掉在纸上。她很是扫兴，似乎这是“不祥之兆”。她犹豫片刻——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挠着头，觉得儒莉安娜在扫平台，嘴里哼着《心上的信》。最后，她失去了耐心，把纸撕了又撕，把碎片扔进带两个金属环的油漆木盒里。放在桌子下边一个角落里的这个木盒是若热用来放草稿和废纸的，他们称它为“石棺”。肯定是儒莉安娜忘了倒垃圾，里边的纸满得快溢出来了。

她挑了一张纸，又开始写起来：

我亲爱的巴济里奥：

你想象不出来今天上午刚一醒来就收到你的信时多么高兴。我在信上吻了又吻……

可是，门帘稍稍一皱，传来儒莉安娜小心翼翼的声音：

“夫人，裁缝来了。”

露依莎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捂住信纸：

“让他等着。”

她接着写起来：

太让我难过了！是这封信而不是你在我身边！我对自己都感到惊讶，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占有了我的心。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不要因此而认为我轻浮，也不要以为我不好，因为我希望得到你的爱，而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你那次愚蠢的远游之后再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亲爱的巴济里奥，我无法控制扑到你身边的感情。我的巴济里奥，你比我坚强。昨天，那该死的女佣来告诉我你来告别，我简直要死过去了；但是，当看到并非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心里爱你！如果你当时要我的生命，我也会把生命给你，因为我爱你，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你为什么撒那个谎，为什么来了呢？你太坏了！我恨不得对你说声永远不再见。可是，我亲爱的巴济里奥，我做不到！做不到！我一直爱着你；现在既然已经是你的人，既然整个身心都属于你，我觉得对你爱得更深了，如果还能更深的话……！

“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客厅里有人说。

露依莎吓了一跳，站了起来，脸色煞白。是若热？她惊慌失措地把信揉成一团，想藏到口袋里——偏偏室内长袍没有口袋！她精神恍惚，来不及思考，一把扔到“石棺”里。她站在那里，两只手支在桌面上等待着，生命似乎停止了。

门帘掀开了——她立刻认出了是费里西达德太太那蓝色天鹅绒帽子。

“在这儿藏着，你这个调皮鬼！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亲爱的，你怎么啦，脸白得像石灰……”

露依莎瘫坐到扶手椅上，脸色苍白，浑身发冷，带着疲倦的笑容说：

“正在写信，突然一阵头晕……”

“哎，头晕，我更厉害！”费里西达德太太接过话茬，“倒霉透了！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扶着家具，甚至怕一个人走动。是因为没有吃泻药！”

“到卧室去吧！”露依莎马上说，“在卧室里好一点。”

她站起来，腿还在抖个不停。

她们穿过客厅，儒莉安娜开始收拾屋子，经过椭圆形镜子下边的博物架的时候，露依莎看见博物架的石头面上有一点烟灰：那是头一天晚上“他”的雪茄留下的！她轻轻掸掉——一抬头，大吃一惊：自己的脸那样苍白！

裁缝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有绛紫色饰条的帽子，坐在无背沙发沿上等着，衣服包放在膝盖上，目光凄凉。她是来试裁好的连衣裙的。先在露依莎身上用别针别好，拉直，低声说着什么，态度谦恭得让人伤心，还不时干咳几下。等裁缝用披肩紧紧裹着瘦瘦的肩膀，像个幽灵似地轻轻走出去，费里西达德太太立刻说起“他”来——当然指的是顾问。她在风磨公园遇

到了他。可是，先生们，他甚至不走过来说句话！只是干巴巴问候了一下，就“咚咚”地走开了，这太过分了，简直像是故意躲避！你说呢，哎！这冷漠的态度要气死她了！她无法理解，真的无法理解……

“因为说到底，”她叫道，“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我当然已经不是个孩子，可毕竟不算一文不值吧！你说对吧？”

“当然。”露依莎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想起了那封信。

“喂，你看我，40岁了，穿上这身袒胸衣服还很像样子呢？这肩膀，这胸脯，丰满得很！”

露依莎站起身，费里西达德太太又说：

“丰满得很，跟许多年轻姑娘一模一样。”

“我完全相信。”露依莎茫然地笑着表示同意。

“可他也算不上什么年轻小伙子……”

“当然……”

“不过保养得很好！”她的眼睛发出兴奋的光芒，“还能让女人感到非常幸福！”

“非常……”

“让人眼馋的男人！”费里西达德太太叹了口气。

这时候露依莎说：

“你稍等一会儿可以吗？我进去一下，马上回来。”

“去吧，亲爱的，去吧。”

露依莎跑进书房，直奔“石棺”。空了！她的信呢？上帝！她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喊来儒莉安娜：

“你把纸箱倒了？”

“倒了，夫人，倒了。”她非常镇静地回答说。

接着，关切地问道：

“为什么？丢了什么文书吗？”

露依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我把一张纸扔到箱子惊了。你倒在哪儿了？”

“跟往常一样，夫人，倒在垃圾桶里了。我以为都是没有用的……”

“啊，我去看看！”

她快步朝厨房走去。

儒莉安娜紧随在后，一面走一面说：

“哎呀，还不到5分钟！箱子太满了……我正在收拾书房……上帝保佑……要是夫人早说一声……”

可是，垃圾桶也空了。若安娜刚刚拿到下边倒了。看到露依莎很着急，她问：

“为什么？丢了什么东西吗？”

“一张纸。”露依莎看看四周，看看地上，地板很白。

“那里边有几张纸，夫人，”姑娘说，“我一古脑儿都倒了。”

“若安娜太太，会不会有张纸掉在外边呢？”儒莉安娜怯生生地提醒说。

“去看看，若安娜，去看看。”露依莎有了一线希望。

儒莉安娜显得很焦急：

“上帝，我主！我怎么会想得到呢！可是，夫人，您怎么没说呢……？”

“好啦，好啦，不是你的过错……”

“我的天，吓得我胃里都堵得慌……夫人，是重要东西吗？”

“不是，是一张账单……”

“上帝保佑！……”

若安娜回来了，手里摇晃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露依莎一把抓过去，念道：“……第一口探测井的直径……”

“不！不是这个！”她没好气地叫道。

“那就是顺着管道下去了，夫人，什么也没有了。”

“你看清楚了？”

“都看了一遍……”

儒莉安娜又失望地说：

“还不如让我丢 10 块钱呢！出这种事！夫人，我怎么会想到……”

“好啦，好啦！”露依莎嘟囔着下了楼。

但是，她惊魂未定，模模糊糊感到事情有点可疑……她想起了头一天给巴济里奥写的那张便条，揉成一团装进连衣裙口袋里了……她慌慌张张地走进卧室。

费里西达德太太摘下帽子，舒舒服服地坐在长沙发上。

“对不起，嗯？”露依莎说。

“没关系，亲爱的，没关系。什么事？”

“丢了张账单。”露依莎回答说。

她去打开衣柜，马上在口袋里找到了那个便条……这下子她放了心。信肯定倒进垃圾筒了。可是，太马虎了！

“好，没事了！”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

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压低声音，非常秘密地说：

“喂，我是来跟你说件事的。注意，这是个秘密！”

露依莎心惊一惊。

“你知道，”费里西达德太太接着说，她说得很慢，并且一句一停顿，“我的女佣叫若泽珐，她要跟那个西班牙人结婚了……那男人是图伊一带的人，说他家乡有个女人法力神奇，能撮合婚姻……说是再灵验不过了……对男人施符咒——男人就产生爱情，婚姻马上就成功，并且还非常美满。”

露依莎已经平静下来，笑了。

“喂，”费里西达德太太接着说，“先别说你的事……”

她口气中透出迷信的崇拜：

“说她创造了许多奇迹。那些遗弃了恋人的男子、看不起恋人的男人、有了女友的丈夫，总之，各种各样的忘恩负义……只要那女人一使法力，他们就害怕、后悔，激情顿起，爱得发狂……那姑娘告诉了我这件事。我立刻想到……”

“想到用符咒迷惑顾问！”露依莎叫道。

“你看怎么样？”

露依莎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费里西达德太太险些发起火来。她又讲了一些例子：一个纨绔子弟污辱了洗衣女子，一个男人抛弃了妻子儿女与一个“疯女人”私奔……符咒在这些人身上都大显神通，使他们突然回心转意，炽热地爱被他们歧视的人。如果离得近，就立刻回来认错；如果离得远，就迫不及待地往回赶，或步行，或骑马，或乘邮件马车，匆匆忙忙如救燃眉之急……像被铁丝捆住手脚的奴隶一样服服帖帖、低声下气地投降……

“可是，那西班牙人说，”她非常激动，“要到他家乡去，跟那个女人谈，带着顾问的照片——必须带他的照片——和我的照片，然后再回来，还要7块钱！……”

“哎呀，费里西达德太太！”露依莎打了个制止她的手势。

“你用不着说我，别说了！我还知道别的……”

她站起身，瞪大眼睛：

“可是，要花7块钱！7块钱！”

儒莉安娜来到门口，面带微笑，声音非常低：

“夫人请出来一下，可以吗？”

在走廊上，她悄悄地说：

“这是一封信，从旅馆来的。”

露依莎红了脸。

“我的天！你这个女人，何必那么神秘！”

她没有回到卧室，在走廊便把信打开了。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

“我的宝贝，”巴济里奥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一个用来会面的秘密窝……”他说明了街道名，门牌号数、信号和最近的路线。“你什么时候来，我的宝贝？明天就来吧。我给那个家起了名字，叫‘天堂’：我亲爱的，对我来说，那里是名符其实的天堂。我从中午就在那里等你；只要看到你来了，我就下去。”

他的爱情如此强烈，如此匆忙地找一个“窝”——这证明他对她的激情专注而且急不可耐——使她心中的自豪膨胀开来；同时，那个秘密“天堂”像小说惊的景象一样，给了她享受异样幸福的希望；在炽热的情感中，丢失那封信造成的不安和惊怕像太阳升起后的片片雾霭一样消失了。

她返回卧室，目光里含着笑容。

“你觉得怎么样，嗯？”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问道，她硬让对方考虑她的想法。

“什么？”

“你觉得应当把他交给图伊巫神吗？”

露依莎耸了耸肩膀，对靠巫术强拉硬拽得到一厢情愿的爱情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她为自己浪漫的密谋沾沾自喜，就越发觉得老太婆的多情令人作呕了。

“胡闹。”她轻蔑地说。

“哎呀，亲爱的，可别这么说！可千万别这么说！”费里西达德太太赶紧说，语调凄凉。

“那么你就把他交去好了！”

“可是，要花7块钱！”费里西达德太太几乎带着哭声感叹说。

露依莎笑了：

“为了得到个丈夫？我看很便宜……”

“要是不灵呢？”

“那就贵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哎”了一声。她在情欲的冲动和经济上精打细算之间犹豫不决，非常难过。露依莎动了侧隐之心，从衣柜里拿出一件上衣：

“算了，亲爱的，用不着去找什么巫师……”

费里西达德太太抬头望着天空。

“你要出去？”她凄凉地问。

“不。”

于是，费里西达德太太建议露依莎跟她一起去附体神庙，看望西尔薇拉——真可怜，她长了个疖疮，再去看看教堂为节日搭的舞台，刚刚搭好，漂亮极了！

“我还想去教堂祷告，乞求这肠胃病快点好。”她又叹了口气。

露依莎同意了。她乐意去看看灯火明亮的神龛，听听人们齐声祈祷的嗡嗡声，似乎那十分虔诚的声音与她现在的心境极为合拍。于是，她赶紧穿衣服。

“哎呀，亲爱的，你胖多了！”费里西达德太太吃惊地望着她的肩膀和胸脯。

露依莎对着镜子照着，露出热切的笑容。她动情地摸着自己白皙细腻的皮肤，为她优美的线条高兴万分。

“很丰满。”她怜爱地说。

“丰满？你要变成个圆球了！”

接着，又伤感地说：

“是啊，过你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丈夫，心情愉快，没有儿女，不用操心……”

“亲爱的，我们走吧。”露依莎说，“伤心也没有让你瘦了呀……”

“是啊，是啊，可是……”她一副沮丧的神态，好像在为自己的毁灭而悲哀，“这五脏六腑都不行了，胃、肝……”

“既然图伊的女人能创造奇迹，让她把五脏六腑换成新的嘛！”

费里西达德太太带着悲哀的怀疑苦笑了一下。

“你知道我有一顶漂亮的帽子吗？”突然，露依莎叫道，“没有看见？太漂亮了！”

她马上从衣柜惊取出帽子。用细麦秸编的，边上饰有琉璃草。

“你看怎么样？”

“美极了！”

露依莎望着帽子，用指尖轻轻抚摸着上面蓝色的小花。

“看上去都觉得凉爽！”费里西达德太太说。

“真的？”

她神态庄重、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回原处。戴着合适极了！她想，要是巴济里奥看见了，一定会喜欢。她们很可能会遇到他……

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心花怒放：觉得生活、出门，到附体神庙去、想自己的情夫，这一切都那么欢畅！……她飘然欲仙，在卧室里寻找梳妆台的钥匙。

把钥匙放在哪儿了？也许放在餐厅了吧！去看看。她昏头

昏脑地跑出去，嘴里哼着歌儿：

朋友们，夜晚迷人……

啦 啦 啦……

几乎和正在扫走廊的儒莉安娜撞了个满怀。

“儒莉安娜，不要忘了熨明天穿的绣花裙子！”

“是，亲爱的夫人，正熨着呢！”

说完，用凶狠的目光望着她的背影：

“唱吧，你这个小泼妇！唱吧，你这条小毒蛇！唱吧，你这个小醉鬼！”

她突然心花怒放，飞快地扫了几下，用嘶哑的嗓子唱起来：

“明天，好戏唱完，

人们说……

如果这是真的，不是谎言……

她压低声音，狠狠唱道：

我将幸福无边！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塞巴斯蒂昂和朱里昂到圣彼得·阿尔甘特拉散步。

塞巴斯蒂昂刚才讲了与露依莎见面的场面，仿佛从那时候起对她更加尊重了。一开始，他很恼火，真的……

“可是，你做得对，猛然间听到那些话，我还有点生气呢，太莽撞了……”

后来，可怜的露依莎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表示非常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看样子很注重名声，问他该怎么办……甚至还流了眼泪。

“我立刻对她说，最好和表兄谈谈，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你看怎么样？”

“可以。”朱里昂含糊地说。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使劲吸烟。土黄色的脸颊凹陷，成了铁青色。

“这么说，你认为我做得对，嗯？”

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她是个正经善良的女人。朱里昂，她非常正派！”

两个人又沉默不语了。天气阴沉，看样子雷雨即将来临；又黑又厚的浓云聚集，格拉萨那边小山顶上已是黑压压一片；偶尔一阵风吹过，树叶瑟瑟发抖。

“现在我总算放心了。”塞巴斯蒂昂概括说，“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朱里昂耸耸肩膀，苦苦一笑。

“伙计，但愿我也像你一样操心！”他说。

接着，他苦涩地谈起了他的心事。——一个星期以前，学校有个教师的空缺，他参加了竞争。这是他的救命稻草。他说，要是能抓到这个职位，马上就名声大震，顾客盈门，财源不断……可是，活见鬼！名字算是报上了！……不过，对自己高人一等的信心使他无法安下心来——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葡萄牙，对吧？在这类问题上，科学、研究和天才是一回事，而重要的是后台！他没有什么后台靠山——而竞争对手——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是一位董事长的侄子，在市政厅有亲戚，后台硬得很！所以，他在认真准备，可是，觉得也必须下手！但是，找

谁呢？

“塞巴斯蒂昂，你不认识什么人吗？”

塞巴斯蒂昂想起了他的一位表兄，此人是个大胖子，说话瓮声瓮气，是阿连特茹省议会的多数派议员。要是朱里昂愿意，他就去找他说说……可是，常听说学校的人不靠推荐和私下做手脚……还有，我们不是认识亚卡西奥顾问吗？……

“他是个蠢蛋！”朱里昂说：“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谁看得起他？你那表兄，行！我看你表兄不错！需要有个人说说话，活动活动……”因为他非常相信“担保”在“大人物”们当中的影响，相信只要手腕高强就能让富人们动心。他带着一种自豪得近乎威胁的口吻说：“塞巴斯蒂昂，我要让他们领教领教什么叫有学识！”

他刚要解释他的论文的内容，塞巴斯蒂昂打断了他：

“她来了。”

“谁？”

“露依莎。”

确实，她穿一身黑衣服，独自一个人在帕塞约外面走着，微微一笑回答了两个男人的问题，把手轻轻一抬向他们道了声再见，只是脸稍稍红了。

塞巴斯蒂昂一动不动，虔诚地目送她走过去：

“这种人看上去就正派！去商店了……多好的姑娘！”

就要初次在“天堂”和巴济里奥幽会，她非常紧张，从上午就控制不住心中的恐惧，戴上了一块很厚的面纱，遇到塞巴斯蒂昂的时候心跳得厉害。不过，同时又有一种复杂而强烈的好奇心推动着她，使她心中因欢乐而轻轻颤抖。她终于要亲身感受在爱情小说里读过多少次的冒险了！即将试验一种新形式

的爱情，经历奇特的感受！万事俱备——神秘的小家、非法的秘密，还有面临危险心头的悸动！因为排场比感情更让她动心；对她来说，那个“家”本身比巴济里奥更有趣，更具有吸引力！是个什么样的“家”呢？在亚罗依奥一带，圣巴巴拉广场前面：模糊地记得那里有一排旧房子……她更希望去郊外，在一个小庄园里，绿草蓬松，树木低语，两个人携手漫步，四周一片寂静，充满诗情画意，然后，在泉水滴在石头池塘里的有节奏的叮咚声中进入爱情的梦乡……可是，是在第三层——谁知道里面怎么样呢？她记得保罗·费瓦尔写的一本小说，主人公是位公爵诗人，他的情妇所在的茅屋里面用绸缎裱糊，在屋前经过的人看到这破败的小屋一定会怜悯在其中居住的人如此贫穷——其实谁也不知道里面的塞夫雷斯花盆里鲜花盛开，两个人光着脚踩的是名贵的戈贝林地毯！她了解巴济里奥的喜好——“天堂”一定和保罗·费瓦尔的小说里描写的一样。

可是，到了卡蒙斯广场，她发现在帕塞约见过的那个长脸男人正在像个公鸡似地一直跟在身后；她立刻上了一辆马车。在希亚多下车的时候，为能很快把她送到情夫这里而十分快活，甚至以某种轻蔑的心情看着为庸庸碌碌的生活而奔波的来往行人——她要去度过爱情生活的浪漫时刻；然而，随着离“天堂”越来越近，她像个不得不在手持剑戟的两队威武的卫兵中间走上皇宫台阶的庶民一样，由于难为情而胆怯、紧张。她想，巴济里奥或许正躺在缎子无背沙发上等她到来：她几乎担心自己这个没有经验的普通小市民说不出高雅的语言，做不出动情的温存。他大概见识过许多非常美丽、非常富有而且在爱情上极有教养的女人！他一定想让她乘他用几百米尔瑞斯包租的马车前来，说话像小说里一样妙趣横生……

马车在一所黄色的房子前面停住。刚到小小的门口，一股

咸乎乎的污浊气味迎面扑来，她顿时感到恶心。破旧的楼梯陡直、狭窄，夹在两堵墙之间，墙上水渍斑斑，石灰皮剥落。阁楼平台上那扇带铁丝网的窗户积满灰尘，蜘蛛网遍布，透出天井里昏暗的光线。旁边的一扇小门后面，传出摇篮的吱扭声和孩子痛苦的哭声。

巴济里奥马上走下来，嘴里叼着雪茄低声说：

“太晚了！上去吧！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出了什么事？”

楼梯太窄，不能两个人一起上。巴济里奥侧着身子在前面走：

“我从一点钟就在这里等你，亲爱的！还以为你忘记了是哪条街……”

他推开一扇铁门，让她走进一间糊着蓝白条墙纸的小卧室。

露依莎第一眼就看见卧室里面放着一张铁床，床垫年久变黄，打着各色补丁；白色厚布床单很脏，显然没有洗干净，在床上凌乱地摊开……

她红着脸坐下，一声不响，很是尴尬，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看着床头划过火柴的杂乱痕迹；虫蛀、开绽的破席子上有一摊墨水的痕迹；红色窗帘上可以看到有几个窟窿；墙上挂着的一张银版照片摇摇晃晃，照片上的人披一件蓝色束腰外衣，正在撒鲜花……最引起她兴趣的是蒿草垫的旧长椅上方一张大照片：一个呆头呆脑、喜笑颜开的矮胖子，留着一络胡须，像正在休息星期日的舵手；穿白色裤子，坐在那里，双腿叉开，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则伸出来，放在半截石柱上；照片框架的下方，仿佛墓石上一样，黄色的钉子上挂着个万世花圈！

“只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巴济里奥告诉她，“还算不错：非常隐蔽、非常安全……只是不够豪华……”

“没关系。”她低声说，随后站起身，走到窗前，掀起玻璃

窗上的窗帘一角：对面是一片简陋的房舍，一个花白头发的鞋匠在门前钉鞋掌；一个小店铺门口有束金雀枝花晃动。旁边用绳子吊着一盒香烟；一扇窗户里有个女人正伤心地晃动怀里的病孩子，孩子甜瓜色的小脑袋上有厚厚的疮痂。

露依莎咬着嘴唇，心里难受。这时候，有人用指关节轻轻敲门。她吃了一惊，马上放下面纱。巴济里奥走过去开门。一个娇里娇气的、带口音的人低声嘀咕了几句，露依莎只模模糊糊地听见：

“你们放心吧，这是钥匙……”

“好，好！”巴济里奥赶紧说了一声，转身把门关上。

“谁呀？”

“女房东。”

天开始黑下来，偶尔有大雨点落到街上的石地上；晚霞的余辉使屋里显得更加凄凉。

“你怎么找到的这个地方？”露依莎难过地问。

“人家介绍的。”

这么说，已经有别人来过，在这里作过爱？她顿时觉得床肮脏得让她恶心。

“把帽子摘下来。”巴济里奥几乎有点不耐烦了，“你戴着这帽子我心里着急。”

她慢慢解开松紧带，怏怏不乐地把帽子放到长椅上。

巴济里奥抓住她的手，拉着她坐到床上：

“你太美了！”巴济里奥吻了她的脖子，把头倚在她胸前，非常温柔地看着她：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你多少次呀！”

突然，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马上有人焦急地敲门。

“怎么回事？”巴济里奥火了，大声喊。

那带口音的声音解释说，一条被子在阳台上晾着，忘了收回来；要是淋湿了，那被子就完了！……

“我赔你被子！走吧！”巴济里奥吼道。

“把被子给她嘛……”

“让她见鬼去吧！”

露依莎感到赤裸的肩膀一阵发冷，打了个寒战，带着点模模糊糊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偎在巴济里奥的双膝间——舵手那张呆头呆脑的脸一直看着她。

这样，一条准备开航进行浪漫旅行的快船，刚一启航就在河里的泥淖中搁浅了，本来指望乘船到清香宜人的森林去的，冒险大师现在却一动不动地躺在后甲板上，捂着鼻子，以免闻到臭水沟的气味。

露依莎开始天天出去，儒莉安娜马上想：“好啊，去会那家伙了！”

她的态度变得更加谦恭。露依莎 5 点钟回来，她带着下人特有的谄媚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把门打开。真是关心备至！真是分秒不差！掉了一个扣子，一条缎带歪了，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夫人，非常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一次。”还低声下气地叹息个不停。现在，她非常关心女主人的身体，关心她的穿着，关心她晚饭吃得怎么样……

然而，自从女主人开始到“天堂”去，她的活多了：要天天熨衣服，往往到晚上还要洗衣领、镶边、袖口，伏在洋铁皮大盆上洗到 11 点钟。但她毫无怨言，反而对若安娜说：

“哎呀，看到打扮得这样整齐漂亮的女主人真叫人打心里高兴！……少见呀！我的天！少有呀！我不是故意这么说，是打心眼里高兴。并且，感谢上帝，我现在身体也好，不怕活多。”

她不再嘟囔女主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反而一再对若安娜说：

“这夫人呀，嘿，简直是个圣女！心地善良，能忍受……没有比她再好的了！”

她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胆汁色，也不再痛苦地痉挛。有时候，吃晚饭或者晚上，她在若安娜旁边借着油灯一声不响地缝衣服，会突然间脸上露出微笑，眼中射出兴奋的光芒。

“儒莉安娜太太，看样子你好像想起了什么好事……”

“若安娜太太，这心里高兴呀！”她心满意足地说。

她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嫉妒心；有一天，听说博士的女人热尔特鲁德斯在9月的一个节日上穿了件簇新的缎子连衣裙，她竟然毫不动心，只是说：

“有一天我也要穿新衣裳，而且要好的，时装店订做的！”

还有几次，她含含糊糊透露出不久就要富了的想法。若安娜甚至这样问过她：

“儒莉安娜太太，你在等着接受遗产吗？”

“也许吧。”她干巴巴地回答说。

她越来越讨厌露依莎。上午，看到她梳妆打扮，往身上洒花露水，哼着小曲照镜子，她就走出卧室，因为一阵疯狂的仇恨涌上了心头，她唯恐按捺不住发作一通！恨她的衣服，恨她那兴高采烈的神气，恨她的内衣，恨她要去会见“男人”，恨她女主人的优越条件。“臭女人！”露依莎出门的时候，她悄悄窥视，望着她沿街往上走，随后带着愤怒的冷笑关上玻璃窗：

“小泼妇，你去找寻欢作乐吧！我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一定到来！一定到来！”

确实，露依莎寻欢作乐。她每天下午两点钟就出去。街上，人们已经在议论“工程师的那位现在有了圣米格尔式的情夫”。

她刚绕过十字路口，人们就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他们肯定她去会那位“花花公子”。在哪里？这是煤炭店老板娘最关心的问题。

“在旅馆里！”保拉小声说，“因为所有的旅馆都是干丑事的好地方。也许……”他想了一下，轻蔑地补充说，“也许在下区一个肮脏地方吧！”

烟草店老板娘感叹说：“那夫人本来很明白事理呀！”

“我说埃列娜太太，没人管的母牛全都让舔嘛！”保拉带着很重的鼻音说，“所有的女人都一样！”

“除了我以外！”烟草店老板娘表示不满，“我一直是个正派女人！”

“可她呢？”煤炭店老板娘说，“谁也没有说过她有什么不好！”

“我说的是上层社会，说的是那些贵妇们，那些拖着绸缎衣服的女人们，她们是一伙混帐东西！这我可清楚！”他接着严肃地说：“老百姓更讲道德，老百姓是另一种人！”他把手插进口袋，叉开双腿，低头看着地上，若有所思：“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看样子他确实认为，老百姓的美德比人行道上的石子还多！

塞巴斯蒂昂在阿尔马达小庄园住了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听到若安娜姨妈说的“大新闻”，吓得魂飞天外：现在，小露依莎天天下午两点出门，表兄再没有去过；这是热尔特鲁德斯告诉她的；这成了街谈巷议的唯一话题……

“难道那可怜的夫人不能到商店给自己买点东西？”塞巴斯蒂昂叫道，“热尔特鲁德斯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不明白若安娜姨妈怎么会让她到这个家里胡说八道！……”

“罪孽呀！瞧你这脾气！”若安娜姨妈非常生气，“孩子，真的，那可怜的女人说的都是在街上听到的！她还为露依莎说话呢！为她说话，还埋怨街上人们说三道四呢！这叫什么事呀！”若安娜姨妈嘟嘟囔囔地出去了：“瞧你这脾气，我的天！”

塞巴斯蒂昂叫住她，安慰说：

“若安娜姨妈，究竟谁在说呀？”

“谁在说？”若安娜姨妈没好气地说：“整条街都在说，整条街！整条街！”

塞巴斯蒂昂心急如焚。整条街！这还了得！若热在的时候她从不离开窝，现在却天天出去，原先邻居们对那个人来访已经嘀嘀咕咕，现在自然对她天天出门说三道四！这正在让她声名狼藉！而他却无能为力！去提醒她？再有一次那样的场面？不能。

他去找露依莎。当然，什么事也不想跟她说，只是去看看她。不在。两天以后又去了一次。儒利安娜来到大门口，带着冷笑说：“刚刚出去。到教堂准能找到她。”终于有一天在圣罗克街口上碰到了。露依莎看到他，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为什么在阿尔马达呆了那么久？故意躲着吗？”

“有木匠在那里干活，我得看着点。他呢？”

“还好。有点烦闷。若热说还要耽搁一段时间，我非常孤单。朱里昂不去，顾问也不去，谁都不去。有时候费里西达德太太去看一眼，她现在忙着拜附体神呢……虔诚的信徒嘛……”她笑了笑。

那么，她到哪儿去？

去买点东西，然后找时装裁缝……“塞巴斯蒂昂，来坐坐呀，嗯？”

“我一定去。”

“晚上去吧，我太寂寞了。经常弹钢琴。那架琴可顶大用了！”

当天下午，塞巴斯蒂昂收到若热的信：“最近看见露依莎了吗？我几乎有点担心了，因为5天没有收到她的信。并且，她懒得像个修女；写信来也只有四行，因为邮差就要走了，还要让邮差等一等，真是活见鬼！她抱怨心里烦闷，感到孤单，没有人理睬，好像在沙漠里生活。你看能不能陪陪她……真可怜……”

他第二天傍晚就到她家去了。也身穿室内便袍，脸很红，睡眼惺忪。从外边回来，很累，晚饭以后困得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有什么新鲜事吗？她一边说一边打哈欠。

他们谈了阿尔马达的工程，谈了朱里昂和顾问，后来就无话可说了，都有些拘谨。

于是，露依莎点上了钢琴上的蜡烛，把她正学习的新乐曲给塞巴斯蒂昂看——古诺的《米雷叶》；有一段她总是出错，请塞巴斯蒂昂弹弹；塞巴斯蒂昂弹得出神入化，她在钢琴旁边低声哼着乐曲，用脚打着拍子；随后她想试试，又错了。她生气了，把乐谱扔到一边，坐到沙发上：

“我几乎没有弹过，手都生锈了！”

塞巴斯蒂昂不敢问及巴济里奥，露依莎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塞巴斯蒂昂看到对方态度冷淡，以为这是不够信任或者没有忘记前一次的不快，于是借口说要到农业总会去一趟，灰溜溜地走了。

每天都给他带来新的不安。有时候是若安娜姨妈下午对他说：“小露依莎今天又出去了！天这么热，她会热出病来！我的天！”有时候是他远远望见邻居们交头接耳，那肯定是在“说可怜的夫人坏话”！

他觉得这一切与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诽谤”一场

毫无二致：诽谤一开始，如同鸟儿翅膀的窸窣，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吓人，最后像霹雳一样爆发！

现在，他往往绕过那条街，不愿意在保拉和煤炭店老板娘跟前走过：见了他们难为情！有一次遇上了特谢拉·阿泽维多，对方问他：

“喂，若热什么时候回来？真是活见鬼！这小子留在那里了！”

听这类话成了家常便饭，塞巴斯蒂昂心惊肉跳。

有一天，他烦闷已极，前去找朱里昂。到了4层楼，看见他正在忙碌，脚上趿着拖鞋，身上穿件皱皱巴巴的汗衫，头发蓬乱，身边尽是纸张，脚下放着一把咖啡壶，黑黑的地板上满是烟头，屋子一角堆着几件脏衣服；凌乱的床上摊着几本打开的书——又脏又乱的东西发出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带扶手的窗户对着天井，从那里传来一个女佣刺耳的歌声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刷锅声。

塞巴斯蒂昂一进门，他站起来，伸个懒腰，卷上一支烟，说他从7点钟一直工作到现在……嗯？真有意思！非让你塞巴斯蒂昂知道不可！

“啊，你来得是时候。我正要去你家呢……今天本应当收到钱，可没有送来，给我点钱吧。”

他马上开始说他的论文。一定能行！

朱里昂带着像父母炫耀孩子似的欢快心情给他读了序言中的几段，喜形于色，信心十足，迈着大步在屋里走来走去：

“塞巴斯蒂昂，我要向世人表明，在葡萄牙尚有葡萄牙人在！让他们目瞪口呆！你等着瞧吧！”

说完，他坐下来，吹着口哨，开始为写好的稿纸编号码。塞巴斯蒂昂战战兢兢，为用些家庭事情打扰了他的科学兴趣而难

为情。他低声说：

“我是为了我们朋友家的事来找你的……”

可是，门猛地打开了，闯进一个胡子拉碴、目光有点像疯子似的小伙子。他还是个学生，朱里昂的朋友。两个人几乎立刻重新开始上午 11 点小伙子下去到金光餐厅吃午饭时中断的争论。

“你不对，伙计！”学生激动地说，“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意见。医学是半个科学，而生理学是另一半科学，它们都是推量论科学；只试图了解生命的原则就失去了基础！”

他站在塞巴斯蒂昂面前，叉臂在胸前，对他喊道：

“对于生命的原则我们知道什么？”

塞巴斯蒂昂谦恭地低下头。

但是，朱里昂火了：

“你的糟糕之处就在于活力论学说，可悲的学说！”他用霹雳般的吼叫攻击活力论，宣布它“违反科学精神”——一个主张制约非生物的规律与制约生物的规律不相同的理论只能是异端邪说！他大声叫道：“宣布这一理论的毕萨特是个低能儿！”

学生气得六魂出窍，吼叫说把毕萨特称为低能儿的人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

朱里昂不理会对方的咒骂，继续激烈地坚持自己的见解：

“生命的原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它像我穿的头一件汗衫一样无关重要！生命原则与任何其他原则一样：一个秘密！我们必须永远不去了解它！我们不能了解任何原则。生命、死亡、起源、结束，都是秘密！对这些基础问题我们都无能为力！绝对无能为力！我们可以争论几个世纪，但连一英寸也前进不了。生物学家、化学家，他们都与事物的原则不相干；他们认为重要的是现象！我亲爱的朋友，各种现象和它们的直接原因可以在

非生物体与生物体上严格确定——在一块石头上和在一个大法官身上一个样！生物学与医学和化学一样，都是严格的科学！这一点，笛卡尔早就说得一清二楚了！”

两个人就笛卡尔吼叫起来。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塞巴斯蒂昂没有发现两个人怎么又转而围绕对上帝的看法争得不可开交。

学生似乎需要以上帝来解释宇宙，而朱里昂则怒气冲冲地攻击上帝，说上帝是“陈旧的假设”、“迈卡主义党徒们的惯用手段”。于是，两个人开始像斗鸡场上的公鸡一样争吵起社会问题来。

学生死死盯着对手，用拳头敲着桌子，坚决主张权威主义。朱里昂则大声喊叫，维护“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来两个人都火气十足地引用许多有名的人物：蒲鲁东、巴师夏、杰佛里等等。朱里昂以尖利的嗓音压住对方，猛烈抨击学生拥有利息为百分之六的股票，说他是资金经纪人的儿子荒唐可笑，刚刚还在金光餐厅吃了有产者才吃的牛排。

两个人怒目而视。

不一会儿，学生无意中轻蔑地提到了贝尔纳的几句话，于是火气十足的唇枪舌剑又重新开始。

塞巴斯蒂昂拿起帽子，低声说：

“再见。”

“再见，塞巴斯蒂昂，再见。”朱里昂马上说。

他把塞巴斯蒂昂送到平台。

“要是什么时候想让我和我表兄说说……”塞巴斯蒂昂噤噤着说。

“好吧，我们看看再说，让我想想。”朱里昂冷淡地回答，仿佛工作的自豪感驱散了他所说的可怕的社会不公。

塞巴斯蒂昂一面下楼梯一面想：“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法子跟

他说！”

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找找费里西达德太太，开诚布公地跟她谈谈呢？费里西达德太太确实爱大惊小怪，有点呆傻，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并且还是露依莎的密友：说话更有分量，办事更有能力……

他当即作出决定，乘上一辆马车，朝圣本托街去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的女佣显得很难过的样子，而且面带泪痕：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啊，奇怪！”

“什么事？”

“夫人呀！出了这样的大祸！在附体神庙栽了一跤，把脚扭了。情况很不好。”

“在家吗？”

“在附体神庙那边。连门都不能出了！跟安娜·西尔薇拉太太在一起。出了这样的灾祸！她都要急死了！”

“什么时候出的事？”

“前天晚上。”

塞巴斯蒂昂跳上马车，让车夫赶快奔到露依莎家。

费里西达德太太在附体神庙病了？怪不得露依莎天天出去呢！去看望她、陪伴她、照顾她……

邻居们没有什么好嘀咕的了！她是去看望可怜的病人！……

马车停在露依莎门前的时候正是下午两点。塞巴斯蒂昂碰见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正在下楼梯，手上戴珍珠色手套，面纱也是黑的。

“啊，请上楼吧，塞巴斯蒂昂，请上楼！想上去吗？”

她停在楼梯上，脸颊微红，稍显尴尬。

“不去了，谢谢。我是来告诉你……还不知道？费里西达德夫人……”

“怎么了？”

“一只脚伤了，情况不好。”

“你说什么？”

塞巴斯蒂昂详细讲了一遍。

“我马上去。”

“应该去。我不能去，男人进不去。费里西达德太太真可怜！据说很厉害。”他陪露依莎到拐角处，给她叫了马车。“代我问候她，可惜我不能去看她！……可怜的费里西达德太太，据说她很着急。”

他看着露依莎的马车朝教堂方向走去，满意地搓着手，赞叹这位夫人的热心。

现在，露依莎所做的一切，即使每天出去游玩，也都理所当然，无可挑剔了！她要去充当费里西达德太太的护士！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保拉、烟草店老板娘、热尔特鲁德斯、阿泽维多家的姑娘们，一句话，所有的人——让他们在看到她沿街道往上走的时候异口同声地说：“去陪病人了！多么圣洁的夫人！”

保拉正站在商店门口——塞巴斯蒂昂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走了进去。他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太老练、太能干了！

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用阳伞指了指那幅唐·若奥六世的油画：

“喂，保拉先生，这个你要多少钱？”

保拉吃了一惊：

“塞巴斯蒂昂先生在开玩笑吧？”

塞巴斯蒂昂叫道：

“开玩笑？”他说话非常认真！想要几幅画挂在阿尔马达那边的前厅里；不过，要古老的、不带镜框的，以便与深色墙纸相配。“这是什么话！我开玩笑！伙计，岂有此理！”

“请原谅，塞巴斯蒂昂先生……这类画我这里正好有几幅。”

“我喜欢这幅唐·若奥六世的。多少钱？”

保拉脱口而出：

“7 米尔瑞斯零二百。这可是名家作品。”

这幅画因烟薰火燎而退了色，阴暗的底色上模模糊糊显出一张红脸，那一片暗红色是王室的天鹅绒外套。画上保存最完好的是放在椅垫上的王冠——艺术家把王冠画得仔细认真，不是出于愚蠢的担心就是为了讨好王室。

塞巴斯蒂昂觉得太贵，可是保拉让他看了看背面一张小纸条上写着的价钱；他轻轻把画掸了掸，指出作品的妙处，说他本人极为诚实，别的家具商“把良心踩在了脚板底下”。发誓说这幅画原来属于格卢斯宫，并且开始针砭社会问题——这时候塞巴斯蒂昂一槌定音：

“好吧，我要了，马上给我送去。把帐单带上。”

“你得了件珍品！”

现在，塞巴斯蒂昂左顾右盼。他想说说“费里西达德夫人扭了脚”的事，必须找个话茬。他仔细看了几只印度花瓶，一个穿衣镜，看见远处有个病人坐的椅子。

“那把椅子费里西达德夫人用着合适。”他马上叫道，“那把椅子！多好的椅子！”

保拉瞪大了眼睛。

“我是说费里西达德·诺罗尼亚夫人。”塞巴斯蒂昂又说了一遍，“让她躺在上面……伙计，你还不知道吧？她摔断了一只脚，情况很不好。”

“费里西达德夫人，就是这儿的女友？”他用手指了指工程师家。

“对，伙计！在附体神庙摔断了一只脚，留在那里了。露依莎夫人天天到那儿去陪伴她。刚才她去了……”

“啊！”保拉慢慢叹了一声，停了一会儿，又说，“大概8天以前我还见她来这里呢。”

“是前天出的事。”塞巴斯蒂昂咳嗽一声，转过脸长时间地看着几幅画，“并且，在这之前露依莎夫人就天天到附体神庙那边去，不过是去看西尔薇拉夫人，她也得了病。真可怜，3个星期以来一直过着护士的生活，除了附体神庙哪儿也不去！现在费里西达德夫人又病了，真是祸不单行！”

“我原来不知道！不知道。”保拉把手插在袋里，低声说。

“把唐·若奥六世送去，嗯？”

“遵命，塞巴斯蒂昂先生。”

塞巴斯蒂昂回到家里，走进客厅，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扔。“好了。”他想，“现在至少能保住面子了。”他低着头呆了一会儿，心里感到悲伤，因为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在邻居们面前为露依莎屡屡出去游玩开脱，反而使他觉得在自己心里为她开脱这一想法更加残酷。邻居们的评论会停止一段时间，但是，他本人的评论呢？……他想认为邻居们的话是虚假的，无中生有的，不公正的，但他的良知和正直却反他的愿望而行，总是往坏处想。不管怎么说，应当做的他都做了。他打了个痛苦的手势，在寂静的客厅里自言自语地说：

“下面就看她的良心了！”

这天下午，整条街都知道费里西达德·诺罗尼亚夫人扭了脚（还有些人说把腿摔断了），知道露依莎夫人一直守在她床前……保拉以权威人士的口气宣布：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是个好姑娘！”

傍晚，博士家的热尔特鲁德斯马上去问若安娜姨妈，“摔断了腿的事可是真的。”若安娜姨妈纠正说，是脚，是扭伤了脚！热尔特鲁德斯回到家里，饮茶的时候对博士说，费里西达德夫人跌了一跤，摔得粉身碎骨。“留在附体神庙那里了。”接着又补充说，“听说那里乱成一团了。小露依莎一直睡在那里……”

“假亲热，可笑！”博士厌恶地说。

不过，街上所有的人都对露依莎交口称赞。几天以后，甚至特谢拉·阿泽维多（他见了露依莎往往仅问候一声）在圣洛克街遇到了她也停下来，深深弯腰施礼：

“请夫人原谅，你的病人怎样？”

“好些了，谢谢。”

“是啊，夫人，你心眼真好。这么热的天，每天到附体神庙那里去……”

露依莎红了脸：

“真可怜！虽说总是有人陪着，可是……”

“夫人，你心眼真好！”他加重语气，“我到处都这么说，你心眼太好了。你的这个仆人随时听你吩咐！”

说完，感动地离开了。

确实，露依莎当下就去看望费里西达德太太。只不过是一般脱臼，在西尔微拉房间里躺着，脚上裹着山金车花药布，怕得要命，唯恐要“失去一条腿”。白天，女友们围着她，不时哭一阵子，说一阵子街上的闲话，吃一阵子零食。

只要有人进来看望，她就叹息一通，诉说一通，接着便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述“灾难”的经过：下台阶时，一脚蹬空，滑下去了；感到要摔倒，但还是站住了，或者加上一句：“多亏圣

母保佑!”一开始疼得并不厉害,但可能摔死呀;这简直是奇迹!

所有的太太们都同意,“确实是个奇迹”。她们痛苦地看着她,轮番齐声祷告,乞求各路神灵让诺罗尼亚痛苦减轻!

露依莎头一次探望,对费里西达德太太来说是个巨大的安慰,因为她躺在床上遭受折磨,得不到“他”的消息,也不能跟别人说起“他”!

在以后的几天里,只要和露依莎单独在屋里,费里西达德太太便把她叫到床头说悄悄话:见到过“他”吗?听说“他”什么事了吗?——她着急的是顾问不知道她卧病在床,不能怀着怜悯的心情想念她——而她的脚有权得到想念,这对她的心是多大的慰藉!可是,露依莎没有见过他。费里西达德太太一面搅着茶,一面尖声叹气。

两点钟,露依莎离开附体神庙,乘上一辆马车,朝罗西奥走去,为了不让马车招摇过市地停在“天堂”面前,她在圣巴巴拉广场下车,然后缩着身子,沿着房子的阴影快步往前走,垂着眼睛,但脸上带着欢愉的微笑。

巴济里奥穿着汗衫躺在床上等着她:独自一人呆在“天堂”太烦闷,他带来了一瓶香槟酒、糖和柠檬;房门半开,他一边喝一边吸烟;时间过得太慢,他不时看看钟点,下意识地听着住在里边房子里的房东一家人的动静:孩子烦躁不安的喊叫,大人带着痰音的申斥,突然一只母狗狂吠起来。巴济里奥认为这一切都是小市民的庸俗,心里很是厌烦。楼梯上传来衣裙的窸窣声——巴济里奥的烦闷和露依莎的担心都在头几个热烈的亲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露依莎总是来得匆忙,想5点钟回到家里,“路很远呢”。进门的时候她汗水涔涔,而巴济里奥恰恰喜欢她赤裸裸的肩膀上那温热的汗水。

“你丈夫呢？”他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一点也没有说。”或者“没有收到信，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最近占有了露依莎的自私的欢乐中，巴济里奥似乎只担心这一点。于是，他放肆的亲热起来：跪在她脚下，学着孩子的声音：

“露露不爱巴巴……”

她半裸着身子，笑了，笑得响亮，淫荡。

“露露爱巴巴！……爱得发狂！”

她想知道是不是想她，头一天晚上做什么了。到格雷米奥去了，打了几圈牌，很早就回家了，夜里梦见她……”

“我为你活着，宝贝！相信我！”

他的头偎到露依莎的怀里，似乎感到幸福异常。

有几次，他严肃地劝她改变喜好，建议她穿哪种衣服，请她不要戴假发，不要穿有松紧带的靴子。

露依莎非常钦佩他过奢华生活的经验，对他唯命是听，按照他的想法举止——甚至不知不觉地仿效他对有品德的人的鄙视，仿效他的淫荡想法。

看到她如此驯顺，巴济里奥渐渐懒得在她面前有所拘束了，干脆像付过钱似的使用她！一天上午，他用铅笔潦草地写了个条子，“你不能去‘天堂’！”没有作任何解释！有一次他竟然没有去，事先也没有通知——露依莎去了，发现门锁着。她胆怯地敲了敲，从钥匙孔里看了看，心慌意乱地等了一会儿，非常难过地回去了，热得浑身发软，眼里进了尘土，真想大哭一场。

半点不舒适他都不能忍受，即使是为了让她高兴也不肯忍受。露依莎请求他星期日晚上偶尔到她家去一趟，请塞巴斯蒂昂和顾问去，如果费里西达德太太的病好了也让她去，她高兴这样，并且使他们俩人的关系也显得更像亲戚之间的交往，更

合情合理。

然而，巴济里奥跳了起来：

“什么？跟4个呆子在一起，让我去打瞌睡……啊，不去！……”

“谈谈天，弹弹钢琴……”

“多谢啦！里斯本晚会上音乐，我领教过了！《亲吻圆舞曲》和《游吟诗人》，够了！”

后来，他两三次以鄙视的口吻提到若热。这伤了她的心。

最近，她走进“天堂”的时候，巴济里奥不再带着脉脉温情兴高采烈地站起来迎接，只是从床上坐起来，懒洋洋地从嘴上拿下雪茄：

“喂，我的花儿，欢迎！”

对她说话的时候，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耸耸肩膀，叫道：“这你一点都不懂！”有时甚至言谈举止都很粗鲁。露依莎开始怀疑巴济里奥并不爱她，仅仅对她怀有性欲！

开始，她哭了，决定向他解释，如有必要就一刀两断。但是，她一再拖延，没有胆量：巴济里奥的形象、声音和目光控制了她；点燃起了她的激情之火，同时使她失去了用埋怨扰乱心中激情的勇气。如果他没有崇高的感情，是什么使他的性欲如此强烈呢？这是因为她喜欢他……她如此欢愉，就是因为非常爱他！……她天生的正直和廉耻就这样躲进了精妙绝伦的推理之中。

有时候他态度粗鲁，确实如此；有时候语气冷淡，也不错……可是，在别的时候他颤抖的声音多么多情，爱得多么疯狂！……他也爱她，毫无疑问。这信心是她的自我开脱。由于爱情使然，她也就不为每天怀着高涨的情欲去“天堂”而感到羞耻了！

有两三次，她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儒莉安娜也急匆匆地沿着风车街往上走。

“你从哪儿来？”回到家里，她问。

“从医生那儿来，夫人，我去看病了。”

她说她头痛、心跳、喘不过气来。

“夸大其词！夸大其词！”

确实，现在儒莉安娜每天上午都把家里收拾好；然后，一点钟，露依莎刚拐过十字路口，她便换上衣服，把麻纱布衣裙下的乳房垫得高高的，戴上帽子，拿起阳伞，走去对若安娜说：

“再见，我去看医生了。”

“再见，儒莉安娜太太。”厨娘喜形于色。

说完，她马上向木匠发出信号。

儒莉安娜顺着圣彼得·德·阿尔甘特拉街往下走，到了卡尔莫广场就钻进兵营对过的一条小街道，她的密友维托里娅大婶就住在一座房子里的4层楼上。

老太婆的职业是“介绍人”，楼门口挂着的金属牌子上确实也用黑字写着：“维托里娅·苏亚雷斯，介绍人。”不过近年来她的生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伦不类。

她工作的地点是一间铺着席子的小屋，肮脏的屋顶上挂下一顶蚊帐，整个屋子全靠两扇齐胸高的小窗户取光。一个大沙发几乎占了里边那堵墙。沙发当初大概是绿色织物的，但因为多处开绽、虫蛀、缝补，现在成了深灰色，并且污渍斑斑；弹簧已断，不时发出凄惨的声响；沙发一头因为人们坐得太多而形成一个小坑，一只猫整日里在坑坑里酣睡；一边的木头已被烧焦，表明是从一场火灾中抢救出来的。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圣·彼得四世先生的画像；两扇窗户中间是一个高高的柜子，柜子顶上两

边分别放着圣安东尼奥像和一个贝壳作的钱盒，中间是一个用玻璃球作眼睛的稻草猴子在树干上玩耍。刚一进门，一眼就能看见门边那扇窗户旁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有个弓着的瘦瘦的脊背和一顶插着羽毛的缎子软帽。他是古维亚先生，书记员。

闷热的空气中有一种难以确认的混杂气味——可以闻到马厩味、油脂味和炖蔬菜味。屋里总是有人：披着斗篷、戴着头巾、脸部肥胖、嘴唇上方生着细细绒毛的已婚女人；身穿细条汗衫、头发上发油太多而贴在头皮上的车夫；呆头呆脑、走起路来咚咚作响、皮肤呈陶土色、又粗又壮的高乔人；还有手拿骨柄阳伞、戴羊羔皮手套、十指尖尖、脸色蜡黄、眼圈黑黑的贴身女佣。

小厅对面有个朝天井的房间，偶尔可以看到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老板的背影或可疑的花花绿绿的裙子消失在它的绿色小门中。

有的星期六，五、六个人聚集在那里：老太婆们打着神秘的手势低声交谈；有人在平台上瓮声瓮气地吵，姑娘们突然放声大哭；对这一切，古维亚都无动于衷，专心致志地登记，不时忧闷地往旁边吐一口唾沫。

维托利娅大婶却不同，她戴着黑色镶边头巾、绛紫色衣裙，来来回回，嘀嘀咕咕，指手划脚，手里的硬币叮叮作响，随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祛痰止喘的孔雀草糖果。

维托利娅大婶是个大忙人，成了个“中心”！平民百姓家和名门望族的女佣把这里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场所。借钱给失业者；保存日常的积蓄；为没有上过学的人写情书或家信；卖二手衣服；出租大衣；介绍工作；听人倾诉心事，操纵明争暗斗，还管接生。她从来不介绍男佣，但是，找到工作或者被辞退的人绝不会不在维托里娅大婶的楼梯上上下下。除此之外，她还

有个巨大的关系网，任何事情她都肯降尊纡贵：成年独身男子找她，为的是跟一个年轻丰满的厨娘温存一番；被监视的女人由她介绍女佣；她知道哪些人偷偷出借高利贷。人们说：“维托里娅大婶的鬼点子比头发还多。”

尽管最近“活计”很多，但只要儒莉安娜一进门她就把她领到后边的屋里，关上门，“只谈半小时”。

儒莉安娜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心里畅快！慌里慌张往家走，刚一进门就问：

“若安娜太太，夫人还没有回来吗？”

“还没有。”

“在附体神庙那边呢。真可怜！命不错嘛，可偏偏得伺候那老太婆！随后当然要去游玩游玩。她做得很对，散散心嘛！”

若安娜自然是愚昧迟钝，对小伙子兽性的欲火更让她糊里糊涂。但是，她也发现近来儒莉安娜太太“对夫人喜欢得要命”。有一天，她说：

“儒莉安娜太太，现在你好像跟夫人滚到一个球上了！”

“什么？什么球？”

“我是说，你更那个，更……”

“跟夫人更亲了？”

“是，是更亲了。”

“我一直这样。可是，是啊！人总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看呀，若安娜太太，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夫人性情好，从来没有什么怪癖，不强迫人干什么……哎呀，感谢老天让我们在这里过清闲日子。”

“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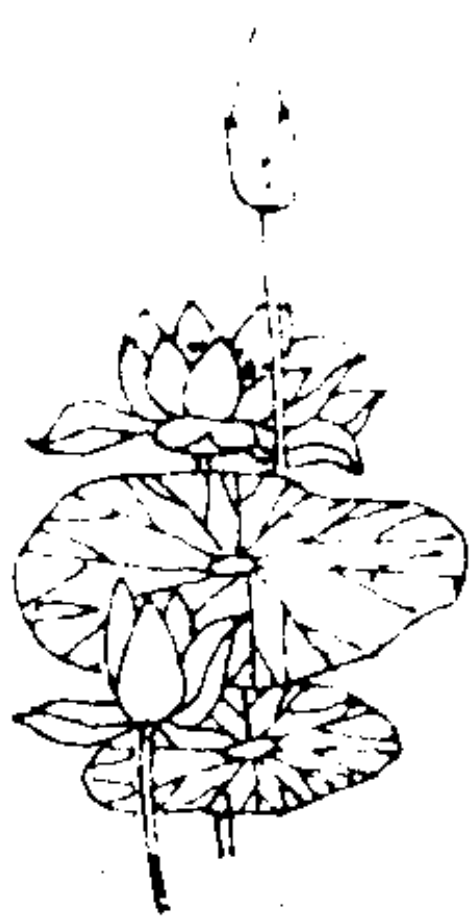
确实，这个家显得平静无事，喜气洋洋：露依莎天天出去，觉得家里一切都好，再也不发脾气；对儒莉安娜的厌恶似乎消

失了，认为她是个可怜虫！儒莉安娜天天喝她的美味汤，出去转，或者低头沉思。若安娜自由自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家，和木匠尽情欢乐。没有客人来访。费里西达德太太在附体神庙，脚上涂满山金车花。塞巴斯蒂昂到阿尔马达去监督施工了。顾问前往辛特拉，他对露依莎说过，“让脑子度假”，“在那个伊甸园的美景中享受享受”。朱里昂先生，就是若安娜常说的“博士”，正忙于他的论文。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家里总是鸦雀无声。有一天，儒莉安娜坐在厨房里，被家里清静的气氛感动了，大声对若安娜说：

“再好不过了！一条船在玫瑰花的海上航行！”

接着笑出了声，加上了一句：

“由我掌舵！”



7

一天上午，露依莎在去“天堂”的路上突然看见小埃尔内斯托匆匆忙忙从圣·巴巴拉教堂广场对面的一个大门口出来。

“你在这儿，露依莎表姐！”他立刻非常惊奇地叫起来，“到这一带来了！来这儿干什么？真是伟大的奇迹！”

他满面红光，羊驼毛大衣的衣襟拢到后边，激动地晃着厚厚的一摞纸。

露依莎有点尴尬，忙说是来看望一个女友。——对，他不认识，是从波尔图来的……

“噢，那好！好吧！最近干什么啦，过得怎样？若热什么时候回来？”马上又请求原谅他没有去看望，因为连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每天上午到海关工作，晚上又去排练……

“这么说你一直去那儿？”露依莎问道。

“一直去。”

他更加兴奋了：

“当然要去！精采极了！不过，太累，太辛苦！”他说他刚从在剧中扮演情夫圆山伯爵的演员平托家出来，听了 he 第三场最后一段独白：“诅咒，厄运把我压倒！不过，我要一步步承受命运。奋斗吧！”妙极了！来这里是为了交给他第二场中独白部分的修改稿，因为老板嫌太长……

“这么说他还在给你找麻烦？”

小埃尔内斯托显出犹豫的神情。

“找点儿麻烦……”但马上又喜形于色：“他也疯了！所有的人都疯了！他昨天对我说：‘小蜗牛’……这是他们给我起的绰号。有趣，是不是？他对我说：‘小蜗牛’，首场演出会让整个里斯本为之倾倒！你会让所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个好人。现在我要到《真实》杂志的专栏作家巴斯托斯家去了。你不认识吗？”

露依莎记不清楚了。

“巴斯托斯，《真实》杂志的那位！”他继续说。

看到露依莎对此人的名字不熟悉，他说：

“哎呀，不知道任何其他事情都有情可原。”于是他开始描述那个人的长相，举出他的作品……

可露依莎着急了，想赶快结束谈话：

“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

“就是嘛，我现在去他家。”他更加信心十足了，“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可是个好小伙子，还有个漂亮的小宝宝！……”他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再见，露依莎表姐，我不能浪费一点儿时间。想要我陪你吗？”

“不，就在这儿附近。”

“再见，向若热问好！”

刚要匆匆离开，他又转身追上她：

“哎，我忘了告诉你，知道我原谅她了吗？”

露依莎瞪大了眼睛。

“原谅了女中豪杰式的伯爵夫人！”小埃尔内斯托大声说。

“噢！”

“是的，丈夫宽恕了她。还得到了大使的职位，两个人要到外国去生活了。这样才更加自然……”

“那当然！”露依莎心不在焉地回答。

“全剧结束的时候，情夫圆山伯爵说道：我将走向寂寞的世界，为不幸的爱情死亡！效果太好了！”他盯了她一会儿，突然又说：“再见了，露依莎表姐，向若热问好！”

说完，他快步走了。

露依莎快快不乐地走进“天堂”，对巴济里奥讲述了路上遇到的事，小埃尔内斯托太傻了！他以后可能再提起那件事，说出时间，人们会问她从波尔图来的女友是谁……

她揭下面纱，摘下手套：

“不，确实，这么频繁地来这儿太不谨慎了。最好别来这么多次。人们会知道……”

巴济里奥不高兴地耸耸肩膀：

“你不愿意就别来。”

露依莎看了他一下，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

她正想戴帽子，他过来抓住她的双手，抱住她，喃喃地说：

“是你说不来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是为了你才在里斯本的……”

“不，确实，有时你讲的一些事……一些做法……”

巴济里奥赶紧吻她，不让她再说下去：

“好，好啦！我不跟你争吵！原谅我！你这么漂亮！……”

露依莎回到家里，又回忆起那一幕。“不”，她想，他对她、对她的名誉、对她的健康表示出漠不关心！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只想让她天天去，自私。让流言蜚语中伤她、让骄阳烘烤她，这与他有何相干？这到底为什么？因为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不像自己那样爱她……他的话语和亲吻一天比一天冷淡……他不再有使她筋酥骨软的熊熊欲火，不再有双膝跪倒、双手像老人那样颤抖的丰富情感……看见她在门口出现，不再像扑向最钟爱的猎物一样冲过来！最热烈的肉体接触之后，她感到甜蜜的慵懒，血液清爽，把头枕在他赤裸裸的胳膊上，可是再也没有那种信马由缰、忘乎形骸的倾心交谈，再也没有那种销魂荡魄的傻笑！现在，最后一次亲吻之后，他点上一支雪茄，仿佛是在某个酒店刚用过晚餐？过一会儿还走到洗手间的镜子前，用衣兜里的小梳子梳理一下头发。（她恨这小梳子！）有时候甚至还看钟点！……她穿衣服的时候，他不再像当初那样过来帮她戴项链、插扣针，笑盈盈地守在她身旁，在她还未扣紧连衣裙的肩头印上一个个热烈的告别亲吻！他要么敲着玻璃瓶，要么坐在那儿摇着二郎腿，显出一副忧郁的神气。

后来竟然有意不尊重她，不把她当一回事……像对待随便哪个没有受过教育、目光狭窄、仅仅知道家门口的小市民那样鄙视她。看他踱步时的样子：抽着烟、昂着头，大谈“某某夫人的精神”，“某某伯爵夫人”的时装！就仿佛她是个傻瓜，她的裙子是破布做的。哎，他是那么趾高气扬！仿佛——请上帝饶恕！——仿佛占有了她是给了她脸面，给了她荣耀……她马上想起了若热，那样尊重她热爱她的若热！在若热眼里，她无疑是最漂亮的、最高雅、最聪明、最诱人的女人！……她开始

有点儿认为，她牺牲了幸福美满的平静生活，换来的却是如此捉摸不定的爱情。

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他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冷淡，就索性跟他说个明白。她坐在草垫长椅上，心平气和、慢慢腾腾看样子早有准备地说，他已经厌倦了，他伟大的爱情已经过去；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相处，对她是侮辱，她认为最好还是结束……

巴济里奥盯着她，对她的严肃态度感到惊讶，以为这些话语是一种试探，是装腔作势；他面带微笑，非常平静地说：

“你是事先背诵的！”

露依莎猛地站起身，盯着他，双唇轻蔑地颤抖。

“你疯了，露依莎？”

“我受够了！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天天来这里，不顾惹出事来，可这是为了什么？为了看到你如此冷漠、如此……”

“可是，我亲爱的……”

她讥讽地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噢，这种装模作样太可笑了！”

巴济里奥急了：

“我万万没想到有这样的场面，”他站在她面前，双手在胸前交叉，大声喊叫：“你究竟想怎么样？要我像在剧院里，像在圣·卡洛斯剧院的舞台上那样爱你？你们这些女人全都一个样！当一个可怜虫像常人一样用他的心自然而然地去爱，只是没有歌剧演员的动作，于是就会说国王冷淡啦、厌倦啦、无情无义啦……你究竟想怎么样？要我跪下来，要我高声朗诵，要我眼睛朝上，要我发誓，再一次做那些蠢事？……”

“你原先做的都是蠢事……”

“那是在开始！”他毫不留情地回答，“干这种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的贵夫人！”

可是才仅仅 5 个星期！

“再见！”露依莎说。

“好吧。生着气走？”

她垂着眼睛，气急败坏地戴上手套：

“不。”

巴济里奥站到门前，伸出双臂：

“不过，亲爱的，你应该讲理，我们这种关系不是‘浮士德’里的二重唱。我爱你，我相信你也喜欢我；我们作出了必要的牺牲，我们见面，我们是幸福的……你还想怎么样？为什么还要埋怨？”

她面带讽刺和悲伤的微笑，回答说：

“我不埋怨。你说得有理。”

“那你就别生着气走。”

“不……”

“真的？”

“对。……”

巴济里奥拉住她的双手：

“那就吻吻巴巴……”

露依莎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吻嘴，吻嘴！”他死死盯着她，伸出手指逼着她，“啊，你这个小机灵鬼！确实有我亲爱的叔叔安东尼奥·德·布里托先生的血统，他常常揪女佣的头发！”他捏着她的下巴问：“明天来吗？”

露依莎稍稍犹豫了一下：

“来。”

她回到家里，既生气又委屈。已经 6 点钟了。儒莉安娜马上走过来，气忿地告诉她若安娜 4 点钟就出门了，现在还没有

回来，晚饭还没有做好……

“她到哪儿去啦？”

儒莉安娜耸耸肩，笑了笑。

露依莎明白了。她去找某个情人，去做爱了……她打了这个既轻蔑又怜悯的手势：

“干这种事她一定能挣很多钱。好一个傻瓜。”她说。

儒莉安娜惊讶地看了她一眼。“这位大概喝醉了！”她想。

“好吧，有什么办法？”露依莎叫道，“我等。”

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心情激愤，反复咀嚼着心中的不快。

“真太自私了！太粗野了！太卑鄙了！一个女人为了这样的男人毁了自己！愚蠢透顶！”

开始，他苦苦恳求，卑躬屈膝，低三下四！这就是男人们的爱情！多么容易厌倦！

她马上想起了若热，他却不同，和她共同生活已经三载，可他的爱情一直那么热烈、温柔而又专一。但是，另一位！卑鄙！“干这种事我们已经熟悉了！”啊，她现在相信，他从没有爱过她。占有她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满足欲望、为了开心，为了在里斯本有个女人！就是这样！爱情？哪里话！

归根结底，她自己又如何呢？她爱他吗？她仔细思考，扪心自问，设想出种种情况和环境：如果他要带她去远方，去法国，她会去吗？不会！如果一旦出现不幸，成为寡妇，跟他结婚能得到什么幸福吗？不能！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如同一个人打开珍藏多年的香水瓶，乐滋滋地看着香水蒸发，等发现瓶子空了才大吃一惊。是什么把她推进了他的怀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无所事事；拥有情夫的浪漫的病态好奇心；虚荣心膨胀；还有某种肉体要求……莫非她感到了这种幸福，这种小说和戏剧中常有的婚外爱

恋的幸福？这种让人忘记一切、甚至舍生忘死、刻意追求真正爱情的幸福吗？从来没有！所有最初感觉到的快乐，她当时认为的爱情……都来自新鲜感，来自偷食禁果的欢畅、来自“天堂”神秘的环境，也许来自其它连她自己也不愿承认、让她内心感到脸红的原因。

可是，现在她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呢？啊，上帝，她开始感到在情人脚下不如在丈夫身边动情。若热的一个亲吻让她销魂荡魄，而他们已经共同生活3年之久了！在若热身边，她从来不曾感到索然无味，从来不曾有过！在巴济里奥身边却感到感情枯竭了。说到底，巴济里奥对她来说成了个什么东西？仿佛是个到家庭之外与之做爱而心里又不大爱的丈夫！既然如此，值得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也许是出在爱上！因为当时她和巴济里奥都具有得到特殊幸福的最佳条件：他们都年轻，充满神秘感，面临的困难对他们是一种刺激……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几乎相互厌倦了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爱情是短命的，产生之日即死亡之时，只有开始的时候是美好的：精神恍惚，热情奔放，飘飘欲仙。可以后呢？莫非为了永远有这种感觉就必须永远开始吗？这正是莱奥波尔迪娜的做法。现在，她明白了，莱奥波尔迪娜那样生活的原因：朝三暮四，找到一个情夫，保持上一个星期，而后像扔掉挤过的柠檬一样抛弃，如此循环往返，不断品尝最美好的感觉！——根据这种婚外爱情的曲折逻辑，她的第一个情夫使她模模糊糊想到第二个！

第二天，她暗自寻思，“天堂”太远了！天气如此炎热，梳妆打扮，出去奔波，太烦人了！她打发儒莉安娜去打听费里西达德太太的病情，自己留在家里，穿着白睡裙、懒洋洋地品尝闲暇的滋味。

下午，她收到了若热的信，说他：还要耽搁一些日子才能回来，已经无法忍受鳏夫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小屋，他的窝！

她非常激动，心中羞愧、后悔，还有对若热的脉脉温情。可怜的若热太好了！一股想立刻见到他、亲吻他的模糊愿望油然而生，对往日幸福的回忆搅得她心灵深处无法安宁。她立即提笔回信，说她“也受够了孤身一人的生活”，让他“快点回来，这样人分两地实在愚蠢……”此时，她的这番话完全出自真心。

刚把信封好，儒莉安娜给她送来一封“旅馆来的信”。巴济里奥显得万分痛苦，说“因为你没有来，我看你还在生气；但可以肯定，是自尊心而不是爱情左右着你；你难以想象看到你今天不来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直等到5点钟，简直是受酷刑！也许我有点不善言词，可你也太计较。我们应该互相谅解，互相珍爱，忘记爱情中的不快……明天来吧。我是多么爱你！你还要考验我吗？我将向你证明我情愿抛弃一切利益、一切交往、一切爱好，永远留在里斯本……”

她心乱如麻，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究竟想干什么。有一点是真的。他为什么留在里斯本？为了她！可她现在承认自己并不爱他，或者只有那么一点点爱！再说，背叛若热也太狠心，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爱她，一切都为了她。可是，既然巴济里奥真的痴情于她！……她的思绪犹如秋天的落叶被吹无定向的风刮得旋转不停。她希望能平静地生活，再没有人来追求。为什么那个男人又来了？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她的思绪、她的情感，变成了一团痛苦的乱麻。

第二天上午，她仍然犹豫不决。去，还是不去？外面的炎热和街上的尘土使她更想留在家里！可是，可怜的年轻人该会多么失望！

她朝空中扔出一个5分硬币。背面，应该去。她毫无兴趣地穿上衣服。——不过，还对重归于好之后爆发出的微妙欢愉怀有一点希望。

然而，太出她意外了！本以为他会低声下气地向她下跪，想不到他皱着眉、态度非常生硬：

“露依莎，真难以令人相信，昨天你为什么不来？”

头一天，看见露依莎没有来，巴济里奥很是不满，非常害怕；情欲使他担心失去这个年轻女子的漂亮肉体，傲慢使他不愿看到驯服的小女奴从他手中逃脱，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她召回”。他给她写了信，信中谦卑的口气是为了吸引她，现在则决定严厉地惩罚她。他说：

“简直是可笑的儿戏！为什么不来？”

这副样子激怒了露依莎。

“因为我不想来。”

然而又马上改口说：

“因为不能来。”

“嘿！露依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信吗？”

“可你呢？就是用这种态度来迎接我吗？”

他们虎视眈眈地互相望着。

“好啊，想要吵架吗？你和别的女人一样。”

“什么别的女人？”

她气忿已极：

“啊，这太过分了！再见！”

说完，她拔腿就走。

“你真的要走，露依莎？”

“走。最好还是一刀两断……”

他赶紧抓住了门闩。

“你说的是真话，露依莎？”

“当然。我受够了！”

“那好吧，再见。”

他打开门，默默地弯下身子，让她出去。

露依莎刚跨出一步，巴济里奥用颤抖的声音说：

“那么，是永远、永远不再来了？”

露依莎停住脚步，脸色煞白。那个“永远不再”让她留恋，让她动情。她不禁哭了起来。

泪水使她变得更加漂亮。她显得如此悲痛，如此脆弱，如此无依无靠！……

巴济里奥跪在她的脚下，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如果你丢下我，我就去死！”

两个人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长时间地深情地亲吻着。神经的兴奋使他们产生了瞬间的真诚激情；那是个美妙的上午。

苍白如蜡的露依莎用赤裸的双臂搂住他，低声说：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对吧？”

“我发誓！永远不会！我亲爱的！”

天已经不早，她该走了！同一个想法肯定在两人脑中出现——因为两人热切地互相看着。巴济里奥喃喃地说：

“要是你能在这儿过一个晚上该多好！”

她吓了一跳，用几乎祈求的口气说：

“啊，别挑逗我，别挑逗我……”

巴济里奥叹了口气：

“不行。是我胡说八道。走吧。”

露依莎急急忙忙开始收拾。突然她停下来笑了笑：

“你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亲爱的？”

“我都快饿晕了！午饭我什么也没有吃，简直快饿瘫了！”

他一副难过的样子：

“真可怜，我可怜的姑娘！要是我早知道就……”

“几点钟啦，亲爱的？”

巴济里奥看看表，几乎有点羞愧：

“7点！”

“啊，天哪！”

她慌里慌张地戴上帽子和手套：

“太晚了，我的天！太晚了！”

“明天呢，什么时候来？”

“一点。”

“一定？”

“一定。”

第二天，她来得非常准时。巴济里奥到楼梯口等她。两人刚进房门，他就迫不及待地一阵狂吻：

“让我多么想你呀！从昨天起我就疯了！”

露依莎看见床上放着一只篮子，迷惑不解地问：

“那是什么？”

他笑了，把她拉到铁床旁边，掀开盖子，毕恭毕敬地说：

“点心，小吃，爱情宴会！免得过一会儿又说饿！”

好一顿午餐！有香肠、猪肝酱饼、水果、一瓶香槟，还有裹在法兰绒布里的冰块。

“太好了！”她笑得那么开心，兴奋得脸都红了。

“只能准备这些，我亲爱的表妹！你看，我事事想着你！”

他把篮子放到地上，张开双臂朝她走过来：

“你想着我吗？我亲爱的！”

她的眼睛作了回答，还有她双臂激情的热烈拥抱。

3点钟，他们吃完了。多么别致的午餐！把餐巾铺在床上，餐具上有中央酒店的字样。对露依莎来说，这既奢侈又难得。她动情地笑着，笑得手中香槟酒杯里的冰块与玻璃杯相撞，发出醉人的声响。她心中的幸福感洋溢在小声的喊叫中，洋溢在一个又一个亲吻中，洋溢在各种颠狂的动作中。她吃得香甜，赤裸的双臂在盘子上来回舞动。

她从来没有觉得巴济里奥像现在这样英俊；好像房间也正适合他们这心心相通的热恋；她几乎认为能年复一年地在这小保险箱里生活、永远幸福地和他在一起，享受永远不变的爱情，还有“3点钟的午餐”……他们保持着传统的吃法：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她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他们用同一个杯子喝酒，一次又一次贪婪地亲吻——于是他想到教给她香槟酒的真正喝法，也许她还不会！

“怎么喝？”露依莎举起杯子问。

“不用杯子！多讨厌！懂得欢乐的人绝不用杯子喝。杯子是科拉雷斯庄园用的。”

他喝一口香槟，亲吻时灌到了她嘴里。露依莎笑起来，觉得“妙极了”，还想这样喝。她的脸越来越红，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从床上收走盘子以后，她坐在床沿上，穿着粉红色袜子的双腿晃动着，胳膊肘放在胸前，身子前倾，歪着脑袋，全然像一只疲倦了的鸽子。

巴济里奥觉得她美得无法抗拒：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能如此诱人、如此风流？他双膝跪下，两手捧住她的双脚亲吻；说有金属扣子的袜带“太难看”；又小心翼翼地吻她的双膝；这时候他悄悄提出了个请求。她红着脸，笑着说：“不！不！”

从疯狂的云雨中清醒过来以后，她双手捂着通红的脸蛋，细

声责怪说：

“噢，巴济里奥！”

他心满意足地捋了捋小胡子。他已经教给她一种新的感受，把她掌握在手中了。

直到6点钟，她才离开他的双臂。露依莎让他发誓这一晚上都会想着她。她不想让他出去，甚至嫉妒格雷米奥，嫉妒空气，嫉妒一切！走到楼梯口，她又返回来疯狂地吻着他，又说了一遍：

“明天我来早一点，好吗？我们整天都在一起。”

“你不去看望费里西达德太太？”

“费里西达德太太算得了什么？任何人都无关重要！我只要你！只要你！”

“中午？”

“中午！”

晚上，房间里孤单得难以忍受！她烦躁不安，恨不得继续享受下午的激情。本想看看书，但一会儿就把书扔到了一边：她觉得梳妆台上的两支燃着的蜡烛也凄凄惨惨；她走过去看看外面的夜色——温暖而宁静。她把儒莉安娜叫过来：

“披上披肩，我们到莱奥波尔迪娜家去一趟！”

到了那里，等了好半天，头发蓬乱、穿着白色睡衣的儒斯蒂娜才来开门。她好像非常吃惊：

“夫人去波尔图了！”

“去波尔图啦！”

“对，要去15天呢。”

露依莎非常沮丧，但又不愿意回家，一想起她那冷冷清清的房间就害怕！

“我们再往下走走，儒莉安娜。夜色这么美！”

“太好了，夫人！”

她们沿着圣罗克街朝前走。两行路灯通往阿莱克林街，她的思绪和欲望也飞到了中央旅馆。他会在旅馆吗？会想着她吗？如果可能，她非扑进他的怀里让他大吃一惊不可，还要看看他的行李……想到这些，她呼吸急促了。到了卡蒙斯街广场，人们在悠闲地散步，在阴暗的树影下，有人坐在长椅上交头接耳；人们喝着凉水；黑暗的夜中玻璃橱窗和商店大门显得格外明亮；在街头缓慢的噪音中时而冒出报童的尖叫。

这时候，一个戴草帽的男人从她身边擦过，那人的意图太明显了，露依莎心里害怕。“我们最好回去吧。”她说。

然而，走到圣罗克街中段，戴草帽的人再次出现，而且几乎碰到了露依莎的肩膀，两只摇荡的眼睛望着她。

露依莎吓得魂不附体。鞋跟在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得、得”声。到了圣彼得·德·阿尔甘特拉街尽头时，草帽下面，在她脖子旁边，冒出一声不男不女的巴西口音：

“姑娘，住在哪儿？”

她吓得赶紧抓住儒莉安娜的胳膊。

那声音又说：

“别害怕，姑娘，住在哪儿？”

“缺少教养的东西！”儒莉安娜喊了一声。

草帽立即消失在树影之中。

她们气喘嘘嘘地回到家里，露依莎恨不得大哭一场，精疲力尽，痛苦万分，瘫在双人沙发上。太大意了，夜晚带着女佣出去散步！疯了！失去了理智！这一天呀！她从上午回忆起来：午餐、和巴济里奥接着吻喝香槟、风流云雨，真不害羞！晚上还去莱奥波尔迪娜家、路上在阿尔托区又被人拦截！……她突

然又想起在阿连特茹省为她工作，无时无刻不想她的若热……她用双手捂住脸，痛恨自己，眼睛湿润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她醒来后非常高兴。不过也为前一天所做的“傻事”而模模糊糊有点害羞，同样模糊的是不应当再去“天堂”的念头、担心或者预感。

然而，拼命促使她去“天堂”的欲望又为她提出种种理由：会让巴济里奥大失所望，今天不去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意味着从此一刀两断……再说，上午这么好的天气也召唤她到街上走走：晚上下了雨，炎热消退了；蓝天和阳光中透着清洗过的清爽和甜蜜。

11点半钟，她正沿着风车街往下走，看见了亚卡西奥顾问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沿着罗莎街慢悠悠走上來，手里拿着合上的阳伞，昂首挺胸。

他一看见她，立即加快脚步迎上去，深深地弯下腰说：

“真是幸会！幸会！”

“你好吗，顾问？见到你非常高兴！”

“夫人阁下呢？我看你气色极佳！”

他打个庄重的手势把她让到左边，和她一起往前走。

“你一定会允许我陪伴你走一段路吧？”

“当然，非常高兴。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我经常说起你……”

“我去辛特拉了，亲爱的夫人。”他停住脚步：“你不知道吗？《新闻日报》详细报道了！”

“从辛特拉回来以后呢？”

他马上回答道：

“啊，一直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完全陷入整理一些我的书

必不可少的资料……”他停顿了一下，“我相信你不会不知道书名吧。”

露依莎记不全了。顾问便介绍了他这本著作的书名、目的、其中几章的题目以及用途：“葡萄牙主要城市风景录及其著名胜地。”

“是一本指南，不过是科学性指南。可以举一例说明：阁下想去布拉甘萨：不看我这本书，很自然（我可以肯定地说）就不能享受当地的珍奇；读了我的书，你会参观最著名的建筑物、了解到丰富的背景资料，同时会过得非常愉快。”

露依莎几乎没有听他唠叨些什么，白色面纱后面那张脸一直莫名其妙地微笑着。

“今天天气太宜人了！”她说。

“宜人至！简直是上帝创世之日。”

“这儿很是凉爽！”

他们走进了圣彼得·德·阿尔甘特拉街，这里树木葱郁，散发出一股甘甜清新的气味；被雨水湿过的地面不见尘土，还稍稍有点潮湿；尽管阳光强烈，蓝天却显得轻飘而遥远。

于是，顾问谈起了夏季，说那时节如同火烤一样！他的餐厅在树荫下竟然到48度！48度！然而他马上又好心地为餐厅夏天的炎热开脱：

“不过，那是因为朝南！就是这个原因！太朝南了。但是，现在真的不错了，修好了！”

他邀请她到下边的花园里转转。露依莎踌躇不决。顾问掏出怀表，举到远处，看了一会儿才说，还不到中午。他相信这块英国“阿尔塞纳尔”，怀表。“比瑞士表好得多”！他显出一副深沉的样子。

露依莎不想再走，但顾问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打消了她

的念头。于是，虽然满心不乐意，还是跟他一步步走下了通往花园的台阶。“况且”，她想，“还来得及，可以乘马车去……”

两个人靠在栅栏上。透过铁栅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灰暗的屋顶沿坡排列下去，间或有几个围墙围起的院落，后院零零落落的树木干枯瘦小；远处，河谷一带，长方形的帕塞约公园树木葱郁，中间交叉着白色的沙土道。那边，东方街一座座房屋的正面死气沉沉，玻璃窗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后面，阴森的高墙之内一片墨绿，只见附体神庙那惨黄色的方石，接着是其他零零落落的建筑，一直延伸到格拉萨山的上方，山上教会房屋林立，修道院和教堂塔楼的一排排小窗户在蓝天下显得雪白；更远处，佩尼亚宫粉刷过的围墙特别显眼，宫中的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历历在目。右边，矮胖、肮脏的城堡蹲在光秃秃的山顶；摩尔区和亚尔花麻区的房舍沿坡逶迤排下，弯弯曲曲，形成一个个夹角，一直蜿蜒到大教堂那两座老气横秋的笨重的钟楼下边。再往远处是阳光照耀下的一段河面，两片白帆在河面缓缓前行；另一边，被远方的空气染上蓝色的山丘脚下，一个小村落的房舍呈白垩色。城里沉闷的嘈杂声慢慢升上来，分不清是马车奔跑、牛车沉重的吱扭声，还是载货马车的金属叮当，时而冒出一声小贩尖利的叫卖声。

“多么雄伟的景象！”顾问加重语气说道，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赞扬起这座城市来，说它无疑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并且作为欧洲的大门，只有君士坦丁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外国人对它羡慕之极。过去曾是庞大的商业中心。只是供水排水管道系统太糟糕，有关部门又疏于管理。

“尊敬的夫人，此事本该由英国人来管！”他感叹说。

然后，他马上后悔说出了这句不爱国的话，发誓说这不过是一种“说法”。他希望国家独立，如果需要，还愿为它献身；

英国人不行，西班牙人也不行！“夫人，只有我们！”他又用庄重的语气补充说，“还有上帝！”

“这条河多漂亮！”露依莎说。

亚卡西奥声音有些沙哑：

“特茹河！”

这时候，他建议到公园走一圈。公园里，白色和黄色的蝴蝶在花圃上翩翩飞舞；一涓细流滴进水塘，给这座市民气十足的公园增加了小小的节奏感；芸呢拉花香气扑鼻；鸟儿在天竺牡丹丛中的大理石胸像头顶上歇息。

露依莎喜欢这座小小的公园，但讨厌如此高大的栅栏……

“那是为了防止自杀！”顾问立即解释。不过，依他之见，里斯本的自杀案件明显减少；他认为这归功于报界谴责自杀，这种严厉的做法非常值得称颂……

“因为在葡萄牙，请相信，我的夫人，新闻是有力量的！”

“要是我们就这样走下去……”露依莎提醒说。

顾问一躬身，但发现她正要摘一朵花，马上急切地挡住她的胳膊：

“噢，夫人，给谁呢？规则说得很明确！我们不能违反，不能违反！”接着又说“上等人应当作出榜样”。

他们继续往上走着。露依莎心里想：“你快回家吧，到罗斯托就放了我吧。”

在圣罗克街上，她偷偷瞧了一家点心铺的挂钟：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巴济里奥正等着呢！

她加快了脚步，在罗斯托停下来。顾问微笑着看着她，等她说话。

“啊，顾问，我还以为你要回家呢！”

“如果阁下允许，我愿意陪你。这样做，大概不算冒昧吧？”

“说哪里话！说哪里话！”

一辆马车从旁边飞驰而过，后面是一辆邮车。

顾问急忙摘掉帽子：

“是董事长。你看见了吗？他从里面给我打了个招呼。”接着开始赞扬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议员；才华横溢，言辞锋利！”看样子他一定要谈起公事，露依莎赶紧穿过街道，朝殉道者街走去，走到泥泞处，她稍稍撩起衣裙。到了教堂门口，她停下来，微微一笑：

“我到里面作个小小的祈祷，不想麻烦你等了。再见，顾问，经常来。”她收拢阳伞，伸出手。

“哎呀，我尊敬的夫人，既然时间不长，我等你，我等你，不着急。”接着又毕恭毕敬地说：“你的虔诚令人钦佩！”

露依莎走进教堂，心急如焚。她在唱诗班旁边停下来，心里估摸着：“我在这儿多呆一会，他等得不耐烦了，就会走的！”上面，枝形吊灯下的水晶垂饰闪着幽光；教堂里点着蜡烛，光线昏暗；粉刷过的墙壁、干干净净地板和两旁的石头围栏增加了点明快的色调，金色的祭坛和绛紫色的讲道台特别醒目；两条深紫色帐帘后面，是铺着紫罗兰色帷褥的金色神龛。气氛深邃、寂静。圣水池前头，一个小伙子跪在地上，正用一块抹布仔细擦地板，身旁放着个洋铁皮水桶；可以看到零零落落几个信徒的后背，他们有的穿着斗篷，有的披着披肩，朝神龛方向躬着身子；一个穿粗绒短上衣的老人跪在教堂中央，瓮声瓮气地祈祷着，语调凄凉，可以看到他亮亮的秃顶和鞋子上巨大的鞋钉，只见他时而匍匐在地，时而绝望地捶胸。

露依莎到祭坛前，巴济里奥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可怜的小伙子！她怯生生地问了一声从身边经过的教堂执事几点了？那人枸橼色的脸朝顶上的一个窗户望望，瞥了露依莎一眼：

“快两点了。”

快两点了！巴济里奥也许不会再等了！她担心会失去情意绵绵的上午，恨不得立刻飞到“天堂”，飞到他的怀里！她心不在焉地看着圣徒、刺着利剑的圣母、遍体鳞伤的基督——情欲难耐的她又看见了那个房间、小铁床和巴济里奥的唇髭！……不过，她还是拖延了一会儿，想“让顾问等得不耐烦了自己走开”。估计顾问已经离开，她才慢慢地走出教堂。然而，却见顾问一板正经地站在门口，倒背着手看陪审员名单呢。

顾问立刻夸奖起她的虔诚。他没有进去是因为不想打扰她的内心平静，但对她的做法极为赞同！缺乏宗教精神是当今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原因，而这类行为正在蔓延……

“另外，你极有教养。阁下一定发现，所有名门贵族莫不如此……”

他没有说下去，挺直身子，满心愉快地陪着这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夫人走下西亚多。经过一伙人的旁边时，他还神秘地躬下身子，笑着附在她耳边说：

“今天过得太愉快了！”

在巴尔特雷斯契点心店门口，他请她吃蛋糕。露依莎拒绝了。

“很遗憾。不过，我认为节制饮食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现在，露依莎觉得他的声音像苍蝇嗡嗡一样叫人心烦；尽管天不算太热，可她浑身憋闷，血液沸腾；她恨不得拔脚跑开，但仍然不动声色，像个梦游者一样慢慢走着，心里却想大哭一场。

不知为什么，她随便走进了瓦伦特商店。已经一点半了！她犹豫了一下，对一位容光焕发的金发店员说，她要看看印花薄软绸领带。

“白色的？带颜色的？带条的？带点的？”

“好，把各种都拿来看看。”

哪一条也不中意。叠上、打开，左看右看，心不在焉地望望四周，脸色苍白……店员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又问她是不是喝点水，需要什么……没什么，喘口气就好了；马上就回家。

她走出商店，顾问殷勤地说陪她去一家有名的药店，服点柑花水……他们沿着新卡尔莫大街往下走。顾问称赞店员彬彬有礼：这并不奇怪，因为商店也有名门子女，还举出了几个例子……

顾问看她一言不发，“还不舒服？”

“没什么，好了。”

“这样散步让人心旷神怡！”

他们沿着罗西奥长街一直走到尽头，又斜穿过商业区返回原地。在旗门旁边，他们又朝金街走去。露依莎焦急地看看周围，想寻找一个借口、一个机会、或一件什么事情，顾问却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个不停。唐·玛利亚剧院又使他高谈阔论起戏剧艺术问题。他认为小埃尔内斯托的剧本也许太沉重了一些。再说，他本人只喜欢喜剧。这并不是说他不为《路易斯·德·索乌萨修士》这样的剧作的美感所动，而是身体经受不住强烈的激动。比方说……

露依莎闪过一个念头，马上说：

“噢，我忘了一件事！要到维特里医院去一趟。补一颗牙。”

顾问的话被突然打断，呆呆地盯着她。露依莎向他伸出手，急忙说：

“再见，常来呀！”说完快步朝维特里医院大门口走去。

她手提着长裙，一直跑到一楼，才喘着气停下来等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下楼梯，朝门口张望……顾问那挺直、威严的

身影正往政府大厦方向走去。

她叫住一辆马车。

“越快越好！”她催促说。

马车几乎飞奔着走进了“天堂”所在的小街。两旁的窗口露出惊讶的面孔。她心慌意乱地上了楼。门关着——随后旁边的门马上打开了，女房东用甜美的声音悄悄对她说：

“已经走了。有半小时了。”

她走下楼，把住家地址告诉车夫后，一头钻进马车后座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她放下窗帘，扯下面纱，摘下一只手套，心里感觉到出乎意料的冲动。急于见到巴济里奥的疯狂欲望涌上心头。她拼命敲打着车窗玻璃，大声喊：

“去中央旅馆！”

因为她敏感的品性正处于无法控制的冲动之中；在这种时刻，疯狂的情欲要把义务和安分守己的观念撕个粉碎；灵魂因性感而颤抖，急切地寻找邪恶！

马车在旅馆大门口停下来。“巴济里奥先生不在，只有雷纳尔多子爵先生。”

“好。回家，到我刚才说的地方！”

车夫挥动马鞭。露依莎怒不可遏，咒骂顾问，这个愚蠢透顶的家伙，呆头呆脑的东西；诅咒生活使她认识了顾问和家里所有那些朋友！她心中产生了一个粗野的愿望：去吧，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了家门口，没有零钱给车夫。“你等着，”她一面气冲冲地上台阶，一面说：“我打发人来付钱！”

“真是疯女人！”车夫心中暗想。

前来开门的是若安娜；看到女主人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她险些倒退几步。

露依莎径直冲进房间，挂钟正敲响 3 点。房间乱七八糟，花盆放在地上，梳妆台上的台布没有换过，脏衣服仍然扔在椅子上。儒莉安娜头上包块头巾，正慢悠悠地扫着地板，嘴里还哼着小曲。

“这么说，你到现在还没有整理房间！”露依莎大声喊道。

儒莉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得颤抖了一下：

“没有想到你现在回来。”

“什么现在不现在，这是我的事！”露依莎勃然大怒，“已经下午 3 点了，房间还是这个样子！”

她扔掉帽子和阳伞。

“因为夫人习惯回来很晚……”儒莉安娜说。

她气得嘴唇都白了：

“我几点回家关你什么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的责任是我起床以后马上收拾好房间。要是不愿意干就给我滚！就马上结帐！”

儒莉安娜脸涨得通红，瞪大眼睛盯着露依莎：

“你还会干什么？我受不了啦！”她说着力把扫帚扔到一边。

“滚出去！”露依莎咆哮着，“马上给我滚出去！在这个家里多呆一分钟也不行！”

儒莉安娜走到她跟前，双手狂乱地抚摸着胸脯，声音嘶哑：

“要走就走，但要我愿意！”

“若安娜！”露依莎大喊一声。她想叫厨娘来，或一个男人、警察，随便谁都行！可是儒莉安娜已经失去常态，浑身颤抖，挥舞着拳头：

“夫人，你轰不走我！也别想气疯我！”声音是从紧咬的牙关里蹦出来的，“你听着，不是所有的纸都已经扔到垃圾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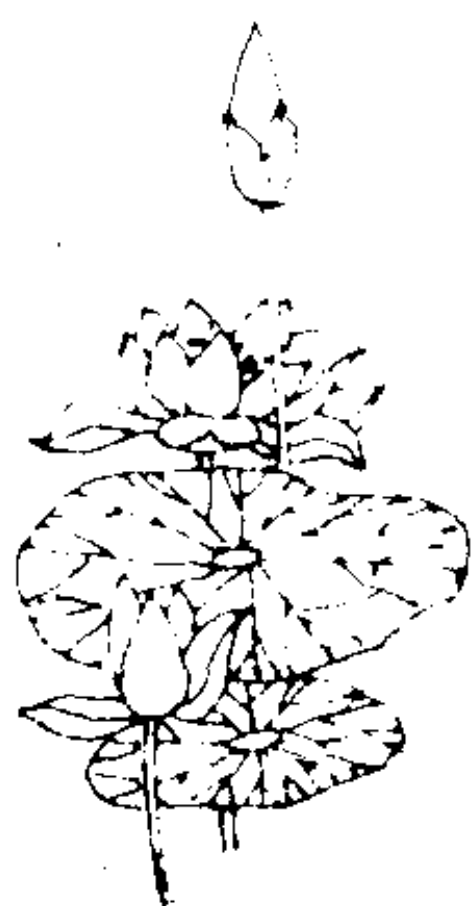
了！”

露依莎后退一步，喊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夫人写给情夫们的那些信，都在我这儿！”说着狠狠拍了一下口袋。

露依莎用狂乱的眼光瞪了她一会儿，随后昏厥过去，倒在双人沙发旁边。



8

露依莎半睡半醒，第一个印象是有两个陌生人俯身看着她。其中比较强壮的那个走开了；玻璃瓶放到梳妆台的大理石面上发出的冷冰冰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感到有个低沉的声音说：

“好多了。儒莉安娜太太。她是突然昏倒的吗？”

“突然昏倒的。”

“我看她进来的时候脸红红的……”

轻轻的脚步踏在地毯上，若安娜的声音紧挨着她的脸：

“夫人，好些了吗？”

她睁开眼睛，慢慢看清了周围的东西。她躺在双人沙发上，连衣裙的扣子已经解开，屋里有股强烈的醋酸味。她慢慢爬起来，双肘支着身子，目光茫然、呆滞：

“另一个呢？……”

“儒莉安娜太太？她去睡觉了，身体也不舒服，刚才来看过夫人，真可怜……你好多了吧？”

她坐起来，全身疲乏；屋里的一切似乎都在轻轻晃动。

“你可以走了，若安娜，可以走了。”她说。

“夫人不需要什么了吗？也许喝一点汤有好处……”

屋里只剩下露依莎一个人，她惊奇地看看四周。一切都收拾好了，窗户关上了。一只手套掉在了地上：她站起身，步履蹒跚地去拣起来，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伸出手指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理了理头发。她觉得自己变了，表情也变了，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屋里安静得出奇，她好生诧异。

“夫人。”是若安娜怯生生的声音。

“什么事？”

“那车夫。”

露依莎转过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车夫？”

“那车夫说夫人当时没有零钱，让他等……”

“啊！”

仿佛一束汽灯灯光突然照亮一幅画，她猛然看到了她的全部“灾难”！

她颤抖得太厉害了，甚至一下子打不开衣柜抽屉。

“我忘了，忘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把钱交给若安娜以后，她又慢慢倒在双人沙发上：

“完了！”她双手紧紧抱住脑袋，嘟嘟囔囔地说。

一切都暴露无遗了！马上在她脑海中出现了种种影象：若热勃然大怒，朋友们惊讶不已，一些人气愤填膺，另一些人冷嘲热讽；这些影象如同白墙上的黑色图画一样清楚，轰的一声落到她的灵魂上，像燃料倒在火堆上一样，燃起了巨大的恐惧。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和巴济里奥出逃！

这个念头，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念头，势不可当地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如同洪水突然淹没农田。

他曾多次发誓说，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住在圣弗洛伦廷大街的寓所里该多么幸福！好吧，走！不带行李，只带她那个柔皮革袋，装上几件内衣，母亲给的手饰……那么女佣们呢？这房子呢？给塞巴斯蒂昂留下一封信，让他来，把一切都锁好！……旅途上穿小蓝条连衣裙——或者那件黑的！别的什么也不带。其他的在远方、在其他城市买……

“夫人想不想现在吃晚饭……”若安娜在屋门口说。

她戴上了白围裙。又说：

“儒莉安娜太太躺着呢，说疼得很，不能来伺候了。”

“我马上去。”

她只喝了一勺汤，喝了一大口水，站起身：

“她怎么了？”

“说是心口疼得厉害。”

那东西死了该有多好！她就得救了！那样可以留下来！她怀着狠毒的希望说：

“若安娜，去看看，看看她怎么样。”

她听说过，许多人一下子就疼死了！到那时，她马上到儒莉安娜房间翻她的大木箱，把信拿到手，不怕死神的寂静，不怕苍白的尸体……

“夫人，她好些了。”若安娜走进来说，“她说马上就起来，夫人不再吃点东西了？我的天！”

“不吃了。”

她走进卧室，心里想：“胡思乱想有什么用？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

马上决定给塞巴斯蒂昂写信；但是，哆哆嗦嗦在信纸上方写了个“我的朋友”之后，再也找不到什么词儿了。

为什么非写信不可呢？第二天，她没有回来，下午、晚上还不见她的踪影，女佣们，“那个东西”，不要脸的东西！会马上去找塞巴斯蒂昂。他是这家人的密友。他会多么惊讶！会想象出了什么事，跑到附体神庙，接着去警察局，焦急地等到凌晨。第二天一整天都怀着一个又一个看到她回来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痛苦地失望——最后打电报给若热。那时候，她已经蜷缩在车厢的一角，伴着火车头的轰隆声奔向新的目的地！……

然而，究竟为什么难过呢？有多少女人羡慕她的灾难呀！抛弃整天在四壁之内看厨房账单、织毛衣的狭窄生活，跟一个钟爱的年轻男人到巴黎去——到巴黎！——，卧室里是绫罗绸缎，过豪华生活，有剧院的包厢！……这有什么不幸可言？要是伤心那就太傻了！这场“灾难”几乎是幸运！要是没有他，她永远不会有勇气挣脱这小市民生活；即使有崇高的愿望推动，胆怯总会更有效地阻止她！

再说，与情夫私奔，爱情会更高尚！她将永远属于一个男人，无须在家爱一个，在外面爱另一个！

她确实产生了立即去找巴济里奥、“一劳永逸”的念头。但是，这时候到旅馆去太晚了，她怕走黑黑的街道，怕醉鬼们……

她马上开始收拾柔革袋子。装进去几块头巾，几件内衣，指甲锉，巴济里奥给的念珠，扑粉，还有母亲的几件手饰……还想带上巴济里奥的信……她放在了衣柜大抽屉的一个小檀木盒里。她拿出来堆在腿上，打开一封，里面有一朵干了的花儿；另一封里包着巴济里奥的照片。突然她发现信没有全在！本来是7封：5个短便条和两封信——他写的头一封信多么温情脉脉！

最后一封是他们生了气那天写的！她数了一遍……真的，缺头一封信和两张便条！也被偷走了！……她站起身，脸色苍白。啊！太卑鄙了！她心头火起，恨不得上到阁楼跟她搏斗，夺回信来，掐死她！……可是，这有什么重要！她倒在双人沙发上，心如槁木死灰——她有一封、两封，全都让她拿去——反正都同样倒霉！

她激动万分，开始收拾应当带走的连衣裙、帽子、绒披肩……

挂钟敲响 10 点，她走进卧室，把烛台放到小桌子上，望着带白色斜纹布帷幔的双人床。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张床上睡觉了！是她在结婚的头一年亲手在上面一针一针织上了花，每针都带着内心的欢乐。有时候若热来看她忙碌，面带笑容不声不响地端详着她，或者慢慢在指头上缠着粗棉线低声细语地对她说些什么。在这张床上，她和他睡了 3 年；她睡在靠墙的那边……她患病的时候也躺在这张床上，患的是肺炎。一连几个星期，他都没有躺下过——照料她，给她拿衣服，端汤送药，说的话那么甜蜜，好像能治她的病一样！……那语气像是对小孩子说的：“很快就好了，明天就没事了，我们一起去散步。”但是，那双焦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或者求她说：“快点好，嗯？听我的话，亲爱的，快点好！……”而她是多么想快点好啊，甚至感到一股轻轻的活力返回躯体，使她的血液渐渐清爽。

康复的头几天，是他为她穿衣服；他跪在地上给她穿鞋，用睡衣包起她，把她抱起来放到双人沙发上，坐在她旁边给她读小说，画风景画，用纸剪成士兵。她的一切全靠他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照顾她、为她难过、为她哭泣——只有他。睡觉的时候她总是攥着他的手，因为那场病使她莫名其妙地怕发烧时做恶梦；可怜的若热，为了不惊醒她，一连几小时不能动一动，

让她拉着手。即便睡觉也是穿件小棉衣躺在她身边。有好几次她夜里醒来看见他在擦眼泪。那是高兴的眼泪，因为她肯定得救了！医生——好心的卡米尼亚博士——对他说：“脱离危险了，现在只剩下恢复她虚弱的身体了。”若热，可怜的若热，一句话也说不出，抓住老医生的手，在他脸上吻个不停。

而现在，要是他知道了，要是他回来了该怎么样！他走进卧室，看见两只小枕头还在！那时候，她已经和另一个男人远走高飞，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听的是另一种语言。太可怕了！他一个人，孤孤单单，不停地哭泣，拥抱着塞巴斯蒂昂。多少对她的回忆要折磨他的心！她的衣服，拖鞋，梳子，整个家。他的生活多么凄凉！一个人睡在床上，再没有人轻轻一吻叫醒他，搂住他的脖子：“若热，快起来，晚了！”对两个人来说，一切都完结了！——他趴在床上哭起来。

是儒莉安娜在走廊里高声和若安娜说话。她惊恐地站起身。要不要去找那个不要脸的婆娘？拖鞋声渐渐远去，若安娜拿着厨房账单和灯走进来。

“儒莉安娜太太起来了一会儿，”她说，“可是她说还不好，真可怜，去睡觉了。夫人不再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她说。

她脱了衣服，躺在床上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阁楼上，儒莉安娜横竖睡不着。疼痛消失了，却在褥垫上辗转反侧，像近几个星期的许多个夜晚一样，“失眠魔鬼又来了。”因为自从在“石棺”里拣了那封信以后她就一直发烧，但是，心里太高兴了，希望太诱人了，这些都支撑着她，使她很快痊愈！上帝终于想到她了！从巴济里奥开始到家里来的那天起，她就有一种预感，心里有什么东西告诉她，走运的机会到

了！头一次兴奋是那天晚上巴济里奥走后她在沙发旁捡到了露依莎掉的发卡。然而，幸福在心中爆发是在经过多次刺探、多日劳累之后终于从“石棺”里拿到那封信的时候！她跑到阁楼上，贪婪地读起来；发现这“东西”如此重要，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恶毒的灵魂一下子飞上了天空，心中喜洋洋地呼叫：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

拿“那东西”怎么办呢？——这是当时最让她不安的问题。有时候想把它卖给露依莎，要一大笔钱……可是她哪儿来那么多钱呢？不行。最好等若热回来，以公开这封信相威胁，通过另一个人敲诈他一笔巨款，就这样，她躲在幕后。有几天，露依莎的样子、时装和游玩气得她难受，她就想跑到街上，把邻居们叫出来，念念这封信，让她成一堆臭狗屎，向这泼妇报仇雪恨！

是维托利娅大婶让她平静下来，给她出了主意。大婶马上告诉她，“为了使陷阱更完整，需要一封那花花公子的信”。于是，儒莉安娜开始了不慌不忙地偷信的活计。必须非常细心，多次试钥匙，用蜡模子作了两把，像猫一样耐心，像小偷一样机灵，终于把信弄到手了。多有意思的信啊！特别是那张便条，巴济里奥写着：“今天我不能去，明天下午两点等你；捎去这朵小玫瑰花，请你像上次一样戴在胸前，因为你这样来太好了，我能感到你那柔软的胸脯上的香味……”维托利娅大婶忍不住心中的兴奋，拿过去让她的老朋友彼德拉看，胖女人彼德拉正在客厅里。

彼德拉笑得前仰后合，像两个没有装满的皮酒囊似的吊在胸脯上的大乳房疯狂地颤动。她满脸通红，把手插在胳肢窝里，扯着喇叭似的大嗓门喊起来：

“太妙了，维托利娅大婶！真是高手干的！不，这该登到报

纸上去。哎呀，这两个醉鬼！这两个该死的家伙！”

这时候，维托利娅大婶非常严肃地对儒莉安娜说：

“好吧，现在你万事俱备了，有这东西在手，可以理直气壮了。要等待时机。对她态度要好，满脸高兴，面带笑容，免得她生疑心，可眼睛要尖。老鼠被你牢牢抓在手里，让她去游玩吧！”

从这天起，儒莉安娜就暗暗品尝着把小小的露依莎掌握在手中的享受——那是她的女主人、夫人、“小泼妇”！——滋味是那样让她浑身舒坦！看着她梳妆打扮，去找男人，哼着歌儿，吃得香甜，她感到一种奸诈的欢快。心里想：“去干吧，玩吧，痛痛快快地玩吧，我这儿给你挖好了陷阱！”这使她产生了狠毒的自豪，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主人们的幸福、名声、荣誉和安宁统统攥在她的手里！多么扬眉吐气！

未来有了保证！“那东西”就是钱，就是她老年后的食粮。啊！她终于有了这一天！她每天都祷告，感谢万人之母——圣母！

可现在，跟露依莎吵了一场之后，再也不能把信揣在口袋里袖手旁观了。应当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干点什么。干什么呢？维托利娅大婶一定会告诉她……

早晨7点钟，她既没有吃早点也没有跟若安娜说一声，就下了楼，出去了。

维托利娅大婶没有在家，有人在小厅里等着。古维亚先生弓着身子写着，不时吐一口浓痰，尖帽放在旁边。儒莉安娜向屋里人们问好，然后规规矩矩坐在一个角落，阳伞放在膝盖上。

人们正在闲谈：一位30岁左右、满脸麻子的女人坐在长椅上，朝儒莉安娜笑笑，接着对一个披着红色方格披肩的胖女人说：

“安娜太太，你想不到，无论如何想不到！真是个灾难呀！他每天晚上像辆车似的走。有时候他一个人独自个儿说话，在楼梯上绊倒，能把我吵醒……我最怕的是那魔鬼点着灯睡觉引着了火。哎呀！真受不了。”

“你说的谁呀？”一个身穿仆人汗衫的漂亮小伙子问，他站在一个留着络腮胡子、戴着皱皱巴巴的白领带的佣人旁边说话。

“库尼亚，我主人的儿子，糟透了！”

“是个醉鬼吧，嗯？”小伙子卷着烟说。

“一塌糊涂！上午我就没法子进他的卧室，那气味呀……可怜的母亲气得直哭，小伙子快被解雇了。啊，我没法子高兴，没法子高兴！”

“喂，我那里也不顺心得很呢。”披方格披肩的女人低声说。

两个男人凑了过去。

“那男主人呀，”她打着惊恐的手势继续说，“跟小姨子干的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女主人知道了，白天黑夜地吵。姐妹俩闹得不可开交。男主人偏袒那姑娘，妻子大喊大叫……哎，最后非闹出事来不可。”

“这么说，要是我们太粗心，”白领带生气地说，“那就到处喊救命了。”

“若奥先生，你那家倒挺安静。”麻脸女人说。

“人倒不错。姑娘们爱谈恋爱……女佣们可得利了，拿她们的衣裳、钱……不过大人们心眼挺好，实话实说嘛！吃的也不错！”

她转过身，拍拍穿仆人衣服的人的肩膀，用钦佩和羡慕的口气说：

“这还行！这还值得干下去！”

小伙子洋洋得意地一笑：

“咳，看上去挺好，可实惠不多。”

“说说你那边。”戴白领带的汉子用胳膊肘捅了捅他，“说说嘛！”

小伙子要卖卖关子，把身子晃了几晃，卷起袖子，才从小条纹西服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

“太漂亮了，多贵的礼物！”女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靠脸上流汗得来的。”他摸着下巴颏说。

戴领带的汉子生气了：

“真无赖！”接着低声对女人们说：“脸上流汗，哼！他是女主人的六翼天使！那太太是上层社会的，虽说有点老了，可是还是个非常好的女人，非常好的女人！这只金表值两块钱呢。得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还有脸说出这等话来！”

小伙子把手插进口袋里：

“现在想买呀，花两块钱还不能要表链！”

“她一定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白领带汉子叫道，“在下区，她有一排一排的房子呢，半个绒线街都归她所有！”

“她缠人可缠得厉害呢。”小伙子嘴角叼着香烟，晃着身子，“我跟她在一起两个月了，要不是这块表和3个金币，她连我的扣子都解不开！……不是说着玩的，不知道哪天我就把她一脚踢开！”他把垂到前额的头发拢上去，“女人多得很，而且都是有身份的。”

这时候，维托利娅大婶匆匆忙忙进来了，披肩搭在胳膊上。看见儒莉安娜，她说：

“哦，你在这里呀，出去转了转，从6点钟就出去了。你好，特奥多西娅太太；你好，安娜。斯文人都到这儿来了！儒莉安娜，到里边去吧！我的小鸽子们，我马上来，稍等一会儿！”

说着，把她领到一个靠天井的房间：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儒莉安娜把头一天晚上的场面详细讲了一遍，争吵，昏厥……

“好吧，亲爱的。”维托利娅大婶说，“这么干了也好，不能浪费时间，马上动手。你到旅馆去找布里托，跟他谈。”

儒莉安娜马上缩回去了：她不敢，害怕……

维托利娅大婶挠着耳朵考虑了一下，到里边跟古维亚先生嘀咕了一会儿，然后返回来，把门关好：

“找个人去。那几封信在你这儿吗？”

儒莉安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红色的旧钱包，但犹豫了一会儿，狐疑地望着维托利娅大婶。

“你这个人，拿着那几封信不肯松手？”老太太受了侮辱，大声说，“那你自己去办吧，自己去办吧……”

儒莉安娜立刻把信交到她手里，但请她保存好，小心……

“那人明天晚上去找布里托谈。”维托利娅大婶说，“让他出一个康托。”

儒莉安娜眼前一亮，一个康托，维托利娅大婶在开玩笑。

“哪里话！你怎么想？因为一封信，一封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妨碍的信，他付给了一个在希亚多那边乘马车的人3百米尔瑞斯——昨天我还见那个人抱着个小孩。付的都是崭新的票子。就是那个花花公子付的，这明摆着，就是那个花花公子付的。要是别人，我不敢说，可现在是布里托。他是个富翁，花钱如流水，马上就会答应……”

儒莉安娜脸色惨白，哆里哆嗦地抓住她的胳膊：

“哎呀，维托利娅大婶，我送你一块缎子。”

“蓝色的！你看，我现在就告诉你颜色。”

“可是，维托利娅大婶，布里托壮实得很。要是他抢了那些

信，要是他干出什么事来呢。”

维托莉娅大婶轻蔑地盯着她说：

“别给我说傻话了，你想想，我会打发个呆子去吗？连信都不带去，让他带副本。你等着瞧吧，去的人比山鸟还狡猾。”

她又想了想：

“你回家吧……”

“不，我可不回去……”

“你说得也对。等着看看这事办得怎么样。你来这里睡觉，今天就在这里吃晚饭，我有条大鱼……”

“可是，维托利娅大婶，要是布里托报告警察，不会有危险吗？……”

维托利娅大婶耸耸肩膀，不耐烦地说：

“喂，你走吧，不然非把我气疯不可。警察，说什么警察，这类事能去报警……这事让我来管！再见。记着4点钟吃晚饭，嗯？”

儒莉安娜像是在空中飞出去的，一个康托！这个康托她曾经远远望见过，后来又跑了，现在重新回来，重新落到她手里，是“叮当”响的硬币，是“喇喇”响的票子。各种各样的打算在脑子里搅成一团，每个打算都光彩夺目：有个裁缝用具店，她站在柜台后面卖货！身边有个丈夫，晚上出去吃夜宵。一双又一双的高级皮靴，式样要好。把钱放在哪儿呢？银行里？不。放在大木箱子底上——更保险，随手能摸到。

为了度过这一上午，她买了四分之一块糖糕，到帕塞约公园坐下来，打着阳伞，美滋滋地想着，已经开始咀嚼富人生活的滋味，自认为已经成了贵夫人，甚至朝一个不声不响、看样子像老板的红脸汉子送了送秋波——那人失魂落魄地走开了。

这时候，露依莎醒了。她在床上猛地坐起来。“就看今天了。”

这是她的头一个想法。一阵惊恐，一阵难过，她的心紧缩着。后来她开始穿衣服，心慌意乱，唯恐看到儒莉安娜。她甚至想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午饭，等到11点再蹑手蹑脚地出去，到旅馆去找巴济里奥。这时候，卧室门口传来若安娜的声音：

“夫人，醒了吗？”

她马上心惊胆战地讲起来，说儒莉安娜太太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切都等着收拾……

“好吧，你去给我弄午饭，我马上去……”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马上估计起来，儒莉安娜离开这个家了。为什么？肯定，为了干什么事坑害她。最好立刻出去……可以到“天堂”去等巴济里奥。

她走进餐厅，站着慌里慌张地喝了一口茶。

“儒莉安娜太太对你说过什么吗？”若安娜走过来战战兢兢地说。

露依莎耸耸肩，含含糊糊地说：

“以后就知道了……”

一点半钟了，她去戴帽子。心跳得厉害，尽管怕见到儒莉安娜，但仍然下不了出走的决心，甚至干脆坐下来，把皮袋子放在膝上。“走”！终于拿定主意，站起身来，但似乎有个什么既细又粗的东西拉着她，捆着她……她慢慢走进卧室：室内长袍掉在床下，拖鞋在松毛地毯上……“太倒霉了！”她大声说。接着来到梳妆台前，摸了摸梳子，打开抽屉，突然又走进客厅，拿起相册，抽出若热的照片，哆哆嗦嗦地放进柔革提袋里，又惊慌失措地看了看四周，走出去，把门一甩，跑下了楼梯。

一辆马车从教长广场经过，她钻进去，告诉马车夫到中央旅馆。

布里托先生上午一早就出去了，看门人敷衍了一句。肯定是有一艘邮船开到了，因为正往里面搬行李，包着油布的手提箱、边上钉着铁皮的木箱；旅客们因为刚刚到达而神色惊慌，因为海上的颠簸而昏头昏脑，有的在交谈，有的在喊什么人。这忙碌的景象使她振奋起来，产生了远游的愿望：汽灯下，火车站里熙熙攘攘；凉爽的早晨，邮船后甲板上洋溢着启程的欢乐气氛！

她把“天堂”的地址告诉车夫。随着马车飞奔，似乎她以往的全部生活、儒莉安娜、这个家，渐渐淡漠了，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在一家书店门口，觉得有个人像朱里昂，马上伏到车窗上，没有看清，很是可惜：没有看到家里的朋友，就这么走了。现在，所有的朋友，朱里昂、小埃尔内斯托、顾问、费里西达德太太，她觉得都那么可爱，人品都那么高尚，可她原来却没有察觉，现在觉得他们都非常令人神往。还有可怜的塞巴斯蒂昂，心地多么善良！再也听不到他弹马拉加舞曲了。

在金街尽头，许多货车挡住了去路，马车停下来。露依莎看见路边人行道上的卡斯特罗——就是戴眼镜的银行家卡斯特罗，莱奥波尔迪娜对她说过，此人“非常喜欢”她露依莎；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向他兜售彩票，卡斯特罗一副厌恶的神气，把两个拇指插在白坎肩口袋里，以轻蔑的口气感谢一声小孩，透过金边眼镜朝露依莎望了几眼。她呢，用眼睛的余光瞥着他：非常喜欢她，这样的人非常喜欢她，太可怕了！露依莎觉得他腿很短，大腹便便，样子很是吓人。想起巴济里奥，她心里一亮，他长得多么英俊！……急于见到他，她不耐烦地敲了敲车窗玻璃。

马车终于启动了。罗西奥区在阳光下明亮耀眼：从停在路口的铁路马车里匆匆忙忙下来的人们穿着白色裤子、薄薄的上

衣，他们是从贝伦和彼得罗索斯那边来的。叫卖声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乐享天伦，只有她启程背乡离井！

在西方街，她看见了卡米拉太太——这位太太跟一个老头子结了婚，以有许多情夫而著名。她似乎又怀孕了，慢腾腾地走着，白白的脸上显出心满意足的神气，后面跟着一个穿松子色外衣的小伙子和一个穿蓬松裙子的小姑娘，前面是一个保姆推着辆小车，车里的孩子叼着奶头。卡米拉不动声色地在大街上走着，腆着肚子展示她通奸得来的孩子。可是，她备受恭维，没有人说她的坏话，因为她富有，经常举办晚会……“世界就是这般模样！”露依莎心里想。

马车停在“天堂”门口，正是中午。上面的门锁着，女房东马上出来小声说：“非常遗憾，只有先生有钥匙，要是夫人想休息……”这时候另一辆马车到了，巴济里奥从楼梯走上来。

“总算见到了！”说着，他打开门，“昨天为什么没有来……”

“啊，要是你知道……”

她抓住巴济里奥的胳膊，死死盯着他：

“巴济里奥，你知道吗，我完了！”

“出了什么事？”

露依莎把柔革袋子扔到长沙发上，一口气讲了信在纸篓里被拿走的经过，还有她的信被偷、在卧室里吵架……“现在我只剩下出逃这一条路了。这不，我来了，带我走吧。你说过可以带我走，说过好几次。我准备好了，带来了那个旅行袋，里面有必需的东西，头巾、手套……嗯？”

巴济里奥把手插在口袋里，弄得硬币和钥匙叮当作响，焦急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听着她的每一句话。

“只有你才这样想！”他叫道，“你疯了！你这个女人！”他

非常激动，“这哪里谈得上出逃？你怎么说起出逃来了？这是个钱的问题。”他想：“她要的是钱。看看她要多少，付给她就是了。”

“不，不！”露依莎说，“我不能留下！”她声音急切。那女人会出卖那封信，可是心里保存着这桩秘密：她随时可以说出来，若热可能知道，那她就完了。她没有胆量回家！“只要在里斯本，我就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我们今天就走，嗯？要是你不行的话，明天走。我到个旅馆里藏起来，度过一夜，谁也不会知道。可是，我们明天就走。要是让他知道了，巴济里奥，他非杀死我不可！你说话呀，答应我呀！”她抓住巴济里奥，急切地望着他的眼睛，盼望他同意的目光。

巴济里奥轻轻挣脱出来：

“你疯了，露依莎，神志不清了！怎么能想到出逃呢？那会造成个可怕的丑闻，有警察，有电报，我们一定会被抓住。不行！私奔是小说上的事。况且，亲爱的，事情还不到那般地步！只不过是钱的问题……”

露依莎听着，脸色煞白。

“并且，”巴济里奥心神不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没有准备，你也没有准备。没有这样出逃的。你一生会声名狼藉，露依莎，无可挽救。一个出逃的女人就不再是什么什么夫人，而是是什么什么女人，那个逃跑的女人，不要脸的女人，小老婆！我肯定要去巴西，你能在那里呆吗？在轮船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冒患黄热病的危险，你想去吗？要是你丈夫追捕我们，我们在边界上被抓获呢？被两名警察押送回来，在里蒙埃罗关上一年，你觉得好吗？你的事非常简单，跟那人谈谈，给她几个钱——她不就是要钱吗？然后你就安安稳稳地留在家里，像从前一样受尊敬——只不过要多加小心就是了，必须这样！”

这些话像砍树的斧子一样落到露依莎的计划上。有时候，这些话所包含的真理像闪电一样耀眼，像冰冷的刀刃一样让她反感，但她无法抵御。但是，她从这拒绝的态度中看到是忘恩负义和抛弃前情。设想过既幸福又安全地在巴黎定居之后，她似乎无法容忍返回家里的念头：耷拉着脑袋，受儒莉安娜的气，等待着死神的到来。她觉得，曾经远远望见而现在又从手中溜走的另一种命运妙不可言，几乎不可缺少！用钱赎回那封信以后又怎么样呢？那女人仍然掌握着秘密！生活必将凄苦，那个危险会永远在身旁徘徊！

她没有再说什么，似乎陷入沉思，脑子里却一片空白。突然，她抬起头，目光炯炯：

“好吧，你说！……”

“可是，亲爱的，我正说着呢……”

“不愿意？”

“不！”巴济里奥用力喊道，“如果说你疯了，那么我还没有疯！”

“啊，我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两只手捂着脸，胸部随着低声抽泣而颤动。

巴济里奥坐到她身边。露依莎的眼泪折磨着他，使他越来越不耐烦。

“哎呀，神圣的上帝，你听我说嘛。”

她把因为痛哭显得更加明亮的眼睛转向巴济里奥：

“那么你为什么一再说，要是我愿意……我们会非常幸福？”

巴济里奥猛地站起来：

“那么，你想过逃走，想过跟我一起钻进火车厢里去巴黎，想过跟我一起生活、当我的情妇吗？”

“我从家里出来了，永远出来了。这我已经做到了。”

“但你要回到家里，”他大声说，几乎带着火气，“你为什么出逃呢？为了爱情吗？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一个月以前就该走了，没有理由等到现在。那么，为什么呢？为了用一个更大的丑闻防止一个丑闻，不是吗？一个无法挽回的、吓人的丑闻！露依莎，我是作为朋友对你说话！”他拉住她的手，非常温柔地说，“你能想象我和你一起在巴黎生活不幸福吗？可是，我看到了事情的结果，我有另一种经验。整个丑闻可以用几个钱防止。你能想象那女人会去到处说吗？她的兴趣在于得一笔钱，然后就消失了；她完全清楚她干的事。她偷了东西，用了假钥匙。问题在于给她钱。”

她慢慢地说：

“钱，我哪里有钱？”

“当然钱由我出。”他停顿了一下，“我钱不很多，现在手头也有点拮据，不过……”他犹豫了一下，“如果她要 2 百米尔瑞斯，就给她！”

“要是她不要呢？”

“那么，她还能想要什么？既然偷信，就是想把信卖出去！不会为了保存你的签字吧？”

他越说越强硬，在屋子里气急败坏地踱来踱去。怎么竟然想和他到巴黎去，让他的生活永远尴尬！这笔钱花得多冤枉，把一摞钞票给了个女小偷？还有那件事，情书竟然在字纸篓里被偷，女佣人，衣柜抽屉的假钥匙——他觉得这一切太俗气了，甚至有点滑稽。他停下来：

“总之，要是她要的话，给她 3 百米尔瑞斯。可是，看在上帝份上，你可千万不要再干这种事了；我可不准备为你两次疏忽支付两个 3 百米尔瑞斯！”

露依莎脸色苍白，好像巴济里奥往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要只是钱的问题，巴济里奥，这笔钱我来付！”

她不知道怎样能付得起。这有什么关系？去乞求，干活，想办法……反正不接受他的钱！

巴济里奥耸耸肩膀：

“你在装模作样。你的钱在哪儿？”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她叫道。

巴济里奥烦躁地抓抓脑袋，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拉住她的手：

“亲爱的，我们在胡说八道，都生气了……你没有钱。”

她打断他的话，用力抓住他的胳膊：

“那好，你去跟那个女人说，你去说，一切都由你办。我不想再见到她。见到她我就活不下去，请你相信。你去说吧！”

巴济里奥把脚一跺，断然拒绝：

“你这个女人，疯了！要是我去说，她什么都要，甚至要扒我的皮！这事要你去办。我给你钱，你想办法。”

“连这点事你也不肯替我做吗？”

巴济里奥忍耐不住了：

“不肯！活见鬼，不肯！”

“再见！”

“露依莎，你太糊涂了！”

“不。这都是我的过错。”她用颤抖的手拉下面纱，“一切由我来办！”

她把门打开，巴济里奥跑过去拉住她的一只胳膊：

“露依莎，露依莎！你让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就这样断了！你听我说……”

“那么，我们逃走，彻底救我！”她急切地搂住他，大声喊。

“岂有此理！我不是说了吗，不可能！”

她把门一甩，跑下楼梯，马车还在等着她。

“到罗西奥！”她说。

她躺到马车一角，哭起来，哭得非常伤心。

巴济里奥离开“天堂”，心里七上八下。露依莎的要求，她那小市民式的恐惧和此次事件的低级庸俗，都使他火冒三丈，他几乎不想回到“天堂”，不闻不问，任其自然。可是，他可怜露依莎。况且，并不爱她就博得了她的爱：露依莎长得标致，情意缠绵；略施小计，就让她魂飞魄荡。在里斯本逗留期间有这么一段让人开心的风流事……竟然惹出了麻烦，该死的麻烦！一进旅馆，他就对佣人说：

“雷纳尔多子爵回来后让他到我房间去一趟。”

他住在3楼，窗户对着河面。他喝了口香槟酒，躺到沙发上。旁边的花盆架上放着一个吸墨器，上面的图案是伯爵桂冠下他的名字的银色缩写字母。还有几盒雪茄烟，他的几本书——《我的妻子吉罗小姐》、《处女玛比耶》、《奸刁的女人们——女佣秘密回忆录》、《狗案》和《猎人手册》——，几份《费加罗报》、露依莎的像片和一匹马的像片。

他吐出一口烟，开始考虑他的“处境”，好不沮丧！要不是这桩意外，他本可以一无牵挂地返回巴黎。7年了，好容易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又要带个人去，像一条绳索一样捆住一切，因为那姑娘的情书被偷，怕丈夫知道！太粗心了！归根结底，这次冒险从开始就是个错误！去招惹一个同族的表妹，这本身就是小市民暴发户的念头。来里斯本是为了一笔生意，只要把生意谈妥，忍受一下炎热和中央旅馆的土气，然后乘上邮船，让祖国见鬼去吧！……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白痴！生意早已

谈妥——他这头蠢驴留下来在里斯本受炎热烘烤，花那么多钱乘马车到圣巴巴拉广场，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出这等事吗？还不如把阿尔丰西妮带来呢！

不错，在里斯本期间的这段故事让他开心、兴奋，太完美了：既是通奸又是亲族相奸。只是出的这桩事把一切全都毁了！不行！还是走为上策！

他是在巴拉圭北方的一桩橡胶买卖中发了财的：大胆的投机使他能组成一家公司，有巴西资本入股。但是，巴济里奥和几个法国工程师想收购巴西人的股份，“他们碍手碍脚”，在巴黎成立另一个公司，做生意更加大胆。巴济里奥来到里斯本，与几个巴西人交涉，以巧妙的手腕买下了那些股票。这场风流事拖得时间太长，搅乱了他的生活……现在，既然风流冒险已经索然无味，最好一走了之。

门打开了，雷纳尔多子爵走进来——他戴着蓝色夹鼻眼镜，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他从本菲卡区来，热死了，真的热死了！这个黑人的国度，产生了个愚蠢的念头，去看望一个姨妈——这个姨妈让他参加了个什么协会，谁知道是什么托儿所似的鬼东西，对他进行了一通道德说教。也确实是个孩子念头——去看望姨妈，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让他反感的话，那就是家庭的温情。

“你呢，有什么事？我要到澡盆里泡一泡，一直泡到吃晚饭。”

“你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吗？”巴济里奥站起身来。

“什么事？”

“猜猜看。最愚蠢的事。”

“被她丈夫抓住你了？”

“不，是女佣！”

“糟糕透了！”雷纳尔多厌恶地叫道。

巴济里奥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双臂交叉，站在他面前：

“现在怎么办？”

“走！”

说完站起身来。

“你到哪儿去？”

“洗澡。”

活见鬼，等一会儿嘛，想跟他谈谈……

“不行！”雷纳尔多太自私，大声喊叫，“你到下边去，我完全可以在水里和你谈嘛！”

他出去了，嘴里喊着他的英国佣人威廉。

巴济里奥到了洗澡间，雷纳尔多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澡盆里，水中发出鲁宾牌香水味。他美滋滋地躺在水里，大声说：

“这么说，那信被人从废纸里拣走了。”

“别谈这个，雷纳尔多，坦率地说，我现在很为难；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伙计，收拾行李。”

他在澡盆里坐起来，慢条斯理地往干瘦的身上打肥皂：

“跟破了产的家族表妹作爱就是这个下场！”

“噢！”巴济里奥很不耐烦。

“什么？”雷纳尔多满身肥皂泡，两只手扶着澡盆大理石的沿，“你认为这还体面吗？一个女人竟然把厨娘当知心朋友，落到她手里，把信丢在废纸里，现在又哭哭啼啼，要2百米尔瑞斯，还想出逃——这算得上什么情妇？粪土不如！这种女人，哼，是你说过的那种，只配穿土布袜子！”

“亲爱的，她可是个挺美的女人。”

对方耸耸肩膀，表示不肯相信。

巴济里奥马上举出证据：描写露依莎身段漂亮，述说他们

淫荡的情节。

屋顶和隔板都漆成白色，反射出柔和的乳白色光，澡盆里蒸发的水气使屋里更加温暖；肥皂的清凉气味和鲁宾香水的气味使屋里的空气也甜滋滋的。

“好！你是看上她了。”雷纳尔多又躺到澡盆里，厌烦地说。

巴济里奥把肩膀一抖，表示不同意这粗俗的猜想。

“那么，你说说，是抓着她的裙子不放呢，还是想摆脱她呢？可是，你要说实话，说实话。”

“我——”巴济里奥马上凑到澡盆边，低声说，“要是我能体面地摆脱……”

“哎，你这个倒霉鬼！你有个上帝赐给的好办法！她像个疯子似地跑出去了，这是你说的。给她写封信，说发现她愿意一刀两断，你就不想打扰她了，你要走了。你的生意已经谈妥，不是吗？你不用否认，拉皮尔已经告诉我了。很好，你就体面吧：差人收拾行李，摆脱这讨厌的女人！”

他拿起海绵，让大股水流到头上、肩膀上，他在清凉馨香的水中欢愉地唏嘘着。

“可是，还有……”巴济里奥说，“现在有她女佣那件麻烦事，她毕竟是我的表妹……”

雷纳尔多高兴地伸伸胳膊：

“好个家庭精神！去吧，白痴，告诉她你必须启程，还有生意等等，再往她手里塞上几张钞票。”

“太野蛮了……”

“也够昂贵的！”

于是，巴济里奥说：

“你看，这事也真是活见鬼，可怜的姑娘被女佣抓住了……”

雷纳尔多在水里直直身子，幸灾乐祸地说：

“这时候呀，她们正扭在一起厮打呢。”

他美滋滋地靠在澡盆边上，问几点钟了，说他很舒服，很幸福，只要约翰不要忘记把香槟酒冰上。

巴济里奥捻着唇髭，没有说话。他又看到了露依莎贴着绿色墙纸的客厅，看见了头戴大得出奇的假发、面目狰狞的儒莉安娜……莫非她们真的打起来，吵起来了？那样做太可悲了，确实，他应当走。

“可是，要离开里斯本，我找个什么理由向她解释呢？”

“一封电报，没有比电报更好的了！马上给你在巴黎的人打个电报，拉巴沙德或者拉巴沙德特，随便叫什么吧，让他立刻给你打电报来：‘请启程，生意坏……’等等。这是最好的办法！”

“就这么办。”巴济里奥站起身，非常坚决地说。

“我们明天动身？”雷纳尔多大声说。

“明天。”

“经马德里？”

“经马德里。”

“一言为定！”他在澡盆里站起来，兴高采烈，弓着瘦瘦的身子跳出来，裹上土耳其浴衣。他的佣人威廉马上轻轻走进来，跪下，把他的一只脚捧在手里细心擦干，毕恭毕敬地给他穿上绣着铁锚的黑色绸袜。

第二天上午，接近12点，若安娜去轻轻敲露依莎卧室的门，低声说——自从露依莎晕倒之后，她一直像对康复中的病人那样低声细语：

“夫人，你表兄来了。”

露依莎大吃一惊。她还穿着睡衣，眼睛哭得通红。她赶忙

搽上一点粉，理理头发，走进客厅。

巴济里奥穿一身浅色西装，凄凉地坐在钢琴凳上。他神色庄重，没有转弯抹角，张口就说，尽管她头一天生了气，但他还是认为一切跟从前一样。他来这里是因为此时此刻他们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这样分别，尤其是要彻底解决那封信的问题……他表情凄楚，眼睛里几乎含着泪水：

“亲爱的，因为我必须离开里斯本！”

露依莎看也没有看他一眼，无声地微笑一下，笑容里含着冷冷的轻蔑。巴济里奥马上补充说：

“当然，时间不长，3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过无论如何得走……要是只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就好了！”他厌烦地耸耸肩膀，“还牵扯到其他一些人的利益……这是我今天上午收到的电报。”

他把电报递过去。露依莎没有打开，拿了一会儿，电报纸随着她的手颤动。

“念念吧，我请你念念！”

“为了什么呢？”她说。

但是，她小声念起来：“请回，问题严重，绝对需要。立刻动身。”

她叠上电报纸，递给他：

“你要走，嗯？”

“不能不走。”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露依莎猛地站起来，伸出手：

“好，再见！”

巴济里奥嘟嘟囔囔地说：

“露依莎，你太残酷了！……没关系！不管怎么说，有件事必须办完。你跟那女人说过了吗？”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她把眉头一皱，回答说。

巴济里奥抓住她的手，口气近乎庄严：

“亲爱的，我知道你很骄傲，但我请求你说实话。我不愿意让你处境困难。跟她说了吗？”

她把手抽出来，越来越不耐烦了：

“一切都办好了，一切都办好了！……”

巴济里奥显得非常尴尬，脸色甚至有点发白：他从口袋里取出钱包：

“无论如何，可能……当然……（我们不知道要同谁打交道）当然会有其他要求……”他打开钱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小信封。

露依莎涨红了脸，看着巴济里奥的一举一动。

“所以，为了你更好地跟她谈，我觉得给你留下点钱总会好一些。”

“你疯了？”她叫道。

“可是……”

“你想给我钱？”她的声音颤抖。

“可是，毕竟……”

“再见！”她生气了，要走出客厅。

“露依莎，看在上帝份上！你没有明白我……”

她停住脚，好像急于结束这一切，匆匆忙忙地说：

“我明白了，巴济里奥，谢谢你。但是，没有必要，没有。我情绪很激动，这是真的……我们不要再拖下去了……再见……”

“可是，你知道，我不久就回来，3个星期……”

“好吧，到时候再见……”

巴济里奥拉住她，在她嘴上吻了一下，发现她的嘴唇冰冷，僵硬。

这冷淡的态度刺激了他的虚荣心。他把她搂在胸前，尽量让声音里带着激情：

“你连吻都不想吻我一下吗？”

露依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轻轻的光亮。很快地吻了他一下就往后一退：

“再见。”

巴济里奥望了她一会儿，轻声叹息了一声：

“再见！”到了门口，他又转过身来，满脸凄凉：

“至少常给我写信。你知道我的住处：圣弗洛伦廷大街 22 号。”

露依莎走到窗前，看见他在街上点着了一支雪茄烟，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跳进马车，用力带上车门，没有朝窗户再看上一眼。

马车跑起来。车号还是 10 号。再也见不到他了！两个人的心曾同样为爱情而跳动，犯了同样的过错。——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带着对这次冒险的浪漫的回忆；她留下了，永远品尝过错的苦涩。世界就是这样！

突然有一种孤独和被遗弃的刺心的感觉。她形影相吊，生活好像一个无边无际的陌生平原，草原上漆黑一片，危险四伏！

她慢慢走进卧室，倒在沙发上：看见头一天为私奔准备的柔革袋在脚下。她把口袋打开，慢慢掏出头巾、绣花汗衫——找到了若热的像片！她把像片拿在手里，望着若热那忠厚的眼神、善良的笑容。——不，在这个世界上她并不孤单！有他在，他爱她，永远不会背叛她，永远不会抛弃她！她把嘴唇贴到像

片上，激情的亲吻把像片弄湿了，随后猛地趴到沙发上，哭成了泪人儿，嘴里不停地说着：“饶恕我吧，若热，我的若热，我亲爱的若热，我灵魂里的若热！”

晚饭以后，若安娜走过来，小心翼翼地说：

“夫人，你看是不是最好去打听打听儒莉安娜太太？”

“可是，你想到哪里去打听呢？”

“她有时候到一个女友家去，那女友是个介绍人，住在卡尔莫一带。也许她出了什么事，得了病。可是，从昨天上午，也没有捎个口信来……有这种事！我可以去问一问……”

“好，去吧，去吧。”

儒莉安娜的突然失踪也使露依莎心神不安。她在哪里呢？在干什么呢？她觉得在离她远远的地方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事，这件事会突然地在她头上轰然爆炸……

天黑下来，她点上蜡烛。这样独自一人在家，她有点害怕，于是在卧室里来回踱起来，心里想着，这时候巴济里奥正在桑塔·阿波罗尼亚火车站高高兴兴地买票，坐进了车厢，点着雪茄烟，过一会儿，火车就会喘着粗气把他送往远方，一去不复返！因为她不相信什么“耽搁3个星期，一个月”之类的话。他逃走了，永远不再回来！尽管讨厌他，但感到由于这次分离内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并且在痛苦地流血！

快9点钟的时候，门铃急急地响起来。她以为是若安娜回来了，端着烛台去开门——看到的竟然是脸色发黄、怒气冲冲的儒莉安娜，马上倒退了一步。

“夫人能给我句话吗？”

儒莉安娜跟着露依莎走进卧室，立刻大发雷霆，高声怒吼：

“这么说夫人以为这事就算完了？夫人以为你那情夫跑了这

事就算完了？”

“怎么啦，你这个女人？”露依莎呆了。

“夫人以为你那情夫跑了，就算没事了？”她咆哮道。

“啊，你这个女人，看在上帝份上！……”

她的声音太伤心了，儒莉安娜停住了嘴。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把声音压低一些：

“夫人很清楚，我把那些信保存起来了，当然是为了什么事！我想请夫人的表兄帮助我！我干活干够了，想休息休息。我不准备让谁出丑，只想让他帮助我……今天下午我打发人去旅馆……夫人的表兄他跑了！往奥里维亚依斯那边跑了，跑到地狱去了！晚上他的佣人才带行李走。可是，夫人以为你们能骗得了我？”她又生起气来，疯狂地用拳头砸着桌子，“要是这个家不倒霉，要是这个事不在整个葡萄牙嚷嚷起来，那就让雷劈了我！”

“为那些信，你想要多少钱？”露依莎站起身，走到她跟前，挺直身子。

“夫人，要么你给我6百米尔瑞斯，要么我不放那些信。”她也挺直身子，回答说。

“6百米尔瑞斯！你让我到哪儿去找6百米尔瑞斯？”

“到地狱！”儒莉安娜喊道，“要么给我6百米尔瑞斯，要么就像我现在在这里一样，一点儿不错，一定要让你丈夫念那些信！”

露依莎绝望了，倒在一把椅子上。

“上帝呀，我干了什么事要遭受这个灾难，我干了什么事呀？”

儒莉安娜直挺挺站在她面前，样子非常蛮横：

“夫人说得好，我是个贼，说得对，我在垃圾里拣了那封信，

从大抽屉里拿了另外几封。不错，正因为这个我才让你付钱！”她情绪激动，神经质地把披肩拧上、松开，“我该时来运转了！我受了多少罪呀，受够了！你给我去找钱，爱到哪里去找就到哪里去找！少5分钱都不行！我一年又一年地受罪，从早到晚干活，累得要死，可夫人多清闲！我6点钟起来，马上就擦呀，扫呀，整理呀，忙个不停，可夫人躺在床上，累不着，也不用操心。一个月来，天一亮我就起来，浆呀、熨呀！可夫人，你这个肮脏东西，想去看谁就去看谁，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见他，我呢，像个黑奴似的，不管心脏疼得多厉害，不管是死是活，得手拿熨斗干活。夫人呢，游玩，马车，上等绸缎，要什么有什么——这黑奴呢？黑奴却要累死累活！”

露依莎浑身像是散了架，没有回答的气力，在劈头盖脑的怒骂声中，像个暴雨下的小鸟一样蜷缩着。儒莉安娜火气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凶。对劳累和屈辱的回忆如火上加油，她的怒气越来越旺。

“那么，你说呢？”她声嘶力竭地叫着，“你吃好的，我吃残羹剩饭！我干了一天活以后想喝口葡萄酒，可谁给呢？我不得不自己去买！夫人到我房子里去过吗？那分明是地牢！臭虫多得我只能穿着衣服睡觉！夫人要是觉得被咬了一口，我这个黑奴就得把床上的螺丝钉拧下来，一个缝一个缝地给你找臭虫！女佣啊，女佣就是当牛做马。可是，现在轮到我了！”她拍着胸脯，为报仇雪恨而得意洋洋，“现在，要听我吩咐了！”

露依莎低声抽泣着。

“夫人还哭，我流了多少眼泪呀，哎，夫人，我并不想坑害你，绝对不想坑害你。你开心去吧，享乐吧，享乐吧！我想要的是我在这里吐出来的钱，不然那些信就一定要嚷出去！要是我不把信拿给你丈夫看，拿给你的朋友们看，拿给所有邻居们

看，就让这屋顶塌了把我砸死，你就等着过痛苦日子吧！”

她精疲力尽了，过了一会儿才断断续续地说：

“可是，夫人，把我那钱给我，把我那宝贝钱给我，信就在这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别的信也都给你。可是，你得把我的钱给我！我还要告诉你，收了钱以后我要是再开口，”她朝自己嘴上打了一巴掌，“现在就让雷电劈死我！”

露依莎慢慢站起来，脸色煞白。

“好吧。”她声音很低，几乎是在咕哝，“我想法给你找钱，你等几天。”

一阵寂静——吵嚷之后出现的寂静显得更加深沉，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停滞了，只有挂钟嘀嘀嗒嗒地响着，梳妆台上的蜡烛将尽，冒着红色火苗。

儒莉安娜拿起阳伞，收起披肩，盯了露依莎一会儿：

“好吧，夫人。”口气干干巴巴。

她转身出去了。

“神圣的上帝，这样赎罪呀！”她叫了一声，倒在一把椅子上，又哭起来。

若安娜回来的时候正是 10 点钟。

“夫人，什么也打听不到。介绍人那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

“好吧，把灯拿来。”

若安娜回到自己房间。脱衣服的时候，她自言自语地嘟囔说：

“那女人的生活肯定有着落了，跟那伙坏人搅到一起了。”

对露依莎来说，这是个怎样的夜晚呀！时时惊醒，在昏暗的卧室里睁开眼睛，那担心像匕首一样刺在她的灵魂上：怎么

怎么办呢？怎样找钱呢？6 百米尔瑞斯！她的手饰也许能值 2 百米尔瑞斯。可是，以后呢，若热会怎么说？还有那些银器……可是，还是不够！

这天晚上很热，心中惴惴不安，辗转反侧，衣服滑下去，身上只剩下被单。有时候忍不住疲倦，进入梦乡，但睡得很浅，时而有恶梦出现。她看见成堆的金币金光闪闪，一摞摞钞票在空中轻轻飞旋。她站起身，跳起来抓金币，金币变成无数圆环在平地上滚动，钞票消失了，像鸟儿的翅膀一样轻轻飘上天。时而有人走进客厅，向她躬身施礼，摘下帽子，怀里捧出无数金币和 5 米尔瑞斯的钞票，太多了，乱作一团。但她不认识这个男人：头戴红色假发，一张无赖的梨脸。莫非是魔鬼？有什么关系？反正她富有了，得救了。她叫起来，呼唤儒莉安娜，跟在她后面在走廊飞跑，可走廊没有头，而且越来越窄，最后成了一条缝，她爬着钻过去，喘不过气来，一直使劲抱着那堆金币，赤裸裸的胸部感到金属的冰凉。突然惊醒了：现实的贫困和梦中的富有适成鲜明对照，更给她增加了一份痛苦。谁能帮助她呢？塞巴斯蒂昂！塞巴斯蒂昂富有，而且心地善良。可是，打发人去叫他，她，露依莎，若热的妻子，对他说：“借给我 6 百米尔瑞斯吧！”“为什么，夫人？”怎么可以回答说：“为了赎回几封写给情夫的信？”当然不行！完了，她彻底完了，唯一的出路是进修道院了。

枕头烫她的脸，她翻了又翻：把发卡扔了，长发披散开来，草草用发箍拢住；仰面躺着，头枕在赤裸的胳膊上。她怀着苦涩回忆起这个夏天的风流事：巴济里奥到来，到坎勃格朗特游玩，头一次去“天堂”……

他，那个卑鄙的东西，现在到了哪儿呢？坐在火车厢的软垫上睡觉。

而她，却在受着痛苦的煎熬！

太憋闷，她把被单扔下去，什么也不盖，地上的白衣服也看不清。晨曦初露的时候才睡着了。

她醒得很晚，心情沮丧。可是，一进餐厅，明媚的上午使她重新振作起来。阳光通过敞开的窗户把屋里照得亮亮堂堂；金丝雀在齐声歌唱；旁边的工场发出欢快的敲打声；湛蓝的天空使灵魂畅想——这些欢乐的事物给她注入了意想不到的勇气。不能陷入坐以待毙的失望……活见鬼！应当争斗！

于是，她又产生了希望。塞巴斯蒂昂心地善良，莱奥波尔迪娜有办法，还有其他可能性，说不定能碰上：这一切都能凑成6百米尔瑞斯，一劳永逸地解救她！儒莉安娜销声匿迹，若热返回家里。——她满心欢喜，看见未来可能得到幸福的美好前景。

中午，塞巴斯蒂昂的小佣来了：先生刚从阿尔马达回来，想知道夫人身体如何。

她亲自跑到门口：请塞巴斯蒂昂一有可能马上来一趟！

好了！她感到信心十足，跟塞巴斯蒂昂谈……并且，这是她所剩的唯一出路：把一切都告诉丈夫。不能犹豫？还有，可以轻描淡写，说只不过是柏拉图式的信件来往……另外，巴济里奥走了，使这个错误成为过去的事，成为近乎久远的事……塞巴斯蒂昂还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一点钟，他来了。露依莎正在卧室，感到他进来了，他那大步踏在客厅地毯上的声音就让她难为情，甚至提心吊胆。她觉得现在启齿非常困难，实在可怕……她原先已经准备好了要说的话，要作的解释：调笑了几句，有几封信往来；她拉住门把的手颤抖着。怕他！听得见他在客厅踱步。由于怕他等得不耐烦了心情不好，露依莎走进客厅。

塞巴斯蒂昂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威严，在露依莎看来，他的目光从来不曾这样直视过，他的胡子从来不曾这样严厉过。

“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吗？”谈了几句阿尔马达的情况和天气之后，他问道。

露依莎难以控制心中的怯懦，立刻回答说：

“因为若热！”

“我敢打赌，近来没有给你写信吧？”

“没有写。”

“他也好长时间没有给我写信了。”随后微微一笑，“可是，今天我收到他‘批发’给我的两封信。”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摞纸，翻着找那两封信。露依莎坐到沙发上看着他，心咚咚地跳着，指甲急不可耐地抓着沙发布。

“真的，”塞巴斯蒂昂一边翻弄着乱七八糟的纸一边说，“我同时收到了两封，说要回来，还说在那里生活索然无味……”她递给露依莎一封，“你可以看看。”

露依莎打开信，刚开始读，塞巴斯蒂昂就慌忙伸出手：

“对不起，不是这封！”

“不，让我看看……”

“这封信没有什么内容，只谈生意的事……”

“不，我想看看！”

塞巴斯蒂昂坐在椅子边上，捋着胡子，望着她，非常不安。露依莎突然把眉头一皱：

“什么？”越往下看，露依莎脸上惊讶和恼火的表情越明显，“真的！……”

“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胡说八道！”塞巴斯蒂昂满脸通红，噤着嘴说着。

这时候，露依莎高声念起来，念得很慢：

“我的朋友塞巴斯蒂昂，告诉你，我在这里干了一番伟业。对方倒也称不上什么公主，因为只不过是烟草店老板的妻子。她似乎因为鄙人燃起了最不纯洁的欲火。愿上帝饶恕我，我怀疑几支劣等雪茄的区区几分钱就能把我打动，让她的丈夫——颇有尊严的卡洛斯——既失去幸福又毁掉店铺。”

“太有趣了！”露依莎怒气冲冲，但声音很低。

“我担心我重蹈圣经上蒲迪发的妻子那件事情的覆辙。请你相信，抵御住她确实算得上一点功绩，因为那女人作为烟草店老板娘还是颇有姿色的。我担心我可怜的品德防线会被打开缺口……”

露依莎停下来，望着塞巴斯蒂昂，目光可怖。

“都是玩笑话！”塞巴斯蒂昂结结巴巴地说。

她接着念道：“你想，要是露依莎得知道这风流事该是个什么样子！并且，我的伟业不止于此：警官的妻子对我挤眉弄眼！她是里斯本人，属于加马乔家族，似乎住在贝伦区，你认识吗？她显出对此地土里土气的凄凉环境深恶痛绝的神气。她为我举办了晚会，相信也是为我穿上了袒胸衣裙，那胸脯还蛮漂亮……”露依莎的脸涨得通红，“那搔首弄姿的……”

“他疯了！”露依莎叫道，“你这位朋友成了倜傥风流的唐·胡安·德·阿连特茹了，在那个远方省份遍地留下感情的火种！连皮明特尔也自叹不如……”

露依莎又低声念了几行，突然站起身，把信递给塞巴斯蒂昂：

“很好，让他寻欢作乐吧！”她声音里带着啾啾的颤抖。

“怎能把这些事当真呢？不应该当真……”

“我！”她叫道，“我甚至觉得这些事理所当然！”

她坐下来，坦然地谈起别的事来，谈费里西达德太太，朱

里昂……”

“朱里昂正为竞争那个职位做准备，忙得很。”塞巴斯蒂昂说，“最近倒是没有见到顾问。”

“可是，贝伦区那个加马乔家族是什么人？”

塞巴斯蒂昂耸耸肩膀，看样子不让她再提这个话题：

“哎呀，看来你真的当真了……”

露依莎打断了他的话：

“啊，你知道吗？我表兄巴济里奥走了。”

塞巴斯蒂昂一阵兴奋：

“真的？”

“到巴黎去了，我估计不会回来了。”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把若热和那封信都忘到了脑后，“只有在巴黎他才称心……急着要走。”她轻轻弹弹裙子上的褶皱，“那小伙子呀，需要结婚了。”

“为了有个家嘛。”塞巴斯蒂昂说。

可是，露依莎不相信像他那样喜欢旅行、骏马和冒险的男人能成为个好丈夫。

塞巴斯蒂昂认为，也许能踏下心来，毕竟是好人家的男子汉……

“更有生活经验了。”他说。

“可是，从根本上说他有些轻浮。”她说。

这阵空泛的议论之后，两个人沉默下来，都有些拘谨。

“说实话，”露依莎开口了，“我倒愿意让表兄走……因为邻居们那样说三道四……最近我几乎没有见过他。昨天他来了，是来告别的，我吃了一惊……”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能再提什么柏拉图式的调情和信件往来了——但是，一种她抗拒不住的强烈情感迫使她对与巴济里奥的关系轻描淡写，说得尽量疏远，甚至还加上了几句：

“我和他是朋友，但我们两个人大不相同……巴济里奥这个人自私，感情不大专注……并且我们从来不很知己……”

她沉默下来，感到“把自己葬送了。”

塞巴斯蒂昂记得听说过他们俩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可是，她以这种口气提起表兄足以证明“没有出任何事情”。现在，塞巴斯蒂昂几乎怪罪起自己有过那样不公正的怀疑！……

“他还回来吗？”他问。

“没有告诉我，我想，他在巴黎享乐，不会回来吧。”

她突然想到那封信：

“这么说，塞巴斯蒂昂，你和若热无话不谈？”

他笑了：

“噢，我亲爱的夫人！请相信……”

“他给我的信里说心绪烦躁，很是孤单，忍受不了阿连特茹省……”她看见塞巴斯蒂昂望了望挂钟，“怎么，要走？还早着呢。”

他说，3点前必须到下区。

露依莎想留他，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因为她感到决心越来越小，像一股河水渗入了河床，于是她又说起阿尔马达的工程。

工程开始的时候，塞巴斯蒂昂以为翻修一下有2百或3百米尔瑞斯就够了；可是，一项引出另外一项，没完没了。他说，“简直成了个无底洞！”

露依莎勉强地笑了笑：

“这算什么！反正你有产业，有钱！……”

“这倒也不错！看上去用不了多少钱，可是一扇门上需要一幅画，换个窗户，客厅贴壁纸，有地板，这个那个，总共就要8百米尔瑞斯了……”

他起身告别：

“希望那流浪汉不要再流浪更长时间……”

“要是那烟草店老板娘允许的话……”

她神经质地客厅里踱来踱去，那个念头一直在脑海里出现。他任凭烟草店老板娘热恋，还有警官的妻子，其他女人！……当然，她相信若热，可男人们呀！……突然，她看见烟草店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搂住若热，或者是若热在那天晚上见面时吻着警官妻子漂亮的胸脯！……各种各样的理由一齐涌上脑际，不可否认地证明若热背叛了她：在外面已经有两个月了！厌倦了独身生活！遇到了漂亮女人。把那种事当作无关紧要的一时寻欢作乐！……太卑鄙了！她决心写一封大义凛然又满怀委屈的信给他，让他“马上回来，否则我就走！”她走进卧室，心中气愤难平。头一天从柔革袋子里拿出来的若热的像片放在了梳妆台上，她望着照片上的若热：难怪人们对他调情，他长得那么英俊，那么可爱……一阵嫉妒涌上心头，模糊了她的目光：要是若热欺骗了她，要是她掌握了哪怕是最小的确凿证据，那么她就跟他分手，躲进修道院，肯定会死去，并且杀死他！……

“夫人，”若安娜进来说，“一个高乔人送来了这封信，他等着你的回话呢。”

是儒莉安娜的信，她吓了一跳！

信是写在横线纸上的，字很难看，书写错误百出：

亲爱的夫人：

我清楚地知道我做事不够慎重，夫人应把这一点归罪于我不幸的身世和疾病缠身，这正是我有时突然发火的原因。但是，如果夫人想让我回去像从前那样为你效劳，对这一点我相信夫人不能反对，那么我会非常乐意，并且，只

要夫人愿意并履行已经答应的诺言，可以相信我永远不再提那件事。在这里，我答应去为你效劳，希望夫人同意，这样对大家都好。每个人都有脾气，当然也就有发作的时候。我不再多说。

非常顺从的奴仆

女佣

儒莉安娜·科塞罗·塔维拉

她手捧着信，拿不定主意。头一个想法是：不！再接受她，看见她，看着她那张可怕的脸和大得出奇的假发！明明知道她口袋里装着她那封信，装着她的坏名声，却还要叫她，打发她打水、端灯，让她伺候。不，不让她回来！可是，随后又胆战心惊；要是拒绝，会激怒那个女人，只有上帝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她露依莎掌握在她手里，必须忍受一切。这是惩罚……她犹豫了一会儿：

“好，让她来，回去告诉她吧。”

8点钟，儒莉安娜真的来了。她蹑手蹑脚走上阁楼，放下外衣和拖鞋，就下到熨衣服的房间，若安娜正在油灯下缝衣服。

若安娜非常好奇，连珠炮似地发问：到哪儿去啦？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捎个信来？儒莉安娜回答说到亚布兰特斯子爵大街去看望女友，突然晕倒，心口疼痛……没有让人来说一声，因为当时以为过一会儿就能回来。可是，哪能呢！一躺就是一天半……

接着，儒莉安娜打听夫人干些什么，出去过没有，谁来过……

“看样子夫人这几天一直不舒服。”若安娜说。

“因为天气不好。”儒莉安娜说，她把要缝的衣服拿来了，两个女人谁也不再说话，熬夜干活。

10点钟，露依莎听见有人慢慢敲卧室的门。肯定是“她”！
“进来！”

儒莉安娜口气非常自然：

“茶放在桌子上了。”

可是，露依莎下不定决心去客厅，她害怕，怕看到她！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拖延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哆里哆嗦地去了。儒莉安娜正好从走廊进来，看见她便立刻往墙上一靠，毕恭毕敬地说：

“夫人，要我去把灯放上吗？”

露依莎只是点头同意，看也没有看她一眼。

等露依莎回到卧室，儒莉安娜正在往水罐里灌水；接着又铺好床、关上窗户，几乎一直踮着脚尖走路。

“夫人不再需要什么了吗？”

“不需要。”

“夫人，晚安。”

再没有说一句话。

“好像是一场梦！”露依莎很伤心，一面脱衣服一面想，“这个女人掌握着我的信，住在我家，为的是折磨我，抢我的钱！”她露依莎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像一场暴风雨劈头盖脑浇下来！她没有时间思考，来不及自卫，就糊里糊涂被卷进来了；她几乎难以相信她的家被她的女佣所控制！啊，要是跟塞巴斯蒂昂说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她现在手中有钱，有钞票，有黄金……她会多么气愤地把钱扔给她，把她赶出去，让她带走大木箱、破衣褴衫，还有假发！……她暗自发誓，对塞巴斯蒂昂说，说出一切！为了更

好地打动他，亲自到他家去！

过了一会儿，她忍不住一天的紧张劳累，睡着了——梦见一只奇怪的黑鸟飞进她的卧室，用蝙蝠般的黑翅膀扇起一阵狂风：那是儒莉安娜！她吓得魂不附体，跑进书房，大声喊叫：“若热！”可是，既看不到书和书柜，她看不到桌子：有个烟草店里的普通货架，柜台后面，若热正抚摸着一个女人；那女人长得粗壮、漂亮，身穿麻布汗衫，坐在若热腿上，眼中欲火燃烧，嘴里淫声荡气地问：“布列罗斯牌的还是沙布列加牌的？”露依莎气愤已极，跑出门，一阵乱糟糟的事情之后，她来到一条不见尽头的街上，这里宫殿林立，门面都像主教府一样，华丽的马车招摇过市，她身边站着巴济里奥。她抽咽着把若热欺骗她的事讲给巴济里奥听，巴济里奥呢，围着她像个小丑似地挤眉弄眼，蹦来跳去，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

我写信给丘比特，
向谁询问，
一颗心遭受欺凌，
是否还有义务去爱！

“没有义务！”这是小埃尔内斯托的嚎叫声，他手里摇晃着一摞纸，神气活现。突然，儒莉安娜扇动她的蝙蝠翅膀在空中翻飞，四周一片漆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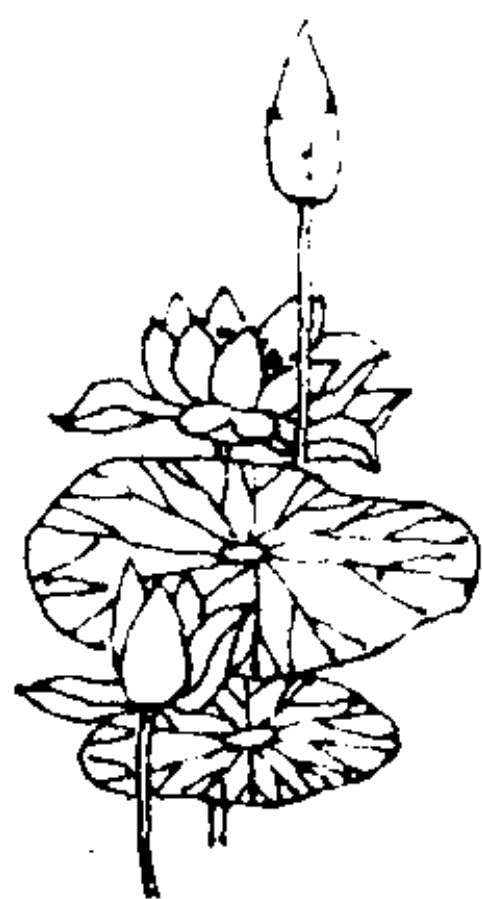
儒莉安娜返回露依莎家是因为听了维托利娅大婶的劝告。

“喂，亲爱的，”维托利娅大婶对她说，“没办法，鸟儿从我们手里飞了！你唉声叹气吧，应该唉声叹气，一大笔钱跑了！谁想得到那家伙会逃走呢！想不到，你也想不到！别指望从她身上榨出什么钱……”

“维托利娅大婶，我把信交给她丈夫，出出这口闷气！”

老太婆耸耸肩膀：

“这样做你无利可图。要么他们分居，要么丈夫打断她的骨头，或者把她送进修道院——你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两个人和好，相安无事，你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连挑拨离间、出口闷气的机会都没有了。这还是最好的估计，因为你很可能处境不妙，他们差人把你按倒在撒了醋的床单上，



给你一顿棍棒。”她看到儒莉安娜面露惊恐之色，“亲爱的，这种事已经不是头一桩了，不是头一桩。你看，里斯本出的事多着呢，并不是什么事都能在报纸上看到。”

确实，现在她只能回家。这是因为，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露依莎的恐惧。这恐惧永远在她心里，你必须利用……

“你回去，”老太太说，“等待她履行诺言。要是她把钱给你，很好……要是不给，反正你把她掌握在手里，并且就在她家里，发生什么事你全知道，你就可以拿她许多东西……”

可是，儒莉安娜仍然犹豫不决——两个人住在一起，很难不为点些许小事发生争执。

“她绝不会跟你争吵，你走着瞧……”

“我害怕……”

“怕什么？”维托利娅大婶叫道，“她不是那种毒死你的女人，对吧？这不就得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她又说，“当然要看你愿意不愿意。要是不愿意，就到别处去找个活干，把那几封信藏到木箱底上。活见鬼！你看着办吧，觉得不合适你就走开……”

儒莉安娜决定去“看一看”。

她很快就承认，“足智多谋的维托利娅大婶的话完全在理”。

真的，露依莎似乎忍气吞声。塞巴斯蒂昂又到阿尔马达去了。但是，她已经横下一条心，只要他一回来，头一个上午就到他家去，扑到他脚下，把一切都告诉他。现在要忍住：“只不过几天的时间。”所以，她没有说一句话。说又有何用？现在必须做的是付给她钱，让她滚蛋，不是吗？在没有做到之前，必须逆来顺受，默不作声，单等塞巴斯蒂昂回来……

不过，露依莎尽量不看见她，从来不叫她做什么事。上午，

不出卧室，免得听见她往澡盆里灌水和抖衣服的声音。到餐厅时带上一本书，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眼睛不离书本。整天呆在卧室，门窗紧闭，看书，缝衣服，想若热——有时也怀着仇恨想起巴济里奥——，希望塞巴斯蒂昂早点回来，为此准备要对他说的情节。

一天上午，儒莉安娜看见露依莎在走廊上提着满满一桶水正往卧室走。

“哎呀，夫人！为什么不叫一声？”她几乎难为情地叫道。

“没关系。”露依莎说。

但是，儒莉安娜跟到屋里，把门关上：

“哎呀，夫人！”看样子她非常委屈，“不能这样下去了。好像夫人怕看见我。我的天！我回来就是为的像以前那样伺候你……当然，当然，我一直希望夫人把答应我的事做了……要说把那些信交出来，在我老年的一日三餐有保证以前我绝对不肯交……可是，过去的事只是一时发火，我已经请求夫人原谅了。我还想干我的活儿……要是夫人不愿意，那我就走。”接着又干巴巴地补充一句：“恐怕那样对大家都不好！……”

露依莎心乱如麻，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

“不，夫人。”儒莉安娜打断了她的话，“在这里我是女佣。”

说完，挺着胸脯出去了。

这鲁莽的态度吓坏了露依莎。那女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为了不惹她生气，露依莎从此开始叫她，让她“把这个拿来，把那个拿来”，但不肯看她一眼。

然而，儒莉安娜太唯命是从了，太沉默寡言了，随着一天天过去，无横心定见的露依莎渐渐任其自然，感情上开始失去身处困境的痛苦。三个星期以后，“事情已经进入轨道”。儒莉

安娜说。

现在，她已经在卧室里喊她了，甚至让她到外边干点什么。儒莉安娜有时甚至跟她说些个鸡毛蒜皮的事：“今天热得要命……洗衣妇又来晚了……”有一天，她还大胆说出这样更知己的话：“我遇见莱奥波尔迪娜夫人的女佣了。”

露依莎问：

“她还在波尔图吗？”

“还要耽搁一个月，夫人……”

家里的气氛非常宁静，经过一阵如此紧张之后，她也乐于这样休息一下。有时候到附体神庙看看费里西达德太太，她已经能站起来行走了。露依莎一直在等待塞巴斯蒂昂，但不像原先那样急切，几乎愿意一天天推迟那个可怕的时刻——对他说：“塞巴斯蒂昂，我给一个男人写过情书！”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9月底。

一天下午，露依莎在餐厅多呆了一会儿，倚在窗前，手中的书抱在怀里，面带微笑，望着从附近哪家的后院飞来的一群鸽子落在空地四周的隔板上。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巴济里奥，想起了“天堂”……感到有脚步声，是儒莉安娜走过来了。

“什么事？”

那女人关上门，来到窗前，低声说：

“夫人还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吗？”

露依莎觉得像有人朝胃部打了一拳：

“还没有找到钱……”

儒莉安娜望着地板呆了一会儿，说：

“那好吧。”

露依莎听见她在走廊里大声说：

“等先生回来以后再算帐吧！”

若热回来以后！这威胁像一阵狂风搅动树木，使她逐渐平静的心灵中的惊恐和痛苦又重新震颤起来。在他回来之前应当干点什么！正在这时候收到了若热的信，说“不再耽搁，将用电报告知……”现在，露依莎希望政府派他进行一次更远的旅行，到西班牙去，或者到非洲去；要么发生什么灾祸，耽误他几个月，只要不伤害他……

要是他知道了，会怎么做呢？杀死她？她想起那天晚上小埃尔内斯托讲剧本结尾时若热说的那番非常严厉的话……把她塞进一辆马车，送到修道院去？她看到了修道院笨重的大门慢慢关上，听见了铁门轴发出的阴森森的声音，还有那惊奇地看着她的一双双眼睛……

变态的恐惧甚至使她难以清楚地记起丈夫的面容，想象出的是另一个血腥残忍、刻意报复的若热，忘记了他善良的品格，忘记了他没有传奇剧里人物的凶猛。有一天，她到书房里，把手枪匣子锁到盛旧衣服的大木箱里，把钥匙藏了起来！……

有一个念头聊以自慰：只要塞巴斯蒂昂从阿尔巴达一回来，她就得救了。尽管每时每刻都受着煎熬，却又几乎担心他“已经到了”，因为把事实合盘向他托出似乎痛苦更甚！正是在这个时候她产生了一个念头——给巴济里奥写信。如同水渗入墙壁一样，旷日持久的折磨使她的自尊心变软了。每天她都为了给那个“卑鄙的东西”写信找到一个理由：毕竟是她的情夫，他知道那几封信丢失的原委，是她唯一的亲戚……这样就无需向塞巴斯蒂昂张口了！有时候她甚至认为当初没有要巴济里奥的钱是“愚不可及的自负”！有一天，她终于写了信。信很长，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地向他要6百米尔瑞斯。她亲自送到邮局，足足贴上邮票。

事有凑巧，这天下午塞巴斯蒂昂从阿尔马达回来，前来看她。她高高兴兴地接待他，暗自庆幸还没有对他说……她说若热就要回来，还隐约提到巴济里奥表兄、“那些不要脸的邻居们”……

“不！”她说，“我一定要先把这件事告诉若热。”

现在，她认为已经平安无事了！每天她都想着那封寄往法国的信，似乎她的整个生命都装进了那个乘火车东奔西跑的信封里！到了马德里，随后是巴约纳，接下去就是巴黎！一名邮差跑步送到圣佛洛伦廷大街。巴济里奥颤抖着打开信，在另一个信封里装上许许多多钞票，在信封上吻了又吻。那信封带着她的生命和安宁开始飞奔，如同魔鬼一样呼啸，像心腹人一样匆忙，离开法国，经过纳瓦拉。

到了“应当”收到回信那天，她起得很早，把耳朵贴在门口，心神不定地等着邮差敲门。她已经看到把儒莉安娜赶出家门，自己高兴得抽泣起来……可是，到了10点半钟她沉不住气了；11点，她叫若安娜去“问问邮差是不是过去了”。

“夫人，听说已经过去了。”

“无赖！”她想着巴济里奥，低声骂道。

也许他没有当天回信！继续等待，但已经心情沉重，没有什么指望了。没有！又一个上午，一连几个上午，卑鄙的东西！

于是，她产生了买彩票的念头——因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个必然的希望。头一次出门就买了几张。尽管她既非教徒也不迷信，但还是把彩票放在卧室里柜橱上的圣·维森特·保罗圣徒像的底座下面。“反正什么也不会失去！”她每天拿出来仔细观看，把数字加起来看是不是等于九，不是九就不能赢，或者看是不是偶数，偶数是吉兆！每天和圣像打交道使她认为上天会出人意料地保护她，她许下愿，如果彩票中了，她就做五

十次弥撒！……

彩票全都落了空——她完全绝望了，心灰意懒，一天天混日子，几乎感到是一种自在，往往不起床，不穿衣服，希望早点死去，贪婪地读报纸上关于自杀、倒闭和灾难的消息聊以自慰——不仅仅她一个人遭受痛苦，本市、她的周围都在苦难中挣扎。

有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于是再次决心向塞巴斯蒂昂“敞开谈谈”；随后又想，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没有胆量，最后重新陷入惰性之中，心里想：“明天，明天再说……”

独自一人在卧室的时候，偶尔走到窗前，就开始猜想“邻居们知道了会说些什么”！谴责她？为她叹息？他们会说：“太不要脸了？”会说：“真可怜？”她以近乎张惶失措的目光看着保拉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着煤炭店胖胖的老板娘那副少见多怪的神气；看着阿泽维多家的三个姑娘在窗帘后面嘀嘀咕咕！仿佛他们都在喊叫：“当初我们说对了！当初我们说对了！”太倒霉了！或者突然看见若热气得面目狰狞，手里拿着那几封信，她蜷缩起身体，像是准备挨他愤怒的拳头。

然而，折磨得她最厉害的倒是儒莉安娜的平静——那女人哼着小曲儿打扫、穿着白围裙伺候她。她究竟想干什么？在策划什么？有时候一股怒火涌上心头，要是她身强力壮又有勇气的话，一定会扑过去掐住对方的脖子，从她手里夺回那几封信！可是，可怜的她只不过是一只“小苍蝇”！

正是在这样一个上午，儒莉安娜走进卧室，胳膊上搭着那件黑色绸子连衣裙。她把裙子铺在双人沙发上，指给露依莎，裙子下方最后一个褶皱处撕了一个大口子，似乎是被钉子划破的；她问夫人是不是想送到裁缝店去修一修。

露依莎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上午在“天堂”跟巴济里奥玩的时候撕破的！

“不难修补。”儒莉安娜用手掌轻轻抚摸着绸子，动作很慢，充满爱怜。

露依莎看了看，稍加犹豫：

“这衣服也不算新了……你看，你留着穿吧！”

儒莉安娜颤抖了一下，涨红了脸，叫道：

“哎呀，夫人！非常感谢！多好的礼物呀！非常感谢，夫人！真的……”她的声音变了调。

她小心翼翼地把裙子搭到胳膊上，朝厨房跑去。露依莎蹑手蹑脚地跟过去，听见她激动地说：

“多贵重的礼物呀！再好不过了。还是新的！贵重的绸料！”她把裙子下摆在地上拖了几下，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一直羡慕这件衣服，现在真的到手了，这是“她的”绸子连衣裙！“若安娜太太，夫人心眼太好了，是个天使！”

露依莎回到卧室，心花怒放；仿佛一个人在旷夜迷了路，夜色茫茫，突然看见远方有从窗户里射出的灯光！她得救了！只要送给她礼物，让她心满意足！她马上开始想还可以送些什么，要逐渐送：那件绛紫色连衣裙，内衣，旧室内长袍，一副手镯！

两天以后——是个星期天——她收到若热的电报：“明天从卡里加多出发。6点乘波尔图火车到达。”出人意外！他终于要回来了！

她年轻，情意缠绵，在最初的一刻，爱情和欲望的冲动传遍了全身，驱散了一切恐惧和不安。若热凌晨到，她还躺在床上——她已经想到头一个亲吻的欢愉！……

她走过去照照镜子：稍微消瘦了一些，也许脸上带点疲劳

……若热的面容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皮肤晒黑了，两只眼睛温柔可亲，头发髻曲！奇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见到他，于是马上为他忙碌起来：书房整理好了吗？他一定想洗个温水澡，必须给大澡盆烧水！……她走来走去，哼着小曲儿，眼睛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突然听见儒莉安娜在走廊里说话的声音，她颤抖了一下。这个女人要干什么？至少该让她在头几天安安静静地享受享受若热回来的欢乐吧！……她壮壮胆子，喊了她一声。

儒莉安娜拿着绸子连衣裙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夫人，有什么事吩咐吗？”

“若热先生明天回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感到吃惊，心脏激烈地跳动。

“啊！”儒莉安娜说，“好啊，夫人！”

说完就要出去。

“儒莉安娜！”露依莎的声音都变了。

对方转过身，很是诧异。

露依莎轻轻拍着手，像是在乞求：

“你至少在头几天……我一定想办法，请你相信！……”

儒莉安娜马上说：

“哎呀。夫人！我不想扫任何人的兴。我想的只不过是老了以后的一日三餐。从我嘴里绝不会说出伤害任何人的话。我只求夫人，如果有意的话，如果想帮帮我……”

“这没问题……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相信，这张嘴……”她用手指捂住嘴。

露依莎太高兴了！一连几天，几个星期和“她的”若热在一起，不受任何折磨！她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急于见到他的惬意。奇怪的是，她似乎觉得更爱若热了！……以后再

想一想、看一看，给儒莉安娜一些别的礼物，还可以逐渐和塞巴斯蒂昂说……她几乎感到很幸福。

下午，儒莉安娜满脸堆笑地走过来说：

“若安娜出去了，今天是她的休息日，可是我也有急事，要出去！要是夫人不嫌一个人呆在家里……”

“不！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有什么关系？去吧，去吧！”

不一会儿，她就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接着是关大门的响声。

这时候，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突然冒出来，心头一亮：到她的房间，翻她的大木箱，偷出那几封信！

露依莎看着她在路口转了弯，马上走上阁楼，走得很慢，心跳得厉害。儒莉安娜房间的门开着；闻到一股霉烂、老鼠和脏衣服的气味，她感到恶心；下午，天色转暗，小窗口透进一缕凄惨的光线；下边，大木箱就靠墙边放着！木箱一定锁上了！她跪下去取她的钥匙包……感到有点害臊——要是找到那几封信，这算得了什么！这一线希望像酒精饮料一样，使她胆大包天。她一把一把地试验钥匙；手不停地颤抖；突然，锁子吱扭一声，开了！她掀起盖子，信也许就在这里！她以女人特有的细心一件一件把东西拿出来，放到床垫上：一件麻布连衣裙；一把用粉连纸包着的带金色图案的折扇；紫色和蓝色的饰带已经熨得平平整整；一个玫瑰色缎子针垫，上面用手工绣上了一颗心；两小瓶香水还没有打开，瓶子上贴着玫瑰花剪纸；旧报纸包着三双靴子；几件内衣散发出木头和番苹果叶的气味；两件汗衫中间有一摞用布条捆起来的信……没有一封是她的！也没有一封是巴济里奥的！信纸已经泛黄，字体难以辨认，显然是出自乡里人手笔！让人生气！她站起身，两只胳膊伤心地垂下，望着空空的大木箱。

一个阴影突然从小窗口闪过，她吓得哆嗦了一下。原来是一只猫迈着轻轻的一步子在屋顶上溜达。——她把衣服照原样叠好放进木箱，锁上。刚要走，想到要在桌子抽屉和枕头下面找一找。什么也没有！她失去了耐心！但是，在希望耗尽之前不肯罢休；她把床罩扯开，翻了翻草垫，抖了抖旧靴子，在屋角翻了翻……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门铃突然响起来。她跑下去。大吃一惊，原来是费里西达德太太！

“是你呀！身体怎么样？进来吧。”

“好多了！”她在走廊上就讲起来，说头一天离开了附体神庙，脚有时候还不太好，但是，感谢上帝，总算得救了！非常感谢，这是她头一次出门拜访！

两个人走进屋里，天渐渐黑下来，露依莎点上蜡烛。

“你看我怎么样？”费里西达德太太站到她面前，问道。

“脸色稍微苍白了一点。”

哎呀，受了多少罪呀！她撩起裙子，让露依莎看穿着一双大鞋的脚，还非让她摸摸不可……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整个里斯本都去看望她！感谢上帝！整个里斯本，里斯本所有有身份的人！

“你这个星期做什么了？”她接着说，“一次也没有去！你看，人们都说你坏话呢……”

“亲爱的，脱不开身呀。你知道吗？若热明天到。”

“啊，你这个小贱人！太好了！这颗心跳得厉害吧！”接着又凑到她耳边说了句什么悄悄话。

两个人都笑了。

“今天，”费里西达德太太坐下来，接着说，“今天我把聚会都给你安排好了。上午我碰见了顾问，他说他一定来。是在殉

道者大街碰见他的。你看多有运气，头一次出门就碰见了！不一会儿又碰到了朱里昂，他也说要来！……”随后，又有气无力地说：“你知道吗？我要吃一勺甜食……”

露依莎亲自去为顾问开门，发现朱里昂正在上台阶。他笑着说：

“今天我来充当看门人！”

为了掩饰她亲手为亚卡西奥安排的这场戏引起的内心慌乱，费里西达德太太不停地说话，张口就责备露依莎“让两个女佣同一天出门……”

“亲爱的，要是你有什么不舒服呢？要是出了什么事呢？”

露依莎笑了。她不常闹病。

然而，大家都觉得她脸色不好。顾问关切地说：

“露依莎夫人，牙还痛吗？”

“她牙痛？这是我头一次听说！”费里西达德太太叫道。朱里昂则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整齐的牙齿。

顾问赶紧吟诵起来：

珊瑚般的嘴唇里
镶嵌着精美的珍珠……

他补充说：

“是这样。可是，最近一次有幸和露依莎夫人见面的时候，她突然牙疼得厉害，不得不跑到维特里医院去补牙！”

露依莎脸涨得通红。幸亏这时候门铃响起来。大概是若安娜，她去开门……

“是这样。”顾问接着说，“那天我们一起散步，很是开心，

突然露依莎夫人脸色苍白，看样子疼得厉害，只得赶紧像疯了似地跑上牙医的台阶……”

费里西达德太太一直急不可耐地想引起顾问的注意，打动他，听到谈起疼痛，赶忙开始讲她的脚的故事：怎样摔倒，没有摔死是个奇迹，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们常去看望，整个附体神庙都惊动了，好心的卡米尼亚医生悉心治疗……

“哎呀，我受了多大罪呀！”她叹了口气，眼睛望着顾问，指望他说句同情的话。

亚卡西奥以教训的口气说：

“下很陡的台阶不扶住扶手往往出错！”

“可是，差一点死了呢！”她叫道，随即转向朱里昂，“你说不是吗？”

“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任何事情死的人都有。”他缩在一把沙发椅上，美滋滋地吸着烟。那天下午，他本人也险些被马车撞死：原先打算那个星期天休息一下，不承想到排水沟里美美地玩了一趟……“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在我的斗室里生活，就像教团的修士关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一样！”他笑了笑，若无其事地把烟灰弹到地毯上。

于是，顾问询问起他的论文：肯定是宏篇大作！……朱里昂刚说：“顾问先生，是关于生理学……”，亚卡西奥便以深沉的声音加以评论：

“啊，生理学！肯定是本巨著了！再加上文字优美。”

他也怨叹“被文字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祖扎特先生，但愿我们的心血不要一无所成！”

“主要是你的心血，顾问先生，主要是你！”他又兴致盎然地问：“你的大作我们何时得以拜读？人们渴望着先睹为快呢！”

“确实有些人渴望一读。”顾问表情庄重，表示同意，“几天

以前，司法大臣先生——他是个难得的奇才——，几天以前他对我说——这是我的荣耀——：‘亚卡西奥，快点让我们看到你的书吧。我们需要光明，非常需要光明！’这是他的原话。我自然躬身答应：‘大臣先生，祖国需要，我不会拒绝效劳！’。”

“好，顾问，太好了！”

“还有，”顾问又补充一句，“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王国大臣暗示我，在不久的将来我可望获得圣地亚哥勋章！”

“顾问，他们早就该向你颁发勋章了！”朱里昂开心地叫道，“可是，在这个可怜的国家……顾问，你胸前早该佩戴着勋章了！”

“很久以前就应该！”费里西达德太太使劲地喊。

“谢谢，谢谢。”顾问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他越来越兴奋，亲切地把他的鼻烟盒递给朱里昂。

“我闻一闻，打个喷嚏。”朱里昂说。

这天下午，他感觉心情舒畅：论文和对论文的厚望驱散了心中的不快；甚至好像把在这个客厅遇见巴济里奥表兄时所受的污辱忘到了脑后，因为露依莎刚一进来他就问起巴济里奥。

“到巴黎去了。你们还不知道？走了很久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和顾问马上开始赞扬巴济里奥，这两个人都收到了他的名片——这使费里西达德太太如醉如痴，使顾问得意洋洋。“他是个名符其实的贵族！”她说。亚卡西奥以权威人士的口气说：

“他的男中音可与圣·卡洛斯比美！”

“非常高雅！”费里西达德太太说。

“一位绅士。”顾问一锤定音。

朱里昂跷着二郎腿，一言不发。现在，听到人们的赞扬，他

心中的闷气又出现了；他想起了那天上午露依莎让人气愤的冷淡和那一位神气活现的举止，忍不住说道：

“戴的手饰过分了些，袜子上绣花也有点过分，我想那是巴西时尚……”

露依莎红了脸，又慢慢莫名其妙地怀念起巴济里奥来。

费里西达德太太打听塞巴斯蒂昂的情况：有一个世纪没见到他了，那是个好人，见到他她的病就能好。

“他有个伟大的灵魂。”顾问语气很重，但对他稍有微词，说他不忙于对国家有益的事。“因为，归根结底，”顾问宣称，“钢琴固然是门极美的技艺，但毕竟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为此，他以小埃尔内斯托为例，说他尽管致力于戏剧艺术，但是，（他的语气一下子严肃了），据从各方面得到的情况，他是个出色的海关职员……

小埃尔内斯托呢？他在干什么？

朱里昂遇到过他，他说《荣誉与激情》两个星期内上演，已经开始印海报；在伯爵大街，人们开口闭口称呼他为葡萄牙的小仲马！那可怜的小伙子也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个小仲马！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顾问板着脸孔说，“听名字好像是以《三个火枪手》和其他小说成名的那位作家的儿子！……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德莱兹马一直刻意钻研高乃依的艺术！你说呢，露依莎？”

“对。”她茫然一笑。

她似乎有什么心事，已经两次看挂钟；10点了，儒莉安娜还没有回来！谁送茶呢？她亲自把茶杯放到盘子里，摆上牙签。回到屋里，发现笼罩着烦闷的寂静……“想听我弹琴吗？”她问。

可是，正翻看放在膝盖上那本由吉·多列插图的但丁著作的费里西达德太太突然叫起来：

“哎呀，多漂亮！这是什么书呀？太漂亮了！露依莎，你看过吗？”

露依莎走过去。

“费里西达德夫人，这是个爱情悲剧。”朱里昂说，“保罗和弗朗塞斯卡·里米尼的故事。”他开始解释书中的图画，“坐着的这位太太就是弗朗塞斯卡；跪在她脚下要拥抱她的长发小伙子是她的妹夫，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是她的情夫。后面那个一手掀门帘一手抽剑的长胡子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噤’。”他打了个用宝剑刺人的手势。

“别说了！”费里西达德太太打个冷战，“那本掉下去的是什么书？你们正读吗？”

朱里昂压低声音，小心地说：

“对……开始读了，可是后来……‘那一天，我们没有再读下去，’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那一天我没有再读下去！”

“开始勾引女人了。”费里西达德太太笑着说。

“还要糟糕，夫人，还要更糟糕！因为，按照弗朗塞斯卡本人的话说，她的妹夫，就是那个长发小伙子。‘全身颤抖着亲我的嘴，’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全身颤抖着吻我的嘴……”

“啊！”费里西达德太太飞快地瞟了顾问一眼，“是本小说？”

“是但丁的作品，费里西达德夫人。”顾问态度严肃，“最好的史诗之一。当然不如我们的卡蒙斯，但与弥尔顿同样有名！”

“这些外国故事里，丈夫总是杀妻子！”她叫道，随后转过脸对顾问说，“不是吗？”

“对，费里西达德夫人，这类家庭悲剧屡见不鲜，对激情的控制更为严格。可是，在我们之中，我可以自豪地说，家庭受到充分尊重。比如，我在里斯本亲友无数，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女人不是堪称典范的妻子。”接着礼貌地笑一笑：“这家的主

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费里西达德太太转眼看看靠在她椅子上的露依莎，拍拍她的胳膊：

“她呀，是个珍宝！”口气里带着爱怜。

“并且，”顾问接过话茬，“我们的若热也与之相配。正如诗人所说：心灵高尚，/额头轻扬，/灵魂闪烁着纯洁之光。”

听着这些话，露依莎心里越来越烦躁。她正要坐到钢琴前，费里西达德太太叫起来：

“怎么回事？今天这家人不让喝茶吗？”

露依莎又到厨房告诉若安娜，叫她把茶端去。不一会儿，若安娜戴着白围裙呆头呆脑地把茶盘端进来了。

“儒莉安娜呢？”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问。

“出去了，真可怜。”露依莎解释说，“一直有病……”

“在外边呆到这时候？……太不像话了！甚至会有损这个家的名声……”

顾问也认为这样做不够谨慎：

“因为，夫人，在一个首都，各种诱惑不可小视！”

朱里昂笑了：

“不会。要是有人肯引诱那个女人，那我就怀疑所有现代男人了。”

“喂，祖扎特先生！”顾问正色道，“我指的是其他诱惑，比方到一家饮料店，高高兴兴去看马戏，而忽略了她的义务……”

然而，费里西达德太太无法容忍儒莉安娜，觉得那张脸长得像犹大，看样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露依莎为她辩解，说她非常殷勤，浆熨衣服是把好手，非常正直……

“在街上转悠到夜里 11 点？……我的天！哼，要是我的话！”

“我想，”顾问说，“她得了不治之症，对吧，祖扎特先生？”

“不治之症。动脉瘤。”朱里昂回答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但丁的书。

“这就更厉害了！”费里西达德太太叫道，随后压低声音，“你该把她辞掉！要一个患这种病的女佣！说不定给我们端水来的时候突然死了呢。我的天！”

顾问表示同意！

“有时候还会给当局造成麻烦！”

朱里昂合上书：

“我一直忘了告诉若热，说不定哪一天她就倒在地上断了气。”他又喝了一口茶。

露依莎很是着急，认为一桩新的麻烦事正在形成，她要再受折磨……她说，现在找女佣太困难了……

此话倒也不错，大家都表示同意。

可是谈起了佣人和他们的要求。这些人越来越胆大了，千万不能相信他们，什么伤风败俗的事都有……

“在许多情况下是女主人的过错。”费里西达德太太说，“把女佣当成知己。这样，只要她们得到什么秘密，就成了一家之主……”

露依莎的手在颤抖，手中的茶杯晃动着。她佯装笑脸，说：

“那么，顾问呢，你的佣人们怎么样？”

“好。那人值得尊重，口味极佳，账目上非常谨慎……”

“长得也不丑。”朱里昂插嘴说，“有一次我在费列吉亚尔街见过，觉得她是这样。”

一片红色在顾问的秃顶上扩散开来。费里西达德太太焦急地望着他，眼珠极为明亮。亚卡西奥严肃地说：

“祖扎特先生，我从来不注意下人的长相。”

朱里昂站起身，把手插进口袋里，精神抖擞地说：

“废除奴隶制度是个巨大的错误！……”

“那么，自由原则呢？”顾问打断他的话，“自由原则何在？当然，黑人是了不起的厨师，这我同意……但是，自由更为重要。”

于是，他广征博引，猛烈抨击可怕的贩卖黑奴，对英国人的博爱表示怀疑，严厉斥责新奥尔良的庄园主，还谈了“夏尔和乔治”的事件：这些都是专门对低着头吸烟的朱里昂说的。

费里西达德太太坐到露依莎旁边，惴惴不安地在她耳边说：

“你认识顾问的女佣吗？”

“不认识。”

“莫非长得很漂亮？”

露依莎耸耸肩膀。

“露依莎，我不知道心里预感到了什么，只觉得憋得慌！”

亚卡西奥站着对朱里昂高谈阔论的时候，费里西达德太太一直在露依莎耳边嘀咕她心中的激情。

他们走了，露依莎多么轻松！整个晚上，她内心受了多少煎熬！这些讨厌鬼，这帮白痴！——而儒莉安娜还不回来！啊，她过的这算什么生活！

她到厨房里对若安娜说：

“你等等儒莉安娜吧！别着急，她不会回来得太晚；女人回来晚了会很糟糕！”

已经午夜了，露依莎已经躺在床上。门铃轻轻响了一声，接着下来的一声，更响一些，最后听起来似乎不耐烦了。

“那姑娘睡着了。”露依莎想。她跳下床，光着脚走到厨房。若安娜伏在桌子上，在冒着刺鼻气味的油灯下打鼾呢。她推了

推若安娜，她才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露依莎跑回卧室，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听见儒莉安娜在走廊上兴高采烈地说：

“都安排好了，嗯？我在剧院来着。好看极了！若安娜太太，太好看了！”

露依莎很晚才睡着，整夜作恶梦，不得安宁。——她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剧院里，又像是一座教堂。个个穿着考究：女人可爱的胸脯上宝石光彩夺目，男人宫廷制服上勋章金光闪闪。主宾席上是个年轻国王，像僧侣似地僵硬地坐着，表情悲伤，手里举着个浑天仪，深色天鹅绒长袍嵌着颗颗宝石，像是满天星斗；长袍下摆铺散开来，形成的褶皱有如石头雕成，穿着侍者服装的群臣不时在上面绊倒。

她是演员，站在舞台上。首次登台，在小埃尔内斯托的戏里扮演角色：她六神无主，望着交头接耳的观众们那带着怒火盯着她的一排排黑眼睛，观众中顾问那雪白而庄重的圆圆的秃顶特别显眼，秃顶上蜜蜂云集，形成一个昆虫冠盖。舞台上一个森林布景摇摇晃晃，她特别注意到左边有棵千年红木树，树干仿佛像一个人，对，像塞巴斯蒂昂。

这时候，场记员拍了拍手！他身材细高，活象个唐·吉珂德，戴金属边圆眼镜，身子拧得像个起瓶塞螺丝锥，手里挥舞着一张《商报》，吱吱呀呀地叫道：“爱情一幕开始！给我开始这神奇的一幕！”——乐队开始演奏，乐师们的眼睛像一颗颗石榴红宝石一样闪光，脑袋上的长发像乱麻一样蓬起。乐曲节奏缓慢而忧伤，是莱奥波尔迪娜的“法都曲”，一个沙哑而无赖的声音用假嗓子尖声唱起来：

我看见他高在下午的云端，
看见他在大海的浪尖，

不论他多么遥远，
我都感到他一直在我身边。

露依莎偎在巴济里奥怀里，巴济里奥用烫人的胳膊搂着她；她浑身瘫软，觉得自己消失了，溶化在像太阳一样热、像蜜一样甜的物质里，享受到一种奇妙的快感；但是，在欢快的呻吟中感到难为情，因为巴济里奥在舞台上不知羞耻地一遍又一遍重复在“天堂”里干的风流事！她怎能同意呢？

整个剧场欢呼声雷动：“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数以千计的头巾在观众席上飘动，像无数白色蝴蝶在漆黑的原野上飞舞；女人们赤裸的胳膊形成一股股潮水，扔来一束束紫罗兰；国王表情悲哀，装模作样地站起来，像扔花束一样扔出了手中的浑天仪；顾问忘乎形骸，为了学习陛下的样子，飞快地把秃顶揭下来扔了出去，痛得尖声嚎叫，叫声中带着自豪。场记员尖声喊：“请诸位感谢，请诸位感谢他们！”她躬身施礼，在马达莱纳街留起的头发垂到舞台上；站在她旁边的巴济里奥眼睛滴溜溜转，看着朝他投过来的雪茄烟，一支支拣起来，像斗牛士一样逗趣，像小丑一样熟练。

突然，整个剧场一声惊叫：“啊！”接着是一阵焦急而悲哀的沉寂；所有的眼睛——千百双紧张的眼睛——死死盯着布景，上面一个亭子上出现了一张张白脸，把亭子骨架压弯了。她像受到磁铁吸引一样转过身去，看见若热从中走出来，一身孝服，黑手套，手里握着一把匕首，匕首刃闪着寒光——若热眼睛里的寒光更让人胆战。他走到舞台上，躬身施礼，以戏谑的口气说：

“国王陛下，王子先生，总督先生，女士们，先生们——现在看我的了，请注意看我这小小的把戏！”

他朝露依莎走来，步子很重，踩得舞台摇摇晃晃；像拔草一样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脑袋往后一扬，以古典方式举起匕首，瞄准她的左胸，晃晃身子，挤挤眼睛，把匕首捅了进去！

“非常漂亮！”一个声音说，“精彩！”

原来是巴济里奥神气活现地乘着他的四轮马车走到观众席上。他端坐在车座垫上，帽子放在旁边，外衣上插着一朵玫瑰花，双手漫不经心地拉住不肯安静的英国骏马；他身边坐着个侍从模样的人，身穿教服，原来是耶路撒冷教长——若热抽出染红了的匕首，血滴流到匕首尖上，凝固了，掉下去，发出水晶般的声音，像红玻璃球似地在舞台上乱滚。她奄奄一息，倒在像塞巴斯蒂昂的那棵红木树下。由于土地太硬，树根从下面钻出来，像羽绒椅垫一样柔软；骄阳似火，大树枝叶垂下来，像一顶帐篷把她遮住，树叶上流下一滴滴马德拉葡萄酒，掉到她的嘴唇上！她惊恐地看着鲜红的血从伤口涌出来，在地上流着，这里形成一个血洼，那边像条小河奔泻。她听到观众中有人大叫：

“作者！作者出来！”

小埃尔内斯托头发鬈曲，脸色苍白，抽泣着感谢众人；他一边感谢，一边蹦来跳去——为的是不让表姐的血弄脏了他那双油光瓦亮的皮靴……

她感到要死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说：“喂，怎么样？”——像是若热。他从哪里来？从天上？从观众席上？从走廊里？一个像是箱子掉下的很大的响动把她惊醒了，她坐起来。

“好，放在那儿吧。”分明是若热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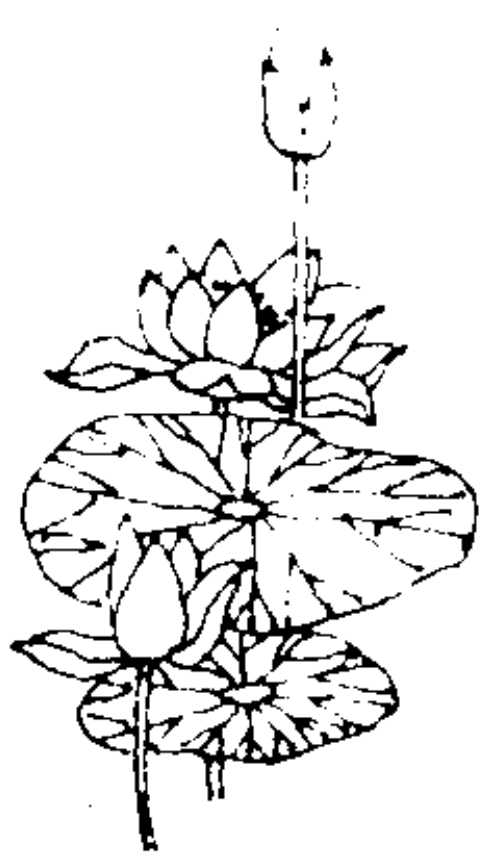
她穿着衬衫跳下床。他进来了。两个人久久拥抱着，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没有说一句话。屋里的挂钟敲响了7点。

10

与他离家前的那天一样，若热和露依莎一点钟才吃完早饭。不过，现在天气已经不再压抑难忍，窗子敞开着。10月的太阳温柔，空气中有了一丝秋意，光线苍白无力。下午，一件件厚外衣告诉人们天气转凉，绿色枝叶开始变黄。

“太好了，又回到自己的窝里啦！”若热坐在沙发椅上舒展一下身子。

他给露依莎讲述旅途生活，说他在那儿像个摩尔人似地工作，挣了不少钱。带回的资料是可以作一篇出色的报告；在阿连特茹省那些善良的人们中间交了不少朋友；头顶烈日、在原野奔波、住在客栈的小屋子里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现在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像他临行前那天一样，他慢慢吐着烟，美滋滋地捋着唇髭。为什么把胡子剃了？一见到他，露依莎最吃惊的



就是他的胡子没有了。他不无伤感地解释说，天气热，下巴上长了个小疖子……

“你留着胡子好看！”她说，“留着胡子好看！”

若热给她带来的礼品是6只中国古瓷盘，上面印着大腹便便的中国官员，釉子绘成的华丽的长袍似乎在蓝色的空中飘动，堪称珍品。他是在梅尔托拉一家旧货店发现的。露依莎把盘子摆放在餐具架上作为装饰：她踮着脚，长长的室内长袍垂到后面，浓密的金黄色头发稍微蓬松着披到背上——在若热眼里，她更漂亮，更让人无法抗拒，她那纤细的腰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吸引着他的双臂。

“我走前最后一次在这儿吃午饭，是个星期天，记得吗？”

“记得，”露依莎没有回头，继续小心翼翼地摆放盘子。

“喂，”若热突然问，“你表兄呢？见过他吗？来看过你吗？”

盘子从手中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杯子碰撞声。

“来过。”她停了一会儿又说：“来过几次，呆的时间不长……”

她弯下腰，打开餐具架的抽屉，开始整理勺子。而后才站起来，转过身。她满脸通红，笑着把手一摆，“好了！”

她走过去坐到若热的膝盖上。

“你真好！”她捋着他的唇髭，热切地望着他。今天凌晨投入他的怀抱的时候，她仿佛觉得心完全对他敞开了；突如其来的爱情使她的心潮惬意地翻滚；她想永远这样爱他，伺候他，用力拥抱他，直至他难以忍受，永远这样对他言听计从。无限甜蜜的复杂情感，渗到她的心灵深处。她搂住他的脖子，用近乎淫荡的谄媚语调低声说：

“你高兴吗？觉得好吗？说呀！”

她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漂亮，都好；经过这一段分离，她

更喜欢他，感到一种新的激情。

“塞巴斯蒂昂先生来了，”儒莉安娜走过来，笑容满面地对若热说。

若热猛地跳起来，离开露依莎，朝走廊冲过去，嘴里叫着：“让我拥抱你，伙计，快！”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若热到政府去了，儒莉安娜走进露依莎的卧室，慢慢地关上门，柔声细气地说：

“我想和夫人说件事。”

她开始诉说她住的阁楼还不如地牢，没法再住下去了；又热又臭，有臭虫，憋闷，冬天潮湿，简直活不下去。总之，她想搬到下面来，搬到下面存放大木箱子的房间。

那个房间一面有窗户，高大宽敞，存放着若热的雨衣、皮箱、旧外套以及祖母时代钉着黄钉子的红色皮箱。

“夫人，我要是住那儿，就像住在天堂了！”

“那么……把大箱子放在哪儿呢？”

“放在阁楼上我的房间。”她笑了笑接着说，“柜子不是人，不会受罪……”

露依莎有点不知所措：

“行，我看看吧，跟若热说一下。”

“我就指望着夫人了。”

然而，这天下午露依莎刚向若热解释那个“可怜的基督信徒的愿望”他就跳了起来说：

“什么？搬走大箱子？她疯了！”

露依莎固执己见，竭力打动他的心，说那是可怜虫来到这个家以后的梦想。说他想象不出、谁也想象不出可怜的女人住的房间是个什么样子！臭气熏天，老鼠在人身上乱爬，房顶已

破，经常漏雨；已经好多天了，谁知道哪天就倾倒……

“上帝！你说的像我祖母讲过的阿尔梅达的地狱一样！那就让她搬吧，尽快搬，亲爱的！……把我那些珍贵的箱子放阁楼上去。”

得知得到了这个恩惠，儒莉安娜说：

“啊，夫人，这是给了我一条命啊！但愿上帝会报答你！我身体不好，住在那小盒子里实在受不了……”

近日来，她抱怨得更厉害了，脸色发黄，嘴唇有点发紫。有时非常悲伤，有时喜怒无常，说什么两只脚从来就没有暖和过。需要调理，需要精心的调理！……

也就是在两天后，她来到露依莎面前请她“去放大箱子的房间看一看。”她指着腐朽、虫蛀的地板对露依莎说：

“不能让它这样，夫人，要是不值得换新的，也该铺上席子。如果我有钱，也不会打扰夫人，但是……”

“好，好啦，我来想办法。”露依莎耐着性子回答。

她付了席子钱，没有告诉若热。然而，那天上午铺席子的工人们来了，若热惊奇地问露依莎那是怎么回事，“难道走廊里还铺席子？”

她笑着将双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是可怜的儒莉安娜像乞讨一样，要一条席子，说是地板太破了，她甚至想自己付钱，说从她的月薪里扣除。咳，为了点可笑的小事。”她作了一个同情的手势，“再说，亲爱的，她们也是上帝的人，不是奴隶！”

“好极了！过不了几天，就会要镜子、铜器了。可是，怎么变化这么大呢？原先你不是见都不想见她吗？”

“可怜虫！”露依莎说，“我看出了她是个好心的女人。当时我太寂寞，和她接近得多了。我没人说话，她就跟我作伴。甚

至在我生病的时候……”

“你生过病？”若热吃惊地叫道。

“嗯，只病了3天。”她赶忙说，“是感冒。她白天黑夜都不离我身边。”

说完以后，露依莎马上又担心若热再提“生病”的事，而不知底细的儒莉安娜会否认。所以，这天傍晚，她把儒莉安娜叫到卧室里：

“我告诉若热说我生病的时候你一直陪伴着我……”她羞得满脸绯红。

儒莉安娜马上笑了，她乐意当这个同谋：

“我明白了，夫人，你就放心吧！”

果然，第二天若热吃过早饭，转身对儒莉安娜亲切地说：

“你好像服侍露依莎服侍得很好。”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她将手放在胸前，躬下身子说。

“好，好，”若热在衣袋里掏了掏，离开餐厅时，把半个英镑塞在她手里。

“蠢货！”她嘟囔了一声。

这个星期，她又开始对露依莎唠叨，说什么“衣服和连衣裙放在木箱里都皱了，”，都糟塌了！如果她有钱，不会向夫人提这些要求，不过……终于在一天上午，她明说了，一定要个衣橱。

露依莎感到怒火在血液中燃烧，继续绣花，眼睛抬也不抬：

“小衣橱？”

“如果夫人愿意行行好，就买个大的吧……”

“可是你没有多少衣服。”露依莎说道。她开始安于受欺侮的地位，已经对所受屈辱讨价还价了。

“我的衣服确实不多，夫人，”她反驳说，“可我现在要制齐

了!”

大衣橱偷偷买来了，还悄悄搬了进来。对儒莉安娜来说，这一天太幸福了！她不厌其烦地闻着衣橱新木头的香味，用颤动的手亲热地抚摸着油光瓦亮的板！……她在抽屉里贴上皱纹纸，开始“制齐”了！

对于露依莎来说，这几个星期实在难熬。

儒莉安娜每天上午来到她的房间，左问候右问候，打扫屋子，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哎，我太缺衬衣了！要是夫人能帮帮我……”

于是，露依莎打开她那装得满满当当、香气飘溢的抽屉，伤心地把那些稍稍旧一点的衣服放在一边。她喜欢自己的内衣：都是整打的名牌产品，用香袋薰着。送给别人就残缺不全了。而儒莉安娜竟然毫不客气索要，好像有这个权利。

“这件衬衣真漂亮！”她说，“夫人不再要了，是不是？”

“拿去吧，拿去吧！”露依莎笑着说，这是出于自尊，显得不是被迫而为之。

每天晚上，儒莉安娜都关上门，盘起腿坐在席地上，在油灯下兴高采烈地拆下衣服上露依莎名字的缩写字母，然后用红线绣上自己名字的字母——J·C·T·，儒莉安娜·科塞罗·塔维拉。

最后，她不再要了，因为，正如她自己说的，她的内衣成堆了。

“现在，如果夫人愿意帮我有点出门的衣服……”

于是，露依莎开始“打扮她”。

她给了儒莉安娜一件紫色丝绸连衣裙，一件黑色开斯米外套，为了不让若热怀疑她的慷慨，她特意把它们改了改，不让

他认出来：把连衣裙叫人送去染成栗子色，她还亲自给外套加了一层绒里。现在，她反过来为儒莉安娜干活！——神圣的上帝呀，这一切到什么地步才是个头？

一个星期天，吃完晚饭的时候，若热笑着说：

“这位儒莉安娜现在都成了时髦女郎了。眼看着阔绰起来了。”

晚上，费里西达德太太也发现了：

“真时髦，不亚于宫廷佣人！”

“真可怜，拣点剩衣服……”

她确实阔气了！不是亚麻床单不铺。还要新的床垫、床前的垫脚绒毡！露依莎薰衣服的香袋到了她折叠起来的内裤里。窗子上挂着薄棉纱布窗帘，两边固定的带子还是旧的蓝色丝绸的；衣橱上面，摆着两只维斯塔·阿雷格里出产的金黄色花瓶！终于有一天，原来的丝线假发套变成了带发髻的假发！

若安娜对这些装饰品也惊讶不已。但是，她认为那是夫人的好心，感到自己被人“遗忘”了。有一天，儒莉安娜头一次使一把新阳伞时，她当着露依莎的面满脸不高兴地说：

“对一些人什么都给，对另一些人什么也不给！……”

露依莎笑了笑，赶快说：

“傻话，我对谁都一样。”

但她又思忖了一下：若安娜或许也有怀疑，从儒莉安娜嘴里听到点什么……为了让她高兴，让她对自己亲近，第二天就给了她两条丝绸手帕，后来又送给她两个米尔瑞斯买件连衣裙。从此以后，露依莎再也没有拒绝过她晚上去“一位姨妈家”……

若安娜逢人便说“夫人好，简直是天使”。街上的人们也注意到了儒莉安娜的奢华，知道她有了个“新房间”，还说地上铺着块大地毯！而保拉气愤地认为“那里面肯定有鬼”。

然而，一天下午，儒莉安娜当着保拉和烟草店老板娘的面作了一番解释，平息了他们的怀疑。

“哎呀，都说什么我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够吃够穿就是了。你们该知道我是怎样伺候那姑妈的，不分白天黑夜，寸步不离……他们对我怎么报答也不算过份，把我的身体都糟塌了！”

这样，儒莉安娜的阔气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人们都说，这家人知恩必报，把她当成亲戚看待。

日复一日，对于左邻右舍的佣人们来说，工程师的院子仿佛有一种天堂似的诱惑力。他们说薪水给得高，有时还有酒喝，每星期都能拿到礼物，天天晚上还有鸡汤夜宵，每一个人都对这“美差”羡慕不已。通过“介绍人”，工程师家的声誉不胫而走，成了传奇故事。

若热莫名其妙，天天收到许多来信，自荐当他家的房间佣人、女佣、厨师、男侍、管家、车夫、门卫、厨房佣人……有的列举曾经在哪些名门贵族家干过；请求面谈；对某些条件提出疑问，有一个漂亮的房间；女佣随信附上照片；甚至有一位厨师带来了部里总管的担保信。

“太奇怪了！”若热百思不得其解，“争着为我服务，以伺候我为荣，莫非他们以为我要交好运？”

但他并没有过分注意这反常的现象，只是忙着他的事业：撰写报告，每天中午出门，下午6点回家，总是带着一卷卷文件、地图、小册子，疲倦不堪，催着用晚饭，但精神振奋。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他笑着讲了这些事情。顾问马上说：

“有露依莎太太脾气好，还有你，若热，在这个宜人的住宅区里，家庭没有丑闻、没有纠纷、一切都循规蹈矩，当然那些待遇不好的下人就向往这里宜人的条件了。”

“我们是理想的主人！”若热高兴地拍着露依莎的肩膀说。

确实，这个家越来越“宜人”了！儒莉安娜要求晚饭多做一点，（好有她的一份，不再吃剩饭菜）；她做饭是把好手，经常看看火，尝尝味道，还教若安娜做菜。

“这个若安娜显露才能了”若热说，“看得出来，她聪明多了！”

现在的儒莉安娜住的舒服，吃得顺心，穿着讲究，床上铺着软垫，品尝着享受的滋味。吃穿称心如意，应有尽有，她的性情也温和了。有维托利娅大婶的叮咛，她干活更尽心，更麻利。露依莎的连衣裙浆熨得像珍品一样，若热的衬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10月的太阳给整洁的、修道院一样安静的家带来了欢乐，连小猫也长肥了。

随着儒莉安娜的阔气，露依莎越来越瘦弱。儒莉安娜的蛮横发展到何等地步为止呢？——露依莎为此提心吊胆。太可恨了！有时，她用愤怒的目光盯着她的背影，甚至担心怒火把她烧伤，她疼得转过身来。看着她心满意足，哼着《心上的信》，睡在同他们一样舒适的床垫上，用她的衣服装扮自己，在她的家里主宰一切！这合理吗？上帝公正吗？

有时，她怒火涌上心头，挥舞胳膊，嘴里咒骂着，像网里的鱼一样，在灾难中挣扎；然而，找不到任何办法，只得又坠入深深的忧伤，甚至她的心也变得歹毒了。她满意地看着儒莉安娜脸色一天比一天黄，指望她患上动脉瘤：难道这魔鬼不会在哪一天暴死吗？

但是，在若热面前还不得不夸奖她。

她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早晨，若热刚一走出去，关上大门，她的忧伤、她的担心像巨大的厚面纱一样沉重而缓慢地罩住她

的灵魂。于是，她到四、五点钟才穿衣服，只穿睡袍、趿着拖鞋、头发蓬乱，在卧室里踱来踱去，遭受着烦躁的折磨。有时候头脑中闪过逃走的念头：钻到修道院去。她感情奔放，肯定难以作出戏剧性决定；即使个性无能为力，对若热的爱也是个永久的诱惑，因为她现在对若热爱得更深了。她爱他，对他像慈母一样关心，像小妾一样冲动……甚至嫉妒一切，嫉妒他所在的部，嫉妒他的报告！不时打断他的工作，从他手里抢过笔来，吸引他的眼神，想听他的声音；甚至连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都煽起她非法情爱的激情……

另外，她本人也尽力发展着这股情爱，认为这是对他所受的屈辱作的难言的报答。为什么产生这种想法？因为，尽管一直爱着他，这毫无疑问，现在依然承认，但原先爱得没有这么深，没有这么专一！连自己也说不清。她确实有点难为情，觉得爱得如此疯狂似乎有失夫妇间的尊严。她也曾怀疑过这一切是不是一时冲动。对丈夫还“一时冲动”？她认为，严格说来这种情感不够纯洁……但是，这有什么关系？起码能使她感到幸福，一种异样的幸福。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心里欢畅！

起初，另一个男人的影子经常在这爱情之上游荡，使每个亲吻中都带点苦涩，每一个夜晚都有点歉疚。然而，渐渐地忘记了另一个，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即使偶尔回想起来，也像一粒盐掉进流水中一样，不影响今天的激情。要不是那个卑鄙的女人，她该有多幸福！

现在倒是“那个卑鄙的女人”感到幸福。有时候，她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带着贪婪的笑容望着周围的一切：打开叠着的丝绸连衣裙，拍一拍；把靴子排成一行，出神地远远欣赏着；或者打开衣橱的抽屉，伏在上面反来覆去的数着内衣，怀着占

有者的欢乐，看了又看。——跟“小泼妇一样多！”她沉浸在欢乐中，喃喃低语。

“啊，我现在很好！”她对维托利娅大婶说。

“这还用怀疑吗？那几封信还没有给你挣到一个米尔瑞斯，你就能享上点福了。你一定要成为榨油机下的接油盘：麻纱衣服、贵重手饰、大笔大笔的钱……她不能不从。亲爱的，别放过她，榨她！”

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可“榨”的了。儒莉安娜渐渐开始想到，现在她该“享受”了。既然有了床垫，为什么还要早起？既然有了好衣服，为什么不上街逛逛？说干就干！

一个早晨，天有点冷，她在床上一直躺到9点。窗子半开，一束温暖的阳光射到席子上。后来她干巴巴地说了声“心里疼”。两天以后，若安娜10点钟进来时，对露依莎低声说：

“儒莉安娜太太还在床上躺着呢，什么都没有收拾！”

露依莎吓得心惊胆战。什么？难道要像忍受她一个接一个的要求那样忍受她偷懒吗？

她来到儒莉安娜的房间：

“这么说你这时候才起床？”

“是医生要我这么做的。”对方满不在乎地回答。

从此，儒莉安娜很少在伺候午餐之前起床。露依莎只得请求若安娜“替她把活干了”，说时间不会很长，那可怜的女人病得这么厉害！为了安抚厨娘，给了她半个英镑，帮她买件连衣裙。

后来，儒莉安娜开始不再请求允许便出门了。回来晚了，已经到了晚饭时间，竟然不做任何解释。

有一天，看见她正带着黑手套从走廊经过，露依莎忍无可忍：

“你要出去?”

她放肆地回答说:

“你看,一切都收拾好了,该我干的都干完了。”说完,把脚一跺,走了。

哼,除了还受“小泼妇”约束之外,她应有尽有!

若安娜开始嘟囔:“儒莉安娜太太整天逛大街,受罪的是我……”

“要是你病了,也不会有人让你干。”每当露依莎感觉到厨娘很恼火,总是这样无可奈何地说,给她一些礼物,甚至还送给她酒和甜食。

现在,家里开销大了,厨房账单上的钱越来越多。露依莎垂头丧气。——“这一切如何收场呢?”

儒莉安娜的偷懒却越发厉害。

为了早一点出门,她只干主要的活。露依莎只得给花瓶灌水,经常亲自收起餐桌上的桌布,把扔在角落里的脏衣服收拢,送到阁楼上……

一天,若热下午4点钟回到家,刚好看到床上还没整理。露依莎赶紧解释说:“儒莉安娜出去了,是她打发她去裁缝店的。”

过了几天,已经6点钟了,她还没有回来安排晚饭。“去裁缝店……”露依莎还是这样解释。

“既然儒莉安娜专门去裁缝店,那就再找一个女佣收拾屋子吧。”他说。

听到这几句干巴巴的话,露依莎顿时脸色苍白,两滴眼泪从脸上滚下来。

若热傻了眼。怎么啦?出了什么事?露依莎难以自制,失声痛哭起来,哭得伤心,哭得歇斯底里。

“可到底怎么回事?亲爱的,出了什么事吗?生气啦?”

.....”

她喘不过气来，也无法回答。若热让她闻醋，在她脸上吻了又吻。

等到哭声渐渐平息，她才抽抽咽咽地说：

“你说话那么干巴，我气急了.....”

他笑了，称她是“小傻瓜”，给她擦干眼泪，——但心里很不平静。

他早已觉察到她内心忧伤、无法解释的颓丧和神经质的易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不让若热再次突然发现女佣懒散，她开始每天上午把没有干完的活儿干完。很快，儒莉安娜发现了，心安理得地决心“越来越让她多干点”。有时不扫地，后来索性连床也不整理；最后，有一天早上，连脏水也没有倒。露依莎先去走廊看了看，若安娜还没有下来，她亲自把水倒了！回来在手上打肥皂时，泪流满面。她想一死了之！这是落到了何等地步！.....

有一天，费里西达德太太突然来了，当场发现她正在扫客厅。

“我哪会自己扫地！”她叫着，“而我只有一个女佣，可你！.....”

“儒莉安娜有很多衣服要浆.....”

“哎，别让她少干活，她不会感谢你，反而笑话你！要是让她们养成坏习惯！.....你就受罪吧，受罪吧！.....”

露依莎微微一笑。

“嘿，一辈子不就这一次嘛！”

她一天比一天悲伤。

她把若热的爱当作唯一的安慰。夜晚给她带来稍许轻松：这

个时辰，儒莉安娜已经入睡，看不见她那张可怕的脸，不用提防她；不用言不由衷地夸奖她；不用替她干活！像从前一样，她就是她，是露依莎。她和丈夫一起在卧室里，关上门，自由自在！她可以生活、可以笑、可以谈天说地、可以有食欲！真的，有时她把榲桲果酱和面包带到房间——吃一顿小小的夜宵。

若热觉得奇怪。“一到晚上你就变了样”他说，还称她为“夜鸟”。她身穿白色睡裙，裸露双臂和胸脯，头发绾成一束；她笑着，来回踱着，轻声哼着小曲，有时还自言自语，直到若热对她说：

“亲爱的，已经一点多钟了！”

她赶紧脱衣服，扑进他的怀抱。

然而醒来以后可真难呀！不管上午的阳光多么明亮，她都觉得一切模模糊糊、阴阴惨惨。生活太不体贴她了！她满心不情愿地慢慢穿衣服——像进入监狱一样进入她的白天。

现在，她已失去了解脱的希望！有时候，“把一切都告诉塞巴斯蒂昂”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在脑海中闪过，然而，每当看到他用诚恳的眼神望着若热，两个人互相拥抱，笑着，一起抽烟斗，并且他对他一向充满敬意，她觉得，去找塞巴斯蒂昂——若热的知己，这个家的好朋友——说“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信，被女佣偷了”，要比到街上向遇到的任何一个男人伸手要钱还难得多！不，宁愿被这日日夜夜的痛苦折磨死，宁愿滚着爬着去洗楼梯！有时候，她又反复思忖：“我还指望什么呢？”不知道。指望发生什么偶然事件，指望儒莉安娜死……于是，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活着，似乎每活一天都是什么人的恩赐，隐隐约约觉得远方有个什么模糊不清、阴阴惨惨的地方，她要在那里淹死。

这几天，若热开始埋怨衬衣浆得不好。儒莉安娜“应付差事”。有一天，他真的生气了，把她叫来，把一件皱皱巴巴的衬

衣扔给她：

“这怎么能穿呢，太不像话了！”

儒莉安娜脸色蜡黄，朝露依莎投来急切的目光，嘴唇哆嗦着，解释说：“胶不好了，已经去换了。”等等。

但是，若热刚走，她就一阵风似地冲进房间，关上门，大声嚷嚷，说什么“夫人穿脏了一大堆衣服，先生又有一大堆脏衬衫，如果没有人帮助，她怎么能忙得过来！……谁要是想用黑人，就到巴西去找吧！”

“你丈夫脾气这么大，我受不了！夫人明白吗？要是想做得好，就得找个人帮我。”

露依莎只是说：

“我来帮你。”

现在，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周末到了，积下了一大袋衣服，儒莉安娜过来对她说，如果夫人熨的话，她就浆。不然就算了！

那天天气宜人，露依莎正准备出门……二话不说，她穿上外套，就去拿熨斗。

若安娜惊呆了。

“这么说夫人真的要熨衣服？”

“活儿太多，儒莉安娜一个人干不完，真可怜！”

来到浆洗衣服的房间，她忙着熨烫若热的内衣，儒莉安娜走过来，头上戴着帽子。

“你要出去？”露依莎大声问道。

“我就是来告诉夫人的。我必须出去一趟。”她一边说一边戴黑手套。

“可那些衬衣呢，谁来浆？”

“我反正要出去。”对方干巴巴地回答。

“可是，见鬼，谁浆衣服？”

“夫人你浆吧，讨厌！”

“可恶！”露依莎大声喊，把熨斗扔到地上，气呼呼地出去了。

儒莉安娜听见她抽咽着从走廊里过去了。

她惊呆了，赶紧摘下帽子和手套。不一会儿，听见大门咣当响了一声。她来到房间，看见露依莎的室内长袍扔在那里，帽架也倒了。她到哪里去啦？去报警？找丈夫？见鬼！傻瓜，发脾气了！她赶忙收拾好房间，开始浆衣服，耳朵听着外面，心里很是后悔。鬼东西能去哪儿呢？必须小心！要是逼迫太甚，她干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吃亏的是谁？当然是她。她不得不离开这个家，离开她的房间，失去她享有的一切，失去她的地位！哎呀……

露依莎像疯子似地冲出了家门。在埃斯科拉街，一辆马车从身旁经过，车空着，她一头钻进去，把莱奥波尔迪娜的地址告诉车夫。

莱奥波尔迪娜大概已经从波尔图回来了。她想见到她，需要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为了吐吐心中的闷气！请她出个主意，想个报仇的办法！因为现在为所受的屈辱进行报复的愿望要比摆脱那个魔鬼的想法强烈得多。理智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出现！毒死她！仿佛已经为看到她由于撕心裂肺的呕吐而痉挛、听着她临死前的嘶叫而舒心畅快！

她爬上莱奥波尔迪娜家的台阶，拉门铃的手哆嗦得厉害，铃一直响了好几下。

儒斯蒂娜看见是她，便朝走廊里喊：

“夫人，是露依莎夫人，是露依莎夫人！”

莱奥波尔迪娜头发蓬散，身穿着大红长睡袍，伸出双臂朝她跑过来：

“是你呀！真是奇迹！我现在刚起床！快到屋里来吧。这儿一切都没收拾呢。不过，没关系。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她打开了还关着的窗子。屋子里有一股醋酸味；儒斯蒂娜赶紧把一盆肥皂水端走，脏毛巾还挂着；在花盆架上，还放着昨晚掉的头发，还有背心，一个茶杯里堆满了烟头。莱奥波尔迪娜放下窗纱：

“感谢上帝，贵人来了，这个家不胜荣幸。”

可是，看到露依莎神情慌乱，泪眼尚红，问道：

“怎么回事？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糟了，莱奥波尔迪娜！”她双手紧握，回答说。

对方赶紧过去把门关上。

“怎么啦？”

然而露依莎只是哭，没有回答。莱奥波尔迪娜呆呆地瞧着女友。

“儒莉安娜拿走了我的几封信！”露依莎终于开口了，抽咽着说，“她要我出 6 百米尔瑞斯！我完啦……她一直折磨我……想请你告诉我，看你能不能想出什么……现在我像个疯子。家里的活儿都是我干……要死，又不能！”她哭得更厉害了。

“你的首饰呢？”

“值 2 百米尔瑞斯！可我怎么向若热说呢？”

莱奥波尔迪娜沉默了一阵子，往自己身旁看了看，摊开双手：

“就是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典押出去，亲爱的，也不值 20 ……”

露依莎擦擦眼睛，喃喃地说：

“怎么让我这样赎罪呀，上帝啊，这样赎罪呀！”

“信上说的什么？”

“太可怕！我当时疯了……一封是我的，两封是他的。”

“你表兄？”

露依莎回答了一声“是”，轻轻点了点头。

“他呢？”

“不知道！现在在法国，一直没有给我回过信。”

“卑鄙！那女人怎么把信偷到手里的？”

露依莎简单讲述了“石棺”和保险盒的过程。

“可是，露依莎，你也太粗心了，竟然把这样的信乱扔！哎，这件事太吓人了！”

莱奥波尔迪娜拖着长长的红睡袍，在房间里转着，两只大大的黑眼睛瞪着，仿佛在想什么办法、寻找什么计策……

“问题在于钱……”她低声自言自语。

露依莎俯伏在沙发上，也说了一句：

“问题在于钱！”

莱奥波尔迪娜猛地在她面前停住：

“我知道谁能给你这笔钱！”

“谁？”

“一个男人。”

露依莎吃惊地站了起来：

“谁？”

“卡斯特罗。”

“那个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

露依莎满脸通红。

“哎呀，莱奥波尔迪娜！”她小声说。过了一会儿，马上又问，“谁告诉你的？”

“这我知道。他对门东萨说过。你知道，他们俩像亲兄弟一样。你要什么他都会答应！我对你说过不止一次了。”

“太可怕了！”露依莎气愤地赶忙说，“你竟然让我去干这种事？”紧皱着的双眉下的眼睛里冒出怒火。为了钱去找一个男人！她扯下帽子，用颤抖的手扔到花盆架上，随后在屋子里快步走来走去，“我宁愿逃走，宁愿去修道院，宁愿当女佣，宁愿到街上捡破烂！”

“你这个人呀，别激动嘛，谁告诉你是这样的？也许他会借钱给你，没有别的企图呢……”

“你会相信？”

莱奥波尔迪娜没有回答，低着头，转着手指上的戒指。

“如果是另一回事呢？”她突然说，“那就是一千米尔瑞斯，两千米尔瑞斯，这样你就得救了，幸福了！”

露依莎晃了晃肩膀，对这句话非常气愤，——或许是为自己的想法气愤！

“下流！太可怕！”她说。

两人都不再作声。

“嘿，如果是我……”隔了一会儿，莱奥波尔迪娜说。

“是你会怎么样？”

“要是我，就给卡斯特罗写封信，让他带着钱来！”

“那是你！”露依莎生气地说。

莱奥波尔迪娜脂粉下的脸蛋也红了。

露依莎马上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说：

“原谅我，原谅我！我疯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两人都神经质地大哭起来。

“你生气了！”莱奥波尔迪娜抽抽咽咽地说：“可这是为你好。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有钱……就会马上给你……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干，请你相信！”

她摊开双臂，又指了指自己的身体，口气厚颜无耻：

“6 百米尔瑞斯！如果我值这么多钱，明天就去挣回来！”

传来用指关节敲门的声音。

“谁呀？”

“我”一个沙哑的声音。

“是我丈夫。那畜牲今天还没离开家……我不能开门，稍等一会儿。”

露依莎赶紧擦干眼泪，戴上帽子。

“什么时候再回来？”莱奥波尔迪娜问。

“等能出来的时候，如果不能，我就给你写信。”

“好吧，我再想想，想个主意……”

露依莎抓住她的胳膊：

“这件事，就别再提了。”

“疯子！”

露依莎出了莱奥波尔迪娜家，慢慢腾腾往上走，来到圣洛克广场。圣母教堂的大门开着，绣着教堂徽记的红色门帘随风轻轻晃动。她想到教堂里去，至于为了什么，她不知道，只是觉得经过这一阵感情冲动之后，教堂里清新寂静的气氛会让她沉静下来。再说，不幸的感觉也让她想起了上帝！她需要某种上天的强大的力量支撑。她跪在神坛前，念了“我主万福”，又念了“祷告圣母经”。然而，小时候念过的这些祈祷词无济于事，这死气沉沉的声音和她呼吸的空气一样，到不了天堂。她不懂得这些话的意思，更不能用于她本人的处境。即便上帝听到祈

祷，也永远不能知道心急如焚地跪在地上的她乞求什么。她想告诉上帝，把一切都倾吐出来，可是，用什么语言呢？用跟莱奥波尔迪娜说的时候用的家常话怎么行？她的心理话能走那么远，到上帝耳边？莫非上帝就在身边，能够听见？她跪在那里，四肢瘫软，两手交叉在胸前，望着蜡烛凄惨的火苗，望着祭坛上褪了色的绣花盖布，望着圣子那圆圆的玫瑰色的脸！

渐渐地，她陷入沉思默想，心猿意马，种种景象在头脑中形成、活动，又像缕缕青烟飘上天空，她无法驾驭。思绪飞向久远的往事，出于忧伤和多愁善感，她经常去教堂；那时候母亲还活着；那个人——巴济里奥——给她写信，驱散她在虔诚的信仰中产生的悲伤，她的心碎了。她的女友若安娜·西尔维拉就是这时候到法国进了修道院。有时候她也想一走了之，去当慈惠会员，上战场救护伤员，或者在修女卧室里过宁静的日子！可现在的生活大相径庭！——气得死去活来，而且罪孽深重！……那样的话，现在在哪里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某个风景秀丽的河谷里的一座绿树掩映的古老的修道院里：也许是苏格兰，自从读了司各特的小说以后，她就爱上了那个国家。可能在朗麦穆或者格伦科依那深绿色的原野上一座英国式修道院里；周围枞树覆盖的群山在雾中似隐似现，给这个与世隔绝的隐居地蒙上一层悲凉的宁静色彩；天空晴朗的时候更令人神往，一团团白云缓缓飘过，没有任何喧闹打破万物的静谧；下午，偶尔有一群乌鸦斜穿过天空。她生活在身材颀长；目光深邃的修女们中间，她们都是诺曼第公爵或者皈依了罗马教的贵族的女儿；她读着讲述天堂里美好故事的书；坐在修女卧室的席子上，能看见下面山头上长长的鹿角，或者在雾气蒸腾的下午，倾听着从远方的卡伦塔尔河谷传来的牧童悠扬的风笛声：小溪跳下一块块巨石，喃喃低语！

或者在葡萄牙某个好一点的省份的修道院里过一种较为富裕的生活。屋顶虽然低但粉刷过的墙壁在太阳下白光闪闪，周围是不高的栅栏，钟声在湛蓝色的空中回荡；附近的橄榄林里，姑娘们哼着歌儿用木杆打下橄榄果；碎石铺地的院落里，脚夫的毛驴用铁掌刨地面，驱赶着苍蝇；女人们在窃窃私语；一辆车吱扭吱扭地从白色的土路上走过；公鸡向着太阳啼鸣；一个个黑眼睛的丰满的修女们在清爽的走廊里谈天。

在那里，她渐渐长胖了，唱诗的时候打个盹，在修女卧室里喝一小杯玫瑰色的烈酒，用大字抄写作甜食的配方；老了，就听着栏杆上燕子的呢喃寿终正寝；主教先生前来看望，白白的指尖捏着一撮鼻烟，带着笑容倾听修女讲述她升天留下的教益……

一个教堂执事在她身旁经过，大声咳嗽了一下。犹如静静的鸟群听到一声巨响，她的一个个梦境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她叹了口气，慢慢站起来，灰溜溜地朝家里走去。

来开门的是儒莉安娜，她在走廊里就急不可耐地用乞求的口吻低声说：

“夫人千万原谅我，我当时疯了！头脑发昏，因为一夜没有睡着，心里烦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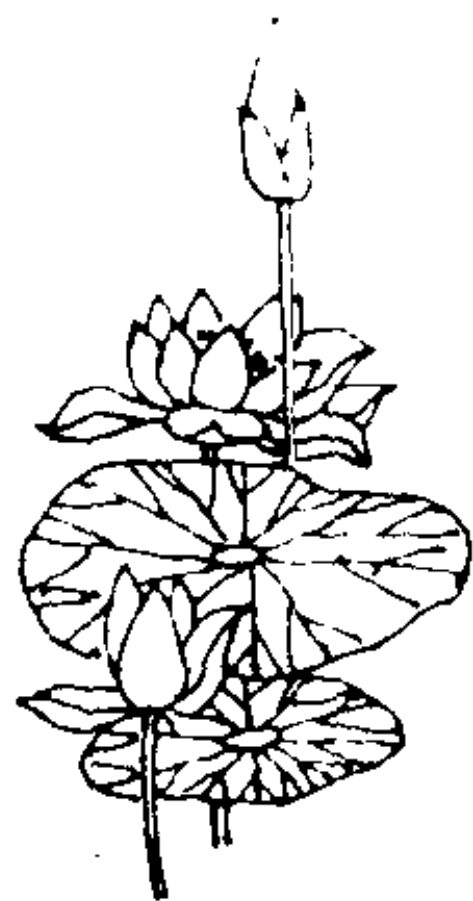
露依莎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屋里。前来吃晚饭的塞巴斯蒂昂正在弹《唐·胡安小夜曲》——她刚一进去：

“你从哪儿来呀？脸色这么苍白……”

“身体虚弱，塞巴斯蒂昂，我从教堂来……”

若热拿着几份文件走进来。

“从教堂来！”他叫道，“糟糕！”



11

这时，一个星期六，《政府日报》刊登一项授勋公告，授予亚卡西奥顾问圣地亚哥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学术、公认具有重大作用的著作和其他方面的伟大功绩。

第二天晚上，他刚走进若热家，大家就围上来欢呼，祝贺；顾问激动万分地一个个拥抱众人之后，精疲力尽地坐到沙发上，低声说：

“王室恩授勋章如此之早，本人不曾料到！不曾料到！”接着，张开手，捂在胸前，“我要像先哲一样说，此次授勋是本人一生最荣幸的日子！”

他立刻邀请若热、塞巴斯蒂昂和朱里昂出席星期四的晚餐，“在寒舍为年轻人略备薄酒，以庆祝王室恩典。”

“我的好朋友们，五点半！”

星期四，三个人在哈瓦那酒店会合，由

一个脏得像墩布似的斜眼姑娘领到了顾问的客厅。一个黄色缎面长沙发占了里面整堵墙，脚下地毯上的图案是一个绛紫色的智利人牵着缰绳，正给一头巧克力色的水牛挠痒痒。沙发上方是一幅肉色底的画，画上有许多赤身裸体只戴盔甲的人，表现的是勇士亚基勒斯在特洛伊城墙周围拖着赫伊托尔走的故事。绿色琴套下一架大钢琴占满了两个窗户之间的地方，无声无息，凄凄惨惨。桌上的两个烛台当中是一只透明玻璃制的母狗，呈奔跑状；屋子里最使人感到有用的东西是一个装着18个歌剧乐谱的匣子！

顾问在黑色长袍外套上圣地亚哥骑士服迎接他们。客厅已经有一个人，他叫阿尔维斯·科蒂尼奥。此人满脸麻子，脑袋埋在了两个肩膀里；每逢用呆滞的目光傻乎乎地盯着别人的时候，他那稀疏的唇髭便随着愚昧的笑容而习惯性地翘起，露出一嘴吓人的残缺不全的黄牙；他说话不多，总是搓着手，对一切都点头称是，看上去像个放荡的庸俗之辈与古旧迟钝之流的混合物。他是王国政府职员，以写一笔好字闻名。

不一会儿进来了大名鼎鼎的萨维德拉，《世纪报》编辑。他那张白脸显得更加臃肿，黑黑的胡子闪着发蜡的光亮；金边夹鼻眼镜更显出他的官方身份；下颏上还带着理发师刚刚搽上的朴粉；写过无数昏话和谎言的手上戴着蛋黄色的新手套！

“都来了！”顾问兴高采烈地说，接着把身一躬，“欢迎诸位朋友！也许到我的书房去更随便一些。从这儿走。有个台阶，请小心，这是我的圣殿。”

小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薄棉纱窗帘、两扇齐胸高的窗户的光线和浅色墙纸使屋里亮亮堂堂，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银制墨水瓶，一支支铅笔修得很尖，尺子放得井井有条。一本装帧华美的宪法上放着顾问的徽章。任命他为顾问的王室命令挂在墙

上的镜框里；对面挂的是国王的银板照片；一张桌子上的显眼处摆着丰塞卡·马卡良斯的石膏半身胸像，胸像头上带着万世花花环——既为了显示他的荣耀又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

朱里昂马上开始看他的藏书。

“祖扎特，我的朋友，我收藏名家著作，这是我的乐趣。”顾问自豪地说。

他拿下一本本书让朱里昂看：《执政官及帝国史》、德里勒的著作、《谈话辞典》、《罗雷特百科全书》袖珍本，还有葡萄牙诗文集。他还谈到他本人的著作，说看到高朋满座，非常愿意给他们读几段他正在校对的新作《王国主要城市及其设施详述》，以便听听他们客观而严肃的意见！

“如果诸君不嫌……”

“非常高兴，顾问，我们非常乐于聆听！”

于是，他选择了一页关于科英布拉的，“它最能说明这一著作的重要性。”他擤擤鼻涕，站到屋子中间，手中拿着稿纸，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如王妃的宫廷寝帐，葡萄牙的雅典，学识渊博的科英布拉轻轻倚着翠绿的小山。情意缠绵的蒙德戈河亲吻着她的双脚，向她悄悄倾诉心中的爱恋。在她的绿树丛中，在她有名的柳树林里，夜莺和百鸟歌声悠扬，连接里斯本的大道上当年曾奔驰邮件马车，随着时代的进步已被拖着一缕青烟的火车取代。当你走近这里，远远能看见大学雄伟的建筑物上白色的冠冕，那是知识和智慧的殿堂。随着钟楼传出悠扬的钟声，学子们进入课堂。远处，一个如盖的树冠吸引着你的目光：那是名闻遐迩的陶立克树，它把枝叶伸展到这个可敬家庭的一个成员的花园之上。往远处望去，坐在古老的大桥胸栏上消遣的是祖国的希望、天真烂漫而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他们有的跟过往的正值韶秀

年华的农民姑娘调笑，有的在思考精心编制的课本上最艰深的问题……”

“汤已经摆到桌子上了。”一个戴白色围裙、营养极佳的女佣进来说。

“非常好，顾问，非常好！”《世纪报》的萨维德拉站起来说，“了不起！”

他以权威的口气向在座各位宣布，“作品的风格可与雷贝罗和拉丁诺比美，葡萄牙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分有分量的著作……”，但心里却在暗想：“粪土不如！……”这是他对一切现代作品的普遍评价——当然，他在《世纪报》上发表的文章除外。

“我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呢？”顾问拍拍朱里昂的肩膀，低声问道，“我的祖扎特，请敞开谈！”

“顾问先生，”朱里昂语气深沉，“我太羡慕你了！”他那深色夹鼻眼镜越来越关切地盯着屋子一角一块灰布盖着的東西，从其突出的棱角来看像是一大摞书。究竟是什么呢？“我太羡慕你了！”他重复了一遍，“另外，顾问先生，我不会因此而洗手不干的。”

亚卡西奥马上把他拉到卧室，悄悄退了出來。一直怀着好奇心的朱里昂惊愕地发现，床边有两张大照片——一张是“正是此人”，另一张是“痛苦的处女”。卧室铺着地毯，床又矮又宽。他打开床头柜的小抽屉，大吃一惊：一块布盖着薄伽丘的平装本淫诗集！他撩开一点床帷，心一下子踏实了：长枕头上有两个挨得紧紧的枕巾，完全像一对恩爱夫妻的卧床！

他刚一走出卧室，还在用手绢擦手，顾问便把他领到餐厅，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请诸位不要指望什么丰盛筵席，只不过是区区哲学家的粗

茶淡饭而已。”

看到一盘盘甜食，阿尔维斯·科蒂尼奥大喜过望；甜糕和鸭蛋都烙上或用粉丝摆上顾问名字的缩写字母。

“塞巴斯蒂昂，这是了不起的一天！”若热说。

阿尔维斯·科蒂尼奥马上转向塞巴斯蒂昂，黄黄的脸上带着微笑，搓着手说：

“我也很荣幸！这甜食太好了！荣幸，荣幸！”

一阵寂静之后，一把把银勺伸进汤盆里搅动，挑起又白又软的长面条。

顾问说：

“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喜欢这种汤。我非常爱吃面条！”

“爱吃面条？”阿尔维斯问。

“喜欢极了，我的朋友阿尔维斯。它使我想起意大利！”顾问说，“我一直想去看看那个国家。听说它的古迹是第一流的。费洛梅娜太太，可以把煎牛肉拿来了……”但马上又用个严肃的手势阻止她，“对不起，请坦率地说，诸位喜欢煎牛肉还是鱼？是鲷鱼。”

若热稍犹豫了一下说：

“也许是煎牛肉吧。”

顾问亲切地说：

“我们的若热主张煎牛肉。”

“我同意他的意见！”阿尔维斯·科蒂尼奥转身对着若热，用热切的目光感激地望着他，大声说，“煎牛肉！”

顾问觉得有义务使谈话更高雅更有趣，慢慢擦了擦胡子上的汤渍，说：

“据说意大利的宪法非常自由！”

自由，按照朱里昂的说法，如果意大利真的自由的话，那

么早就该用枪托把教皇、教廷和耶稣会打跑了！

顾问好心劝他的朋友祖扎特对“教会首领”宽大为怀。

“我不是教义主义者。”他解释说，“并不想让耶稣会会员作威作福。”他语气更加深沉，“天主教皇是梵蒂冈可敬的囚徒！亲爱的朋友朱里昂，吃米饭！”

顾问持这种天主教观点无须奇怪，朱里昂心里想，因为床头还挂着两幅圣徒像呢……

亚卡西奥的秃顶红了。《世纪报》的萨维德拉含着满口饭嚷起来：

“顾问，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如此虔诚的教徒呢！”

亚卡西奥很是着急，举着的餐刀停在鲜红的腊肠上：

“我请我的朋友萨维德拉不要从这一事实中得出错误的推论。我的原则众所周知。我不是教王全权论者，也不主张恢复宗教迫害。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相信上帝，但承认宗教是一种制动……”

“对于那些需要它的人来说。”朱里昂打断了他的话。

大家都笑起来。阿尔维斯·科蒂尼奥笑得前仰后合。被抢白了的顾问慢慢分开盘子里的腊肠。

“我们当然不需要，因为我们是有教养的阶层。可是，人民群众需要。祖扎特先生，不然我们就会看到犯罪数量激增。”

《世纪报》的萨维德拉把眉一扬，样子非常严肃：

“你说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真理。”他对一句成语稍加改动，“宗教是嚼环！”接着做了个用力勒住驴子的姿势，又要了些米饭，大口吃起来。

顾问接着解释：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认为某些暗示激情奥秘的照片或者画可以挂在卧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

发基督教情感。你说呢，我的若热？”

但是，萨维德拉扯着大嗓门打断了他的话，满脸通红，表情淫荡：

“我呀，在卧室里，我只许挂的画是一个赤裸的美丽女神和一个放荡的女祭司！”

“对啦，对啦！”阿尔维斯·科蒂尼奥高声喊，张开充满情欲的大嘴赞叹着，“这个萨维德拉呀！这个萨维德拉呀！”然后压低声音对塞巴斯蒂昂说，“有才华！有才华！”

顾问把餐巾往上拉了拉，转身对着朱里昂：

“我希望在你的书房里不会挂这类伤风败俗的画。”

朱里昂马上声明：

“在我的小室里？不，顾问。只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没有皮肤的男人，表明血管系统，另一张是同一个男人，也没有皮肤，表明神经系统……”

顾问伸出白白的手，打了个作呕的手势，表明他的看法，说医学当然是一门伟大的科学，但其中有些肮脏不堪的东西。听说在解剖室里那些思想先进的学生们为了表达对道德不以为然，竟然以互相投掷一块块人肉取乐：四肢、脚、臀部、鼻子……

“可是，顾问，那跟摆弄泥土一样！”朱里昂挺挺身子，“是无生命的物质。”

“那么，灵魂呢，祖扎特？”顾问叫道，接着打了个无须再说下去的手势，以为这句崇高的话已经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于是向塞巴斯蒂昂露出礼貌的、保护式的笑容：

“我们善良的塞巴斯蒂昂，你说呢？”

“我正听着呢，顾问先生。”

“不要听那些理论！”他用餐叉指了指朱里昂那张铁青的脸，

“但愿你保持灵魂的纯洁。都是些有害的学说。希望我们的若热（这对一个功成名就的国家职员来说有点可叹）也了解一点危言耸听的唯物主义理论！”

若热笑着答应，说乐于有这份荣耀……

“如此说来，顾问想让我这个学数学的学生、工程师相信天上有长翅膀的灵魂，他们身穿蓝色西服，还会弹奏乐器？”

顾问马上说：

“没有，没有什么乐器。”他向所有在场的人求助，“我相信我不曾说过乐器之类的话。那就夸大其词了。我们可以说，那是唯理主义的伎俩……”

他刚要大谈教王全权论，但费洛梅娜把盛烤小牛腿肉的盘子放在他前面。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用叉子叉住肉块，用餐刀切成薄片，眉头紧皱，像是在执行一桩严肃的公务。这时候，朱里昂把胳膊肘支在桌面上，一边用指甲剔牙，一边问道：

“政府怎么样，会不会倒台？”

塞巴斯蒂昂下午在阿尔马达的火车上听说“形势稳定”。

萨维德拉喝完杯子里的酒，擦擦嘴，宣称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要垮台”。这种丑事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对政府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比如，他……——他把手伸进口袋，往椅背上一靠。——他曾经支持过他们，对吧？并且诚心诚意。因为他忠于政府。在政治上他一向如此！可是，他们没有首先授予他“阿尔儒斯特列尔”勋章，而事先他们是答应过的，并且没有向他作出解释。搞政治不能这样干，一群白痴！

若热则乐于看到另一些人上台，新人也许能重新给他政府津贴；他只希望安分守己……

阿尔维斯·科蒂尼奥小心谨慎，不言不语，若无其事地吃着面包。

“依我看，下台也行，不下台也可。”朱里昂说，“这些人来也行，那些人来也可……谢谢，顾问！”他接过牛肉盘子，“对我来说，毫无区别。反正他们同样腐败。这个国家让人恶心，从上到下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据事物的逻辑，希望最近爆发一场革命，横扫这污泥浊水……”

“革命！”阿尔维斯·科蒂尼奥大吃一惊，神经质地抓着下巴颏，用不安的目光看看四周。

顾问已经坐下来，他说：

“我不想讨论政治问题，因为它只会把最团结的家庭闹得四分五裂。但是，祖扎特先生，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那就是公社的过火行为……”

朱里昂往椅背上一靠，语气非常平静：

“可是，顾问先生，枪毙几个银行家、几个神父、几个肥头大耳的企业主和几个毒汁四溅的侯爵有什么不好？一次小小的扫除嘛！……”他用餐刀做了个捅人的手势。

顾问把这种血腥的办法当作诙谐之词，礼貌地笑了笑。

但是，萨维德拉严肃地说：

“从根本上说，我是个共和党人……”

“我也是。”若热说。

“还有我。”阿尔维斯·科蒂尼奥已经憋不住了，“把我也算上。”

“不过，”萨维德拉接着说，“我原则上是共和党人。因为原则是美丽的，原则是合乎理想的。但是，实际呢？是啊，实际呢？”他那张自负的脸朝各方看了看。

“是啊，实际！”阿尔维斯·科蒂尼奥赞叹地附和说。

“实际不可能！”萨维德拉庄严宣布，往嘴里塞了一块牛肉。

这时，顾问作出了总结：

“事实是这样的：国家与王室联系紧密……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我的好朋友塞巴斯蒂昂？”他转身向身为产业主和股票持有者的塞巴斯蒂昂。

塞巴斯蒂昂发现问的是自己，马上红了脸，声明对政治一窍不通：不过有些事实让他担忧；似乎工人们工资太低；贫困有增长之势；例如，烟厂工人每天只挣9角到一元两角，还要负担家庭，确实悲惨……”

“太不像话了！”朱里昂耸耸肩膀。

“学校太少。”塞巴斯蒂昂怯生生地说。

“声名狼藉！”朱里昂又说。

萨维德拉忙着吃饭，没有说话。他已经解开坎肩的扣子，肥胖的脸上呈酒足饭饱的颜色，自鸣得意地笑着。

“圣本托宫那些白痴们呢？……”朱里昂叫道。

但是，顾问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好朋友们，谈别的事情吧。这样更与葡萄牙人和忠诚臣民相称。”

他立刻转向若热，问可爱的露依莎夫人如何。

“最近几天有点病，”若热说，“没关系，是季节转换所致，稍有点贫血……”

萨维德拉放下酒杯，表示问候。

“今年夏天我有幸看见她几乎每天从我家门前经过，”他说，“朝罗西奥那边走。有时乘马车，有时步行……”

若热好像有点惊讶；但顾问接过话茬，说他遗憾的是无幸看到她出席这次便宴；作为一个单身汉，没有妻子为他增光……

“我感到奇怪的是，顾问，”朱里昂说，“你有个如此舒适的住宅，却没有结婚，不与任何女士密切来往……”

在场的人全都赞同。确实如此！顾问本应当结婚。

“一家之长对上帝，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太沉重了。”顾问说。

“可是，归根结底，”众人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状况了。况且，活见鬼，有时你总感到孤独吧！得了病呢？没有子女给予的欢乐！……”

顾问表示异议：“年事已高，雪染双鬓……”

可谁也没有说让他去跟一个 15 岁的小姑娘结婚！不能！那太冒险了。可是，找个年龄适当，尚有姿色，贤雅内秀的人……确实符合道德。

“因为，归根结底，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朱里昂诡秘地说。

“朋友，我内心的激情之火早已熄灭了。”

这是哪里话！这种火永远不熄，活见鬼！尽管顾问 50 有 5，但不可能对美丽的黑眼睛和丰满的身段无动于衷！

顾问涨红了脸。萨维德拉庄重而婉转地说，任何年龄都不会免受维纳斯的影响，问题完全在于个人喜好。他说：“15 岁上可能爱上丰满的中年妇女，而 50 岁上也许喜欢鲜嫩的水果……你说对吧，我的朋友阿尔维斯？”

阿尔维斯瞪大了充满欲火的眼睛，啧啧赞叹。

萨维德拉接着说：

“我头一次热恋的是位女邻居，她是位船长的妻子，6 个子女的母亲，胖得进不去门。可是，先生们，我为她写了不少诗歌，而那个好心的女人也教给我了一些让人心旷神怡的事……应当早早开始，对吧？”他转过脸问塞巴斯蒂昂。

人们都想听听塞巴斯蒂昂的意见，闹得他满脸通红。

大家一再要求，塞巴斯蒂昂终于难为情地开口了：

“我觉得应当跟一个善良的姑娘结婚，终生都尊重她……”

这两句简单的话造成一阵沉寂。但是，萨维德拉把身子朝

前一倾，说这是“小市民”的意见；结婚是个负担，与变换口味不相干……

朱里昂以权威的口吻说：

“结婚是一个行政程式，总有一天要取消……”按照他的看法，女人是下等人；男人应当在一年的某几个时期与她们接近（如同动物们一样，对这些事，动物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使她们怀孕，厌烦了就离开她们。

听到这个意见，人们大惊失色，尤其是顾问，他认为这是“令人作呕的唯物主义”。

“祖扎特先生，对于任何严肃的人来说，这些女性，”他叫道，“这些女性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亲爱的姊妹，国家元首的妻子，门阀世家杰出的贵夫人……”

“她们是这个悲惨世界的精华。”萨维德拉按摩一下胃部，俨然以饱学之士的口气说。他开始就女人问题高谈阔论，说她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双漂亮的脚，没有比一双修饰精美的小脚更重要的了。在所有女人当中，他本人最喜欢西班牙女人！

阿尔维斯则欣赏法国女人，并且举出音乐咖啡馆中的几位，她们个个让人销魂荡魄……对他阿尔维斯频送秋波。

萨维德拉作个鬼脸，表示不以为然：

“是啊，对狂舞团员的口味……对狂舞团员们来说，没有比法国女人更好的了！……法国女人，够劲！”

顾问正了正夹鼻眼镜：

“几位有教养的旅游者告诉我，英国女人是最杰出的家庭主妇……”

“可是，她们冷得像这木头。”萨维德拉敲着桌子说，“是些冰雕的女人！”他喜欢西班牙女人！喜欢火一样的爱，喜欢有风趣的爱，他眼里闪着葡萄酒的光芒：这顿饭激起了他的感情。

“我的朋友阿尔维斯，找个漂亮的卡迪斯姑娘，怎么样？”

看见费洛梅娜把甜食放上桌，阿尔维斯·科蒂尼奥把女人们忘到了脑后，转向塞巴斯蒂昂，说起美味小吃来。他如数家珍：馅饼、科科餐厅，奶酪、巴尔特列奇餐厅，果冻，圣多明戈广场。他还往上翻着眼睛讲了小吃的作法和品尝小吃的辉煌经历。

“这是因为，”他说，“唯有美味甜食和漂亮女人令我心灵震颤。”

确实如此：他把为国家效力之外的全部时间全都用于醉心地在甜食店和妓院流连。

萨维德拉和朱里昂正在讨论新闻报刊问题。《世纪报》编辑竭力夸耀记者职业——谁都知道，人要是有了少许产业，迟早会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对吧？然后就是去剧场，在女歌手中有些影响。这时才能让人肃然起敬……

顾问一边切烧鸡蛋，一边享受着聚会的欢乐。他对若热说：

“还有什么比在朋友们中间度过这样的时刻更高兴的呢？大家都学问高深，讨论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学者式的交谈……鸡蛋做的好极了。”

这时候费洛梅娜太太拿来一瓶香槟酒，表情庄重地放在顾问旁边。

萨维德拉马上要求由他来打开，因为他会开香槟酒瓶，非常熟练。瓶塞迸出来了，在庄严的仪式造成的一片寂静中逐一斟满酒杯。早已站着的萨维德拉赶紧说：

“顾问！”

亚卡西奥欠欠身子，面色苍白。

“顾问！能为这样一位人物喝这杯酒，我非常荣幸！我们大家非常荣幸！”他把胳膊一甩，猛地把衬衣袖子往上一拉，口若

悬河，“此人以其博得的尊敬，以其崇高的地位，以其广博的学识，成为我国的栋梁。顾问，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顾问！顾问！我们的朋友顾问！”

一片碰杯声。亚卡西奥擦擦嘴，摸摸秃顶，激动地站起来说：

“我的好朋友们，对这样的场面，我没有准备。如果事先知道，我会写上个提纲。我不具备罗德格斯和加雷特的口才，感到泪水咽在喉头……”

他谦虚地谈起自己。看到本首都那些尊贵的议员、杰出的演说家和功成名就的文学家，他承认自己是个“零”！他举起手，拇指和食指合拢，形成一个圆圈。一个“零”。他说他热爱祖国：如果明天王室需要他，他将非常乐于贡献他的身体、他的笔、他微不足道的积蓄、他的一切。他愿意为王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讲得冗长乏味，引用“欧立克”一书的片断，说起比利时王室，谈到波卡奇，还读了几段他著作中的序言。他以参加了“十二·一”协会为荣……“在那个永难忘怀的日子，”他叫道，“我亲自在窗台上点上蜡烛。虽说比不上希亚多区大建筑物那样豪华，但灵魂却极为虔诚。”

他最后说：“作为葡萄牙人，朋友们，我们不要忘记祝福尊敬的国王。是他，使我在进入坟墓之前能穿上圣地亚哥勋章服，告慰我双鬓的白霜，朋友们。”他举起酒杯，“为了给国家掌舵的模范家庭，它由我国政界伟大人物们辅佐，驾驶着……”他竭力寻找个句子作结尾，众人鸦雀无声，急切地等待着，“驾驶着……”他透过深色夹鼻眼镜盯着菜盘子，想从中得到灵感，“驾驶着……”他焦急地挠挠秃顶，一丝笑容使愁苦的脸舒展开来，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句子，“驾驶着治理众人的航船，让各邻国羡慕不已！为了王室，干杯！”

“为王室干杯！”大家毕恭毕敬地叫道。

咖啡端进客厅。油脂蜡烛凄惨的光亮照着这间冷冷清清的屋子。顾问走过去给唱机上上弦。在“露西娅”这首婚礼曲中，顾问向各位敬了雪茄烟。

“亚德莱德太太可以把白酒拿来了。”顾问对费洛梅娜说。

这时候，大家看到走出来一个 30 来岁的女人，长得非常漂亮，白白的皮肤，黑黑的眼睛，线条优美，手里端着银盘，银盘里的小酒杯、一瓶香槟酒和一瓶柑香酒随着她的轻盈的脚步微微颤动。

“好漂亮的姑娘！”阿尔维斯·科蒂尼奥脸上像着了火，嘟囔了一句。

朱里昂几乎用手去捂住他的嘴，凑到他耳边，眼望着顾问，吟诵道：

千万不要鲁莽地抬起你的眼睛，
看凯撒的妻子！

趁人们正在喝柑香酒，朱里昂蹑手蹑脚走到书房，撩起他一直非常关心的灰色布帘的一角。原来是用绳子捆着的几摞简装书——还没有翻过的顾问的著作！

11 点钟，若热回到家里，露依莎已经躺下，一面看书一面等他。

她问起顾问的晚宴。

好极了！若热说着开始脱衣服，夸奖葡萄酒，提到有人讲话……他突然问：

“你常到罗西奥去，是真的吗？”

露依莎用手慢慢擦了擦脸以掩饰表情变化，轻轻打了个哈

欠：

“罗西奥？”

“对。萨维德拉——他今天也在顾问家——说他看见你天天到那里去，有时乘马车，有时步行。”

“啊”露依莎咳嗽了一声才说，“去看盖德斯，上学时在一起的女友，从波尔图来了。那姑娘叫席尔瓦·盖德斯。”

“席尔瓦·盖德斯……”若热想了想，“我原以为她跟丈夫在佛得角呢，她丈夫是那里的幕僚长。”

“我不知道。今年夏天他们在这里呆了一个月。她病了，真可怜，我有时候去看看她，是她让我去的。把这盏灯挪远点，照得我头晕。”

她抱怨整个下午不舒服，浑身无力，有点发烧……

以后的几天，病情仍不见好转，含含糊糊地说头很沉，不舒服……有一天上午甚至起不来床了。若热没有出去，急得团团转，已经想打发人去叫朱里昂。但是露依莎坚持说：“没什么，只是有点乏力，也许……”

在厨房里，儒莉安娜也持同样看法：

“夫人只是身体虚弱；不过胸部可有事。”后半句话说得很严重。

正伏在火炉上做饭的若安娜说：

“她才算得上好心的圣女呢。”

儒莉安娜恶狠狠地瞪了她的脊背一眼，但脸上带着笑容：

“若安娜太太这么说，好像别的女人都是混帐东西。”

“什么其他女人？”

“我、你、别的人……”

若安娜一直在搅动锅里的菜，没有回头：

“喂，儒莉安娜太太，其他女人当然不包括你。你想怎么做夫人都同意，她还亲自干活。那天我见她自己倒脏水呢。真是个好心的夫人！”

若安娜带有敌意的口气使她恼火，但她忍住没有发作；尽管她儒莉安娜在这个家里有“地位”，但毕竟还要靠若安娜喝汤、吃牛排和点心；再说，她也有身体娇小的人对膀大腰粗的人那种敬畏。于是，她转弯抹角、一语双关地说：

“哎呀，那都是品性，她喜欢收拾。啊！应当说，夫人很喜欢整洁。她喜欢，喜欢干活。有时候看见一点灰尘马上就拿起笤帚……这是品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她把头一歪，嘴一撇。

“夫人呀，她可真是个圣女。”若安娜又说了一遍。

“那是品性，她总是干活。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以前我从来不出门。我的天，她总是不满意。那天，她自己熨起衣服来了……我正要出门，又马上把帽子摘下来，不让她动手，喂，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没有什么事可操心，没有孩子……什么都不缺少……”

她停住嘴，心满意足地端详着自己的脚。

“我也挺……”她往椅背上一靠。

若安娜又哼起小曲儿。她不想惹事。可是最近她觉得“一切都离了谱”，儒莉安娜整天往街上跑，或者躲在屋里干自己的活儿，毫不在意，让一切听天由命。可怜的夫人却扫地、熨衣服，越来越瘦。这里面定有文章。可是，她去问她的彼得，彼得拈了拈小胡子，慢声细语地对她说：

“她们俩和好了嘛！你只管自己享受吧，别理会她们的闲事。这家不错，好好利用吧！”

但是，若安娜“内心里”越来越厌恶儒莉安娜，憎恨她的

穿戴，憎恨她屋里的豪华，憎恨她天天出去逛街，憎恨她那副女主人的神气。然而，若安娜并不拒绝替她干活，因为可以得到夫人的礼物。一句话，讨厌她！若安娜聊以自慰的是，她用手指轻轻弹了弹那个瘦女人的脑袋，就把她弹得态度软下来。要紧的是利用这个家的好处，彼得说得对……

确实，现在儒莉安娜肆无忌惮了。“衣服风波”之后，她着实害怕了，因为要是闹出事来，她就会失去“地位”。一连几天她没有出去，并且小心谨慎。可是，看到露依莎忍气吞声，马上又随心所欲，狂热地追求起享受，以向女主人报复取乐了。她出去逛街，关在自己房间做衣服，让“小泼妇”自己去收拾整理吧。在若热面前，她还算收敛：怕他。哼，只要他一出去，扬眉吐气，有时候她正在扫地或者整理房间，听见关大门的声音，马上扔下扫帚或者熨斗，吊儿浪当起来。有“小泼妇”，让她去干完吧！

露依莎却每况愈下：有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烧，并且日见消瘦，她忧郁的心情折磨着若热。

她解释说，只不过是神经衰弱。

“塞巴斯蒂昂，这是怎么回事？”若热焦急地问。他记得露依莎的母亲是死于心脏病的。这还了得！

通过厨娘和若安娜姨妈，街上都知道工程师的妻子“病着”。若安娜姨妈发誓赌咒说是得了“绦虫”，因为像露依莎那样应有尽有、有个像天使一样的丈夫，舒适的房屋家具，却一天天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是绦虫！只能是绦虫！每天都提醒塞巴斯蒂昂说，应当差人去珐马利康新村去请那个人，那个人有专治绦虫的药。

保拉的解释不同。

“脑袋出了问题。”他皱皱眉头，一副深沉的样子，“埃列娜

太太，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吗？是头脑里装的书太多了。我看她从早到晚书不离手，读了一本小说又读一本……这不，读出毛病了！”

一天，露依莎莫名其妙地突然晕倒了，苏醒过来以后非常虚弱，几乎量不到脉搏。若热马上去叫朱里昂，却发现他心神不定，因为招聘考核第二天就要举行，他“感到心里发慌”。

一路上，朱里昂非常激动，不停嘴地谈他的论文，说主持考核的人丑闻百出，要是不公正他要闹个天翻地覆——现在他后悔没有“多找些大人物推荐”！

为露依莎作了检查之后，他气势汹汹地对若热说：

“一点事儿都没有，为这点小病就把我叫来了？她贫血，可我们全都贫血呀。让她散散步，散散心……放松放松，多吃铁质……在脊椎部位敷凉水，多敷凉水。”

已经5点钟了，若热请他留下吃晚饭。整个下午他都滔滔不绝地抨击这个国家，诅咒医学界，破口大骂他的竞争对手，一根接一根地拼命抽若热的雪茄烟。

露依莎开始服补充铁质的药物，但不肯出去散心：穿衣服，她觉得累；看戏，她心烦……并且，只要一看到若热为她的健康状况担心，她便佯装有力气，佯装欢乐，佯装情绪不错，而这种努力又使她的身体更加虚弱。

“我们到郊区走走，你愿意吗？”看到她如此萎靡不振，若热心急如焚。

她恐怕可能出现什么麻烦，不肯同意。她说，感到没有力气，有什么地方比家里舒服呢？再说，还要花钱，种种不便……

一天上午，若热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看见她穿着室内长袍，裹着块头巾，正在可怜巴巴地扫地。

他站在门口，惊呆了：

“你在干什么呀？扫地？”

她脸涨得绯红，扔下扫帚，过去拥抱若热。

“我无事可做……有了扫地的怪癖……心里烦躁，这是个锻炼，对我身体有好处。”

晚上，若热把露依莎“故意劳累的愚蠢做法”告诉了塞巴斯蒂昂。

“夫人，像你这样虚弱的人……”塞巴斯蒂昂忧心忡忡地说。

没什么！她说，觉得比以前好了，好多了……

然而，这天晚上她只顾弯着腰打毛衣，几乎没有说话。偶尔抬起头来，目光中带着疲倦和忧伤，默默一笑，更显凄凉。

她请塞巴斯蒂昂弹一段莫扎特的“安魂曲”，觉得这乐曲太美了！希望她死的时候能在教堂为她唱……

若热火了。为什么说这些可笑的事？怪癖！

“可是，照你说，我不会死？”

“好，你死吧，让我们安生安生！”若热气冲冲地说。

“多好的丈夫呀！”她朝塞巴斯蒂昂微微一笑，把毛衣放在腿上，请他弹一曲“非洲十六拍”。她用双手支着头静静地听着：那神奇而甜蜜的声音进入她的灵魂，仿佛向她发出呼唤，似乎带着她挣脱了尘世的一切熙攘，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滩，大海悲伤，月光清冷——她的灵魂离开了可悲的肉体，任凭带咸味的海风吹拂，在灌木中徜徉，在波光中颤抖……

露依莎垂头丧气、神情忧郁，使若热大为恼火：

“喂，塞巴斯蒂昂，请你弹几首欢快的西班牙舞曲吧，‘蓝胡子’、‘木刻王子’，什么都行！不然的话，要是你们想沉闷、忧郁，那我先唱一首礼拜堂古祷歌！”

说完，他悲怆地唱起来：

末日，那一天，
世界化为灰烬……

露依莎笑了：

“看你疯成什么样子了！我连难过都不行……”

“行！”若热叫道，“可是，难过得美一点，难过得完整一点！”
他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唱起了“降福经”！

“若热，邻居们一定会以为我们疯了！”露依莎说。

“对，我们真的疯了！”他走进书房，呼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塞巴斯蒂昂又弹了几个节拍，转过脸低声对她说：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忧伤？”

露依莎抬眼看了看塞巴斯蒂昂：那张脸善良、友好、亲切；或许一时忍不住内心的苦痛，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但若热从书房出来了。她微微一笑，耸耸肩膀，又慢慢低下头打毛衣了。

星期天晚上，在客厅谈话的时候，朱里昂讲了他报名应聘的情况。总的说来他很高兴：他谈了两个小时，用词准确，头脑清醒。

费格雷多博士对他说：“用语应当更温和一点……”

“那些文人呀！”朱里昂耸耸肩膀，轻蔑地说，“谈论踝骨，不到5分钟就说起‘春天百花盛开’和‘人类文明之光’！”

“葡萄牙人有玩弄词藻的癖好……”若热说。

这时候，儒莉安娜拿着一封信走进客厅。

“噢，是顾问的信？”

大家都显出不安的神情。不过亚卡西奥在信上只是说，请诸位原谅他不能像前一天答应的那样来分享露依莎夫人的好茶，因为工作紧迫，只得伏案，请代他向塞巴斯蒂昂和朱里昂

问候，向和蔼可亲的费里西达德夫人致以热诚的敬意。

热血涌上心头，杰出的夫人涨红了脸。她呼吸急促，神色大变，一连换了两次椅子，又在琴键上弹了几下《奥菲瑟珍珠》，终于按捺不住，低声请露依莎“到卧室去一下”，她“有个秘密要说……”

两个人刚一进屋， she 就把门关上：

“你觉得他的信怎么样？”

“祝贺你！”露依莎笑着说。

“奇迹！”费里西达德太太叫道，“显灵了！”接着压低声音，“我已经打发那人去了，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高乔人。”

露依莎没有明白。

“就是那个图伊人，找会巫术的女人了，带去了我的照片和他的照片。已经走了一星期了：现在肯定把针扎到他心里了……”

“什么针？”露依莎还是摸不着头脑。

她们站在梳妆台前。费里西达德太太用神秘的口气说：

“那女人用蜡做一个心脏，贴到顾问的相片上，在一个星期里天天半夜里用她自己做的魔针刺那蜡心，并且口中念咒……”

“你给那男人钱了？”

“给了，给了他8块钱。”

“哎呀，费里西达德太太！”

“啊，你不要说了，马上就能亲眼看到。他在变！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坠入情海！但愿欢乐圣母让他发狂，但愿圣母垂恩！我想他想疯了。到了晚上，梦一个接着一个，那都是犯大罪孽的梦呀！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要换三、四次汗衫！”

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尽量设法相信她本人的姿色有助于

魔针的奇效：她用手拢一拢头发：

“你不觉得我瘦了一点吗？”

“没有。”

“哎呀，瘦了，真的比以前瘦了！”她让露依莎看，她的背心松了一些。

她已经开始安排。到辛特拉去度蜜月……眼睛里流露出淫荡的光彩。

“但愿欢乐圣母垂恩。我日夜为她点燃两支蜡烛……”

突然从厨房的台阶上传来若安娜焦急的喊声：

“圣母啊！圣母啊！快来人呀！”

露依莎跑过去。若热在客厅听到喊声，也跑过去。儒莉安娜躺在厨房地面上，昏迷不醒！

“突然倒了！突然发病了！”若安娜脸色煞白浑身颤抖。“突然倒下了！”

“朱里昂马上让大家镇定下来：只不过是休克，没有什么了不起。众人把她抬到床上，朱里昂用一块法兰绒猛擦她的四肢——惊慌失措的若安娜顾不上戴帽子就往外跑，要到药店买治痉挛的药，没等她出门，儒莉安娜就苏醒过来，只是非常虚弱。回到客厅，朱里昂一边卷烟一边说：

“不用着急。在心脏病患者中极为常见，非常简单。可是，活见鬼，有时会中风，随后就瘫痪；这种病发病时间不长，因为脑供血不足，不过往往很讨厌。”他点着烟卷，“这个女人迟早会死在你家。”

若热忧心忡忡，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客厅踱来踱去。

“我一直对你们说，”费里西达德太太惊魄未定，低声说，“我一直对你们说，把她辞掉。”

“并且，治疗和干活水火不容。”朱里昂说，“固然可以一边

吃洋地黄和奎宁一边熨衣服，可是，真正的治疗在于休息，在于完全不能劳累。要是有一天她生气了，或者哪个上午累了，可能就一命呜呼！”

“她的病到晚期了吗？”若热问。

“据她说，她有哮喘、胸闷、心区绞痛、胃肠气胀，四肢易出汗——糟糕！”

“这事麻烦了！”若热朝四周看看，喃喃地说。

“赶她走！”费里西达德太太一言以蔽之。

11点，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若热对露依莎说：

“你看对她怎么办，嗯？我们必须甩掉她。我可不想让她死在我们家里。”

露依莎站在梳妆台前摘耳环，头也不回就开始说，也不能把那女人打发走让她死在街上……她还模模糊糊提到那女人对维尔仁尼娅姑妈的照顾……她像提心吊胆地踩在陷阱四周的地上一边慢慢地说着，字斟句酌——也许该给她点钱，让她到别处生活……

若热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

“我会给她10个到12个英镑，让她走，自己去想办法！”

“10到12个英镑！”露依莎苦笑了一下，心里想。她站在梳妆台前，看镜子里自己的脸，心中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留恋，仿佛过不了多久这张脸上就要布满愁容，这两只眼睛里又要满是泪水……

灾难终于降临了。假如若热执意辞退那女人，要是她对若热说：“我不想让她走，想让她死在这里！”那么若热势必大吃一惊，要她作出解释。而儒莉安娜呢，发现自己将被逐出门外，又势必得病，势必丧心病狂，认为露依莎不肯为她说话，不想要她，于是就要报复！那时候可如何是好？

第二天，露依莎一起来就心乱如麻。儒莉安娜太累了，还没有起床。若安娜端早点的时候，露依莎坐在餐厅前的双人沙发上机械地读着《新闻日报》，几乎一点也看不进去。突然，报纸上方的一则消息吓了她一跳：“我们的朋友、著名银行家、卡斯特罗·米兰达公司的卡斯特罗将于明天启程赴法国。卡斯特罗先生阁下将撤离生意场，到法国的波尔多附近定居，他最近已在那里购置了一座昂贵的庄园。”

卡斯特罗！那男人会给她钱，给她所需要的一切！莱奥波尔迪娜就是这样说的。他要走了！……尽管从开始的一刻就觉得那种钱不光彩，可是，得知他要远走高飞却又感到一阵惆怅！因为他再也不返回葡萄牙了！卡斯特罗！……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浑身颤抖，直起身子，脸色煞白——我的天，要是在他启程前夕，要是在他启程前夕，她同意了昵！……啊！太可怕了！怎么能想到这种事！……

一个越来越大的诱惑带着令人动心的温柔紧紧缠住她的灵魂，她无力抵御。她想，那样的话她就得救了！给儒莉安娜6百米尔瑞斯！这个女魔就死到远方！

而那个男人呢，要乘邮船离去！她用不着在他面前脸红；她的秘密将到外国，像进入坟墓一样音信杳无！——况且，如果卡斯特罗迷恋着她，很可能同意无条件地拿出钱来！……

仁慈的上帝！第二天，她室内长袍的口袋里就要有钞票、黄金……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不干呢？心中涌出强烈的愿望：挣脱出来，幸福地生活，没有痛苦，没有忧伤……

她回到卧室，开始摆弄梳妆台上的东西，不时斜眼看看正在穿衣服的若热……看到他，心中立刻产生一种歉疚感；要去向一个男人要钱，默许他淫荡的目光，听着他不怀好意的话！让人不寒而栗！可是转念一想，这是为了若热，为了他呀！为了

不让他因得知而难过，为了无拘无束地爱他，爱他一生，不再担惊受怕，用整个身心……

吃饭的时候，她一言未发。若热那可亲的脸使她心软了；另一个男人狰狞可怕，她似乎恨他那张脸……

若热走后，她心神不宁，走到窗前，阳光灿烂，大街吸引着她——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干？

儒莉安娜在楼梯上在说什么，那怪腔怪调的刺耳的声音促使她把心一横，拿定了主意。

她仔细穿好衣服——她是女人，想显得美丽。——气喘吁吁来到莱奥波尔迪娜家的时候，圣洛克教堂的大钟正好敲响中午12点。

莱奥波尔迪娜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吃饭。露依莎摘下帽子，坐到沙发上，直接了当地说明了她的决心。想要卡斯特罗的钱。不论是借是给，她都要！……现在很焦急，饥不择食！……若热要辞退那女人……她怕那女人报复……想要钱，所以就来了。

“可是，亲爱的，太突然了！”看到她坚定的目光，莱奥波尔迪娜很是惊讶。

“卡斯特罗明天就走。到波尔多去，到地狱去，必须马上做点什么。”

莱奥波尔迪娜想起来给他写封信。

“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反正我来了！”

莱奥波尔迪娜慢慢坐到桌前，挑了一张纸，歪着脑袋，翘着小拇指写起来。

露依莎神不守舍，在屋里踱来踱去。现在她决心已定，眼前的莱奥波尔迪娜更加强了她的决心。这个女人整日里开心：跳舞，到郊外游玩，享乐，而她的生活却惨遭破坏、糟塌！啊，要是口袋里没有大笔钱——她的赎金、她的活命之路——她绝不

回家，即便像上区的女人们那样干卑鄙的勾当也在所不惜！她受够了屈辱，受够了惊吓，受够了一个个恶梦不断的夜晚！……活见鬼！她要品尝生活，品尝她的爱情，品尝她的晚餐，高高兴兴，无牵无挂！

“你听听！”莱奥波尔迪娜念起来：

亲爱的朋友：

有要事相告，绝对必须面谈。只要可能，请立即前来。也许你会感谢我。最晚我等到3点。

顺致

敬意

你的朋友

莱奥波尔迪娜

“你看怎么样？”

“太可怕了！不过，好吧……很好！把‘也许你会感谢我’删去吧。那样好一些。”

莱奥波尔迪娜把便条抄了一遍，打发儒斯蒂娜乘马车送去。

“我要吃饭了，都饿得站不起来了。”

餐厅对着小小的天井，墙上贴着一幅乱糟糟的画，画面上一片绿色似乎是山丘，一片深蓝色好像湖泊；墙角一个柜子权作碗橱；椅子上铺着红色草垫，桌布上还有头一天咖啡的污渍。

“有件事你完全可以相信。”莱奥波尔迪娜大口喝着茶，“那就是，卡斯特罗这人守秘密！……他要是借钱给你，你就借，他嘴里不会漏出一点儿风声。毫无问题。……你看，他是薇德拉的情夫，已经好几年了！可连对他的密友门东萨也没有说过一句！连暗示也没有暗示过！真是守口如瓶。”

“什么薇德拉？”露依莎问道。

“个子挺高，大鼻子，有辆四轮马车。”

“看上去她像个正经女人……”

“那是你看上去！”她笑了笑，“她们都会装，看上去都人模狗样的。我的贵夫人呀，问题是要了解她们肮脏的那一面！”

她把黄油抹到厚厚的面包片上，打开餐巾，洋洋得意地说起里斯本的丑事来：指名道姓，点明每个人的特点。一些女人年青时干尽“鬼事”，人老珠黄摇身一变成了信徒，可有哪个潜心信教？只不过为残余的情感找个寄托罢了。另一些厌倦了单调乏味的贞洁，巧妙地在辛特拉或者卡斯卡依斯为贞洁的“崩溃”建筑个安乐窝！那些未婚女人就更不用提了！小男孩们跟来自郊区的女佣胡来，而女佣足可以当他的母亲！还有些女人担心作爱造成什么后果，躲起来偷偷干那种淫荡事！有夫之妇们就更不用提了：由于收入菲薄，就找个男人来“补充”丈夫！莱奥波尔迪娜言过其实，但从心里恨那些女人。因为她们多多少少都懂得保体面的外表，而她却失去了；她们巧妙地行事，她这个傻瓜却真诚地去干。她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被邀参加王宫晚会，而她只落了个放荡的名声！

听了这番话，露依莎完全崩溃了。恶习成风，她觉得她这点事就像浓雾中的房屋一样显不出可憎的棱角，小得近乎顺理成章。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似乎因为感到人人道德沦丧、处处乌烟瘴气而神志昏迷，抵御能力和自尊好像热气充足的温室里的肌肉一样，虚弱无力了。

“这世界上的事都是胡扯淡！”莱奥波尔迪娜站起来，伸伸懒腰。

“你丈夫呢，他在哪儿？”露依莎在走廊里问。

“到波尔图去了。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犯罪我也不管！”

莱奥波尔迪娜躺在屋里的长沙发上，嘴里叼着“女人牌”香烟，也开始抱怨。

这些日子她心情沮丧，烦躁不堪，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想找点什么新鲜事，干点什么没有干过的事！觉得身上每个毛孔都困倦得打哈欠……

“那么，费尔南多呢？”露依莎慢慢走近窗户，心不在焉地说。

“白痴一个！”莱奥波尔迪娜耸耸肩膀，口气里充满厌烦和轻蔑。

不行！她确实想寻找什么新鲜感受，至于究竟是什么，她本人也不清楚！有时候想去当修女（她懒洋洋、有气无力地伸伸胳膊）。她领教过的男人一个个都味同嚼蜡，她尝到过的欢娱一次次都平平淡淡！她想过另一种生活，一种更强烈、更新奇、更危险、让人心灵震颤的生活——比如当杀人越货的好汉的妻子，乘海盗船在海上横行……至于费尔南多，想起那个情夫来她都恶心！即便再来一个，也一定是同样货色！玩男人，她玩够了。现在，她甚至能去勾引上帝！

她像笼中的猛兽一样，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

“烦呀！太烦了！……我的天！”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可是，对那男人说什么呢？”露依莎突然问道。

莱奥波尔迪娜吐了一口烟，懒洋洋地说：

“告诉他，需要一个康托，或者6百米尔瑞斯……还能说什么？……让他交钱。”

“怎么？”

莱奥波尔迪娜躺在长沙发上，两眼望着天花板：

“亲亲热热的嘛。”

“啊！你太不像话了！”露依莎生气地叫道，“看我现在倒了霉，疯疯癫癫，你还说是我的朋友呢，竟然还笑，还取笑我！……”她声音颤抖，带着哭腔。

“可是，你问得也太蠢了！他怎么肯给你钱？……难道你不明白？”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

“不，莱奥波尔迪娜，我现在就走！”露依莎叫道。

“别耍小孩子脾气！”

一辆马车在街上停下。儒斯蒂娜回来了。卡斯特罗不在家，她到办公室去了，他说马上就来。

可是，露依莎脸色煞白，拿起帽子。

“不行！”莱奥波尔迪娜几乎无法容忍，“现在你不能丢下我跟那男人在一起！我怎么对他说？”

“太不像话了！”露依莎垂着胳膊，眼里含着泪水。她急需钱，又受不得这等羞耻和狼狈。太不幸了！

“你看你，像是要喝蓖麻油似的！”莱奥波尔迪娜打了个诡谲的手势。看到露依莎那副狼狈相，她又说“活见鬼！借钱算得上什么丢脸？人人都借……”

这时候，又一辆马车飞跑过来，停在门口。

“你先进去！你先跟他去说！”露依莎用手指着莱奥波尔迪娜，恳求说。

门铃响了。露依莎浑身抖成一团，脸色白得厉害，瞪大眼睛往四方看着，目光中透着惊恐和焦急，似乎在寻觅什么主意、一个决心或者一个藏身的角落！皮靴声在客厅外响起来。这时候，莱奥波尔迪娜低声对露依莎说了几句话。她说得很慢，似

乎要把每个字都刻在她的灵魂上：

“不要忘记，一个钟头以后你就得救了，那几封信就装到你口袋里了。你幸福了，自由了！”

露依莎把心一横，站起身，走过去施点扑粉，理理头发。两人一起进了客厅。

看到露依莎，卡斯特罗惊异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两只小脚并拢，身子朝前一弓，低下硕大的脑袋，细细的金黄色头发已经稀疏了。

由于腿太短，那圆圆的小肚子显得特别突出，肚子上那块怀表更加显眼。他手里拿根鞭子，银质鞭子把上有维纳斯两只胳膊交叉的形象。皮肤红得发紫，浓密的唇髭施得发蜡太多，形成两个微微翘起的尖端，俨然是拿破仑的形象。金边眼镜闪闪发光，透着独断专行、要求一切按部就班的银行家气度。看样子他心满意足，像一只吃得饱饱的麻雀。

请不要介意！必须请你亲自来一趟——莱奥波尔迪娜马上说。在介绍了她的“密友、学友”露依莎之后，她说：

“最近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没有来？”

卡斯特罗坐在扶手椅上，用鞭子敲着皮靴，说最近准备启程……

“真的？要离开我们？”

卡斯特罗把上身一弓；

“后天，乘奥林诺克号邮船。”

“看来这次报纸没有撒谎。要离开很长时间吗？”

“永生永世不再回来。”

莱奥波尔迪娜诧异不已。离开里斯本！这样受人尊敬、招人喜欢的人怎能离开里斯本？“你说不是吗？”莱奥波尔迪娜转向露依莎，以打破她难堪的沉默。

“是啊。”露依莎低声说。

她坐在椅子边上，看样子十分害怕，随时准备逃走。卡斯特罗眼镜后面那死死盯着的目光让她浑身不自在。

莱奥波尔迪娜在沙发上欠欠身子，伸出食指，以威胁的口气说：

“啊！这次到法国去一定有不少风流事啦！”

他报之以自负的微笑，表示否认。

莱奥波尔迪娜并不认为法国女人长得漂亮——她们只不过性情活跃，会卖弄风骚……

卡斯特罗说法国女人可爱，特别是对于寻花问柳的人来说！啊，他太了解她们了！当然他指的不是作为家庭的母亲而言。可是，吃吃夜宵，跳跳巴黎疯狂舞，谁也比不上她们……他口气肯定，因为他和“他的朋友圈子里”的小市民们一样，估计在1千2百万法国女人当中，有6百万在音乐咖啡馆里当妓女——他在她们身上花了大金钱，现在厌烦了，实在厌烦了。

莱奥波尔迪娜谄媚地称他是“寻花问柳的轻浮男人”。他捋着唇髭，惬意地笑了笑，低声说：

“污蔑，那是污蔑……”

莱奥波尔迪娜转过脸对露依莎说：

“他在波尔多买了一座庭院，简直像座宫殿！……”

“一所茅舍，茅舍……”

“自然要常举行盛大宴会了！……”

“寒酸的茶会，茶会……”说着，往椅背上一仰。

两个人非常亲热地笑了笑。

卡斯特罗向露依莎欠欠身子：

“不久以前我有幸在金街见过阁下……”

“我想我也记得。”她回答说。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莱奥波尔迪娜咳嗽一声，往沙发边上挪挪，微微一笑：

“我打发人请你来，是因为我们有件事要对你说。”

卡斯特罗欠欠身。他的目光一直放肆地从上到下打量露依莎。

“事情是这样。我不转弯抹角，直说吧。”她又微微一笑了一下，“我这位女友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一个康托。”

露依莎马上用低得难以听见的声音说：

“6 百米尔瑞斯……”

“没关系！”莱奥波尔迪娜用很不以为然的口气说，“我们是在跟一位百万富翁谈话！问题很简单：你肯不肯帮这个忙？”

卡斯特罗慢腾腾地直直身子，拖着长声，模棱两可地说：

“当然、当然……”

莱奥波尔迪娜马上站起来：

“好。裁缝在那边等着我呢。让你们俩谈吧。”

到了门口，她又转过身来，伸出食指，用非常高兴的口气威胁卡斯特罗：

“利息要低，嗯？”

说完，她笑着出去了。

卡斯特罗马上欠欠身：

“夫人，我……”

“莱奥波尔迪娜对你说了，我手头急需一笔钱，所以找你……6 百米尔瑞斯……我会尽快还……”

“啊，夫人”卡斯特罗打了个非常慷慨的手势，说他完全理解，任何人都有为难的时候……可惜没有早一点认识她……一直对她抱有很大好感……非常有好感……！……”

露依莎目光低垂，没有作声。他把鞭子放到花盆架上，走

过来坐在她身边。看到她样子尴尬，请她不要着急。为了钱何必这样着急！他非常乐于为这样一位有趣的年轻夫人效劳……找他算找对了。据他所知，一些夫人找到高利贷者，被坑骗了，太不谨慎……说着，他拉住了露依莎的手。一接触这细嫩的皮肤，他性欲骤起，呼吸急促。露依莎非常拘谨，甚至没有把手抽回来。卡斯特罗欲火熊熊，用稍有嘶哑的声音答应给她一切，给她所需要的一切！……两只瞪得圆圆的小眼睛贪婪地盯着她白白的脖子。

“6 百米尔瑞斯……要多少都行！……”

“什么时候？”露依莎的心情异常慌乱。

看着她胸脯起伏——他欲火猛然爆发：

“现在就给！”

他搂住她的腰，贪婪地吻了她一口，几乎咬破了她的脸。

她像钢丝弹簧一样跳起来。

卡斯特罗滑到地毯上，双膝跪下，贪婪地扯住她的裙子：

“你要什么我都给，不过请你坐下，我想你想了好几年了！你听我说。”他的胳膊哆里哆嗦地举起来，搂住她，而摸到的一切又使他血液沸腾。

露依莎不声不响地推开他的手，往后退了几步。

“你要什么都行！可是，听我说！”他结结巴巴地嘟囔着，使劲把露依莎往身边拉。淫欲强烈，他像头公牛似地喘着粗气。

她猛地把裙子一扯，挣脱开来，焦急地往后退了几步：

“离开我，离开我！”

卡斯特罗气喘吁吁地站起来，紧咬牙关，张开双臂，向她冲过去。

面对这个男人的兽欲，露依莎愤怒已极，下意识地从小盆架上抓起鞭子，朝他手上狠狠抽下去。

疼痛、气愤和欲火使他急了眼。

“你这个鬼东西！”他咬牙切齿。

他正要冲过去，但恼怒之极的露依莎已经举起胳膊，朝他的胳膊上、肩上一顿猛抽——她脸色非常苍白，表情非常严厉，眼睛里闪着凶光，以抽打这个胖乎乎的家伙来享受发泄的欢乐。

卡斯特罗魂飞魄散，慌忙用胳膊护住脸往后退，突然撞到花盆架上，瓷制灯座晃了几晃，掉在地上。地毯上满是碎片，油污扩散开来。

“就这样，看到了吧？”露依莎浑身颤抖，紧紧握住鞭子。

莱奥波尔迪娜听到响动，跑了出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们在开玩笑。”

说完，她把皮鞭扔在地上，走出了客厅，进了卧室。

卡斯特罗气得脸色铁青，抓起帽子，恶狠狠地盯着莱奥波尔迪娜：

“谢谢你！随时为你效劳！”

“可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再见！”卡斯特罗吼道。他拿起鞭子，冲着卧室威胁地晃晃鞭子：

“醉鬼！”他怒气冲冲地说。

说完，把门一甩，走了。

莱奥波尔迪娜懵了，走到卧室，看见露依莎正在戴帽子，手还在颤抖，眼睛明亮，心满意足。

“那东西来了，我朝他脸上抽了一顿鞭子！”她说。

莱奥波尔迪娜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

“你打他了？……”她放声大笑起来，“戴眼镜的卡斯特罗，狠狠挨了一顿鞭子！跳上轻便马车，滚了！”她已经喘不过气来，

甚至觉得胸部疼痛。我的天！卡斯特罗！……来到朋友家，带来6百米尔瑞斯要出借，挨了一顿鞭子！……用的是他本人的皮鞭！……真让人笑破肚皮！

“糟糕的是油灯！”露依莎说。

莱奥波尔迪娜一跃而起。

“你看这油！凶兆啊！”她跑进客厅。露依莎跟过去，看见她站在黑乎乎的油渍前面，双手交叉，脸色苍白，好像看见灾难将临。“我的上帝，凶兆啊！”

“快撒盐！”

“有用吗？”

“逢凶化吉。”

莱奥波尔迪娜去找盐，回来后跪在地上往油渍上撒起来：

“啊！圣母啊，别出任何事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现在怎么办，亲爱的？”

露依莎耸耸肩膀：

“我哪里知道！活该！……”

12

这个星期的一天上午，若热忘记了是国庆日，来到办公室，但门锁着，于是中午就回到了家。若安娜正在门口与收购骨头的老太太说话；上面的门开着。若热悄悄来到房间，把舒舒服服躺在长沙发上看报的儒莉安娜吓了一跳。

看到是若热，她立即站了起来，红着脸低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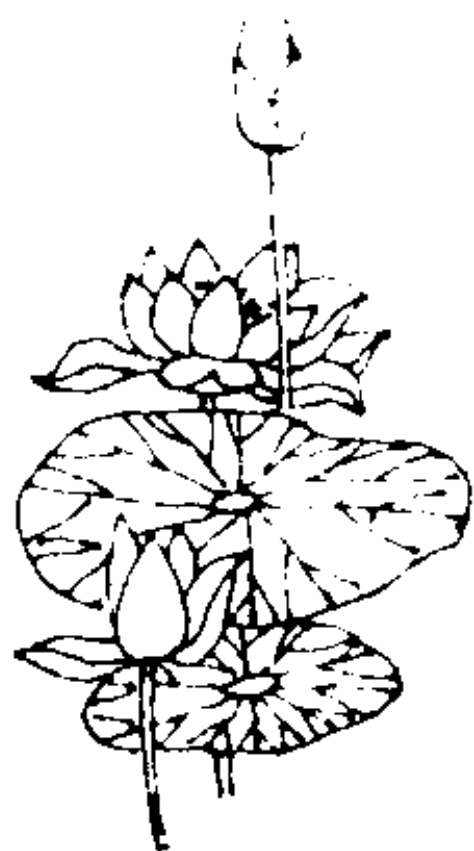
“请原京，我刚才一阵心慌……”

“你看起报纸来了，嗯？……”若热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手杖把柄，“夫人在哪儿？”

“大概在餐厅。”儒莉安娜赶紧开始扫地。

若热没有在餐厅找到露依莎，却看见她在浆衣服的房间，头发蓬乱，穿着室内长袍，正在吃力地熨衣服，脸上表情凄凉。

“你在熨衣服？”他惊叫一声。



露依莎的脸微微一红，放下烙铁：“儒莉安娜前几天病了，积下了一堆衣服……”

“你给我说说，这儿谁是女佣，谁是夫人？”

他的口气太严厉了，露依莎马上脸色苍白，喃喃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正在熨衣服，而她却坐在你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看报纸！”

露依莎不知所措，弯下身子，用颤抖的手在装衣服的筐子里翻着、抖落着。

“你想象不到家里有多少活要干……”她接着说，“打扫，浆衣服，活太多了。那可怜的女人有病……”

“生病就去医院嘛！”

“不，也没有那么严重！”

她如此执意为躺在沙发上的女佣辩解，若热火了：

“给我说说，莫非你要依靠她？一定是你怕她！”

“啊！你这样想！……”露依莎双唇哆嗦，泪珠在眼里滚动。若热怒气未消：

“不，这种忍气吞声的事必须彻底结束！看看那蠢东西，半死不活，却在我们家发了财，躺在我的椅子上，逛街，而你却为她说话，帮她干家务！啊，不能这样！必须结束这一切！一再请求原谅！一再请求原谅！如果不行，就别干，就去医院，去见鬼！”

露依莎满脸泪水，弄弄鼻涕，抽泣起来。

“好啊！你倒哭开了。你怎么啦？为什么哭？”

她没有回答，放声大哭起来。

“为什么哭，亲爱的？”他走到她身边，既激动又有点儿不耐烦。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说话？”她抽抽咽咽地擦着眼泪，“你知道我身体不好，容易激动，还向我发脾气！你只会对我说这些难听的话。”

“难听？亲爱的，这些话一点儿也不难听！”他温柔地把她搂在怀里。

可是，露依莎挣脱出来，抽泣着说：

“莫非熨衣服犯了什么罪？因为我干活，因为我做些我自己的事，你就生气？难道你希望我是个不会料理事的女人？那女人病了！在没有找到另一个女佣时，我必须做些家务事……可你说呀，没完没了地说呀，就是为了让我又难过！……”

“你在说傻话，亲爱的！我不是生你的气，只是不想让你劳累。”

“那你为什么说我怕她？”说着眼泪又扑扑簌簌滚下来，“害怕什么？为什么我要怕她？荒唐！”

“行，当我没说。我再也不说她。你也别哭……算啦，算啦！”说着他吻了吻她，一手搂着她的腰，甜蜜地把她带出房间，“走吧，放下熨斗，走吧，你真是个孩子！”

由于心地善良，也考虑到不刺激露依莎的神经，一连几天若热没有再说起那个女人！然而心里却一直想着。她半死不活，呆在家里，不能不让他烦躁。尤其她懒惰。她昏倒时的那天晚上，他看到她的房间那么舒适，还有露依莎可笑的善心！……在他看来，这一切既不正常，也让他生气！……他整天不在家，当着他的面，儒莉安娜对露依莎总是笑脸相待，百般殷勤。他以为这女人善于逢迎，有意表现出主人和女佣的一点亲近，使她显得在这个家里必不可少而且受到宠爱。对这一切他都反感，并且并不掩饰这种情绪。

看到他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儒莉安娜，露依莎不禁心惊肉跳！然而，更使她难受的是若热用揶揄的恭维谈论儒莉安娜：称她为“尊敬的儒莉安娜太太”，“我的女主人”，“夫人”。如果少了一块餐巾，缺一个杯子，他就故作吃惊地说：“怎么！儒莉安娜太太忘啦！这么无可挑剔的人怎么会忘！”这类诙谐的话让露依莎冷彻骨髓。

“她去买的那个咖啡过滤器怎么样？好吗？”

现在，当着若热的面，露依莎甚至不敢以平常的口气对儒莉安娜说话；她害怕他的讪笑，害怕他的旁敲侧击：“去呀，去吻吻她吧，看得出来，你想吻吻她！”由于担心若热生疑心，她故意表现得“独立自主”，当着他的面对儒莉安娜装腔作势，用生硬的语气发号施令。即使是让她取点水、拿把刀，也装模作样地提高嗓门。

儒莉安娜心里明白，默不作声，唯命是听。

现在，她只想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她舒适生活的问题。其实，她现在也感到处境不妙。在那些因为哮喘而睡不着的夜晚，她担心地想：“要是被赶出去，去哪儿呢？只得去医院！”

因此，她害怕若热。

“他巴不得看到我偷懒，好把我一脚踢出去，”她对维托利娅大婶说，“我可不会让他这么顺心，休想！”

露依莎惊讶地看到，她又渐渐开始担当起所有的家务，显得非常尽心尽力。只是有时病得实在干不了，才稍稍停手；有时候一阵心慌，不得不坐到椅子上，双手捂着胸口，大口喘气。但是，只要一缓过来，就接着干活。有一次，看见露依莎用掸子掸客厅里的博物架，她生气了：

“夫人，请你别插手我的活！我还能干！还没有进坟墓！”

此时，她用膳食上的优越条件聊以自慰。每天能喝上可口

的汤，吃上炸丸子，还有土豆布丁。房间里有果酱和波尔图葡萄酒。有时候还能吃顿鸡汤夜宵。

“这可是我的力气挣来的呀。”她对若安娜说，“像黑女人一样干活！非把我累死不可！”

有一天，若热看见儒莉安娜那张黄脸，心里很是恼火，晚上又发现水罐空着，洗手间没有浴巾，立刻大发雷霆：

“这么懒，我受不了！岂有此理！”

露依莎马上心神不安地走过来为儒莉安娜开脱。

若热咬住嘴唇，弯下身子，用颤抖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忘掉儒莉安娜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我自己去打水！”

露依莎也生气了：如果总是这样冷嘲热讽，那就干脆把她辞退算了。莫非他以为她那么宠爱儒莉安娜？之所以让她留在家里，那是因为她是个好女佣。可现在，既然她造成家里发脾气和争吵，既然他又这么恨她，那就让她走吧！总是这样讽刺挖苦，她受不了……

若热没有回答。

晚上，露依莎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这一切不能再拖下去了！她也受够了！时时忍受着这个女人的横行霸道，听着含沙射影的旁敲侧击。啊，不能！这太过分了！够了！若热开始怀疑，炸弹总有一天要爆炸的！好，她自己点燃引信！把儒莉安娜撵走！她把信亮出来，完事了！如果若热把她打发到修道院，与她分开，也好！她去受罪，充其量一死了之！她可以忍受一切，可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下贱的折磨！再也受不了这没完没了、无尽无休的刺激！太可怕了！

“你怎么啦？”若热发觉她安静不下来，半睡半醒地问道。

“失眠。”

“真可怜。从一百五十倒着数。”说着他翻个身，又睡着了。

又有一天，若热早早地起了床。他要与西班牙矿业商人阿隆索会面，并一起在直布罗陀酒店共进晚餐。他穿好衣服来到餐厅。已经10点了。然后又走回来，拉长语调客客气气地对露依莎说：“饭还没摆好，昨天的茶杯还没有洗。儒莉安娜太太、夫人，尊敬的儒莉安娜太太夫人出去了，出去游玩了。”

“昨晚我让她给我去修鞋……”露依莎说着，穿上室内便袍。

“噢，对不起，”若热彬彬有礼地打断她的话，“我又忘了儒莉安娜是你的女主人，请原谅！”

露依莎马上回答说：

“不！你说得对。你等着瞧！必须彻底改变……”

她气急败坏地来到厨房。

“若安娜，既然她出去了，你为什么不收拾桌子？”

但姑娘没有听到儒莉安娜出去，还以为她在餐厅呢！现在，一切活儿都让她一个人包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若安娜把午餐端上来，若热坐到了桌子旁边，气得不停地捻着胡子。他两次站起身，冷笑着取来匙子和糖罐。看到他紧绷着面孔，露依莎惊慌失措，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拿起咖啡杯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她垂下眼睛，偷偷看了若热一眼：

他的沉默也在折磨着她。

“你昨天说今天在外面吃晚饭……”

“对，”他干巴巴回答，又加重语气说：“上帝保佑！”

“你现在情绪好……？”她低声说。

“正如你看到的！”

露依莎脸色苍白，放下餐叉，拿起一张报纸，挡住正在眼里的两颗晶莹的泪珠，然而眼前字迹模糊，心蹦蹦跳个不停。突

然，门铃响了，肯定是她！

若热正要站起来，说：

“肯定是那位女主人。噢，我去说她两句……”

他站在桌子旁边，慢慢地摆弄着牙签。

露依莎也颤抖着站起来：

“我去说她……”

若热拉住她的胳膊，心平气和地说：

“不！等她过来。让我来对付她！……”

露依莎重新坐到椅子上，脸色煞白。

走廊里传来儒莉安娜的脚步声。若热仍然若无其事地摆弄着牙签。

露依莎转过脸望着他，拍拍手，着急地说：

“千万别训斥她！……”

他吃惊地盯着她问：

“为什么？”

这时，儒莉安娜挑开了门帘。

“这叫什么事？什么都没收拾就走了？”露依莎马上站起来说。

儒莉安娜笑咪咪地走进来，看到这个阵式，惊呆了，像个石头人似地站在门口，那张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

“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听见了吗？你的义务是上午必须呆在家里……”然而，儒莉安娜在盯着她，那可怕的眼神使她不能再说下去。她用发抖的手拿起茶壶说：“去给茶壶里加上水，去吧！”

儒莉安娜却一动不动。

“没有听见吗？”若热猛地大吼一声，一拳头打在桌子上，震得餐具摇摇晃晃。

“若热!”露依莎叫着,抓住他的胳膊。

儒莉安娜逃离了餐厅。

“马上就给我滚出去!”若热大声喊,“给她结帐,让她滚!噢,我受够了!多一天也受不了!要是再让我看见,我一定打碎她的骨头!终于到头了!该我出这口气了!”

他极度气愤,拿出外衣,出门之前又回到餐厅:

“让她今天就走,听见了吗?多一个小时也不行!15天了,气死我了。让她滚出去!”

露依莎回到房间,几乎支撑不住。完了!她完了!各种极端的、冲动的想法像暴风中的一堆干树叶在头脑中旋转:晚上逃出去,投河自杀;后悔没有答应卡斯特罗……突然又想象着若热打开了儒莉安娜交给他的信,读起来:“我亲爱的巴济里奥!”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她的灵魂瘫软了。她赶紧来到儒莉安娜的房间,想请求她原谅,请她留下,继续任意折磨她!那么若热呢?就对他说儒莉安娜痛哭流涕,跪下求饶!骗他,一再吻他……他毕竟还年青、漂亮、热情——会说服他的!

儒莉安娜不在房间,到厨房去了,正坐在那儿,眼睛里闪着火花,双臂在胸前交叉,在默默地生气。一看见露依莎,她猛地站起来,举着拳头吼叫:

“你听着,这是你头一次像今天这样对我说话,从今以后,这个家非毁了不可!”

“闭嘴,混帐东西!”露依莎喊道。

“你要让我闭嘴,你这个婊……!”儒莉安娜说出了这个词。

若安娜跑过来,狠狠地朝她下巴打了一巴掌,打得她哼哼着跪在地上。

“你这个女人!”露依莎叫着扑向若安娜,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膊。

儒莉安娜吓得魂不附体，逃了出去。

“若安娜！你这个女人！太倒霉，太出丑了！”露依莎双手抱着脑袋嚷着。

“我非揍死她不可！”姑娘牙关紧咬，瞪着眼睛，“我非揍死她不可！”

露依莎机械地围着桌子转着，脸色白得像石灰，哆哆嗦嗦地重复着说：

“你这个女人干的这算什么事呀！这算什么事呀！”

若安娜怒火未消，满脸通红，激动地收拾着锅具。

“她要再给我说一句，我就揍死她。这个醉鬼！非揍死她不可！”

露依莎回到房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儒莉安娜，只见她戴上了假发，脸上红红的指印很是吓人。

“要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滚蛋，”她嚷道，“那么我就站在下面的台阶上。等你男人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拿给他看！……”

“那你就拿出来吧，随你的便！”露依莎说完，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就走了过去。

巨大的仇恨和绝望使她如此果断。还不如这样一劳永逸！……

她心头仿佛感觉到一阵痛苦的轻松，看到了长期以来所受苦难的尽头。已经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她回忆起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还有自己干的无耻勾当以及遭到的侮辱，突然产生一股对自己的仇恨和对生活的厌恶。仿佛是这一切玷污了她，把她踩在了脚下；她没有任何自尊，也没有纯洁的感情；她的一切，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都仿佛已变得污秽不堪，像一块

被众人在烂泥里踩过的破布。不值得再为这卑鄙生命挣扎。修道院可以洗涤罪恶，死亡更能净化灵魂……——他在哪里，那个使她遭到不幸的男人在哪里？在巴黎，又在捋着唇髭高谈阔论，或者骑着骏马玩乐，或者在跟别的女人厮混！而她却在愚蠢地等待着死亡！给他写了信，向他求救，而他居然只字不回，认为她不值区区一张邮票钱！在那特拉·波沃拉郊游时，他在车上说什么“把整个生命献给你，永远在她的裙影下生活”。无耻！或许那时口袋里已经装着船票了。而她却高高兴兴地去了，摘下胸罩，献出漂亮的胸脯——就这样，完了！当然也经过痛苦的时刻，她哭过，伤心过。啊，不！并不完全这样。他像一只漂亮的动物，给了她快感，是的，给了她所需要的一切。然而，当她变成了需要安慰的可怜虫，只是需要几百个米尔瑞斯的时候，于是，再见，我要上船走了！——啊，多么愚蠢的生活！幸亏他离开了她！

她走过去，靠在窗台上。天空蔚蓝，空气温馨。太阳把金灿灿的光芒撒在白色的墙壁和路面上。像往常一样，保罗穿着拖鞋在烟店门口晒太阳。面对冬天的美好的天气，她更加忧伤。在这风和日丽的上午，人人兴高采烈，只有她遭受煎熬，她太可怜了！她眼含着泪水，注视着远方，好像沉浸在某种思念中……突然，她看见儒莉安娜穿过街道，在拐弯处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了，身后跟着一个背条口袋步履沉重的高乔人老汉。

“她要走！”露依莎心里想。“让人把大木箱搬出去！以后呢？把信寄给若热，或者亲自在门口交给他！天哪！”她仿佛看见若热铁青着脸，手里拿着信走进卧室！……

一阵恐惧：她不愿意失去丈夫，她的若热，她的爱情，她的家，她的男人！女人对孤身的厌恶控制了她的整个身心：才

25 岁，就要去在修道院里凋谢！不行！活见鬼！

她直接来到儒莉安娜的房间。

“来看看我都带走什么吗？”对方马上怒气冲冲地喊道。

床上摊着内衣，地上摆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靴子。

“这里还有我的 4 件衬衣、两条短裤、3 双袜子、6 个衣袖套泡在盆里。单子就在那儿。你给我结帐吧！……”

“喂，儒莉安娜，你不要走。”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夺眶而出。

儒莉安娜手里拿着一只靴子，得意洋洋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下：

“要是把那个不要脸的轰走，这事就算完了！”她敲着鞋底，尖声说，“一切和以前一样，平安无事！”

她眼神中露出了喜悦的光芒。报仇！现在该她流眼泪了！轰走她！而她自己的舒适也不会丢！

“就是要把那疯女人赶出去！赶出去！”

露依莎缩着肩膀，慢慢朝厨房走去；楼梯仿佛变得又大又长。她坐在一张圆凳上，擦着眼泪说：

“若安娜，你过来，听我说。你不能在这个家继续干下去了……”

姑娘惊讶地看着她。

“儒莉安娜是一时冲动才说的……刚才她哭了，也后悔了。再说她是最老的佣人。先生很敬重她……”

“这么说夫人你要赶我走？夫人你要赶我走？”

露依莎难为情地低声说：

“她一时糊涂，已经请求原谅。……”

“我可是为了保护夫人！”女人挥动双臂，痛苦地反驳。

露依莎感到恼火，不耐烦地说：

“好了，若安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去给你结帐。”

“瞧我得到的报答吧！”若安娜气急败坏地喊。她跺着脚，口气坚决地说“好吧，先生会说话的！我把一切告诉先生！我必须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先生！夫人你做得不对！……”

露依莎傻呆呆地看着她。现在轮到她了！横祸又该从这个姑娘、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姑娘身上引出来！太过分了！无法形容的恐惧涌上心头，她仿佛受到良知的震撼，张开双手捂住太阳穴。

“作孽呀！罪有应得呀！上帝呀！”

猛然间，她仿佛神经失常一样，紧紧抓住若安娜的双臂，把嘴凑在她的脸上说：

“若安娜，你走吧，看在上帝份上！”

姑娘吓呆了，尖声哭起来。

“我走就是了，夫人！……我走，夫人！……”

“就这样，若安娜，就这样吧。我会给你一些东西。你知道的……别哭……你等着……”她赶紧跑回房间，取出抽屉里存下的两个英磅，塞在姑娘手里，低声说道：

“去做点衣服，明天我让人给你把大木箱送去。”

“好，夫人。”姑娘伤心地抽泣着重复说，“好，尊敬的夫人！”

露依莎随后回到她的房间，倒在长沙发上，放声大哭，恨不得立刻死去，请求上帝怜悯她！

然而儒莉安娜刺耳的声音又突然在门口响起来：

“到底怎么办？”

“若安娜走。你还想要什么？”

“我要她马上走！”对方毫不留情地回答，“晚饭由我来做！从今天开始就这样！”

怒火烧干了露依莎的眼泪。

“现在，夫人你听着！”

儒莉安娜的声音太蛮横了以至露依莎像受了伤一样猛然站起来。

而儒莉安娜还是趾高气扬地竖着手指威胁说。

“夫人你可得老实一点，不然我就给你唱出好戏！……”

说着转过身去，咯噔咯噔地走了。

露依莎朝四周看了看，仿佛房间遭了雷劈。然而，一切都一动不动，完好无缺；连窗帘的折皱也没有一点变化，梳妆台上那两个瓷制牧师像依然神气活现地笑着。

她猛地扯下室内便袍，穿上一件连衣裙，没有结好背心钮扣便在外面穿上件冬天的宽大外衣，把帽子扣在蓬散着头发的脑袋上，几乎飞跑着来到街上，差一点被裙摆绊倒。

保拉跳到街当中，在后面跟着她：看见她在塞巴斯蒂昂家门口停住了，就赶紧回来告诉烟草店老板娘：

“工程师家出事了！”

他站在门口，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打开的窗户。窗帷落下来了，折皱纹丝不动。

“塞巴斯蒂昂先生在吗？”露依莎见满脸雀斑的姑娘跑过来开门，问道。

说着，她来到走廊里。

“在客厅里。”姑娘说。

露依莎走上去，感到有人在弹钢琴。她猛地推开门，跑到他跟前，两只手紧紧捂着胸脯，用焦急的语调小声说：

“塞巴斯蒂昂，我给一个男人写过一封信，信让儒莉安娜偷了。我完了！”

塞巴斯蒂昂慢慢站起身来，显得非常吃惊，脸色惨白。他看到露依莎面上有污痕，歪戴着帽子，目光焦急，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给表兄写了封信，”她说，眼睛急切地盯着塞巴斯蒂昂，“那女人把信偷走了……我完了！”

她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眼睛闭上了。

塞巴斯蒂昂赶紧扶住她，发现她处于半昏厥状态，就把她放在杏黄色沙发上。他自己站在旁边，脸色比露依莎更白，两只手插在蓝上衣口袋里，一动不动，不知所措。

突然，他跑出去，拿回一杯水，胡乱在她脸上洒了一些。她睁开眼睛，两只手胡乱在四周摸索，恐惧地盯着他，又倒在沙发扶手上，双手捂住脸，歇斯底里地哭起来。

她的帽子掉到了地上。塞巴斯蒂昂拾起来，轻轻掸了掸帽花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放到花盆架上，随后踮着脚尖来到露依莎身旁，伏下身子：

“是这样，是这样。”他嘟囔了一声，用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颤抖的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

他想给她口水喝，让她镇定下来，她用手推开了，慢慢在沙发上坐起来，擦擦眼睛，不停地抽咽。

“请原谅，塞巴斯蒂昂，请原谅。”她说。随后喝了口水，双手放在胸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泪珠一个接一个地从眼里滚出来。

塞巴斯蒂昂走过去关上门，轻轻走到她身边，非常亲切地说：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她扬起满是泪痕的脸望着他，眼睛里闪着热切的光芒。过了一会儿，重新又抱住头，低声下气地说。

“一场灾难呀，塞巴斯蒂昂，耻辱呀！”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说着，坐到她身边，声音很低，但语气庄重：

“我能做到的一切，需要做的一切，你都可以相信我。”

“啊，塞巴斯蒂昂！……”一阵感激之情涌上心头，“请你相信，我一直在遭受惩罚！我受了多大的罪呀，塞巴斯蒂昂！”

她盯着地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用力抓住塞巴斯蒂昂的胳膊，话语像激流冲垮了堤坝，汹涌奔泻出来。

“她拿走了我的信，不知道是怎么拿的，反正是由于我粗心！开始，她要我给他6百米尔瑞斯，后来开始折磨我……我不得不给她裙子，衣服，什么都得给，替她换了卧室，她用我的床单，那些最好的床单，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在家里，干活的是我！……她每天威胁我，是个魔鬼！我办法用尽，对她说好话，处处捧着，但都无济于事……我哪儿有钱呀？你说不是吗？她知道得很清楚……我受了多少罪呀！人们都说我瘦了，连朱里昂也看出来了。我的生活跟地狱一样。要是若热知道了那还了得！……那混帐婆娘今天想把一切都告诉若热！……我像个黑奴似地干活，上午一起来就擦呀，扫呀。有时候我只得自己洗午餐的杯子。塞巴斯蒂昂，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人可依靠！”

说完，又捂着脸哭起来。

塞巴斯蒂昂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两滴眼泪顺着脸颊滚到胡子上。他慢慢站起来：

“可是，上帝呀，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啊，塞巴斯蒂昂，我说不出口呀！有一次我话到嘴边，想告诉你……可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

“你做错了！……”

“今天上午，若热发现她偷懒，对她发了脾气，要赶她走。可是，塞巴斯蒂昂，若热还一点也没有怀疑！……”她的脸涨得通红，移开目光，“他有时候生我的气，嫌我太喜欢她……可是，今天上午他真的火了，赶她走。若热刚出门，她就怒气冲冲地去骂我……”

“啊，上帝！”塞巴斯蒂昂大惊失色，用手捂住额头，低声说。

“塞巴斯蒂昂，也许你不会相信，连倒脏土都是我干！……”

“这个无耻的女人该死！”他一跺脚。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在客厅踱了一会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宽宽的肩膀向下塌着。随后他重新坐到露依莎旁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把声音压得很低：

“必须把信从她手里夺出来……”

“可是，怎么夺得出来呢？”

“一定得想办法。”

她抓住塞巴斯蒂昂的手：

“塞巴斯蒂昂，那就太好了！”

“一定得想办法。”

他盘算了一会儿，以沉重的口气说：

“我去跟她谈……必须只有她一个人在家……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去剧院。”

他慢慢站起身，拿来“商报”，铺在桌子上，开始看广告。

“你们可以去圣·卡洛斯剧院，那里散场比较晚……演《浮士德》……可以去看《浮士德》……”

“我们去看《浮士德》。”露依莎叹了口气，重复说。

于是，两个人在沙发一头靠得更近一些，塞巴斯蒂昂低声

说出一个计划，露依莎急切地如饥似渴地听着。

应当给费里西达德太太写封信，请她陪露依莎去剧院……给若热捎个口信，告诉他她们到直布罗陀酒店去接他……可是，若安娜呢？若安娜已经离开了。好。9点钟，那时候只有儒莉安娜一个人在家。

“看到了吧？一切安排停当。”塞巴斯蒂昂笑着说。

真的……可是，那女人肯交出信吗？

塞巴斯蒂昂又捋了捋胡子，摸了摸额头：

“她不能不交。”

露依莎几乎带着温情望着塞巴斯蒂昂：似乎从他那张正直的脸上看到了崇高的美好道德。她站在他身边，口气里带着忧伤：

“你这是为了我，塞巴斯蒂昂，为了我，而我是这么不好的女人……”

塞巴斯蒂昂脸红了，耸了耸肩膀：

“亲爱的夫人，没有坏女人，只有坏男人，就是这样。”

他马上又补充说：

“我来订包厢。一个观众席上的包厢，嗯？……紧靠舞台……”

他微微一笑，为的是让露依莎定下心来。露依莎戴上帽子，放下面纱，偶尔还抽咽一声。

在走廊里遇到了若安娜姨妈，老太太对露依莎吻了又吻，说她来访是个奇迹，说她更漂亮了，是本街区的一朵鲜花！

“好了，若安娜姨妈，好了。”塞巴斯蒂昂轻轻把她拉开。

“哎呀，别多管闲事嘛！你已经跟她在一起呆了半个多小时，现在她也想跟她在一起呆一会儿！看样子你该有个女人了！找个心眼好的姑娘，长得像白百合花！”

露依莎尴尬地涨红了脸。

“那么，若热先生呢？他怎么样？谁也没有见过他。费里西达德太太好吗？”

“都挺好，若安娜姨妈，都挺好，别再说了！”塞巴斯蒂昂有点不耐烦了。

“看你这着急劲！……谁也不会把这姑娘吃了！……我的天！……”

露依莎笑了；她突然想到还没有人给费里西达德和若热送信，若热还在酒店呢。

塞巴斯蒂昂把她带到下面的书房里；由她来写，他想法送去；他挑了信纸，给笔蘸上墨水——自从知道她的不幸以来，塞巴斯蒂昂对她有求必应，殷勤有加。露依莎先把给若热的信写好。虽然心急如焚，但还是想到费里西达德那件袒胸连衣裙太扎眼，所以在给她的信后面又附上一句：“最好穿黑衣服，不要浓妆。不要袒胸和浅色衣服。”

露依莎走进家里，看见高乔人正在往外搬若安娜的行李。在走廊里就听见姑娘在厨房的楼梯上扯着粗嗓门对上面喊叫：

“我会收拾你！你早晚死在我手里！醉鬼！”

“猫头鹰！猫头鹰！”儒莉安娜在上面吼叫，“你滚到街上丢人现眼去吧！”

露依莎咬着嘴唇听着。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成了市场！成了酒馆！

“等我抓住你！……”若安娜一面下楼一面喊，鼻音很重。

“滚出去！滚出去！你这头母猪！”儒莉安娜声音很尖。

露依莎叫住若安娜，低声说：

“若安娜，你不要到别人家去找活干。后天你就回来。”

儒莉安娜唱起“心上的信”，刺耳的声音里透着狂喜。

不一会儿，儒莉安娜下来了，干巴巴地说了一声“晚饭摆好了”。

露依莎没有回答。等那女人回到厨房，她才跑进餐厅，拿了面包、榲桲果酱和一把餐刀回到屋里，把门关上——坐在放花盆架的角落里吃了晚饭。

6点钟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大概是塞巴斯蒂昂！她亲自蹑手蹑脚地去开门。真的是他。只见他兴致勃勃，手里拿着帽子：把18号包厢的钥匙带来了……

“还有这个……”

原来是一束红山茶花，周围衬着紫罗兰。

“啊，塞巴斯蒂昂！”她怀着感谢的激情喃喃地说。

“有马车吗？”

“没有。”

“我派车来。8点，嗯？”

他走了，因为能为露依莎效劳而心满意足地走了。她用被泪水模糊了的眼光望着他走了。回到屋里，靠在窗前，望着他走了。“多好的人呀！”她心里想。她摆弄着这束花，闻了闻紫罗兰的香味，感到有他保护、有他关心是多么甜蜜、多么快活！

有人用指关节敲门。

“夫人不想吃晚饭了？”门外传来儒莉安娜不耐烦的声音。

“不吃了。”

“好吧。”

还不到8点，费里西达德来了。看到她穿着黑色高领连衣裙，戴着绿宝石项链，露依莎心里踏实了。

“怎么回事呀？为什么让你破费呀？我能问问吗？”杰出的

夫人马上兴高采烈地问。

一时心血来潮！若热到外边吃晚饭，她觉得非常孤单！……突然想起来去看戏。心里忍不住……两个人要到直布罗陀酒店去接若热。

“接到你的便条时我刚刚吃完晚饭。我想了一下……还想不来呢。”她坐下来，满心欢喜地理了理裙褶，“吃过晚饭胃里堵得慌！还好，我几乎没有吃什么！”

她问演什么戏。“《浮士德》？还好！包厢在哪边？18号。看不到王室的人了，可惜！……比那天晚上的位置更远一点！……”她站起身，在梳妆台前踱来踱去，不时照照镜子，理理刘海，整整镯子，拉一拉束胸衣，目光明亮。

一辆马车停在门前。

“马车来了！”她脸上乐开了花。

露依莎已经披上斗篷，正在戴手套。她看了看四周，心跳得厉害，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芒。不缺什么吧？费里西达德问道，包厢的钥匙？手绢？

“啊！我那束花！”露依莎叫道。

看到露依莎打扮停当要去剧院，儒莉安娜吃了一惊；她一声不响地点上灯，放肆地“咣当”一声把门关上：

“真是不要脸！”

马车跑起来，费里西达德突然敲着车窗玻璃喊：

“等一等，停下！真可恨，我把折扇忘了！没有折扇我可不能去！车夫，停下！”

“晚了，亲爱的，用我的吧，给你！”露依莎急忙说。

一通喊叫搅动了费里西达德胃里的暖气，打嗝了！太好了，感谢上帝，赞美圣母，她打出嗝来了。

在希亚多下坡的时候，她非常高兴。黑压压的人群里有人

指手划脚，在灯火辉煌的哈瓦那酒店门前看得更清楚。一辆辆马车朝驯马场那边飞驰，华丽的车灯一闪而过，照亮身穿佣人白长衫的人们。费里西达德把她那张兴奋的脸贴在车窗上，享受着橱窗里的灯光和冬天的空气，看到直布罗陀酒店穿红色裤子、手托帽子的侍者迎上来开车门，她更是高兴。

她们说要找若热。

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望着台阶边上发出柔和的光亮的灯饰。费里西达德饶有兴趣地看着“酒店的生活”，发现一个女熨衣工提着一篮子衣服进去了。后来又看到一位夫人，在她看来此人“长得不像样子”，却穿着晚礼服，下台阶时露出了一双白缎子圆头鞋。看到几个在马车旁经过的人向车里投来羡慕的目光，她笑了：

“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物。”

露依莎一直没有吱声，手里紧紧握着那束花。若热终于在台阶上头出现了，正在兴致勃勃地跟着一个很瘦的人谈话，那个人帽子朝一边歪着，裤子非常瘦，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嘴角叼着一支大雪茄烟。他们停下来，比划着，低声交谈着。最后，那人握了握若热的手，凑到他耳边说了句什么，轻轻一笑，拍拍他的肩膀，非让他再抽他一支雪茄不可——接着把帽子一推，去跟侍者说话去了。

若热跑到马车前，笑着说：

“怎么，如此奢华？剧院，马车……我不能不要求离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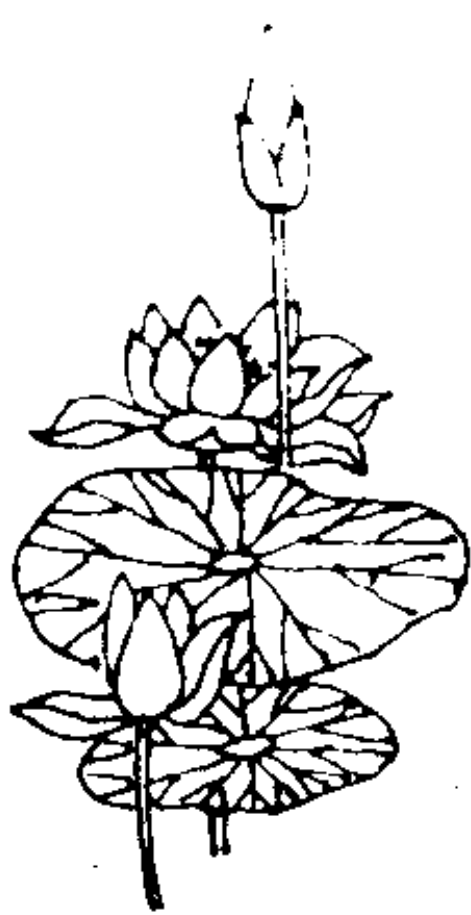
看样子他兴奋异常，只是可惜没有换衣服……坐到包厢后面吧。——为了不弄皱她们的衣服，他坐到了车前头。

13

八点刚过，马车停在圣·卡洛斯剧院门前。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把车门打开，只见他穿件没有扣子的外衣，用别针别起来，并且不住地咳嗽。费里西达德太太笑容满面，走过包厢通道的时候分明感到绸子裙摆在考究的地毯上拖着的声音。

幕布已经拉起来。在幽暗的灯光下，舞台上出现了炼金术士牢房的古典布景。浮士德裹着一件僧侣袍，蓄着浓密密的花白胡须，因年老体衰而不住地颤抖。他怀着对科学的失望唱起来，用手捂着心脏，手上的一颗宝石闪闪发光。汽灯的气味悄悄在空中弥漫。这边或那边不时传来咳嗽声。场里人还不多，观众还在往里走。

在包厢里，费里西达德夫人和露依莎因为坐位低声争执，推推让让，眼里闪着乞求的目光。



“哎呀，费里西达德夫人，这是谁跟谁呀！”

“我在这儿挺好……”

“我不同意……”

最后，费里西达德太太坐到最好的位置上。露依莎在她后边，正在戴手套；若热则正摆放他的外衣，帽子一连掉了两次，很是恼火。

“费里西达德太太，有脚凳吗？”

“谢谢。有。”她的脚动了一下，“太可惜了，看不见王室成员。”

定座包厢里出现一个个高得吓人的假发，垫得高高胸脯上白衬衫闪闪发光。有人朝观众席上走去，走得很慢，理理头发，显出懒洋洋的神气。后排座位上一伙穿短外套的年轻人发出嘈杂声。门口的看台上有军人警戒，武装带锃亮，警察戴着深色无檐帽，灯光下配刀柄寒光闪闪。

乐队奏出金属般颤音，让人毛骨悚然。浮士德像风中的灌木一样抖动，响起一阵像晃动洋铁皮发出的那种响声。梅菲斯托费勒斯身穿一身大红衣服出来了，每走一步都高高抬起腿，两条眉毛扬起来，胡子放肆地往上翘着，好一副骗子的神气，好一个随心所欲的绅士！他用粗嗓门向博士问候的时候，帽子上的两根羽毛像是自吹自擂一样不停地晃动。

露依莎朝前挪了挪，随着椅子的响动，观众席上许多脑袋转过来贪婪地望着她，肯定是觉得她太美了。她呢，有点尴尬，装作非常严肃的样子望着舞台：玛格丽特戴着双层面纱，像幻影一样出现了。她身穿白色衣裙，在雪亮的灯光下仿佛是一尊石膏像，而费里西达德太太却觉得她很漂亮，可以与圣女比美！

随着小提琴的颤音，幻影消失了。唱过一段之后，浮士德一动不动地站在舞台靠后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才在长袍里和

大胡子下挣扎起来，变成了一个丰满的年轻小伙子，身穿紫丁香花色衣服，脸上搽着厚厚的脂粉，不停地梳理头发。舞台的灯光越来越明亮，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梅菲斯托费勒斯控制了他，贪婪地把他拖着穿过布景。帷幕飞快地落下来。

观众席上发出缓慢的嗡嗡声。费里西达德太太有点自惭形秽。她们仔细看了看观众里的一家一家人，有的穿戴讲究，笑着说她是“最典雅的之一”。

在各个包厢里，人们偶尔很有节制地交谈几句；有时有一件首饰闪烁，或者灯光把一头头黑发照得像一个个乌鸦翅膀，上面有几朵山茶花或者明晃晃的金属梳子。望远镜圆圆的镜片慢慢移动，像是稀疏的星星。

观众席上，灯光明亮，有的人几乎躺在椅子上情意绵绵地谈情说爱；有的人站着一声不响地揉搓手套；几个爱好歌剧的老人戴着缎子围巾，一边闲谈一边吸鼻烟；费里西达德太太饶有兴趣地看着上面两位穿绿色衣服的西班牙女人，她们佯装贞洁，把妓女的身子挺得笔直。

若热的一位同事走进包厢，他身材消瘦，穿着考究，看上去兴奋异常，一进来就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发生了重大丑闻。不知道！于是这位工程师伸出戴着绿色手套的纤细的手比比划划地说，众议员帕尔马——诸位都认识他——的妻子私奔了！……

“跑到外国去了？”

“哪里话！”工程师尖利的声音喜气洋洋，“有趣就有趣在这上头！跑到住在对面的一个西班牙人家去了！……真是妙不可言！还有，”他加重语气，“议员挺喜欢那矮个子西班牙人呢！”

他笑了笑，拿起望远镜望了望，没有再说话，大概刚才那番话说得精疲力尽了，只是偶尔拍拍若热的膝盖，亲昵地说声“好”，或者友好地说声“是这样”。

铃声轻轻响起来，工程师踮着脚尖出去了。幕布徐徐升起，在白色灯光照耀下一片欢乐景象。背景上是盛产葡萄雷诺区一个丘陵，几座城堡式的院落点缀其间。放荡不羁的大肚子国王卡布里努斯在储酒桶上叉开双腿放声大笑，像个哥特式的牌坊似地举起象征着德国啤酒的巨大杯子。学生、犹太人、佣骑兵和姑娘们身穿色彩鲜艳的印花布衣服，在乐队欢乐的节拍伴奏下像一群梦游症患者一样机械地跳着。

华尔兹舞曲转向抒情，像一条螺旋形的线一样时而悠扬时而缠绵。露依莎看着舞蹈演员们的脚和肌肉丰满的腿在舞台上旋转；短短的裙子飘起来，像布制的大唱片一样在空中不停地下转。

“太美了！”她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低声说。

“真解馋！”费里西达德太太四处张望。

短笛吹出高昂而悠扬的曲调，露依莎沉醉了；家、儒莉安娜、她的苦难，似乎都隐入一个被遗忘的黑夜里。

快活魔鬼窜进人群，打着贪婪的手势唱起“金色的上帝”，用粗鲁的语调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金钱威力无穷。各种乐器一齐奏出抖动钱袋发出的响亮的叮当声；最后几个高音落下，表现了制造神圣的金币发出的短促而干巴的撞击声，这声音响得神气活现！

这时候，露依莎发现费里西达德太太心神不定，随着她那突然明亮起来的目光望去，看见了观众席上亚卡西奥顾问那亮亮的秃顶——顾问张开手，仿佛在慷慨地答应马上去看她。

帷幕刚刚落下，顾问就来了，马上祝贺她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夜晚：这出歌剧是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前来观看的尽是志趣高雅的人物。他对错过第一幕表示惋惜，尽管他并不非常喜欢那音乐，而是欣赏它的哲理性。他从露依莎手里接过望远镜，向

她们讲解各包厢里的大人物，说出他们的头衔，指出哪些是富有的继承人，哪些是众议员，哪些是文学家。——啊，他对圣·卡洛斯非常熟悉，已经18年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满面红光地望着顾问。顾问因为她们不能看到王室的包厢而深感遗憾：像往常一样，王后一定很迷人。

真的？她穿什么衣服？

天鹅绒。不知道是绛紫色还是深蓝色的。他去看一下，回来告诉她们……

但是，拉起帷幕之后，他却坐在露依莎后面，马上开始解释说，那个人（指正在玛格丽特的花园里采花的西伯尔）是第二女主角，每月挣5百米尔瑞斯……

“可是，尽管薪水这么高，她们总是贫困而死，”顾问不满意地说，“恶习、夜宵、狂饮、骑马……”

花园绿色的小门打开了，玛格丽特慢慢走进来，一边走一边摘下几朵金盏草花。她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这是处女的标志。她思考着，独自说着，爱着：这温柔的姑娘感到身边空气沉重，非常希望母亲回来！

听到丘勒国王的歌声，露依莎的眼睛里充满了惆怅；这曲调使她恍惚觉得身处一个爱情苍白的国度，那遥远的北方之国月光清冷，海浪呻吟——或者在一个公园的树荫下品尝着贵族的忧愁……

然而，顾问提醒她们说：

“现在要注意了，现在是高潮！”

贵夫人跪在首饰匣前，淫荡地唱起来；她把项练握在手里，大喜过望；如醉如痴地戴上耳环，张开大嘴，唱出水晶般尖利的颤音——台下发出一阵小市民的嗡嗡声。

顾问小心翼翼地：

“妙！妙！”

他兴奋异常，讲解起来：这是全剧最精采之处！在这里能看出女歌手的功力……

费里西达德太太几乎害怕自己嗓子里发出什么动静，还为那些首饰担心。莫非是假的？是她的吗？

“只是为了引诱她，对吧？”

“她是个德国贵夫人。”顾问低声对她说。

这时候，梅菲斯托费勒斯拉着善良的马尔妲出来了。浮士德和玛格丽特双双消失在花园浓密的树丛里——顾问评论说，整个这一幕有点淫乱。

费里西达德太太喃喃地对她说：

“风流男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场面呢！”

顾问生气地盯着她说：

“什么，夫人？能把这不光彩的事带到家庭之中？”

露依莎笑着对他“嘘”了一声。现在她兴致盎然。舞台暗下来，一束光线照在沐浴着蓝色月光的花园里，在深色的草地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浮士德和玛格丽特紧紧抱在一起，几乎忘乎形骸，尽情唱出二重唱：抒发的是微妙的现代感情，随着乐队奏出的呻吟在空中回转：男高音演员捂住胸脯，用力地唱着，臀部病态地抖动，目光茫然；突然，歌声摆脱提琴的羁绊，飞向满天星斗的长空：

在金星的，

暗淡星光下……

但是，露依莎的心激烈地跳起来；她突然觉得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因为通奸而呻吟，巴济里奥嘴角叼着雪茄烟，心不

在焉地在钢琴上弹着那一段——“在金星的，暗淡星光下……”她的一切苦难都始自那个夜晚！——突然，对儒莉安娜、家和塞巴斯蒂昂的回忆像一层层办丧事的长长的面纱落下来，憋得她喘不过气，使她的灵魂漆黑一片。

她看看表。10点钟了。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你不舒服吗？”若热问道。

“有一点。”

玛格丽特倚在窗边，情欲冲动，喘着粗气。浮士德跑过来。两个人紧紧搂抱。在魔鬼的大笑声和四弦琴瓮声瓮气的乐曲声中，帷幕落下，留下一个庄重的删节号……

费里西达德太太浑身燥热，想喝水。若热赶紧说，要点心吗？要刨冰吗？了不起的太太犹豫不决：馋人的刨冰吸引着她，但她忍住了，害怕肠绞痛。她走到后头，坐在露依莎身边，面带倦意，茫然地望着；传来嗡嗡的嘈杂声；她轻轻打了个哈欠；香烟的烟雾从外面飘进来，形成一层薄云，飞上枝形吊灯，遮得灯也有些暗淡。若热出去了，顾问也跟着出去了：他要到上面喝一杯果冻。

“这是我来圣·卡洛斯剧院的日子必吃的夜宵。”他说。

他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一面用绸子手绢擦着嘴唇，一面跟站在观众席入口处的小平台上吸烟的若热谈起来。

“顾问，你来看。”若热立刻指着墙壁，气愤地说，“太丑恶了！”

有人在刷得白白的墙上用熄灭了的雪茄烟头画上了很大的淫秽图画；有位谨慎且爱清洁的人士以漂亮的草体字在下面注上了性器官的名称。

若热余怒未消：

“夫人们要从这里过！她们能看到，能读到！这种事只有在

葡萄牙才有！……”

顾问说：

“当局肯定应当干预……”他心地善良，“是小伙子们用雪茄烟画的。他们非常爱这样取乐……”他笑了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维拉·里卡伯爵很有趣，非常有趣，把雪茄递给我，非要我用它画个画不可……”他压低声音，“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我拿起雪茄……”

“你抽了雪茄？”

“写了。”

“淫秽画？”

顾问后退一步，严厉地说：

“若热，你了解我的脾气，以为……”随后平静下来，“没有。我拿起雪茄，果断地写下了：品德万岁！”

这时，铃声又响了，他们走进包厢。露依莎不舒服，不想坐在前边。表情庄重的顾问占了她的位置——正好与费里西达德太太挨着。这对保养极佳的太太来说是个幸福时刻，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享受。“两个人”坐在那里，像一对未婚夫妇！她那丰满的胸脯不停地起伏；她似乎看到了，过一会儿两个人就手挽着手钻进一辆狭小的马车，停在夫妻两人的家门口，踩在洞房的地毯上……她头发根上出汗了。看到顾问朝她亲切微笑，看到顾问那秃顶在汽灯下闪闪发光，她激动不已，衷心感谢那位女巫师，说不定女巫师正在高乔腹地用针扎那颗用蜡作的心呢！……

可是，顾问突然拍拍额头，抓起帽子，匆匆忙忙出去了。包厢里的人们不安地互相看了看。费里西达德太太的脸白了：莫非他什么地方疼？我的上帝！她已经在低声祈祷了。

顾问很快就回来了，他用得意的声音说：

“是深蓝色！”

人们睁大了眼睛，不知道怎么回事。

“王后陛下！我答应过去看看，言而有信了！”

他又庄重地坐下来，对露依莎说：

“露依莎夫人，你正值韶秀年华，却躲在这个角落，我非常惋惜！正是生活中的一切美不胜收的时候啊！”

她笑了笑。这时候，她极为忐忑不安，不时看看表。觉得真的病了：两只脚冰凉，脑袋沉重，隐隐作痛。心里在想着家里，想着儒莉安娜，想着塞巴斯蒂昂，预感、希望和恐惧时时袭来……莫名其妙地看到成群的身着两色制服的士兵，个个手执陈旧的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开进，在舞台干燥的地上扬起股股灰尘。雄壮的进行曲响起来，那是德国佣骑兵欢乐而又趾高气扬的歌声，正在庆祝出征各葡萄酒之国的胜利，正在庆祝钱袋里鼓鼓囊囊、哗哗作响的军饷！她注视着一个人，他正在士兵们的方形军帽上空单调地晃动一大块布——那是神圣帝国的黑、红、黄三色旗！

这时候，观众席后面一阵嘈杂声。有人严厉斥责：“秩序！秩序！”楼上的人很快站到椅子上，踮起脚尖。四名警察和两名市政警察在后面的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和大笑声之后，他们把一个脸色煞白、跌跌撞撞的小伙子带走了——小伙子外衣左边满是呕吐的污秽。

很快便安静下来：舞台的布景布摇晃了一下，那是因为佣骑兵和群众欢欢乐乐涌出舞台所致。舞台上空无一人，右边的教堂门还在晃动，左边是一家普通市民的简陋的小门。瓦莱廷出场了，他走到舞台前沿，贪婪地吻着一枚勋章。——不过，露依莎没有听见他说些什么，那颗紧缩的心在想：“塞巴斯蒂昂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9点钟，东北风吹得路灯灯罩里的汽灯摇曳不止，塞巴斯蒂昂不慌不忙地朝维森特·亚祖腊拉家走去，此人是他的远房表弟，在警察局担任警司。一个满脸皱纹、像个干瘪的苹果似的老女佣把塞巴斯蒂昂带到经院式的卧室，“先生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果然，塞巴斯蒂昂看见他肩上披着大衣，脚上裹着被子，一边喝热格辣格酒，一边看一本“三条裤衩的男人”。塞巴斯蒂昂刚一进屋，他就摘下鹰钩鼻子上架着的夹鼻眼镜，抬起小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因为流鼻涕而泪水汪汪。他大声说：

“活见鬼，这重感冒缠了我3天了，硬是不肯走……”他骂了几声，伸出瘦瘦的、青筋暴突的手擦了擦那麦黄色的脸。这张脸棱角分明，再加上浓密的花白胡须，显得凶恶残暴。

塞巴斯蒂昂表示深切的慰问：季节变化，得这种病毫不奇怪！……劝他就着热牛奶喝硫磺水。

“要是还不好，”警司怒气冲冲，“明天我就灌上半瓶杜松子酒；如果感冒这鬼东西不肯好说好商量地自己走，就赶他走！……有什么事吗？”

塞巴斯蒂昂咳嗽一声，说最近他也一直身体不好，然后把椅子挪到维森特表弟身边，把手放到他的膝盖上：

“喂，维森特，要是我请你派一名警察陪我去办一件事，只是为了吓唬吓唬，让一个人归还她偷的东西，你肯下个命令吗，嗯？”

“什么命令？”维森特低着头，红红的小眼睛看着塞巴斯蒂昂，慢慢地问。

“命令一个警察陪我装装样子。只是装装样子。这事有点奇怪。……吓唬吓唬……你知道我不会……为了让一个人归还她偷的东西。不会造成丑闻……”

“衣服？钱？”

警司伸出被香烟薰得发黄的又瘦又长的手指，挠了挠胡须。

塞巴斯蒂昂犹豫了一下：

“对，衣服、钱……不会闹出事来……你知道……”

维森特显出一副深沉的样子，盯着塞巴斯蒂昂，低声说：

“一名警察，装装样子……”

他大声咳嗽了一阵子，又皱皱眉头：

“这事与政治无关吧？”

“无关！”塞巴斯蒂昂说。

警司用被子把两只脚裹得更紧一些，凶神恶煞地看看四周：

“也碍不着大人物？”

“哪里话！”

“一名警察，装装样子……”维森特嘟囔着，“你倒是个好心人……把柜子上那个皮包递给我。”

他抽出一张表格纸，推了推夹鼻眼镜，张开手指扶着前额思考了一会儿：

“门德斯……门德斯可以吗？”

塞巴斯蒂昂不认识门德斯，马上说：

“行，什么人都行，只是装装样子……”

“就让门德斯去吧。他是条彪形大汉，办事认真，在警务队干过。”

他拉过墨水瓶，慢慢写了命令，念了两遍，一本正经地折起来：

“到第二警区。”

“谢谢你，维森特。你帮了大忙了……谢谢。盖严实点，伙计！别忘了：圣洛克街亚泽维多药店的硫磺水：半杯开水……谢谢。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让门德斯带上警牌。他办事认真，在警备队干过。”
说完，推了推夹鼻眼镜，又看起他的“三条裤衩的男人”来了。

半小时以后，塞巴斯蒂昂领着门德斯朝若热家走去。门德斯膀阔腰粗，双臂微微弯曲，走起路来一副军人气派。这时候，塞巴斯蒂昂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当然，他估计到，晚上这时候看见带佩刀的警察，儒莉安娜一定吓得魂不附体，马上想到“好时光”和“柠檬林”两座监狱和非洲海岸，乖乖地把那几封信交出来，请求怜悯！然后呢？他只是模模糊糊想到，给她买一张去巴西的船票，或者给她5百米尔瑞斯让她到远处某个省份定居……看情况吧。主要是要吓唬她。

确实，儒莉安娜打开门，刚一看见塞巴斯蒂昂身后跟着一个警察走进来，立刻脸色蜡黄，叫道：

“我的天！我们怎么啦？”

她裹着条黑披肩，手里端着的油灯在墙上照出她假发的奇怪的阴影。

“儒莉安娜太太，请把客厅的灯点上。”塞巴斯蒂昂不动声色地说。

她用明亮而又不安的目光盯着警察：

“哎呀，先生，出了什么事？我的天！主人们都不在家。要是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开门了……有什么事吗？这是干什么呀！”

“没什么。”塞巴斯蒂昂打开客厅的门，“一切都会商量着办！”

他自己划根火柴，点着烛台上的蜡烛，金黄色的镜框、若热母亲的照片上那张苍白的脸和镜子的反光渐渐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门德斯先生，请坐，请坐！”

门德斯站在椅子旁边，手插在皮带上，佩刀夹在两个膝盖之间，一言不发。

“这就是那个人。”塞巴斯蒂昂指着提心吊胆地站在客厅门口的儒莉安娜说。

女人脸色煞白，后退了一步：

“哎呀，塞巴斯蒂昂先生，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呀？”

“没什么，没什么……”

他从儒莉安娜手里拿过油灯，拍拍她的胳膊：

“我们到餐厅去一下吧。”

“可是，怎么啦？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我的天！出这种事！你看这多么荒唐！”

塞巴斯蒂昂把餐厅的门关上，把油灯放在桌子上——上边还有个带奶酪油渍的盘子和有残余葡萄酒的杯子——，走了几步，神经质地用食指和中指打着响，最后突然在儒莉安娜面前停下来：

“把你偷的夫人那些信交出来……”

儒莉安娜刚要到窗户那边去喊叫，塞巴斯蒂昂就拉住她的胳膊，按着她坐在一把椅子上：

“算了吧，不要喊叫了，警察就在家里嘛。把信交出来，要么就去坐地牢！”

儒莉安娜仿佛看见了“柠檬林”那阴暗的牢房、配给的稀汤和冰冷的石头床上那草垫子……

“我干了什么事呀？”她结结巴巴地说，“干了什么事呀？”

“偷了信。交出来！快！”

儒莉安娜坐在椅子边上，绝望地紧紧握着手，紧咬牙关，瓮声瓮气地说：

“是那个女醉鬼！女醉鬼！”

塞巴斯蒂昂不耐烦了，拉住门把手。

“等等，你这个魔鬼！”她吼叫着跳起来，愤怒地盯着他，解开背心扣子，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个小钱包。但是，突然又跺着脚神经质地喊：

“不！不！不！”

“要是不让你到地牢里去睡觉，就让魔鬼把你带走！”塞巴斯蒂昂把门打开一半：“门德斯先生！”

“给你！”她叫了一声，把钱包扔给塞巴斯蒂昂，挥着拳头喊：“你这个坏东西，让雷劈了你吧！”

塞巴斯蒂昂即拣起钱包。里面有三封信：那封折了又折的是露依莎的，他看了第一行：“我亲爱的巴济里奥”。他脸色煞白，马上把东西都装进外衣里面的口袋里，然后打开门：门德斯那高大的身躯站在阴影里。

“门德斯先生，一切都办好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不想占你更多时间了。”

大汉行了个军礼，没有说话。走到楼梯平台，塞巴斯蒂昂往他手里塞了一个英磅，门德斯恭恭敬敬地弯下腰，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

“随便有什么事吩咐，请找 64 号门德斯，在警务队干过。阁下不用破费了。随时听阁下吩咐。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感谢阁下。阁下不用破费了。64 号，门德斯，曾在警务队效力。”

塞巴斯蒂昂关上大门，回到餐厅。儒莉安娜已经坐在椅子上，见他进来，立刻怒气冲冲地站起来：

“那女醉鬼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是你设下的圈套！你也跟她睡过觉！……”

塞巴斯蒂昂脸色很白，但保持着镇定：

“你这个女人，去把帽子戴上。若热先生已经把你辞退了。明天找人来搬走你的木箱……”

“可是，她男人一定能知道一切！”她咆哮着，“要是我不把一切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他，就让这屋顶把我砸死！她收到的信，她到哪里去会男人。她跟那男人在客厅里睡，还有慌里慌张地把发卡都掉在地上了。连厨娘也听见动静了！”

“住嘴！”塞巴斯蒂昂嘴唇煞白，声音颤抖，一拳打在桌子上，杯盘一阵摇晃，金丝雀在笼子里乱飞，“你这个贼，警察把你的名字记下了！只要你说半句话就得去柠檬林监狱，就得把你运出防波堤。你不光偷了信，还偷了衣服，汗衫，床单……”儒莉安娜刚要说、要喊，他又厉声说道，“我知道，知道得很清楚，是她给你的，可是，是被迫给的，因为你威胁她。你什么东西都要。这就是偷，是流放到非洲去的大罪！你想对若热先生说什么，任你去说。去说吧！你看他相信不相信。去说呀！你这个贼，他只会朝你肩膀上打几手杖！”

她咬牙切齿。这下子完了！“他们”什么都有，警察、“好时光”监狱、牢房、非洲！……全都在他们手里……而她呢，一无所有！

她对“小泼妇”的所有仇恨一古脑儿爆发了，用最淫秽的话咒骂，还杜撰了一大堆不堪入耳的勾当。

“她跟上区那些婊子们一样！可是我，”她高声喊，“我是个清清白白的女人，没有哪个男人敢吹牛皮说碰过我的身子，从来没有一个臭男人见过我皮肤的颜色。可那女醉鬼呢！……”她甩下披肩，揪着衣领，“这个家什么丑事都有！再说，我为照顾姑妈那个妖婆受了多少罪呀！他们就这么报答我！要是我不到报纸去说理，就让魔鬼们把我带走！我亲眼看见她像个婊子似地搂着那个花花公子！”

尽管如此，塞巴斯蒂昂怀着痛苦的好奇心听着那些细节；虽然恨不得想把她掐死，但眼睛却在贪婪地吞着每一个字。等她说得气喘吁吁，停住口的时候，他叫道：

“走！戴上帽子，滚出去！”

儒莉安娜气昏了头，眼珠瞪出了眼眶。她冲到塞巴斯蒂昂跟前，朝他脸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可是，她的嘴突然张得很大，身子朝后一弓，两只手急切地捂住胸口，接着往一侧倒下来，发出像掉下一包衣服似的软软的响声。

塞巴斯蒂昂弯下身子，摇摇她；已经僵硬了，嘴角流出了黑紫色的泡沫。

他抓起帽子，下了楼梯，一口气跑到主教广场。一辆空着的马车走过，他冲进车里，让车夫“以最快速度”去朱里昂家；他强迫朱里昂立刻就走，穿着拖鞋、没有穿西装也要立刻就走。

“是死了人的事！儒莉安娜死了！”他脸上没有血色，结结巴巴地说。

路上，随着车轮声和车窗的震动声，塞巴斯蒂昂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他走进露依莎家里，发现儒莉安娜因为被辞退而十分生气，指手划脚地跟他说起来，突然朝一边倒下去。

“是心脏病。本来她也活不了几天了。”朱里昂噙着雪茄烟头说。

车停下了。但是，刚要下车，塞巴斯蒂昂想起来，出门时昏头昏脑，把大门锁上了！只有死者在家！幸亏车夫拿出撬锁器，才把门打开了。

“先生们，不想到达丰多区转转吗？”车夫一边往口袋里装车资一边说。

却看到他们两人冲出了车门。

“他们也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他轻蔑地嘟囔了一声，扬鞭打马，走了。

两个人进了门。

到了小天井，塞巴斯蒂昂觉得安静得阴森可怖。他吓得魂不附体，一步步走上楼梯，楼梯似乎没有尽头。心跳得厉害。他还希望看到那女人仅仅是一时晕倒，正在昏睡，或者已经站起来，虽然脸色苍白，但还在呼吸！

没有的事！和他离开时一样，那女人躺在地毯上，两只胳膊张开，手指像爪子似地弯着。由于腿脚乱蹬，擦开了裙子，露出了胫骨和玫瑰色统袜以及软拖鞋；塞巴斯蒂昂忘在椅子上的油灯照得那僵硬的脸上的额头惨白一片，歪着的嘴在灯光下形成一个阴影；突然而来的垂死挣扎留下的瞪得吓人的眼睛里，有一层蜘蛛网似的浑浊的雾。四周，一切似乎更加纹丝不动，死一样的僵硬。博物架上有什么东西闪着银光。只有挂钟嘀答嘀答响个不停。

朱里昂摸了摸她，站起身，摆摆手：

“从一切意义上说她都死了。必须把她弄出去。她的卧室在哪儿？”

塞巴斯蒂昂面色苍白，指了指上面。

“好。你拖着她，我端着油灯。”看到塞巴斯蒂昂一动不动，朱里昂笑着问：“害怕？”

他心里暗自嘲讽塞巴斯蒂昂：活见鬼，那不过是无生命的物质，跟抓着个布娃娃一样嘛！塞巴斯蒂昂头发根都出汗了，托着尸体两只胳膊下边慢慢走。朱里昂端着油灯走在前头，为了显示自己，哼起了《浮士德》中进行曲的头几个节拍。塞巴斯蒂昂羞得满脸通红，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什么都不管了，走……”

“我倒尊敬姑娘的神经!”朱里昂弯弯身子。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塞巴斯蒂昂觉得这瘦小的身体像铅一样沉。尸体脚上的一只拖鞋掉下来，顺着楼梯往下滚。塞巴斯蒂昂觉得有什么东西碰他的膝盖，吓了一跳：原来是假发套掉了，只由一根绳子挂着。

他们把尸体放在床上，朱里昂说应该按传统办事，把她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把她的眼睛合上。

他看了儒莉安娜一会儿。

“好难看的东西!”他嘟囔了一句，拉开一块皱皱巴巴的床单把她的脸盖上。

临出门，他看了看这卧室，非常惊奇：

“这个老废物，比我住得还好!”

他关上门，上了锁，说：

“安息吧。”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下了楼。

走进客厅的时候，脸色煞白的塞巴斯蒂昂把手放在朱里昂的肩头：

“这么说，你觉得她死于动脉瘤吗?”

“对。她一发怒，崩裂了。书上这么说的……”

“要是她今天不生气……”

“明天也会崩裂。反正快死了。……让她安安静静地躺着吧，现在已经开始腐烂了，别打搅她。”

他有点冷，搓着手，说“想吃点什么”，在碗柜里找到了一块凉牛肉，半瓶科拉尔葡萄酒，坐下来，嘴里塞得满满的，把酒喝了个精光。

“塞巴斯蒂昂，你听说最新消息了吗?”

“没有。”

“我的竞争对手入选了。”

塞巴斯蒂昂咕哝了一句：

“糟糕！”

“在预料之中。”朱里昂打了个很大的手势，“我本想大闹一通，造成丑闻，可是……”他微微一笑，“沉静下来了，现在我是正式医生了，他们给了我个医生的职位，扔给了我一块骨头。”

“是吗？”塞巴斯蒂昂说，“伙计，还好。祝贺你。现在怎么办？”

“现在嘛，我就啃它吧。”

“况且，他们还许诺一有空位就给他。医生的职位也不错……而且是固定职业，状况好转了……”

“可是，还很不像样子，很不像样子！还没有脱离泥潭……”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说他厌烦了医学，医学是条死胡同。他本该当律师，当政治家，当阴谋家，他生来有这方面的天赋。

他站起身，手指间夹着香烟，迈着大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用斩钉截铁的语气陈述着雄心壮志——这个国家适于敢干的阴谋家施展身手。那些人都老了，满身是病：天花后遗症、梅毒，从里到外全都腐烂了。旧的宪制世界必将垮台，支离破碎……需要男子汉。

他站在塞巴斯蒂昂面前：

“亲爱的朋友，直至现在，这个国家被一帮经验主义者统治着。一旦发生革命，一定会寻找有原则的人。可是，谁有原则呢？谁有四个原则呢？谁也没有；他们只有债务、秘而不宣的恶习、假牙。原则？半个也没有。于是，如果有三个玩世不恭的人肯创建上半打严肃、合理、积极而现代的原则，整个国家都会拜倒在他们脚下，向他们乞求：‘先生们，请你们给我们荣

耀，给我们带上嚼环吧！’哼，我应当是其中的一个，生来就具有这种天赋！要是稍有狡猾一点、有点眼光的其他白痴们像西班牙话剧里所说的那样，身居高位，在葡萄牙美丽的太阳下闪闪发光，而让我为那些信徒老太婆们开膏药、为某个陈腐不堪的法官缝合伤口，我可不干。”

塞巴斯蒂昂沉默不语，他在想着楼上的死者。

“愚蠢的国家，愚蠢的生活。”朱里昂说。

一辆马车走进街道，停在门前。

“王子们到了！”朱里昂说了一声，马上下去了。

若热正扶着露依莎下车，塞巴斯蒂昂猛地冲到门外：

“出大事了！”

“着了火？”若热转过脸，惊慌地大声问。

“儒莉安娜得动脉瘤死了。”大门的阴影里传出朱里昂的声音。

“啊！见鬼！”若热大惊失色，慌忙在口袋里找零钱给车夫。

“哎呀，我不进去了！”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把包着一块白纱的大脸伸出车门，叫道，“我可不进去！”

“我也不进去！”露依莎抖作一团。

“可是，亲爱的，你让我们到哪儿去呢？”若热大声说。

塞巴斯蒂昂提醒说，可以到他家去，住在母亲房间，只需铺上床单就行了。

“去吧，去吧，若热，太好了！”露依莎恳求说。

若热犹豫不定。巡逻警察从街上走过，看到那伙人围着马车车灯，停下来。若热终于下了决心，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了。

“鬼女人，单在这个时候死！费里西达德太太，让马车送你走吧……”

“还有我，我还穿着拖鞋呢！”朱里昂说。

费里西达德太太作为基督徒想起了一件事：需要有人为死者守灵……

“费里西达德太太，看在上帝份上，算了吧！”朱里昂大声说着钻进车里，敲敲车门。

可是，费里西达德太太仍然固执己见：这是缺乏宗教精神！至少应当点上两支蜡烛，叫个神父来！……

“车夫，走吧！”朱里昂不耐烦地大声咆哮。

马车调过头来。费里西达德太太不顾朱里昂扯她的裙子，冲着车门喊：

“这可是死罪呀！对死者不尊呀！至少应当点两支蜡烛呀！”
马车飞跑起来。

现在露依莎倒有点顾虑：确实可以叫个人来……

可是，若热火了。这时候找人？胡闹！她死了，死了埋掉就算了！……还为那东西守灵？莫非还要设灵堂？她愿意为那老太婆守灵吗？……

“怎么办，若热，怎么办？”塞巴斯蒂昂低声问。

“不必！太过分了！没事找事！活见鬼！”

露依莎低下了头。若热在后边咒骂着关门的时候，她拉着塞巴斯蒂昂的胳膊沿街往下走去。

“他火了。”他低声对她说。

一路上若热一直嘟嘟囔囔。竟然有这种主意，这时候到外面睡觉！真是妇人之见……！

直到露依莎几乎哭着对他说：

“你看，若热，你不要折磨我，让我病得更厉害吗？”

他气恼地咬着雪茄烟，不再说话。为了让露依莎静下心来，塞巴斯蒂昂提出让黑人维森西娅大婶来为儒莉安娜守灵。

“这样也许好一点。”露依莎低声说。

到了塞巴斯蒂昂家门口。这个时候在家里响起露依莎缎子裙子的窸窣声，他感到很激动，点蜡烛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他马上把维森西娅叫起来去烧茶；他亲自动手，慌里慌张地从大木箱里拿出床单，为能尽地主之谊而非常幸福。回到客厅，看见露依莎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一头，脸色苍白。

“若热呢？”他问。

“到他办公室给教区长写信去了，为安葬的事……”她眼睛明亮，声音惊恐而微弱，“怎么样？”

塞巴斯蒂昂从口袋里掏出儒莉安娜的小钱包，她急切地抓在手里，突然拉住塞巴斯蒂昂的手吻了吻。

这时候，若热笑着走了进来。

“看样子这姑娘放下心了？”

“完全放心了。”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他们走过去喝茶。塞巴斯蒂昂稍稍红着脸对若热讲述他怎样进的家，儒莉安娜对他说被辞退了，越说越激愤，突然咔嚓一声朝一侧倒下，死了……

他补充了一句：

“太可怜了！”

看到塞巴斯蒂昂说谎，露依莎尊敬地望着他。

“若安娜呢？”若热突然问道。

露依莎毫不心慌地回答说：

“啊，我忘了告诉你……她请假去看望一个痛得很重的姨妈，在贝拉斯那边……她说明天回来……再添点茶吗？塞巴斯蒂昂？……”

他们都忘了打发维森西娅大婶——谁也没有为死者守灵。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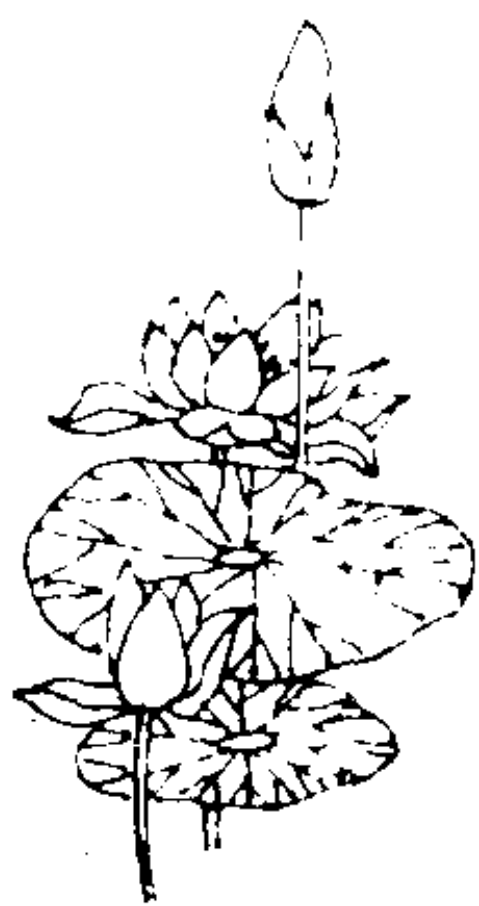
整整一夜，露依莎发烧不退，辗转反侧。一清早，若热发现她脉搏很快，皮肤干烫，吃了一惊。

他心情也很紧张，一夜没有睡好。很久没有点过灯的屋子像旷野一样清冷：墙与屋顶交接处有几片水迹；古旧的圆腿床没有床幔，上个世纪留下来的穿衣镜镜面模糊不清，在摇曳的油灯下使人产生一种生死离别的凄凉。和妻子一起睡在别人的床上使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怀念；仿佛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故，像一条河改变了河道一样，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异样的环境中生活。东北风顺着街道吹来，呼啸着拍打窗户。

上午，露依莎没能起床。

很快叫来了朱里昂，他安慰他们说：

“神经性发烧。需要安静。没关系。是



因为昨天受了点惊吓，嗯？”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梦见她！”露依沙说，“看见她又活了……吓死人了！”

“啊！放心吧！已经给那女人安排后事了吗？”

“塞巴斯蒂昂已经去办了。”若热说，“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整条街都知道那“糟老太婆”死了。

殓尸婆来了，这女人满脸麻子，因为嗜烈酒而两眼通红，她是埃列娜太太的熟人。两个人在烟草店前晒着太阳聊了几句。

“马卡丽达太太，活儿很多，嗯？”

马卡丽达太太爱好艺术，喜欢年仅 18 岁的身体，喜欢为青春年少的姑娘洗呀，擦呀，打扮呀……要是老年人的尸体，随随便便裹上了事。遇上年轻姑娘，她就精心料理，不让裹尸有一点折皱，对一朵花、一块手绢都仔细端详，干起来尽心尽力，堪称坟墓里的时装设计师。

“活儿很多，很多，埃列娜太太。”殓尸婆声音有些沙哑，“冬天事情总是多一些。可是，天气冷，尽是一些老人，连一个漂亮的都没有……”

烟草店老板娘告诉她死者许多奇特的事：主人对她极好，她喜欢打扮，卧室豪华，还铺着地毯……马卡丽达说“大吃一惊”。“现在，那些东西都给谁呀？”人们问道，“老太婆没有亲人……”

“那就给我的小安东尼娅了！”殓尸婆面带忧伤，用手搓着披肩说。

“姑娘好吗？”

“埃列娜太太，不好呀！头脑发昏！”她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离开了那个把她当成掌上明珠的巴西人……可跟了谁呢？跟了一个没心没肺的东西，那东西吃她，喝她，让她生了个儿

子，还经常打她！……可话又说回来，姑娘们就是这样，越挨打越跟着……小伙子长得很漂亮！可是，是个醉鬼！……可怜的姑娘！……啊，埃列娜太太，我该给死人穿衣服了。”说完，快快不乐地走进了露依莎家。

神父也到了。他与塞巴斯蒂昂是在阿尔马达相识的。现在，他们正在客厅里。神父声音很粗，正在谈论庄稼、嫁接和灌溉，不时抬起毛茸茸的手，慢慢用手绢擦擦鼻子下方。全家的窗户都开着，外面的阳光柔和。金丝雀叫个不停。

“她在这家干活干了很长时间吗？我指的是死者。”神父问正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的若热。

“快一年了。”

神父慢慢折上手绢，擤鼻涕之前抖了抖：

“你夫人一定很难过……都是这样！……”

他使劲擤了擤鼻涕，声音很响。

若安娜披着披肩、带着头巾，蹑手蹑脚地来了。她从邻居那里得知儒莉安娜死了，主人在塞巴斯蒂昂家。她就是从塞巴斯蒂昂家来的。露依莎让她进了屋子。看到女主人病了，她泪如雨下。露依莎告诉她，“现在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了，可以回来了……”

“若安娜，你听我说。要是先生问起来……你就说到贝拉斯去看姑妈了……”

姑娘马上取来行李，安顿下来——只是家里突然死了人，心里有点害怕。

不一会儿，保拉来轻轻敲门。

他是来问一下有什么事需要帮助料理！他摘下帽子，随后又很快戴上，脚使劲在地上搓着，嗓子里痰音很重：

“发生了这种不幸，我很难过！我们都有生有死……”

“好，好，保拉先生，什么也不需要。”若热说，“谢谢！”说完，猛地关上了大门。

他急于摆脱这些烦人的事，就连楼上间或传下来的钉棺材的声音也让他心烦意乱。他把若安娜叫过来：

“告诉那些人，让他们快点。我们不能在这儿等一辈子。”

若安娜马上走过去说，先生急了！她已经成了马卡丽达的密友。殓尸婆甚至跟着她到厨房喝了点“营养”。由于炉火已经熄灭，就高高兴兴地喝了一碗把面包泡在葡萄酒里的“汤”。

“这碗汤不错。”她啧啧称赞。

可是，她觉得死者太让人恶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东西，身体像干沙丁鱼！她欣赏地看了一眼若安娜丰满的线条：“姑娘你可不一样，看这身段有多好！……”看样子她开始估量着怎样为这粗壮的身体裁裹尸布了。

若安娜有点恼火：

“别咒我呀，我的天！”

对方笑了：她缺两颗门牙。接着柔声柔气地说：

“姑娘，我经手的美人多啦！再来点葡萄酒，好吗？这是卡尔塔索酒，对吧？味儿醇。多倒上点。”

让若热非常满意的是，4点钟，终于把棺材抬下去了。邻居们都聚集在门前。保拉甚至自我炫耀地伸出两个手指，对着棺材说了一声：

“一路平安！”

若热还在上面。出门的时候，问若安娜：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害怕吗？”

“我不怕，先生。走了的人不会回来。”

其实，心里害怕。不过，她准备和彼得过夜呢。想到两个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像上等人那样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

搂着滚来滚去，她的心嘭嘭跳个不停。

若热和塞巴斯蒂昂一起回到家里。刚一进露依莎躺着的卧室，若热就说：

“全都办好了！”他搓着双手，“到圣若奥山顶上去了，安排得不错，寿终正寝了。”

若安娜姨妈正守护在露依莎床头，她说：

“哎，死就死了吧！……说实话，那女人心肠不好！”

“好！好没用的东西！”若热说，“但愿这时候她正在地狱里挨煮呢。对吧，若安娜姨妈？”

“若热！”露依莎制止道。她觉得应当为死者的灵魂念念我主万福祈祷文。

这就是那个人死后从养育她的大地得到的一切。现在，这个人还被两头老驴拉着朝穷人墓地走去。此人活着的时候名叫儒莉安娜·科塞罗·塔维拉！

第二天，露依莎病情好转：他们甚至说要回家，这使若安娜姨妈大大松了一口气。塞巴斯蒂昂什么也不说，但心里却暗暗希望她留下来休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休养下去。她显得那么充满感激之情！她目光中的谢意只有他能理解！有她在，若热也在家里，他太幸福了！他和维森西娅商量晚饭吃什么，在客厅和走廊里踱来踱去，带着尊敬的心情，几乎蹑手蹑脚，好像她的存在使这个家有了神圣的气氛；他在花瓶里插满了山茶花和紫罗兰；看到若热吃饭后水果或者喝陈年香槟酒，他总是对着若热傻笑；他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好像穿上了件柔软的棉衣；他甚至想到，要是露依莎走了，家里的一切都要冷冰冰的，像废墟一样凄凉！

可是，两天以后，他们回家了。

露依莎非常喜欢新来的女佣，她是塞巴斯蒂昂帮助找到的。小姑娘白白的皮肤，整齐干净，长着一双漂亮而深沉的大眼睛，样子非常可爱。她叫玛丽安娜。刚和女主人见过面，她就跑去对若安娜说，太喜欢女主人了！那张脸像天使！真漂亮！

当天上午，若热打发人把儒莉安娜的两个大木箱送给了维托里娅大婶。

下午，若热刚一出去，露依莎就把卧室的门关上，拿出儒莉安娜的小钱包，小心翼翼拉上窗帘，点上蜡烛，把那儿封信烧了。她的手不停地哆嗦，那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她的耻辱和被奴役化成了一股淡淡的白烟！她痛痛快快地叹了口气！终于到了这一天！多亏塞巴斯蒂昂，那个亲爱的塞巴斯蒂昂！

她走到客厅，走到厨房，看了看这个家：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她的生活充满甜蜜。她打开所有窗户，试了试钢琴，出于迷信她又把巴济里奥送给她的“米雷叶”的乐谱撕得粉碎；她和玛丽安娜谈了很长时间，尝了尝养病的母鸡汤，脸上露出幸福的光芒。

“现在可好了！”她心里想。

刚听到走廊里响起若热进来的脚步声，她立刻跑出去，搂住他的脖子，把头倚在他的肩上：

“我今天太高兴了！你知道吗，玛丽安娜那姑娘太好了！”

当天晚上，又发起烧来。第二天上午，朱里昂觉得她病情加重了。

“厉害了……”他郁郁不乐地说。

朱里昂正在开药方，费里西达德太太进来了，看样子非常激动。看到露依莎病了，她大吃一惊，马上伏在她身前，凑到她耳边说：

“我一定得跟你说说!”

若热和朱里昂刚出去，她就坐在床边，倾诉起来——她的声音时而因为严肃而低沉，时而由于愤怒的冲动而尖利。

她被人家骗了！被人家卑鄙地骗了！她打发到突伊去的那个人是个大骗子，他给热尔特鲁德斯和女佣写信说他不回里斯本了，说那女巫师搬出了那个村庄，也不想再管这种事，甚至说也觉得那巫术奇怪，还说他在突伊借钱给别人——字写的很好看，显然出自公共场所的写信人之手，而那葡萄牙文水平可糟透了——对那笔钱却只字不提！

“你看那恶汉怎么样？8块钱呀！要不是因为害臊，她非去找警察不可！……啊！在她心目中高乔人算完了，所以顾问没有就范！我的天，那女人根本没有施法术！……”虽然她不再相信高乔人的品德，但对巫术却没有失去诚心。

她倒不是为那8块钱！而是咽不下这口气！还有，谁知道现在那女人在哪里呢？哎呀，真是急得人发疯！……你说呢，嗯？

露依莎耸耸肩膀：她脸色通红，觉得衣服里非常燥热，困倦难忍，合上了眼睛；费里西达德太太叹着气心不在焉地劝她出点汗；看来露依莎不能安慰她，她就到附体神庙找西尔薇拉宣泄去了。

这天凌晨，露依莎病情又重了，高烧不退。若热惴惴不安。上午9点钟，他匆匆穿上衣服去叫朱里昂，一面飞快地下台阶一面结大衣钮扣。这时候邮差来了，像往常一样咳出一口痰。

“有信？”若热问。

“一封给夫人的。”那人说，“一定是给夫人的……”

若热看了看信封：有露依莎的名字，从法国来的。

“活见鬼，谁寄来的信？”他想，随手把信塞进外衣口袋里，走了。

半个小时以后，若热和朱里昂乘马车回来了。

露依莎在昏睡。

“必须小心……我来看看……”朱里昂低声说着慢慢摸了摸她的头，若热在床的另一头焦急地看着他。

朱里昂开了药方，留下来和若热一起吃午饭。天气阴沉、寒冷。玛丽安娜穿一件短外套为他们端饭，因冻疮而肿了的手指头通红。若热感到越来越伤心，仿佛空气中的云雾慢慢都聚拢来，浓缩在他的灵魂上。

“这样发烧是什么原因呢？”他难过地问，“太奇怪了！已经6天了，时好时坏……”

“这类发烧的原因太多了。”朱里昂不慌不忙地掰开一片烤面包，“有时候因为寒流，有时候因为心情不好。比方说，我遇到过这么件事：一个人，他叫阿尔维斯，面临破产，一连两个月可怜巴巴地受着煎熬。两个星期以前突然发了笔横财——老东西忽发奇想，这不奇怪——，重整了他所有的买卖，自由了。可是，先生，从此他就这样发烧，痛苦不堪，病因复杂，病状奇特……怎么回事？是神经兴奋所致，幸福使他的血液发生突变，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时候他又彻底破产了，债主们不依不饶，要他付现款……于是一命呜呼！”

他站起身，点上一支烟：

“无论如何，要绝对卧床休息，让她的精神也像在柔软的棉垫上一样，千万不能多说话，不能争吵；渴了就喝柠檬水。再见！”

他一边戴黑手套一边往外走，自从有了医生职位以来他就戴黑手套了。

若热回到卧室：露依莎还在昏睡。玛丽安娜坐在床边的一个小板凳上，面带忧伤，惊恐的大眼睛一直茫然地盯着露依莎。

“她一直睡得不安稳。”玛丽安娜低声说。

若热摸了摸露依莎的手，滚烫。接着又给她拉了拉衣服，慢慢吻了吻她的前额，又走过去把面对着卧室的窗户关上。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想起了朱里昂的话：发烧是心情不好引起的！他又想到那个商人的故事，回忆起最近一直让他担心的那种无法解释的垂头丧气的状态。岂有此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在塞巴斯蒂昂家里时她精神那么振奋！儒莉安娜之死也没有使她动感情！——再说，他也不太相信什么“心情不快发烧”之说，朱里昂的医学知识是书上的。他甚至想最好还是卡米尼亚老医生来看看……

他把手伸进口袋，手指碰到了一封信；就是上午邮差交给他的那封寄给露依莎的信。他拿出来好奇地看了一番；签名很草，就像酒店或者咖啡馆里的签字一样；认不出是谁的字迹；是个男人写的，从巴黎寄出来。……突然产生一个把信打开的念头，但马上忍住了，把信扔到桌子上，卷了一个烟卷。

他回到卧室，露依莎还在沉睡：睡衣袖子卷起来，露出了可爱的胳膊；长长的睫毛重重地遮着眼皮；一绺头发掉在额头上；在若热看来，她发烧时的颜色和表情实在可爱，实在让人怦然心动。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到，别的男人也会觉得她美丽，希望得到她，如果可能就向她倾诉爱情……为什么从巴黎给她写信？谁写的？

他回到书房，但桌上那封信让他恼火：拿起本书想读一会儿，但马上烦躁地扔到一边，又开始踱来踱去，手神经质地拧着口袋里的衬布。

于是，他抓起信，想透过薄薄的信封看一看；而他的手指下意识地在左上方撕开了一角。啊！这样做可不文雅！……可是，好奇心充满了头脑，向他提出种种理由，构成极有说服力

的诱惑：她病了，信里可能有什么紧急的事；要是事关遗产呢？况且，她也没有什么秘密，并且是法国来的！这些顾虑太幼稚了！就对她说是拆错了。要是信中有她不快的秘密，就是朱里昂的理论里所说的不快，那就太好了！……更应当打开，以便更好地为她诊治！

他不知不觉地把信打开，拿在手里。突然贪婪地读起来。但没有完全看懂，字写得很草。他来到窗边，又慢慢读起来：

我亲爱的露依莎：

首先我要对你解释一下，直到前天我才在尼斯——今天凌晨我才从那里到达巴黎——收到你的信。从邮戳来看，这封信跟着我走过了整个欧洲。从你写信到现在已有两个半月，我想你已经和那女人谈妥，不再需要钱。况且，如果你还想要，只须拍个电报，两天就能汇到。从信上看，你一直不相信我是因为生意才离开的。这太不公正了。绝不当像你所说的，我的离开使你失去了对爱情的幻想，因为当我从里斯本启程时才发现我是多么爱你。请你相信，没有一天我不想起“天堂”。多么美好的一个个上午呀！你偶尔到那里去看看吗？还记得我们的午餐吗？我没有时间多写了，或许不久就能返赴里斯本，希望能看到你，因为如果没有你在那里里斯本对我来说就是一片荒漠。

长时间地吻你。

你的 巴济里奥

若热把信纸慢慢折了两折，四折，扔到桌子上，高声说：“好啊，先生！漂亮！”

他机械地往烟斗里装上烟，目光茫然，嘴唇不停地颤抖，在

书房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突然，他把烟斗朝窗户扔去，把一块玻璃打得粉碎，疯狂地拍拍手，扑在桌面上，痛哭起来，脑袋在两条胳膊上晃动，咬着袖子，跺着脚。他真的疯了！

他猛地站起身，抓起信，要去露依莎所在的卧室。可是，想起了朱里昂的话，没有动：她必须静养，绝不能争吵，不能激动。他把信锁在抽屉里，把钥匙放入口袋，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眼睛血红，一个个不明智的念头像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在脑海里出现——杀死她，离开这个家，抛弃她，打她个脑浆崩裂……

玛丽安娜轻轻敲门，说夫人叫他。

一股热血涌上头顶。他盯着玛丽安娜，傻乎乎地眨着眼。

“我马上去。”他声音沙哑。

从客厅经过的时候，他在椭圆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变了色，苍老了，很是吃惊，拿起一块湿毛巾擦了擦，梳理一下头发。走进卧室，看到她因为发烧而更加明亮的大眼睛，他不得不抓住床沿，因为感到周围的墙壁像风中的帐篷一样在晃动。

但是，还是对她微微一笑：

“怎么样？”

“不好。”她有气无力地说。

她打了个非常疲倦的手势，把他叫到身边。

他走过去，坐下来，但没有看她。

“你怎么啦？”她把脸朝他凑了凑，“别着急。”接着又拉住他放在床上的手。

他一把把露依莎的手推开，咬着牙猛地站起身，怒火勃然而生；听到对方拖着长声说出的怨叹的话，他唯恐自己会犯下什么罪行：

“若热，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啦？……”

他转回身，看见露依莎挣扎着抬起上身，瞪大眼睛望着他，脸上痛苦万分，两滴眼泪无声无息地滚出来。

他扑倒在地，跪在她前头，抽咽着拉住她的手。

“这是干什么？”卧室门口传来朱里昂的叫声。

若热脸色煞白，慢慢站起来。

朱里昂把他拉到客厅，双臂在胸前交叉，怒气冲冲地站在他面前：

“你疯了？你明知道她病成这个样子，还让她看痛哭流涕的场面？”

“我忍耐不住……”

“于是就爆发了。我在这边让她退烧，你却在那边加火？你疯了？”

朱里昂真的动气了。他关心的是露依莎的病情，非常希望把她治好，为在这个家里显出是个必不可少的人物而洋洋得意，过去到这里来总是处于附属地位；现在，虽然如此，他临走时还漫不经心地递给了若热一根雪茄。

整个下午，若热表现得很是坚强。他不能长时间地呆在露依莎的卧室，绝望使他行动反复无常；他不时进去一会儿，朝她笑笑，用颤抖的手为她把衣服拉平；她昏睡的时候，他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脸，心中怀着一种痛苦而又不道德的好奇心，仿佛想从她脸上突然发现别的男人吻过的痕迹，指望从她因发烧而说出的梦呓中听到一个名字或者一个日期；自从怀疑她不忠以来他反而更爱她了，不过是另一种爱，一种肉欲和邪念的爱。随后他又回到书房，锁上门，像笼中的野兽一样在四堵墙之中的狭小空间来回走动。那几封信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低下、卑鄙的好奇心不停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折磨着

他的心。——事情是怎样的？“天堂”在什么地方？她穿着什么衣服？他对她说了些什么？怎样吻她？

他又重新读起她往阿连特茹省给他写的那些信来，设法从字里行间发现冷淡的迹象和背叛的日期。这时候，他恨她，杀人的念头又出现在脑海里——掐死她，给她三氯甲烷，让她喝鸦片酊。然后又靠在窗前一动不动，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又看到了往事，看到了结婚之日，看到了和她一起出去游玩的景象，听见了她对他说过的话……

有时候他想，莫非信是伪造的？他的某个仇人可能写了这封信寄到法国。或者巴济里奥在里斯本有个也叫露依莎的女人，阴差阳错在信封上写了表妹的地址；这胡思乱想产生的瞬间快乐反而使他看到了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是能了解真相该有多好！他相信，到那时候他才能平静下来！一定能把那个像肮脏的寄生虫似的爱情挖出来；只要她病情好转，就把她送进修道院，他自己远走高飞，死在非洲或者别的地方……可是，谁知道真相呢？……儒莉安娜！

她知道！她肯定知道！对儒莉安娜处处委曲求全，那些家具、衣服……一切都明白了！那是为了报答同谋！儒莉安娜是她的心腹，带着那些信，什么都知道。可现在她在坟墓里，死了，不能说话了，这个坏东西！

像往常一样，塞巴斯蒂昂晚上来了。屋里还没有点灯。他刚一进屋，若热就把他叫进书房，不声不响地点上蜡烛，从抽屉里把信拿出来。

“你读读这个。”

看到若热那张脸，塞巴斯蒂昂吓了一跳，他望着那封信，不停地哆嗦，脸上一片痛苦的惨白。他觉得地板在颤动，无法站稳。但也竭力控制情绪，慢慢读了一遍，把信放在桌上，没有

说一句话。

若热开口了：

“塞巴斯蒂昂，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死。塞巴斯蒂昂，你总知道一点吧。你那时常来这儿，会知道。告诉我真相吧！”

塞巴斯蒂昂张开双臂，回答说：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一无所知！”

若热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摇着，急切地寻找他的目光：

“塞巴斯蒂昂，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看在你母亲灵魂的份上，看在我们多年在一起的份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让我告诉你什么呢？”

“你撒谎！”

塞巴斯蒂昂只是说：

“伙计，小声点，别人可能听见！”

一阵沉默：若热两只手捂着太阳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踩得地板微微颤动；突然，他在塞巴斯蒂昂面前站住，几乎用乞求的口气说：

“至少你告诉我她干什么吧！出门吗？有谁来这里吗？”

塞巴斯蒂昂两眼盯着蜡烛，慢慢腾腾地说：

“开始表兄偶然来一次。费里西达德太太病了以后她就常常去看望……后来表兄走了……我只知道这些。”

若热又看了塞巴斯蒂昂一会儿，眼睛茫然地盯着他：

“可是，塞巴斯蒂昂，我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啊？我做过吗？我爱她！我做过什么事使她干出这种事呢？我，我喜欢她，喜欢她这女人！”

他哭起来。

塞巴斯蒂昂傻乎乎地站在桌子旁边，完全崩溃了。他喃喃地说：

“也许仅仅是开玩笑……”

“信上说的什么？”若热愤怒地转过身来，摇晃着信纸大声说，“说有这个‘天堂’！在那里度过的一个个美好的上午！她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若热，你病了。”塞巴斯蒂昂仅仅说了这么一句。

若热没有回答，不声不响地踱了一会儿。塞巴斯蒂昂纹丝不动，望着烛光，眼睛都看花了。这时，若热把信锁进抽屉，端起烛台，用悲伤的语气无可奈何地说：

“塞巴斯蒂昂，想喝茶吗？”

两个人谁也没有再提起信的事。

这天夜里，若热睡得很香。第二天，他脸色苍白、沉静，几乎毫无表情。

从此，他成了露依莎的护士。

一连3天反复之后，病情稳定下来。是间歇性热病，身体非常虚弱，但朱里昂放了心。

若热一天又一天地在她身边度过。费里西达德太太照例上午来看望；她坐在床边，寡言少语，显得苍老了许多。对突伊女人的希望突然破灭使她极为伤心，活像一座古旧建筑被推倒了一根顶梁柱，行将成为一片废墟；只有每天下午顾问前来看望“我们美丽的病人”时她才能打起精神。顾问每次来都是手里拿着帽子，出于体面不肯走进露依莎的卧室，用深沉的口气说上几句含意深刻的话：

“健康是一种财富，只有失去时才知道珍惜！”

或者：

“疾病能试朋友心。”

最后，总是以这样的话结束：

“亲爱的若热，健康的玫瑰很快就会在你品德高尚的妻子脸上开放！……”

晚上，若热在地板上铺个垫褥，合衣而睡；夜里只合一两个小时眼。睡不着的时候就设法读书：开始看一本小说，但从来没超过头几行，就把书放下，抱着脑袋想起来：总是同一念头——事情是怎样的？他根据逻辑大致想象出了某些事实；他看到，巴济里奥来了，前来看她，对她产生欲望，打发人送来花束，追求她，在家里和外面见到她，还给她写信。可是，后来呢？他明白了应当给儒莉安娜钱。儒莉安娜提出一些要求。那女人当场发现了他们吗？手中有他们的来往信件吗？……在这些痛楚的想象中，他发现有的地方不对，有的地方空白，像一个个黑咕隆咚的窟窿，他的灵魂要跳进去急切地探索。于是，他开始回忆从阿连特茹省回来以后的这几个月，可这段时间里她对他那样亲热，那样激情充沛……那么，她为什么欺骗了他呢？

一天夜里，他像小偷一样小心翼翼地搜查了她所有的抽屉，打开一件件连衣裙，还有一件件内衣、首饰匣，仔细查看了檀香木小匣子，里面空着，连干了的花儿留下的碎片都没有！有时候他盯着屋里和客厅的家具，仔细研究，试图从中发现通奸的蛛丝马迹。他们在那儿坐过吗？他是不是在那儿，在她面前，跪在地毯上？特别是那个长沙发，那么宽，那么舒适，更使若热气急败坏，仇恨满胸。他开始讨厌这个家，仿佛遮盖过那两个人的屋顶和承受过他们的地板也曾故意与他们同谋。可是，最使他难受的是那几个词儿——“天堂”、“美好的上午”……

露依莎却睡得很安稳。一个星期以后，间歇热消失了，只是还非常虚弱。头一次起床的那天，晕倒了两次：必须替她穿衣服，把她扶到长沙发上。她一步也不肯离开若热：让他留在身边，提出种种孩子似的要求。似乎从他的眼睛里得到生命，从

和他的手的接触中得到健康。上午，她让若热给她念报纸，即便写什么东西也要在她旁边。他唯命是听，仿佛这一再的要求对他的痛苦来说是安慰的抚摸。这是因为，她确实爱他！

这种时候，他机械地感到生活将会幸福。他吃惊的是，有时还对她说些温存的话语，和她一起欢笑，似乎忘记了一切，和原先一样了！露依莎躺在长沙发上，高高兴兴地看顾问送来的旧“法国画报”——按照顾问的说法，看画报“可以欣赏图画开心，同时还可以获得关于重要历史事件的有益的概念”；有时候又低着头，品尝着日渐康复、摆脱了“那个女人”的专横和告别了“过去”的幸福。

一个令她高兴的事是看到玛丽安娜用餐盘端来晚饭，餐盘下垫着餐巾纸；她胃口好了，细细品尝一小杯波尔图葡萄酒，朱里昂建议她喝一点葡萄酒；若热不在的时候，她和玛丽安娜在一起长时间地谈天，心平气和，低声细语，不时吃上一小勺果冻。

有时候，她默不作声，望着天花板，盘算着以后的计划。然后，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若热：到郊区过两个星期，长长力气；回来以后给客厅的椅子绣几个罩；她想多在家里做点事，少出门；若热不再去阿连特茹省，不再离开里斯本，对吧？从此，他们的生活将一直甜蜜、顺利。

可是，露依莎有时候觉得心情忧郁。若热怎么了？他解释说因为太疲劳，那么多夜晚睡不好觉……她说，如果得病，至少也该等她身体强壮了再得，好让她能关心他，照顾他！……没有什么病吧？她让他坐到身边，抚摸着他的头发，用略带情欲目光望着他，因为随着体力的恢复，她爱情的冲动又重新出现了。若热感到自己爱她，从而更觉得自己不幸！

露依莎自己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见莱奥波尔迪娜，要按

时去教堂。随着病情好转，她模模糊糊有了虔诚的感情。发烧时作的那些恶梦，他还记得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太清晰的场面：有时候她在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从红红的火苗里站起一个个身体，四肢抽搐；烧得红红的铁棍上穿着一个个黑乎乎的人形，痛苦的吼叫声直冲无声的天际；火舌已经舔到她的胸部，但甜蜜亲切的东西突然使她冷下来，原来是个光芒四射，表情沉静的天使的翅膀把她搂住了；她感到自己徐徐升上天空，把头偎在天使怀里，一阵神奇的幸福流遍她的全身；她分明看见星星就在身边，分明听见翅膀的窸窣声。这种感觉留在她的心里，像是对天堂的怀念。在身体虚弱的康复期里，这回忆一直启迪着她，指望通过定时作弥撒和一次又一次地向圣母敬献花圈得那种感觉。

终于有一天上午，她来到客厅，头一次打开钢琴；若热在窗前望着街上。这时候，她笑着把他叫到面前说：

“好长时间了，我一直讨厌那个长沙发。把它搬走吧，你觉得怎么样？”

若热感到心上受了重重一击，不能马上回答。最后，他勉强说：

“好吧，我觉得……”

“我想把它搬走。”说着，她拖着室内长袍那长长的裙尾平静地走出客厅。

若热的眼睛怎么也离不开长沙发。他干脆坐到上面，摸摸条纹软垫，因为发现“就在这里”而感到苦涩的欢快！

现在，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忍气吞声的阴暗情绪。听着露依莎说因为日渐恢复而高兴，听着她谈平平安安生活的未来计划，他决心毁掉那封信，忘记一切。可以肯定，她已经后悔了，仍然爱他：残酷地制造终生不幸，那又何苦呢？可是，看

到她躺在长沙发上那情意缠绵的动作，或者脱衣服时露出雪白的胸脯，他又想起这双胳膊曾经搂过另一个男人，那张嘴曾经在别人的床上发出作爱的呻吟，于是一阵怒火涌上心头，他必须出去，以免把她掐死！

为了解释情绪不佳和沉默寡言，他说自己也病了。这时候，露依莎的关心和不安的目光的无声询问使他更加感到不幸——因为他感到她爱他，而又明明知道她曾经欺骗他！

一个星期天，朱里昂终于允许露依莎睡得晚一些，陪一陪客人了。看到她坐在客厅，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大家都非常高兴——正如顾问所说，她重新担负起家庭的义务，回到上层社会的欢乐中了。

9点钟，朱里昂来了，觉得她“焕然一新”了。他站到客厅中央，张开双臂，大声说：

“有个新闻告诉诸位：埃尔内斯托的话剧成功了！……”

人们都已经在报纸上谈到了这则消息。《新闻日报》说，“剧作者被请上舞台，在热情的欢呼声中接受了一个漂亮的月桂花花冕”。露依莎马上说她要去看。

“以后再去，露依莎夫人，以后再去。”顾问赶紧谨慎地说，“眼下最好避免过分激动。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一定会掉泪的，那可能导致旧病复发。我的朋友朱里昂，对吧？”

“是这样，顾问，是这样。我也想去，想亲眼看看以便相信……”

一阵马车奔跑声传来，在门口停住，打断了他的话，门铃急促地响起来。

“我敢打赌，是剧作者来了！”他大声说。

几乎就在同时，小埃尔内斯托身穿大衣、神采奕奕地冲进客厅；人们熙熙攘攘地站起来：热烈祝贺！热烈祝贺！顾问的

声音压了众人：

“欢迎备受祝贺的剧作家！欢迎！”

埃尔内斯托狂喜得喘不过气来，脸上的笑容固定了，鼻翼扇合，仿佛在尽情呼吸荣誉的香味。他挺着胸脯，踌躇满志，不住地点头，好像在下意识地感谢观众的欢呼。

“我来了！终于来了！”他说。

他气喘吁吁地坐下来，像圣子一样亲切，说最后几次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能来看看露依莎表姐。这天晚上抽出了一点时间，10点钟必须赶回剧场，他甚至没有让马车走……

他痛痛快快地讲了演出大获成功的情景。一开始，他曾“十分担心”，所有人都这样，那些功成名就、誉满四海的人物们也莫不如是！但是，坎伯斯念完第一幕的独白——正如他已经说过的，你们一定要去看看，实在了不起！——立刻欢呼声四起。一切顺利。最后，一阵骚乱，人们喊叫剧作者，鼓掌……他被拉上舞台；他本不想上去，是不能不去，热祖依娜站在他一边，另一边是玛利亚·亚德莱德！真是一场梦！《世纪报》的萨维德拉对他说：朋友，你是我们的莎士比亚！”《真相报》的巴斯托斯说：你是我们的斯克里布！随后是夜宵，有人向他献了桂冠。

“戴着合适吗？”朱里昂问。

“完全合适，稍微大了一点……”

顾问以权威的口气说：

“伟大的作家们，举世闻名的塔索，还有我们的卡蒙斯，总是头戴花冠。”

“埃尔内斯托先生，我劝你呀，”朱里昂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我劝你戴着花冠照一张像片！……”

大家都笑了。

小埃尔内斯托有点不高兴，打开撒上香水的手绢：

“朱里昂先生从不肯放过讥讽的机会……”

“朋友，这是光荣的证明。在得胜班师回罗马的将军行列里，有个傻瓜！”

“我可不懂！”露依莎脸上乐开了花，“那是全家的荣耀！……”

若热点点头。他正抽着烟在客厅踱来踱去，说他太喜欢那桂冠了，仿佛自己也有权戴上……

小埃尔内斯托马上转过脸对若热说：

“若热表兄，你知道我原谅了她吗？原谅那个妻子……”

“像耶稣一样……”

“像耶稣一样……”小埃尔内斯托满意地重复说。

费里西达德太太立刻表示赞同：

“做得很对！也更符合道德！”

“是若热主张让她死的！”小埃尔内斯托傻乎乎地笑着说，“你不记得吗，那天晚上……”

“记得，记得。”若热也笑了，但笑得神色紧张。

“我们的若热呀，”顾问严肃地说，“你不能持这样极端的看法。当然，思考、生活经验……”

“我已经改变了，顾问，已经改变了。”若热打断了他的话。说完，他突然站起来走进了书房。

塞巴斯蒂昂心神不安，慢慢走进去找他。屋里漆黑一片。

“那帮白痴不肯住嘴？不想走？”若热抓住塞巴斯蒂昂的胳膊，瓮声瓮气地说。

“镇静！”

“啊，塞巴斯蒂昂！塞巴斯蒂昂！”他声音颤抖，带着哭腔。

可是，露依莎在客厅里喊起来：

“在黑屋子里搞什么鬼呢？”

塞巴斯蒂昂马上出来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在里边……”接着又低声说，“若热累了。他有病，真可怜！”

若热回来以后，人们确实发现他神色异样。

“是啊，我确实感到不好受，不舒服！”

“露依莎夫人身体虚弱，也该上床休息了。”顾问说着站起身来。

小埃尔内斯托也不能耽搁，马上请顾问和朱里昂乘“他的马车——一辆四轮马车”，既然他们也到下区去……

“太荣幸了！”朱里昂看看亚卡西奥，欢呼道，“我们乘伟大人物的马车！”

费里西达德太太穿外衣的时候，三个人下了楼。

走到楼梯中间，朱里昂停下来，双臂交叉：

“我走在从 1820 年以来葡萄牙两大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文学，”他朝小埃尔内斯托点点头，“和宪政主义。”他又向顾问躬躬腰。

两个被赞颂的人都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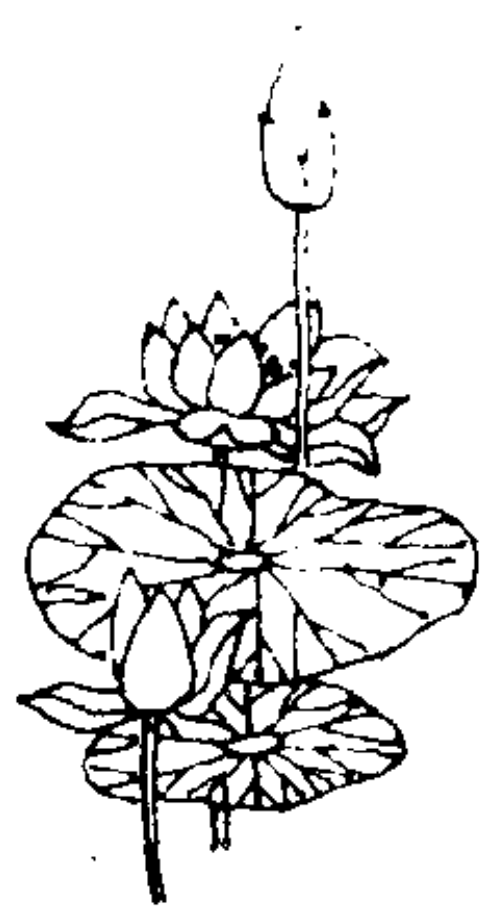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的朋友祖扎特，你呢？”

“我？”他压低声音，“几天之前还是个可怕的革命者，但现在……”

“是什么？”

“秩序的支持者。”他高兴地叫道。

几个人都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高兴，走下楼梯，钻进伟大人物的马车里。



15

第二天，若热到部里去了，最近以来他一直没有去。可是，停留的时间很短。看到街道、生人和熟人都感到难受，觉得人们都“知道了”；从最自然的目光中他都看到含着恶意，从最真诚的握手中他也觉得对方故意用力以表示痛心；看到马车在眼前经过，他就怀疑这辆车曾拉着她到幽会地点；每所房子都像是可耻的“天堂”。回到家里，心情更加阴沉不幸，感到生活毁灭了。来到走廊，听见露依莎从前一样哼着《曼多林纳塔》！

她正在穿衣服。

“你怎么样？”他把手杖放在屋角，问道。

“很好。今天好多了。还有点虚弱……”

若热默不作声地在屋里走了几步。

“你呢？”她问。

“还这个样子。”他的口气太冷淡了，露依莎放下梳子，披散头发走过来，非常亲切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你怎么啦？一定有什么事。这几天我一直觉得你有点奇怪，和原来不一样了。有时候像戴着面纱似的……怎么回事？你说呀！”

她的眼睛寻找着他的目光，他心神不安地看着别处。

她拥抱他，坚持让他说，让他把一切都告诉“亲爱的妻子”。

“说呀，你怎么啦？”

他死死盯了她一会儿，突然下了狠心：

“好吧，我告诉你。既然你现在好了，可以听了……露依莎！两个星期以来，我像在地狱里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你好了，对吧？好吧，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

他把巴济里奥的信递给她。

“这是什么？”她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折叠着的信纸在手中抖动。

她慢慢把信打开，看到了巴济里奥的笔迹，马上就猜到了。她盯着若热，看样子瞬间惊呆了，伸出胳膊却又说不出话来，像受了伤似地猛地抱住脑袋，晃了几晃，用沙哑的声音叫了一声，蹲下来，躺在了地毯上。

若热大叫一声。女佣们跑来了，把她放到床上。他叫若安娜快去叫塞巴斯蒂昂，自己却像个石头人一样站在床边望着她；玛丽安娜哆里哆嗦地给女主人解开束胸衣。

塞巴斯蒂昂马上来了。幸亏有乙醚，让她吸一点。她刚刚慢慢睁开眼睛，若热就扑过去：

“露依莎，你听我说，你说话呀！没有，没有问题！你说，

说呀！你怎么啦？”

听到若热的声音，她又晕过去了，浑身抽搐。塞巴斯蒂昂跑去叫朱里昂。

现在，露依莎好像睡着了，一动不动，脸色像蜡一样惨白，两只手放在臀部，两滴眼泪在脸上慢慢滚动。

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朱里昂气喘吁吁地来了。

“她突然觉得不好……你看看，朱里昂，她情况很不好！”若热说。

又让她多吸了一些乙醚，她又清醒过来。朱里昂一边为她诊脉，一边对若热说了句什么。

“不，不，谁也不要来！”她把手抽回去了，又不耐烦地接着说：“不，你们走，我不要……”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为了不惹她生气，他们走出了卧室，却又听见她叫了一声：“若热！”

他跪到她床边，靠近她的脸说：

“你怎么啦？那件事不再提了，过去了。你不要病啊。我向你发誓，我爱你……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在乎。我不想知道，不想知道。”

看到她要说话，他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不，我不想听，只想让你好起来，不要再得病！你说呀，说你好了呀！你怎么啦？明天我们就到郊外去，把什么都忘掉。那事算过去了……”

她声音微弱，只是说：

“啊！若热！若热！”

“我知道……可是你现在会再幸福起来……你说呀，感觉怎么样？”

“这里，”她把手抬起来，指着脑袋，“这里疼！”

他站起来去叫朱里昂，但她把他拦住了，用烧得发红的眼

睛急切地看着他，脸往前贴了贴，伸出嘴唇。他诚心诚意地亲吻了她一下，亲吻中充满原谅的情意。

“啊！我这可怜的头呀！”她叫道。

太阳穴在跳动，干热烧得她的脸变了色。

由于她患有习惯性偏头痛，朱里昂安慰他们，让她安静，不要动，在她脚上敷了芥子泥——他一会儿就回来。

若热留在床边，一声不响，时而惊恐，时而产生不祥的预感，间或叹一口气。

下午4点，天空雾气蒙蒙，下起了细雨，卧室里光线阴森。

“没关系……”塞巴斯蒂昂说。

露依莎在床上挣扎着，头越来越疼，干渴难忍，两只手紧紧包着脑袋。

玛丽安娜蹑手蹑脚地收拾屋子，恍恍惚惚觉得这个家有一种恐怖气氛，自从来到这里，看到的不是生气就是得病。她的脚步再轻，露依莎也受不了，像是铁锤在头上敲打一样。

朱里昂很快回来了。刚一进门，就被她的样子吓得心神不宁。他划一根火柴，凑到她脸旁边，这点光线也使他像冰冷的铁棍穿透了头颅一样大叫一声。

她那瞪着的眼睛闪着金属般的光，但一直很安稳，因为任何微小的动作都让她的后脑勺像切开似地疼痛。她只是偶尔带着宁静的焦虑无声地朝若热笑一笑。

朱里昂立刻叫他们放三个枕头，让她的头高一点。外面露出潮湿的晚霞。人们都提心吊胆，踮着脚尖走动，甚至取下了挂钟，免得发出单调的嘀嗒声。现在，她开始发出无力的喃喃声，不时猛然动一下，疼得喊起来。或者一动不动，一直痛苦的呻吟。他们用一个长长的芥子泥布条把她脚裹起来，但她感觉不到。9点钟，她开始精神错乱，舌头又白又硬，像涂上了一

层肮脏的石膏。

朱里昂马上叫他们在她头上放冷水浸过的布，但精神错乱却更加厉害了。

时而发出含混的梦呓，时而发出昏睡的鼾声——梦呓中不时出现莱奥波尔迪娜、若热和巴济里奥的名字。后来，她拼命撕身上的衬衣，弓起身子，两只眼睛像银色的红木树果一样转动，瞳孔却越来越小。

稍微安静了一些，不时露出甜蜜的傻笑，慢慢摸一摸或者拉一拉床单，仿佛享受着什么温暖；随后又开始急促地呼吸，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想钻到枕头和褥子下面，以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疯狂地抱着脑袋，请求别人把它打开，说里面装满了石子，让人们怜悯她——一串串泪珠流到脸上。感觉不到芥子泥，伸出光着的双脚让放有芥子泥的开水薰，屋里充满了酸味。若热把安慰和乞求的话说尽了：请她安静下来，认不认识他；然而，她突然气急败坏地喊起来，要那封信，咒骂儒莉安娜——或者说些爱情的话，数着有多少钱……若热担心她在梦呓中向朱里昂和女佣们透露出一切，头发根上出汗了——而她，觉得自己在“天堂”里，在通奸的亢奋之中叫着巴济里奥的名字，要喝香槟酒，还说了些淫荡的话，若热晕了，跑出卧室，来到黑咕隆咚的客厅，扑到长沙发上，一边抽咽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咒骂。

“危险吗？”塞巴斯蒂昂问。

“危险！”朱里昂说，“至少感到芥子泥就好了！这种脑部发烧太糟糕……”

看到若热走进来，头发蓬乱，脸色阴沉，他们不再说话了。

朱里昂拉着他的胳膊走到外边：

“你听我说，必须剪掉她的头发，剃光头。”

若热愣愣地看着他：

“头发？”说着抓住他的胳膊，“不，朱里昂，不行，嗯？别的事可以做，这你知道，剪头发不行，不行！看在上帝份上，不行！她病情并无危险，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这一头浓密的头发，活见鬼，阻碍着水起作用！

“如果需要的话明天再剪！明天！等到明天吧……谢谢你了，朱里昂，谢谢你了！”

朱里昂满心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他让人不停地弄湿她头上的布。玛丽安娜颤抖得厉害，笨手笨脚，把枕头都弄湿了，于是塞巴斯蒂昂坐到床头，整整一夜不停地挤一块蘸了水的海绵，让水一点一点慢慢往下滴；客厅的阳台上放着一罐水，为的是让水冰凉。深夜，她的梦呓稍稍缓和了一些，但目光却令人胆寒，瞳孔缩成了一个小黑点。

若热坐在床后边，两手抱着脑袋看着她，恍恍惚惚她得肺炎时的一个个夜晚：后来她好了，甚至更漂亮了，稍微苍白的脸使她的表情越发甜蜜。等她这次康复的时候带她到郊区去，租一间小房子，他晚上乘车回去时看见她在温暖的下午穿着浅色衣裙，在大道上朝他迎来。……只要她呻吟一声，他就惊愕地抬起眼睛：觉得她变了样，觉得她即将消失在屋子里充满发烧的空气中，这卧室里芥子泥气味很浓，死一般寂静。他忍不住抽咽了一声，接着又一动不动了。

若安娜正在上面祈祷。蜡烛又高又直的火苗熄灭了。

最后，似有若无的晨曦映到玻璃窗的白窗帘上。天快亮了。若热站起来，走过去朝街上望了望。雨停了，人行道干了，空气似乎带着钢铁的颜色。一切都在沉睡，只有阿泽维多家几个姑娘忘在窗口的一块桌布在寒风中静静飘动。

他走进卧室的时候，露依莎正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话：她

非常模糊地感到了芥子泥，但头痛没有停止。她又开始躁动，紧接着又说起胡话来。这时候，朱里昂决定剃光她的头发。

塞巴斯蒂昂去叫醒了学校街的一个理发师——他马上来了，只见他吓得哆里哆嗦，领子竖起，上牙打着下牙，马上开始用满是发膏油污的手慢慢地从皮口袋里掏出剃刀和剪刀。

若热躲进客厅，觉得他的幸福砸成了碎块，和被剪毁掉的秀发一起掉下来；他抱着头，回想起她过去的一些发式，想起激情的欢乐中披散着的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回到卧室，感到剪刀干巴巴的金属声；桌子上，一个肥皂盒里是一个刷子，上面满是泡沫……他低声叫过塞巴斯蒂昂：

“告诉他，让他快点！他们要用慢火把我烧死啦！”

他走到餐厅，又在家里转了一圈：寒冷的上午亮了；起风了，把惨白色的云吹成一片一片，送到远方。

他再回到卧室，理发师正慢慢腾腾地把剃刀装进口袋，接着拿起无檐帽，用凄凉的口气嘟囔着，踮着脚尖出去了：

“希望快点好起来。上帝一定不会让出什么事……”

果然，一个小时以后她的精神狂乱减轻了，安静下来，稳稳当当睡了很长时间，两唇间不时发出内心怨叹生命将尽的呻吟。

这时候，若热已经对塞巴斯蒂昂说过想请卡米尼亚医生来，这位老医生曾为他母亲治过病，他们结婚的第二年露依莎患肺炎也是他治好的。若热一直对他过时的名声怀着感激和崇敬。现在，若热的希望焦急地转到他身上，等待他到来，就像等待圣徒显灵一样。

朱里昂立刻同意，甚至愿意让他这样做。塞巴斯蒂昂跑下楼到卡米尼亚医生家去了。

露依莎有一会儿脱离了昏迷状态，感到他们在低声说话。她

用微弱的声音叫若热：

“他们剪了我的头发……”声音凄凉。

“这是为了你好……”若热几乎和她同样难过，“很快会长起来的，甚至更漂亮……”

她没有回答，两滴泪水顺着眼角默默流出来。

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清醒：长时间的昏迷使她越来越不能动弹，只是脑袋偶尔在枕头上慢慢地动一下，但一直发出疲乏而悲切的呻吟；皮肤越来越苍白，像窗户上的玻璃一样，后面的光在渐渐熄灭；还有，街上的嘈杂声对她已经毫无影响，像是从远方传来的掉在棉花上的声音一样。

中午，费里西达德太太来了。看到她病成这个样子，一下子惊呆了：她本来是叫露依莎一起去附体神庙或者逛商店的。她马上摘下帽子，留下来，收拾一下卧室，拿走脸盆和用过的芥子泥布，整理一下床——“因为对病人来说，没有比屋子不整齐更糟糕的了”。并且，她还非常勇敢地鼓励露依莎。

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是卡米尼亚医生，他终于来了！……他裹在那件红黑格子外衣里，抱怨说天气太冷——随后摘下厚厚的开斯米手套，很有条理地放在帽子里，一边用梳子梳理着已经贴在头上的几绺花白头发，一边迈着有节有奏的步子走进卧室。

卧室里只有他和朱里昂。

其他人围着若热，只见他脸色像蜡一样白，两只眼睛像烧红的炭。

“在后脑勺上放苦性剂。”朱里昂出来说。

若热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卡米尼亚医生不紧不慢的戴上卡斯米手套。医生说：

“看看苦性剂怎么样吧。情况不好……不过有的病情更糟。

我还回来，朋友，我还回来。”

苦性剂毫不见效。她毫无感觉，一动不动，脸色煞白，表情痛苦，脸上的神经不时突然抽搐一下。

“她无可救药了。”朱里昂低声对塞巴斯蒂昂说。

费里西达德太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马上提出来应该举行圣礼。

“干什么？”朱里昂不耐烦地咕哝说。

可是，费里西达德太太坚持说应当去教堂，露依莎有致命的罪孽。她把若热叫到窗外走廊里，哆里哆嗦地说：

“若热，别害怕。不过最好去作圣礼……”

他惊愕地低声说：

“作圣礼！”

朱里昂风风火火地走过来，几乎愤怒了：

“不要胡闹！作什么圣事！为什么？她听不见，不懂，感觉不到！必须再敷些苦性剂，也许要拔拔火罐。这才是正经事！这就是圣事！”

然而，既害羞又激动的费里西达德太太哭起来。“你们都忘了上帝，而药在上帝手里！”她擤擤鼻涕，发出很重的响声。

“上帝对我这样……”若热稍稍镇定了一些，叫道。他拍着手，像是对什么不公正的事怒火冲天，“我做了什么坏事，让我这样呀？我作了什么……”

朱里昂让人又加上苦性剂。现在，这个家里人们像产生幻觉似地活动着。若安娜哭得眼睛通红，突然端来一锅汤，可谁也没有要过。玛丽安娜在屋子一角只顾哭泣。费里西达德太太在屋里来回走着，后来又躲到客厅去祷告，许愿，还说该去请巴尔勃萨医生、巴拉尔医生。

然而，露依莎却一动不动，憔悴的颜色使她的脸显得凹陷、

僵硬。

朱里昂精疲力尽了，要了一杯葡萄酒和一片面包。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从头一天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大家来到餐厅，哭成泪人儿的若安娜端上了汤和鸡蛋，但找不到餐勺和餐巾。她祈祷着，请求原谅；若热呢，眼睛肿肿的，皱着脸，盯着桌边，两只手不停地折叠桌布。

一阵忙乱之后，若热轻轻放下餐勺，回到卧室。玛丽安娜正坐在床边。若热打发她去照顾先生们。她刚一出去，若热就跪在床前，抓住露依莎的手，先是低声呼唤，随后嗓门越来越高：

“你听我说呀，看在上帝份上，听我说呀。别这样，好起来吧。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别的亲人了。答应我呀。至少打个手势答应我。我的天，你听不见！”

他焦急地看着露依莎，她却一动不动。

他把胳膊举到空中，像是中了邪，绝望地喊：

“我的上帝，你知道我相信你。救救她，救救她吧！”他把自己的灵魂扔到高空，“我的上帝，你听我说呀！听我说呀！发发善心吧！”

他看看四周，指望发现什么动静，听见什么声音，出现什么偶然，产生什么奇迹！可是，一切似乎都更加纹丝不动。露依莎苍白的脸更加凹陷；包着脑袋的手巾开了，露出稍稍发黄的光头。他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恐惧地犹豫了一下：好像已经冷了！他咽下一声喊叫，跑出卧室，看见卡米尼亚医生正在进来，一边走一边慢慢腾腾摘手套。

“博士！她死了！你看看！她不说话，凉了……”

“好了！好了！”他说，“不要嚷！不要嚷！”

他开始为露依莎诊脉，手指下的脉搏像游丝一样渐渐隐去。

朱里昂马上来了。他同意卡米尼亚的看法，火罐没有起作用。

“她已经感觉不到了。”医生弹了弹手指上的鼻烟。

“让她喝一杯香槟酒怎么样？”朱里昂突然提醒说，但看到医生惊奇的目光，“有时候这种昏迷症候并不说明大脑已经破坏，可能只是疲劳的神经失去功能。如果真的不可救药地死了，那么也不会失去什么。如果仅仅是神经系统虚弱，可以救活……”

卡米尼亚医生耷拉着嘴唇，怀疑地摇摇头，咕哝说：

“什么理论！”

“在英国医院里……”朱里昂开始争论。

卡米尼亚医生轻蔑地耸耸肩膀。

“可是，如果博士读读……”朱里昂锲而不舍。

“我什么都不用读！”医生厉声说，“已经读得太多了！书就是病人……”他弓弓身子，讥讽地说，“如果这位有才华的同行想试一试的话……”

“拿杯香槟酒或者白酒来！”朱里昂冲着门口说。

卡米尼亚医生舒舒服服坐下来，准备享受有才华的同行的失败。

人们抬起露依莎，朱里昂把香槟酒给她灌下去。把她放下之后，她仍然一动不动，昏迷不醒；卡米尼亚医生掏出怀表，看看时间，等了一会儿；焦急地沉默；最后，医生站起来，量量脉搏，摸摸越来越凉的四肢；接着默默地走过去拿起帽子，开始戴手套。

若热跟着他走到门口：

“怎么样，博士？”他神经错乱地抓住医生的胳膊。

“尽力而为吧！”老人耸耸肩膀。

若热呆呆地站在小平台上看着他下楼。医生在楼梯上慢慢腾腾的脚步声在他的心里产生可怕的反响。他伏在扶手上，低声叫了他一声。医生停住脚，抬起眼睛；若热伸出手，焦急而又低三下四地说：

“这么说没有任何办法了？”

医生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指了指天空。

若热回到屋里，靠在墙上。后来又走进卧室，跪在床边，抱着脑袋，不停地低声抽泣。

露依莎死了：那两只如此漂亮的胳膊，她常常对着镜子深情地抚摸的胳膊，已经瘫痪了；那一双眼睛，那曾经冒出激情之火、流出情欲的泪水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云雾，混浊了。

费里西达德太太和玛丽安娜在圣母受难像前点上一盏灯，跪下不停地祈祷。

凄凉的晚霞满天，似乎带来了悲惨的宁静。

这时候，门铃轻轻响起来；不一会儿，亚卡西奥的身影出现了。费里西达德太太马上站起来；看到她满脸泪水，顾问沉痛地说：

“我来履行我的义务，帮助你们渡过难关！”

他解释说，他偶然碰到了善良的卡米尼亚博士，他告诉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然而，他非常谨慎，不肯走进卧室，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支着额头，低声对费里西达德太太说：

“接着祈祷吧。上帝的天命不可测。”

卧室里，朱里昂正在为露依莎量脉搏，看了看塞巴斯蒂昂，对他作了个什么东西飞起来消失了的手势。……人们走近若热，只见他一动不动跪在那里，脸伏在床上。

“若热。”塞巴斯蒂昂声音非常低。

他抬起头，那张脸已经变了形，显得非常苍老，头发耷拉到眼上，眼圈很黑。

“你出去，来了。”朱里昂说。看到他惊恐的目光，又说，“没有，她没有死，还在昏睡……会来的。”

他站起身，顺从地说：

“好吧，我走。我还好……谢谢。”

他走出卧室。

顾问站起来，走过去表情严肃地拥抱他：

“我的若热，我来了！”

“谢谢，顾问，谢谢。”

他在屋里踱了几步，眼睛似乎注意着桌上的一个包袱；他走过去摸一摸，解开包角，看见是露依莎的头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拿起来，从这个手放到那个手里，嘴唇哆嗦着说：

“可怜！她生前多喜欢这头发……”

他又走进卧室。可是，朱里昂拉住他的胳膊，想让他离床远一点。他轻轻挣扎了一下，看到床头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就指着说：

“那光亮也许让她不舒服……”

朱里昂激动地说：

“若热！她已经看不见了！”

他挣脱朱里昂的手，伏到她身上，抱起她的头，动作非常轻，唯恐伤了她，望了她一会儿，随后在她冰冷的唇上吻了一下，又一下，又一下，喃喃地说：

“永别了！永别了！”

他直起身子，张开胳膊，倒在地上。

人们都跑过来，把他抬到长沙发上。

费里西达德太太伤心地哭着把露依莎的眼睛合上。这时，一直把帽子拿在手里的顾问交叉双臂，摇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秃头对塞巴斯蒂昂说：

“多大的家庭不幸啊！”

16

安葬了露依莎之后，若热辞退了女佣，来到塞巴斯蒂昂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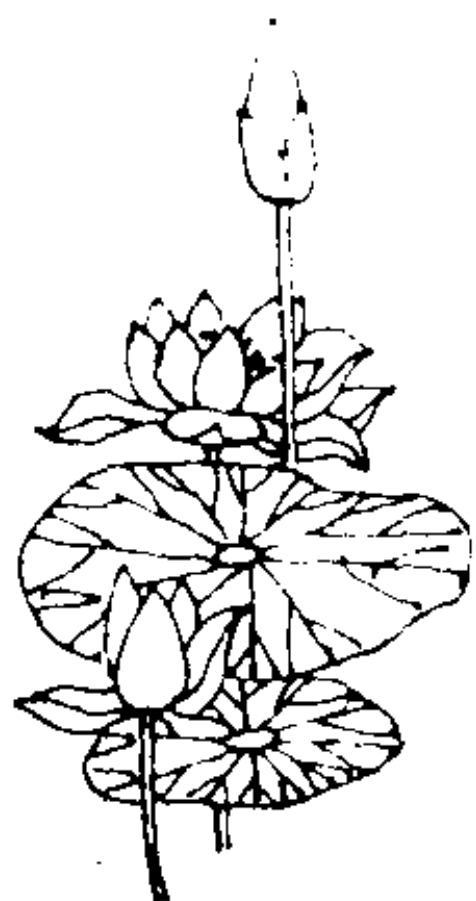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9点钟，亚卡西奥顾问正沿着风车街闷闷不乐地往下走，遇见了朱里昂。朱里昂刚刚到玫瑰街看过一个病人。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着露依莎、葬礼和若热的痛苦心情。

“可怜的小伙子，这事让他太难过了！”朱里昂满怀同情地说。

“她是个堪称典范的妻子……”顾问低声说。

他还说，刚刚从善良的塞巴斯蒂昂家出来，可是未能见到若热先生；他正躺在床上沉沉大睡。接着又补充说：

“最近我从书上看到，遭受重大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困倦。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之后，滑铁卢惨败之后，就



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我去看我们的朋友塞巴斯蒂昂……让他看看……”他停住脚：“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对不幸的夫人表示悼念。这义务我不能不尽！遇到你我十分高兴，因为我非常想听听你的高见！”

朱里昂咳嗽一声，问：

“一篇悼文？”

“对，一篇悼文。”

顾问虽然觉得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进公共咖啡馆不太合适，但他还是提出，如果塔瓦雷斯咖啡馆里人不多，他们不妨进去休息一会儿，让朱里昂读读他的作品。

两个人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只有两个老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不声不响地喝咖啡，戴着帽子，手里还拄着印度木手杖。年轻的侍者在里面打盹。强烈的灯光照着狭窄的小厅。

“很安静，很好。”顾问说。

他为朱里昂要了咖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横格纸，喃喃说了声“可怜的夫人”，向朱里昂点点头，念起来：

悼 文

献给露依莎·门东萨·德·布里托·卡尔瓦略夫人

爱情的玫瑰，美丽的红玫瑰，
谁在墓地的丁香石竹中使你枝叶凋零？

“这是不朽的加雷特的诗句！”顾问又接着念道，语气缓缓、沉重：

“……又一个天使飞上了长空!又一朵在嫩枝上含苞欲放的鲜花被狂风无情地吹进黑暗的坟墓……”

他看看朱里昂，指望得到他的赞叹，但发现他正低着头搅拌咖啡，便接着以更沉痛的口气念起来：

“请诸君驻足，看看这片寒冷的土地。这里安睡着一位贞洁的妻子，她过早地离开了才华横溢的配偶那温暖的怀抱。这里，品德高尚的夫人曾像一叶小舟在海边巨浪中颠簸。她欢乐的性情曾让多少有幸接近过其家庭的人倾倒! 诸君为什么低声抽泣?”

“喂，安东尼奥，来杯咖啡!” 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此人膀大腰粗，身穿短上衣，往后脑勺一推帽子，把手杖咣当一声放在桌子上，坐在了他们旁边。

顾问恼火地斜了他一眼，压低声音接着念：

“不要抽泣! 因为天使不属于人间，而属于天堂! ……”

“喂，盖德斯先生来过了吗?” 沙哑嗓子问。

侍者在柜台后面一边用抹布擦金属长盘一边说：

“若泽先生，他还没有来过!”

“在那里，”顾问继续念，“她的灵魂用洁白的翅膀自由飞翔，向上帝唱起赞歌! 她不停地向万能的上帝乞求，请上帝施恩她亲爱的丈夫头上，毋庸置疑，她丈夫总有一天在天堂与她相遇，因为天堂是一切品德高尚者的祖国……”顾问的声音抑扬顿挫，以表达升入天国的情感。

“昨天晚上盖德斯先生来了吗?” 穿短上衣的家伙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像个烟囱似地抽着烟，又问了一声。

“来过，很晚才来，大约两点来钟。”

顾问抖了抖稿纸，无声地表示心中的气恼，深色夹鼻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射出被打断的作者的刻骨仇恨。不过，他又继续

念起来。

“诸君，你们都有感情丰富的灵魂，流泪吧，但是在痛哭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应当顺从天意……”

他中断了朗诵：

“这是为了鼓励我们可怜的若热！”说完接着念下去：“……人应当顺从天意。上帝多了一位天使，她灵魂闪着纯洁的光辉……”

“盖德斯先生跟那小姐儿在一起吗？”那家伙在大理石桌面上把雪茄掐灭，问道。

顾问停下来，气得脸色发白，恶狠狠地嘟囔说：

“大概是最下层人。”

侍者从柜台后面用他那尖嗓子大声说：

“没有，没有。现在他常带着街上边那个西班牙女人来。那女人挺瘦，蓬松着头发，穿件红外衣……”

“那是罗拉！”那家伙满意地说，他想起了罗拉，淫心骤起，伸了伸懒腰。

现在，顾问念的速度加快了：

“况且，何谓生命？生命即在地球上匆匆走过，生命即在上帝的怀抱中醒来之前的无谓的梦景，而我们都是上帝麾下不合格的臣民。”

顾问用国王这句话结束了悼文。

“你看如何？坦率地说说你的看法。”

朱里昂啜完杯底的一点咖啡，把杯子放在小盘上，舔了舔嘴唇：

“要印出来吗？”

“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圈上黑框。”

朱里昂使劲抓了抓头发上的头屑，站起身：

“很好，顾问，很好！”

亚卡西奥一边为侍者掏零钱一边说：

“我想会配得上她，也符合我的身份。”

两个人走出咖啡馆，谁也没有说话。

夜，非常黑，刮起了东北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来到罗雷托广场，朱里昂突然停下来叫道：

“啊，我忘了一件事。顾问，你知道吗？费里西达德太太要住到附体神庙去了。”

“啊！”

“她刚告诉我的。到玫瑰街看一个病人之前我去看了看她，她有点低烧。算不了什么……因为激动，惊吓！她告诉我，明天住进附体神庙。”

顾问说：

“我早就知道那位太太观念陈腐。朋友，那是耶稣会会员们活动的结果。”他带着自由主义者的不满和凄凉补充了一句：“反动观念又抬头了！”

朱里昂亲昵地拉住顾问的胳膊，笑着说：

“什么反动观念！是为了你，忘恩负义的……”

顾问把胸一挺：

“我尊贵的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

“正是这样，伙计！我不知道，活见鬼，人们怎样发现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

“什么？请相信……”

“你这个家伙，也让我发现了！顾问你的床上有两个小枕头，而你只有一个脑袋……这也是她告诉我的！”他又大笑了一阵子，说了声：“再见，再见！”沿着亚莱克林街快步走了。顾问像个石头人一样，双手交叉，站在广场上，一动不动。

“多么不幸的夫人！多么悲惨的激情！”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捋捋唇须，低声说。

必须誊清悼文，他加快脚步回到家里，坐下来，用一件外衣盖上膝盖；很快，散文家的责任使他把男人的事忘到了脑后，带有官场特点的漂亮字体优雅地出现在一张宽宽的英国纸上。在这安静的圣殿里，他一直抄到11点钟。快抄完的时候，门吱扭一声，阿德莱德肩上披着条厚厚的披肩走进来，带着伤风患者的鼻音说：

“怎么，今天不睡了？”

“亲爱的阿德莱德，很快就完，很快就完！”

他洋洋自得地又低声读了一遍，觉得结尾还不够感人，想用个比如“啊！”之类的拖长声的痛苦感叹结束。他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十指张开，抱着脑袋；阿德莱德慢慢走近他，摸了摸他的秃顶：这充满柔情蜜意的一摸肯定使他的主意像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了，因为他迅速拿起笔，写道：“诸位痛哭吧，痛哭吧！而我，却被痛苦压得难以痛哭！”

他自豪地搓了搓手，带着抒情的哭腔高声重复说：

“诸位痛哭吧，痛哭吧，而我，却被痛苦压得难以痛哭！”随后用充满性欲的胳膊搂住阿德莱德，叫道：

“我亲爱的阿德莱德，你太让人动情了！”

他站起来。一天结束了，过得紧凑而体面：上午在《政府日报》上高兴地得知王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乘公司的马车把露依莎送到“普拉泽雷斯”墓地，履行了朋友的义务；股票上升使他相信祖国平安；写出了一篇精彩的散文；他的阿德莱德爱他！肯定他在由于即将享受这一幸福时刻而销魂荡魄——虽然这与他笔下描写的墓地形象适成鲜明对照——，因为阿德莱德听见他喃喃地说：

“生命是个不可估量的财富呀！”又以好公民的口气说，“尤其是在这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

他扬着头、挺着胸，迈着坚定的步子，高高举着烛台走进卧室。

他的阿德莱德打着哈欠跟在后头；她因为伤风而略显疲乏——还因为下午还和阿美利加商店收款员、满头金发、性情柔和的亚尔纳多温存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时候，有两个男人在中央酒店门口下了马车；一个身穿格子外套，另一个身穿皮上衣。拉行李的货车几乎同时停在门前。

一个认识他们的德国侍者正在和看门人谈天，马上认出了他们，摘下圆顶高帽：

“啊，巴济里奥先生！啊，子爵先生！”

雷纳尔多子爵在门口跺着脚，在皮上衣里瓮声瓮气地说：

“是啊，我们又到这猪圈里来了！”

可是，这时候才到？

“你想让我们什么时候到？也许想让我们正点？误点 12 个小时，家常便饭！这在葡萄牙算不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麻烦吗？”跟着他们上楼梯的侍者殷勤地问。

雷纳尔多烦躁地一只脚踩着走廊里的芦草垫说：

“全国都是麻烦！一切都脱了轨！我们来到这里是个奇迹！这个国家太糟了！……”他把心中的怒火一古脑儿发到侍者头上：不然他会向街上的石头发泄，一块块都是胆汁色，“一年以来，我一直这样祈祷：‘上帝呀，让这个国家再遭受一次大地震吧！’因为我每天读电讯，看这里是不是发生了地震……偏偏没有！只有这个部长下台，那个男爵出山。唯独没有地震的消息！万能的上帝对我的祈祷充耳不闻……保护这个国家！随它去

吧！”他笑了，仿佛对这个为他提供这么多笑料的国家表示感谢。

但是，侍者非常沮丧地告诉他，除了四楼有一个大厅和一间有两张床的卧室之外，全都住满了。雷纳尔多忍无可忍，大发雷霆：

“怎么，我们必须住在一间卧室里？混帐东西，你以为巴济里奥先生是我的情夫？都住满了？哪个鬼东西还肯到葡萄牙来？外国人？真让我吃惊！”他愤怒地耸耸肩膀，“是气候，是气候吸引他们来的！气候，这是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诱饵！该死的气候。没有比靠好气候更下贱的了！……”

他不停嘴地痛骂自己的国家，侍者赶忙谄媚地笑着把饭菜放到花盆架上，有火腿、一只凉雏鸡和波贡尼亚葡萄酒。

雷纳尔多是来出售他最后一个产业的，而巴济里奥回来是为了结束“没有油水的橡胶生意”，两个人结伴来了。雷纳尔多还在皮外套里暗暗咒骂：

“我们到这里来了，到这猪圈来了！”

巴济里奥没有回答。自从来到里斯本车站，他就开始回想起“天堂”，回想起露依莎的家，回想起头一年夏天的罗曼史，这些回忆吸引着他，刺激着他，令他神往。他靠到窗前。清冷的月亮在铅色的云块中奔跑：时而撒下大片银光，照得河水闪闪闪烁，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阴暗；昏黑的河上显出船桅模糊的影像，船上的灯光在寒冷中颤抖。

“她正在干什么呢？”巴济里奥想，“当然，睡下了……还不知道他在这里，住在中央酒店的一间屋子里……”

两个人吃了夜宵。

巴济里奥把一小瓶香槟酒带回房间，放在床头柜上。他脸上涂着厚厚的扑粉，睡衣敞开，露出胸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吐着雪茄的烟雾，舒舒服服地享受着。

“我现在就能断定，”雷纳尔多说，“明天你马上就去找表妹！”

巴济里奥笑了，漫无目的地望了望屋顶。对表妹的姿色和柔情的回忆使他产生了一种捉摸不定的性欲。他伸了伸懒腰。

“活见鬼！”他说，“那姑娘长得蛮漂亮！非常值得可惜！”他喝了一小杯香槟酒，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正是午夜。

这时候，若热还醒着，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肩头随着有气无力的抽泣而轻轻颤抖，他在想念露依莎。塞巴斯蒂昂在自己的卧室里，正在低声哭着。朱里昂成了医生，躺在沙发上读《两个世界》杂志。莱奥波尔迪娜正在库尼亚的晚会上跳舞。其他人都睡了。寒风吹着乌云，吹得街灯摇摇曳曳，吹得露依莎坟上的一棵树发出凄凉的沙沙声。

两天以后的上午，巴济里奥在罗西奥广场正用目光在四周寻找一辆体面的马车。这时候，皮图斯远远望见了，赶着车过来了：“主人，皮图斯来了！”车夫似乎因为再次见到小巴济里奥而兴奋异常。巴济里奥只说了声：

“喂，皮图斯，往上走，到主教广场！”

皮图斯立刻心领神会。

“到夫人家？主人，马上走。”他在垫子上直起身子，开车了。

马车停在若热家门前，保拉立刻来到街上，烟草店老板娘跑到柜台后面，博士的女佣马上伏在窗台上。人们都瞪大眼睛，一动不动。

巴济里奥有点慌乱地拉拉门铃，等了一会儿，扔掉雪茄烟，又用力拉了拉绳子。

“主人，窗户关着呢。”皮图斯说。

巴济里奥退到大街中央：门窗果然紧闭，整个家像是寂然无声。

巴济里奥走过去问保拉：

“住在这里的先生们呢，出去了？”

“已经不住在这里了。”保拉摸摸胡须，低声说。

巴济里奥对他那悲哀的语气感到惊讶，死死盯着他：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保拉咳了口痰，用凄楚的目光望着巴济里奥：

“阁下是亲戚？”

巴济里奥微微一笑：

“是，我是他们的亲戚。”

“那么，你不知道？”

“你说什么？我的天！”

保拉擦了擦下巴，摇着头说：

“我非常难过地告诉你，夫人死了。”

“哪个夫人？”巴济里奥的脸一下子白了。

“夫人呀！露依莎夫人，卡尔瓦略工程师先生的妻子……若热先生在塞巴斯蒂昂家里，就在这条街尽头。如果阁下想去的话……”

“不去！”巴济里奥打了个很快的手势，嘴唇稍微颤动了一下，“怎么死的？”

“发烧！两天就死了！”

巴济里奥低着头，慢慢朝马车走去。他回头又望了那个家一眼，用力把车门关上。皮图斯赶车朝下区飞奔。

保拉走近烟草店，低声说：

“他满不在乎！贵族！混帐！”

烟草店老板娘悲哀地说：

“我不是她的亲戚，可每天晚上为她的灵魂念两遍万福经……”

“我也一样！”煤家店老板娘说。

“这一定对她很有用！”保拉嘟囔着走开了。

最近以来，他一直闷闷不乐。卖不出多少货。街上有人去世使他更不相信生命，日益厌恶神父们，每天晚上读阿泽维多借给他的《国家》杂志，那些鼓吹对宗教虔诚的文章使他恼火，使他脾气暴躁，使他越来越倾向于无神论。对公共事务的不满又使他倾向于公社。照他本人的话说，他觉得一切都糟透了。

肯定是被这种感情所驱使，他又回到烟草店门前，带着沮丧的神态对女邻居们说：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作了个囊括整个宇宙的手势，怒气冲冲地盯着她们，说出一句最高尚的话：“一堆狗屎！”

沿亚莱克林街往下走的时候，巴济里奥看见雷纳尔多子爵站在斯特里特酒店门前。他让皮图斯把车停下，他跳下来：

“你知道吗？”

“什么？”

“我表妹死了。”

雷纳尔多子爵礼貌地咕哝了一声：

“可怜……”

两个人手挽着手沿街往下走，到了亚特洛。天气晴朗，稍有点寒意。阳光下，空气清澈、轻盈。房屋、树木、驳船和轮船的桅杆都清晰可见。偶尔听见的声响也带着欢乐的歌声的色彩。河面像蓝色的金属一样闪闪发光。开往卡西利亚斯的轮船那一团团的烟呈乳白色。远处，一座座山丘上雾霭缭绕，成了

蓝色的阴影，显得上面粉刷过的房舍更加耀人眼目。

两个人慢慢走着，谈起了露依莎。

雷纳尔多子爵文雅地对可怜的夫人表示惋惜。太可怜了，在这样美好的时光里死了！“可是，总而言之，我早就认为你们那种关系太荒唐……”

因为，坦率地说吧，她算得上什么？他不想对“埋在普拉泽雷斯墓地的可怜的夫人”说什么坏话，但实际上她称不上个高雅的情妇。乘公用马车，穿棉线袜子，与一个政府低级职员结了婚，住在不像样的小房子里，没有体面的亲友，自然也玩彩票，出入粗布带鞋店，没有幽默感，没有时装……活见鬼！是个笨蛋！

“我在里斯本的一两个月里用一用……”巴济里奥低着头喃喃地说。

“可以。为了这个也许可以。总算卫生！”雷纳尔多轻蔑地说。

两个人不再说话，继续慢慢朝前走。看到一个人战战兢兢地赶着一辆两匹马的马车，他们大笑了一阵：“这叫什么马车？你看那马具！那副样子！只有在里斯本……”

到了亚特洛街尽头，两个人开始往回返。雷纳尔多子爵用手指理理鬓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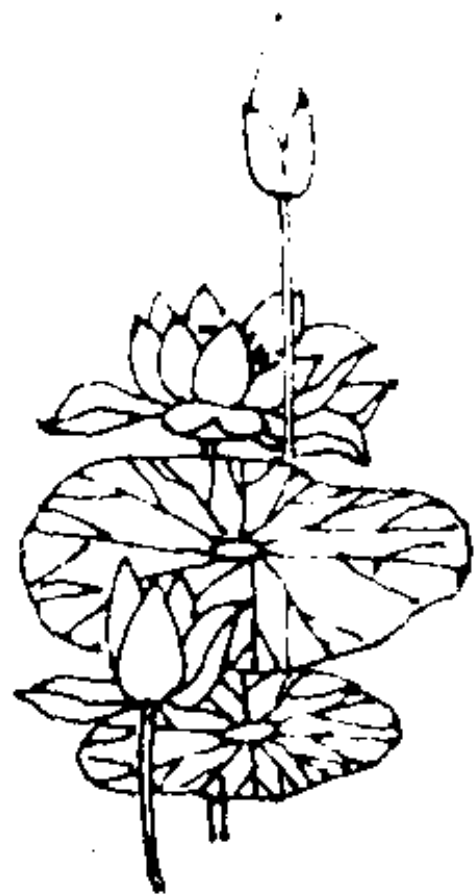
“这么说你现在没有女人……”

巴济里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一阵沉默之后，他用手杖使劲在地上划了一下：

“糟糕！本可以把阿尔丰西妮带来！”

两个人到英国酒馆喝白葡萄酒去了。

葡语作家丛书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创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从 1143 年就从其邻国独立出来一样，葡萄牙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从那时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语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于欧洲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海。确实，这种地理位置对其历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其他部分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水手们要寻找新的空间以扩大其边界。因此，葡萄牙人走过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世界，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们而惊异不已。他们在大海上驾驭自如，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无比坚强，所以他们向危险挑战的勇气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妇孺皆知。当然，在曲折的历史上葡萄牙人却也曾经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这也是历史事实。葡萄牙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费尔南多·佩索亚在一首著

名的诗篇中把这些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诗的题目也意味深长——“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涩的水，
饱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伤苦恼。
为踏平你那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曾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然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为征服你那骇浪惊涛！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这一传统从十二世纪开始，至今犹存；但是，在小说方面也历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时代最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许多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尽管葡萄牙文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译成中文，但澳门文化司署还是决定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丛书，其目的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而且是让他们了解作者及其写作的时代和风格。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得到中国公众的喜爱，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历史，而澳门是历史和文化交汇与互相了解的得天独厚的空间。

统筹：林宝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济里奥表兄

作者 = 埃萨·德·盖罗斯著 范维信译

页数 = 4 5 3

S S 号 = 1 1 0 5 4 5 0 9

出版日期 = 1 9 9 4 年 0 9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评介：作家及作品

作者的主要作品

巴济里奥表兄

附录页